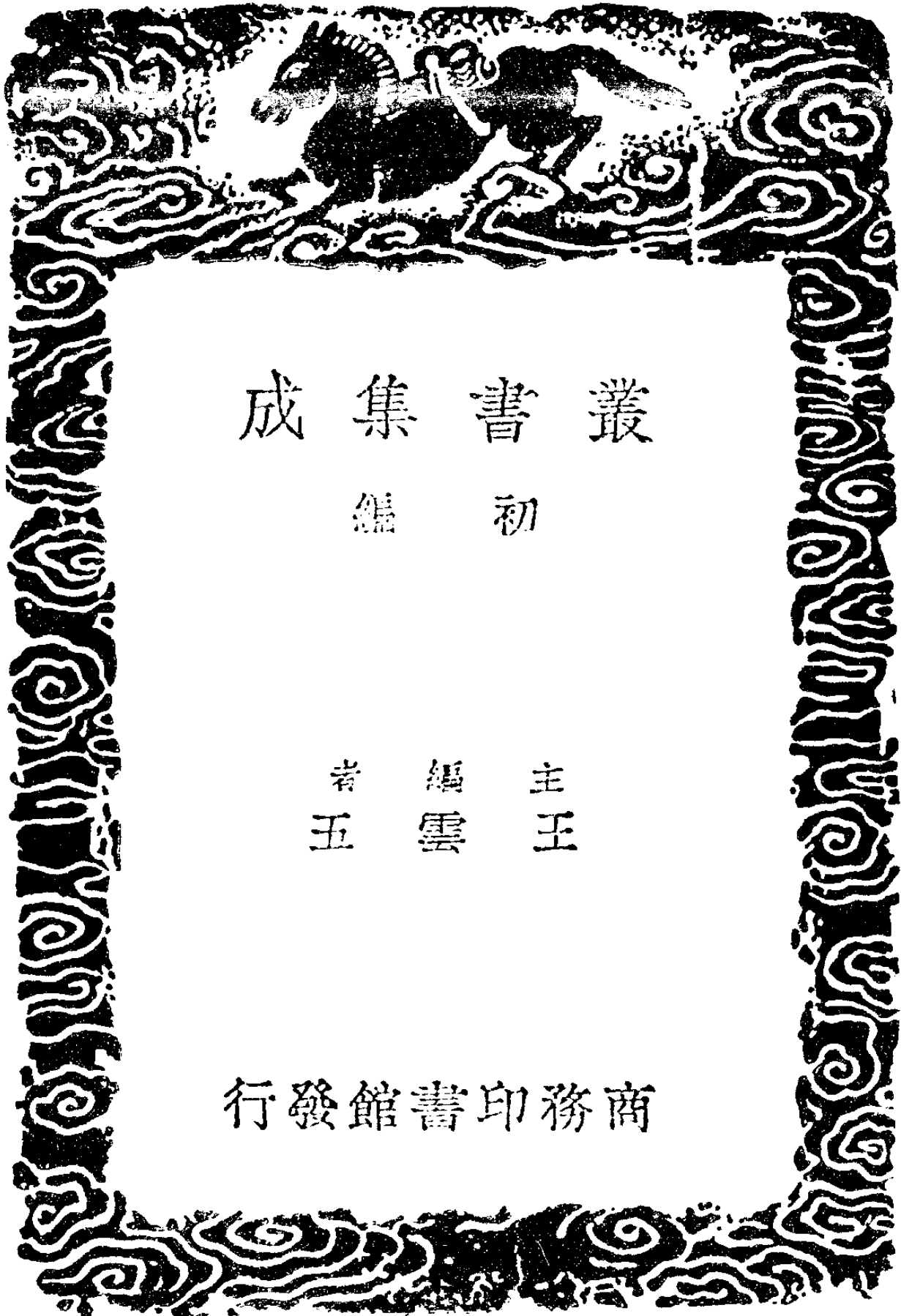


蒙齋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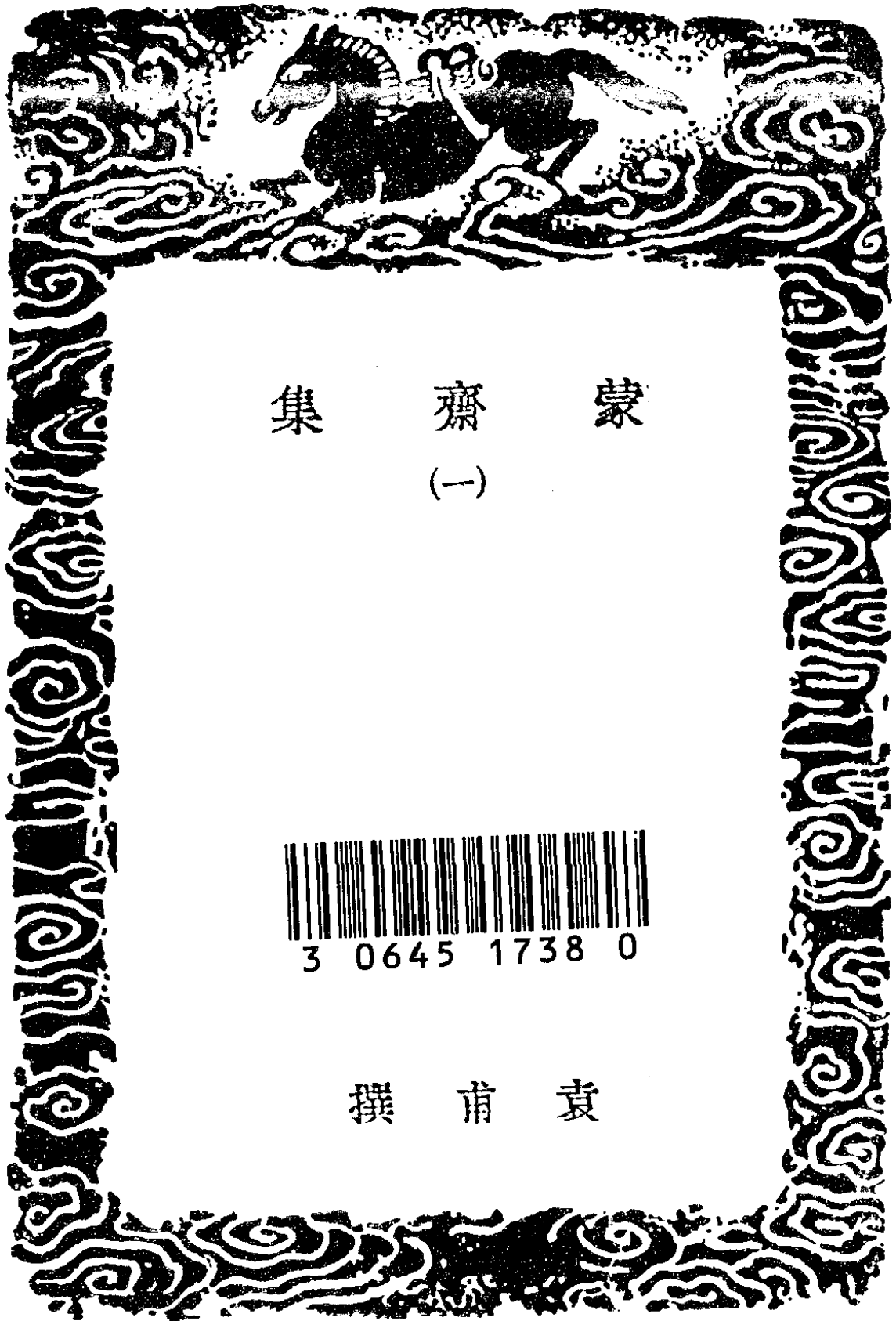


成集書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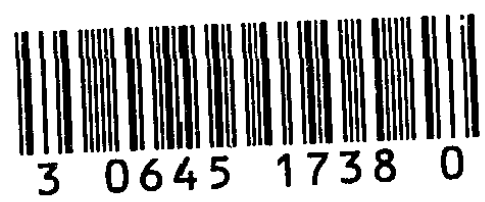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蒙 齋 集
(一)



袁 甫 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蒙齋集卷一

經筵講義

易發題

臣聞日月為易。〔案〕此語本虞翻參同契注先儒說有日則有月而日月不相離也。日為陽月為陰有陽則有陰而陰陽不相離也。陽為剛陰為柔有剛則有柔而剛柔不相離也。何也。為物不貳也。惟其不貳故包犧氏畫為一。一畫之義人以為陽而不知其非偏陽也。人以為剛而不知其非偏剛也。有一則有二。自二而八。自八而六十。有四千變萬化。周流不居。故名之曰易。陰陽剛柔悉該乎一畫之中。大哉至哉。故易三畫而成卦。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畫雖三而道則一。兼三才而為之主宰者。其君乎。而世之論君道者。乃曰日為君象。陽剛不撓。常伸乎萬物之表。所謂君道者。如此而已。然未足以知易之妙也。何謂易之妙。陰陽剛柔本不相離。陽非偏陽也。而有陰焉。剛非偏剛也。而有柔焉。日昃乎晝而收斂歸宿在乎夜。陽剛皆動而涵蓄潛藏在乎靜。不睹不聞之地。有默觀密察之功。則隨所發用。自然陽明。自然剛健。故聖人善用陽剛。上配天道。萬古周流。而無一息間斷。在吾身則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聲色玩好之娛。自不能惑。在宮庭則為閑有家之初。而險詖私謁之心。自不敢萌。在天下則非獨君子登用。而小人亦無

宋袁甫撰



083

112

2:2034

失所之憂。非獨中國又安。而蠻夷亦在化育之內。是乃至陽真剛。而非偏陽偏剛之所能爲也。陰陽剛柔。動靜之妙。還相爲本。不見其始。孰知其終。不見其迹。孰知其窮。嗚呼。夫是之謂真剛。夫是之謂一。夫是之謂易。臣得于父師者。大旨如此。敢爲陛下誦之。惟聖明采擇。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臣觀棘子成之言。蓋見當時文弊之極。矯枉過直之論。欲盡棄文而純用質。子貢以爲君子之道。則不如是。蓋深病棘子成之言爲太野。故謂失言之不可悔。猶駟馬之不可追也。于是又從而發明之曰。文猶質之不可廢。質亦猶文之不可廢也。若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則是虎豹之皮。與犬羊之皮。相似而無別耶。聖人于禮樂。則從先進。答林放問禮。則以爲寧儉寧戚。然至于論文質。則取彬彬之君子。而野與史無取焉。蓋救弊。則不得已。而取其彼善于此。論道。則非全美盡善。未可以爲至也。或曰。處後世極弊大壞之時。則如之何。曰。今之所謂質者。非古之所謂質也。苟且而已矣。今之所謂文者。非古之所謂文也。虛僞而已矣。苟且虛僞之弊合。而世道日至陵夷。不可收拾。甚可悲也。必欲復古之道。其惟先尙質實。而後加品節焉。一掃苟且虛僞之弊。而後君子之道幾矣。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臣聞欲善惡。人人所同。此上帝降衷之良心也。今語人曰。汝爲天下之善人。則莫不躍然而喜。推己欲

善之心。人之有善。則必喜談而樂道之。又從而左右羽翼之。惟恐其美之不成也。又語人曰。汝爲天下之惡人。則莫不拂然而怒。推己惡惡之心。人之有惡。則必哀矜而憫念之。又從而訓誨正教之。惟恐其惡之終成也。此其用心。洞洞乎其公也。休休乎其大也。是真可以爲君子人也。乃若小人。則反是。人之有美。惟恐其成也。嫉之壞之而已耳。人之有惡。惟恐其不成也。誤之陷之而已耳。此其用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是真可以謂之小人也。嗚呼。人主每病于君子小人之難察也。豈知觀人之道。不必觀諸他。而當觀諸心。人孰無欲善惡惡之心哉。能視人猶己者。則爲君子。不能視人如己者。則爲小人。此觀人之法也。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觀季康子之政。問而首以殺爲言。蓋謂無道爲有道之害。不加誅殺。則害不除。政不肅。是固然也。然良心善性。人人固有。導之以仁義。齊之以禮樂。自可使之遷善遠罪。而又何以殺爲。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體天地好生之大德。以父母斯民。欲善而民善。以德而感德。真如風行草偃之易。苟至于是。則吾與斯人並生並育于覆載之間。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功也。而無所事乎殺矣。雖然。春夏之長養。生也。秋冬之肅殺。亦生乎。曰。雪霜之威。仁莫甚焉。萬物歸根復命。遇春夏復榮。生莫大焉。旱陶之告舜。自帝德罔愆而下十四句。皆生之謂也。而獨有刑故無小一語。則亦未嘗廢夫刑。蓋生固德也。而刑亦德也。孟子所

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季康子識不足以及此。乃先萌一殺心。其與天地好生之德大悖矣。此孔子所以深排而力戒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聞聖門所謂文者。非詞華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顏淵曰。博我以文。所謂文者。卽道也。彝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孔子振木鐸于衰周。正將以續斯文之將墜耳。一時以文會友。莫盛于洙泗。麗澤之兌。何往而非斯文之講習哉。旣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曰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于求仁。造次顛沛。未嘗暫舍。終食之間。未嘗或違。孔子告顏淵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言爲仁。專在乎反己。己不自力。他人奚預焉。今曾子取友以爲仁。亦曰輔之而已。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良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噫。後世師友之道不明。學者但知雕蟲篆刻。破碎經旨。以是爲文。所謂輔仁者。漠然不知爲何事。平居旣無講貫之素。一旦出而事君。不仁而在高位。斲喪國脈。戕賊民命。皆不仁者之爲也。爲國家者。果何賴于若人哉。然則修明師友講習之學。豈非人主之急務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按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夫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有此身。此身本與天地相似。與萬物一

體如之何而克己。曰：己與天地萬物本無隔也。而認八尺之軀爲己，則與天地萬物始隔矣。故惟克己，則洞然大公，不見有己矣。何謂克己？以艮卦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觀之，則是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克己之義瞭然矣。克己何以能復禮？曰：禮者，周流貫通乎天地萬物之間，無體無方，無不周徧。人惟認八尺之軀爲己，于是去禮始遠。苟不認己爲己，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禮也。吾亦天地萬物中一物耳，無往非禮，而何有于己哉？故不克己，則禮失；既克己，則禮復。又發明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玩「一日」字，正所謂朝聞道也。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凡人昏昏于物欲之中，如醉如夢，一日勇決，無牽制，無拘滯，無二三，此身與天地萬物了無阻隔，人即己也，己即人也。天地萬物皆非形軀之所能間也。故曰：天下歸仁焉。言天下皆在吾仁之內也。禮之復也，非是外復，仁之歸也，非是外歸。本一而非二也。又發明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之己而曰克，此之己而曰由，豈有二己哉？曰：非有二己也。塵去，鑑明，而即此鑑也。雲消月皎，而即此月也。未克己之前，雲也，塵也，皆蔽我累我者也。烏可以不克？既克己之後，月也，鑑也，本如是光明，本如是瑩潔，動靜闔闢，變化運用，何所不可？故曰：由言爲仁在我而已。豈由他人哉？顏淵既領會夫子之大旨，而猶問其目者，蓋聖門師弟子之間，學聚問辨，不造其極不止也。克己復禮，特大綱耳。又有條目焉，所以再叩夫子。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蓋四者，即己內事也。己視、己聽、己言、己動，皆己也。然微有非禮，則是爲己所蔽也。爲己所累也。夫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無斯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尙何己之足累哉。

顏淵卽慨然承當此任。曰請事斯語。事云者言從事于此也。聞聖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以言事矣。嗚呼。顏淵陋巷匹夫耳。聖師勤勤啓發。猶有天下歸仁之言。况人主奄有四海。必欲人人皆歸吾仁。可不奮一日克己之勇。置此身于禮度之中哉。如曰此事由人而不由己。則雖聖人亦無所用其力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觀夫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子之意一也。說者但知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而不知告仲弓者。亦克己復禮。而初無異旨也。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至于饗帝。則無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于兩君相見。則無以復加。此又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者。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間。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瑩。爲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春秋左氏傳載曰季之言。亦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原。禮在是。仁卽在是矣。而人之所以不能動合乎禮者。何也。有我之私累之也。人有不欲而施于我。我必有所不平。我有不欲而可施于人乎。通人已爲一。則己之所不欲。人亦不欲也。非人之所欲者。斷斷乎不可施于人。如是則此心洞然大公。了無間隔。施之于家邦。人人。在春風和氣之內。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

卽克之謂。大祭大賓。卽復禮之謂。而邦家無怨。卽所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卽其告顏子之旨也。回雍皆在德行之科。足以傳夫子之道。故雍也。請事斯語。亦奮然承當。與顏淵一同。熟誦此章。深味厥旨。于無怨一語。尤當玩索。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小人怨汝。則皇自敬德。爲國家而使一夫有怨心。則足以感傷和氣矣。欲人之無怨。惟仁者能之。而爲仁之要。不外乎克己復禮。聖人垂訓萬世。其明白的切如此。

經筵進講故事

周威烈王六年。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廢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郵。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于是羣臣箝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于天下。

臣謂齊威王烹阿封卽墨之事。人特見一時威權之奮發耳。不知平日密察之功。蓋有素也。于卽墨則曰。吾使人視卽墨。于阿則曰。吾使人視阿。威王不輕信毀譽之說。而必謹擇夫寄耳目之人。其人果可信也。吾然後使之。是故賢否一定。而賞罰不差。近者。朝廷有計田收券之令。臣奏疏凡三四。甚爲陛下惜此一舉。何則。科斂無名。動搖人心。非美事也。況今日任牧民之寄者。大而郡守。小而縣令。誰懷視民如子之心。

緣傍此令。腹削脂膏。姦胥黠吏。又縱尋斧焉。本根之傷多矣。臣嘗于經筵。舉威王之事。爲陛下反覆言之。以爲任陛下之耳目者。在內則臺諫。在外則監司。陛下所使爲臺諫監司者。誠如威王之使人。視阿卽墨。瞭然如見之目前。而赫然加賞罰焉。則封者無愧。而烹者亦甘心矣。如陛下一出此令之後。聽諸路之守令。肆其欺誑。任其椎剝。惟求取辦于一時。不顧元氣之日耗。臣竊爲寒心焉。強敵攻支體于外。而陛下又自戕腹心于內。厥今論者。俱知敵人之可畏。而不知履畝之令。自生一敵。可畏尤甚。若陛下寄耳目之人。蚤夜密察。吏不得肆其姦。尙庶幾焉。不然殆哉。太祖高宗。創業中興。艱難甚矣。陛下其無忽。

漢元帝永光五年。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臣觀匡衡所陳。其戒雖有六。而切于漢元帝之身者。二條而已。一曰無斷。二曰後時。蓋元帝之天資。仁愛溫良者也。湛靜安舒者也。仁愛溫良者。乏剛明果斷之操。湛靜安舒者。無奮迅振作之風。遂將賢否混淆。邪正雜糅。漢業之衰。端由于此。衡不能挈此二戒。懇切言之。使元帝豁然感悟。改過遷善。而乃混六條之中。以聽人主自擇。衡亦不善于格君矣。當是時。貢禹之徒。不力救優柔之失。而徒以甘言游辭。求合人主。

意此固不忠之甚者。劉向上疏，慷慨激切，其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可謂深中膏肓之病矣。然亦有遺憾焉。」孟軻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當元帝時，筦中書典樞機者，其人其政，大略可觀。然奚必屑屑然較勝負于此哉？君心之本原未正，而欲挽回于末流，固宜戛乎其甚難也。獨匡衡能從其用心治性，而箴之。然所言駁而未純，泛而不力。嗚呼！漢儒病在不學耳。使果有孟軻之學，何患不能正君而國定哉？匡衡劉向，號爲名儒，卒不能有格心之業，使天下謂儒無益于人之國，儒果無益于國耶？讀史至此，爲之掩卷三歎。

前漢元帝紀贊曰：「帝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今月初九日，獲侍清光于經筵。陛下舉漢元帝好儒故事，玉音云：「論者謂元帝特未得真儒而用之耳。如得真儒而用之，何患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耶？」此論甚佳。卿以爲如何？臣奏：「聖學高明如此，可爲宗社慶，可爲善類慶。大凡真儒固鮮，而識真儒者尤鮮。譬之玉焉，真玉未必無瑕，人見其瑕也，遂輕棄之，不知雖曰有瑕，不害其爲玉，何可棄也？若石而無瑕，不過石耳。又奚足貴？人才亦猶是也。真賢實能，豈無微過？惟識真者，不以小疵掩其大德，如使寸寸而量，銖銖而較，則真儒不以小瑕而棄者幾希。此惟在陛下明知人之鑒，以洞燭人才之底蘊而已矣。陛下欣然嘉納，臣退而思之，尙有未盡之遺論焉。當元帝時，劉向之

剴切。蕭望之之剛正。雖未足爲古之儒。就漢世言之。亦可謂儒之真者矣。元帝非不知二賢之可用也。向數有論奏。深當上心。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望之爲師傅。帝知其經明行修。材任宰相。夫既心知之。則當篤任其人。既曰。將思之。則當力行其言。然向之精忠。終不能奪王氏盜竊之權。而望之一爲恭顯所陷。恥以其身就吏。寧死而不悔。嗚呼。曾是而謂元帝好儒可乎。論者謂。帝特不得真儒而用之。故有優游不斷之失。不知有儒如劉蕭。尙且外爲尊敬之貌。而內無信用之實。卒使抱恨以終其身。假令得古之真儒。元帝能用之耶。然則人主之病。莫大乎柔弱。柔弱而不斷。則左右小人。乘間投隙。變亂是非。君子不得一日安于朝廷之上。此則漢元帝膏肓不治之疾。而非漢無真儒之所致也。有天下者。尙鑒茲哉。

唐太宗貞觀三年。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尙書。細務屬左右丞。維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謂太宗以宰相親細事。則不能助朕求賢。蓋光陰迅速。而精力有限。以有限之精力。而耗于迅速之光陰。用之于細事。則必不能專心于求賢。此必然之理也。近者兩相竝命。庶明勵翼。陛下親灑御札。從右揆之請。使自丞相以下。以及百執事。各勤修職業于本局。寅而入。未而出。誠率勵羣工之要務。然臣區區之意。謂可以革向來百官怠惰苟且之弊耳。若夫爲宰相者。僅了細務于朝堂。而未能同心協慮。助陛下求賢。此乃太宗之所深慮。而未可爲今日喜也。夫以房玄齡。杜如晦。號爲唐賢相。猶且區區于目前之細務。而未能專以求賢爲急。大宗于是以事之小者。使尙書左右丞當之。而大事乃關于僕射。此令一出。爲房

杜者何所辭其責哉。甚矣求賢一事至難。蓋也。拘攣者不能越常度。輕易者不能精選擇。私意多者先親。故而後孤寒。忌心勝者樂輒熟而妒忠直。此求賢之所以難也。間有高蹈邱園。不屑軒冕者。亦當汲汲焉。苦心刻意。致敬盡禮。必欲其爲時一出。既得之矣。又必度其才能之所堪。與其職任之宜稱。使犴然當于天下之心。然後能收求賢之實效。固非曰一人舉而遽用之。一人毀而遽棄之也。昔周公之爲輔相也。執贊而見者。以千百計。周公不憚吐握之勤。以身先天下士。故得士爲盛。今者晨入堂而出。已迫暮。其所賓接。幾何人哉。搜訪不廣。則聰明壅。招延稍怠。則譏議起。眞賢恥于自售。而求售者多佞人。夏夏乎其難也。臣望陛下明詔二三大臣。不惟退堂之後。宜盡求賢不倦之意。其會于堂也。正當各以所聞所見。某人爲賢。某人爲才。某人宜居某職。某人宜任某事。開心腹。露情愫。相與講明問辨。以盡其所懷。日日如是。則一日得一日之人才。月月如是。則一月得一月之人才。廟堂或未能盡識。則當進侍從之臣。相與開廣而究極之。講明既盡。則進而告君。豈復有衡鑑不審。是非易位者哉。今之所謂進擬者。亦略近此意。然規模狹而不廣。意向私而未公。所以用人雖多。而得人甚鮮者。正坐此耳。舍此不務。乃一切諉之曰。今世乏才。韓愈有言。其眞無馬耶。其眞不知馬耶。臣亦曰。其果乏才耶。其乏識才者耶。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更加之意。唐太宗時。魏徵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神色不移。上亦爲霽威。上嘗得佳鶴。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鶴竟死。懷中又嘗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

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卽出之。還其親族。

臣聞唐太宗。非不談仁義。親君子。然而緣飾之意多。真實之誠寡。觀其鶴死懷中也。若有畏憚之心。及其論廬江王妃也。如無忸怩之色。一聞王珪之諫。乃能翻然而改。太宗所以興唐者。賴有此耳。然而未足以語謹獨之學也。陛下天稟精粹。上媲堯舜。所謂過言過行。固已一毫無有。而臣區區愚慮。竊以爲誠之一字。猶有所未盡。夫無矯飾之謂誠。無間斷之謂誠。臨朝則莊。退朝則肆。肆出于真。而莊由乎強。此矯飾也。可謂誠乎。親賢人。儒士則難。親宦官女子則易。難者親之時少。而易者親之時多。此間斷也。可謂誠乎。臣在經筵。嘗對陛下啓問。退朝入宮之後。果何所爲。陛下語臣曰。或觀書。或作字。或覽四方章奏。臣不勝欣喜。以爲陛下果無暇日也。而聞之道路。則謂陛下猶未免溺于酒色之娛。夫剛制于酒。未見好德如好色。聖經明訓。皎然不誣。陛下何不堅忍力行。勿以無益害有益。乃若左右替近之人。假公徇私者。尤不可不戒。履霜堅冰。至爲可畏。防微杜漸。所當致謹。陛下語臣。皆正大之論。而退攷其所行。乃有未盡然。其與唐太宗。雖有畏憚之心。而初無忸怩之色者。何以大相過哉。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爲法。兢業戒懼。無時怠荒。則德日進而業日隆矣。有唐之事。又何足云。

唐德宗大歷十四年。以崔祐甫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大者出于載。縉。

小者出于卓英倩等。皆如欲而去。及常袞爲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道。德宗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

臣聞用人之大弊有二。其始皆以善用之。而其流乃至于大不善。不可不察也。何謂大弊有二。或失之寬。或失之嚴。失之嚴者。繩墨太謹。而無翕受兼容之量。失之寬者。規模太廣。而有不避嫌疑之譏。茲二者俱未能無弊也。常袞爲相。承賄賂公行。官爵冗濫之餘。慮無以振頽綱而挽狂瀾。故矯之以嚴。崔祐甫代之。懲袞之狹隘。而賢智有鬱抑之歎。故復矯之以寬。夫矯之固善矣。其奈嚴者拘而寬者縱。知矯他人之弊。而不知己自墮于一偏之弊。故史之論袞。雖嘉其杜絕僥倖。而又謂其賢愚同滯。則是倖門雖窒。而正路未闢。太嚴之害。固應如是耳。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一時甯不甚快。然攷其所用。多涉親故。前後相矯。一弊去。一弊生。豈非矯枉太甚之過乎。善哉。司馬光之論曰。用人無親疎新故之嫌。惟賢不肖之爲察。又曰。己不置毫髮私意于其間。蓋私者。天下之大蠹也。不避親故之嫌者。固私矣。親故果賢。以嫌而不用者。亦私也。遠嫌畏謗者。固私矣。必待己之所素識。而後用之者。亦私也。何者。俱未能克己故也。擇人以代天工。烏有所謂己哉。苟以公爲心。當用則用。當捨則捨。付諸天下而已。何預焉。三代王佐。事業遠矣。諸葛亮其庶幾乎。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之徒。森布朝列。一時得人。可謂盛矣。然亮未嘗以己

意而私黜陟也。廖立、李平，用公論斥之，而深足以折服其心。雖遭廢棄，略無怨色。非無私何以能若是。史臣評之曰：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吁！若亮之相業，又豈衰與祐甫之所能及哉。

仁宗皇祐元年，以知青州富弼爲禮部侍郎。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飢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數日不食得粥，皆僇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

臣竊謂區處流民之策，惟富弼之法最爲簡要。所謂簡要之策，惟曰：散處其民于下，而總提其綱于上而已。竊聞金陵諸邑，流民羣聚，皆來自淮西，荷戈持刃，白晝肆掠，動輒殺傷。沿江出兵驅之，其在句容之境者，輒入金壇。若宣城，若池陽，若當塗，所在蟻聚，剽劫成風。逃亡之卒，皆入其黨。江南姦民，率多附和，目前勢已若此。冬杪春初，日月尙長，蔓延不已。各將潰裂四出，不可收拾。臣愚欲乞朝廷行下督府及諸闔，與凡安撫總漕諸司，作急措置，自一路而推之諸路，由諸路而推之諸郡，每處流民隨所在分之。凡贍養之費，惟分則易供，居止之地，惟分則易足。此非臣之臆說也。弼擇所部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又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弼之所作，可謂委曲詳盡矣。今日果能惟

行此策。非但勸民出粟而已。或撥上供之數。或撥椿管之錢。或乞科降。則上下當相親如一家。或請團結。則彼此當聯絡爲一體。而所謂團結者。又不止一途而已。能勞苦者庸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其間有爲士者。則散于庠序。爲商者。則使之貿遷。心有所繫。而姦無所萌。此皆分之說也。分之愈多。則養之愈易。而其要在督府制閫。以及總漕諸司。爲之領袖而已。是故民貴乎分。而權貴乎合。所謂散處其民。而總提其綱者。正謂此也。臣願朝廷備降富弼施行。使長吏任責。一如青州故事。流民幸甚。宗社幸甚。

元祐元年。司馬光言。朝廷詔近臣舉可任監司者。待其不職。亦可并坐舉者。呂公著曰。亦須執政審擇。光曰。自來執政。只于舉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韓維曰。今不先審察。待其不職。而後罰之。甚失理義。公著曰。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資格。維又言。光持資格太謹。光言。資格豈可少。維曰。資格但可施于敍遷。若升擢人才。豈可拘資格。

臣聞國朝之置監司。深得漢元封置部刺史之意。劉安世嘗極論之。以爲秩低而權重。秩低則其人激昂自進。權重則得行其志。此良法也。祖宗盛時。中外乂安。州縣奉法。田里無事。實由監司得人之故。稱爲青齊福星者。不特鮮于侁一人而已。蓋監司與他官不同。天下郡縣之吏。朝廷除授。豈得人人而察之。寄按察之權於監司。是擇監司者。所以擇天下之守令也。臣久在外服。粗嘗諳歷。大率監司之選。必清威有時望。而後足以激儒習。必強敏有風力。而後足以糾官邪。必曉練有精神。而後足以察奸弊。此等人才。真未易多得。欲諸路監司。俱得若人。必不拘資格。而後可。臣於呂公著韓維之語。實深有感焉。以元祐盛時。可

謂賢才彙征之會。而監司之任。尙有除用多失之憂。何哉。蓋懲王安石用資淺之人。專以資格爲重故也。司馬光之言曰。安石執政。始置提舉常平官。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皆選資淺輕俊之士爲之。夫安石專用輕俊之士。固不可。苟有持重知大體。聰明識時務。而資格未至者。可坐視民生之愁困。世道之陵夷。而不亟選用之乎。維之言曰。資格但可施於敍遷。若升擇人才。豈可拘資格。斯至論也。今日楮輕物貴。役重賦煩。兵驕民窮。寇盜間作。求治之要。莫切於擇監司。而擇監司之要。不當專限以資格。漢部刺史以秩低而取之。正以此耳。今真才實能。每有拘擿而不獲用。乃甘心取夫輒熟苟且者。而責之以攬轡澄清之舉。則宜其廢職而害民也。臣願陛下深思祖宗置監司之意。玩繹呂公著韓維之言。明詔大臣。妙選賢明監司。勿盡限以資格。使之分布諸路。以振紀綱。以銷禍亂。不勝幸甚。

蒙齋集卷二

奏疏

正字上殿劄子

臣猥以庸愚。誤蒙親擢。今茲召對。獲覲清光。臣竊惟陛下。聖德淵靜。默與天契。念慮純一。上與天通。自臨御以至於今。凡幾更變。故矣。而隨卽消弭。轉危爲安。人以爲天數之適。然而不知皆聖德格天之功。近者殘寇首開兵端。我師旣出。寇兵旋退。人以爲羣臣禦侮之力。而不知皆天佑皇家之驗。夫以陛下積平日畏天之誠。而天心又有啓佑陛下之實。固宜休祥畢至。災異盡除。而今乃陰陽未調。旱魃爲虐。不亦深可懼歟。甚矣君天下者。不可一日而無懼心也。懼心常存。則妖不勝德。懼心或亡。則德不勝妖。陛下如欲因天戒而回天心。變亢陽而致甘澤。其道亦無他。惟當卽陛下畏天之素心。愈加警懼而已。天理流行。隨寓著見。善格天者。要必事事知懼。何也。賢才之用舍。關天心之向背。今也。端良者斥。諂諛者用。盡言者罰。蒙蔽者賞。邪正易位。白黑不分。杜忠良敢諫之門。孤上天生賢之意。是可懼也。民生之安危。判天命之去留。今也。兵戈旣興。暴露日久。餽餉不繼。斂將及民。根本一虛。則岌岌焉有蕭牆之憂。國祚脩短。實決于此。是可懼也。廣謀從衆。乃合天心。今也。陛下深居高拱。未盡下情。羣臣奉行簿書。罕接輿議。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諮訪之意微。將恐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是可懼也。君臣一德。克享天心。今也。一人憂勤于上。

而羣臣逸豫于下。外患未弭。內患方深。而熙熙焉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而不知宴安乃爲鳩毒。是可懼也。法天行健。是謂君德。今也陛下恭儉有餘。而剛斷不足。庸夫儉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以警勸衆心。將帥交結。而軍旅之政壞。州郡賄賂。而廉節之風衰。此皆自貴近者化之。不改其源。流弊愈熾。是可懼也。夫此五可懼者。特舉其大端耳。其他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其將何以答天譴。召和氣哉。臣故曰。惟當卽陛下畏天之素心。愈加戒懼而已。且臣聞之。上有戒懼之君。則下無可懼之事。懼心不存于我。則彼之大可懼者。始見。此必然之理也。陛下誠能繼今以始。惕然內省。知畏天一念。乃我之所固有。初無俟乎外求。自方寸之清明。而推之于朝廷之清明。由宮闈之謹肅。而達之于政令之謹肅。昭公道以破私意之肩鏑。擢正人以鍼邪說之膏肓。陛下以見率先于上。而股肱大臣。又能公聽並觀。畢志竭忠。以體君上之心。耳目之官。喉舌之司。亦皆博采公論。盡吐忠赤。以掃積年之弊。下至羣工百執事。無不精白一心。公爾忘私。以赴國家之急。將見天意回于上。災變弭于下。豈徒自治吾國而已。雖坐制外夷。可也。何足懼哉。不然。精神移爲怠昏。剛強銷爲柔懦。君臣上下。一不知懼。而可懼之事衆矣。治亂存亡之勢。其本在此。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入對劄子

〔案〕宋史本傳。由建康判官授秘書省正字。此劄子追述金陵。亦爲正字時所上。

臣竊惟事君之義。知無不言。臣効官金陵。兩淮之事。接于見聞者。敢爲陛下略言之。國家平日以禮義待士大夫。固望其有仗節死義之風。以恩意撫將帥。固望其有捐軀報國之忠。以民之膏血。象養官兵。固望

其爲一旦緩急之用。而以臣愚見。乃無一足仗者。此甚可痛心也。近年以來。兩淮城壁。大略具矣。而守邊之臣。務以其說相勝。前者以版築策勳。自支郡而易鎮。大邦矣。後者欲新其說。則必言浚濠之利。前者以山城不可移治。遷之他郡。而且罷黜矣。後者欲變其說。則必言移治之便。方敵未犯淮。知朝廷意在安靜。則爭進安靜之說。及敵入寇。知朝廷意在振作。則競以振作爲言。此其意但知迎合取寵。而曷嘗以宗社生靈爲念。一朝有變。其能盡忠竭節。爲國死守哉。是士大夫不足仗也。將帥之臣。稍知徇國。而能與士卒同甘苦者。亦豈無人。然大率得軍士之心者少。而斂軍士之怨者多。債帥之風。蓋有年矣。託營運之名。行朘削之實。軍伍之中。怨氣滿腹。威足以鉗其口。而實不足以服其心。至于偏裨。稍有寸長。專務抑遏。不使自申。疾之甚于仇讎。防之過于寇敵。非但御下爲然。而諸帥之自相與者亦然。以勢相軋。以計相傾。有請于朝。則迭爲矛盾。脫遇緩急。則不復救援。師克在和。古有明訓。今乃不相輯睦。一至于此。何以辦大事。立大功哉。是將帥不足仗也。國家財力。盡耗于餉軍。而官軍之不可用。無患智皆知之。開禧丙寅之事。棄甲曳兵而走者。皆平日厚廩于縣官者也。其間稍以立功自見。及控扼關隘之人。大抵皆義勇民兵。萬弩手。雄淮敢死諸軍耳。近者調兵分屯。遣將四出。而卻敵兵于中渡者。乃強勇軍之桀黠者也。戎帥恥己不如。力加沮毀。且有節制民兵之請。幸賴朝廷堅執弗從。又欲自招土豪。助己聲勢。不知素養官軍。將以何爲。是軍士不足仗也。此三者。皆國家腹心爪牙之用。而無一足倚仗者。方且上下相蒙。以言爲諱。國將奈何哉。夫欲救三弊。必有三策。一曰。嚴帥守之選。二曰。併大軍之權。三曰。興屯田之利。所謂嚴帥守之選者。牧

養之責。乃其職分。而今日事宜。軍旅爲急。宜擇智略過人。曉暢軍事。赤心體國。不敢爲欺者。假以事權。寬其財賦。委以軍政。責以訓練。仍俾久任。毋復數易。其有職事修明者。增秩賜金。以激勵其志。而不然者。責罰隨之。能否甄別。則士大夫爭于効忠矣。所謂併大軍之權者。沿江軍帥。其習于行陣。忠勇可用者。宜使守極邊。以展盡所長。其雖有小材。不足倚信者。宜以漸汰去。毋徒爲姑息。統兵之政。攝官掌之。殺其權。而損其威。行之漸久。舉官軍而併隸于帥守。無培克之害。無忌嫉之私。士氣頓蘇。軍心悅服。而將帥之弊。不復爲國家之蠹矣。所謂興屯田之利者。官軍旣不足用。則當以民守淮。欲民自食其力。則當以田給民。論者皆謂兩淮在官之田少。豪戶之田多。不知田雖在民。力不足耕。黃茅白葦。極目無際。官司若議田租之入。彼憚于輸租。而輕于棄田。則皆官田也。然後隨其多寡。量以給民。而助其耕種之資。將見屯田之利。與塞下之粟多。民兵之食足。而轉餉之費省矣。此皆今日至急至切之務。而三策之中。其處戎帥。行屯田。二事。節目甚多。宜從朝廷行口口置司。詳加條陳。亟以上聞。勿事虛名。務求實用。誠理內禦外之良圖也。臣書生妄論。當世利病。發于忠誠。不能自己。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輪對劄子

〔案〕本條由正字選校書郎後上此劄

臣淺陋書生。充員冊府。幸叨賜對。再覲清光。此時不言。豈惟有負私心。亦且有負陛下。請罄愚衷。而畢陳之。臣聞朝廷諱言邊事。非國家之福也。士大夫敢言邊事。實國家之幸也。雖然。邊事外也。敢言外事。而不敢言內事。亦豈國家所望于臣子者哉。凡今之言邊事者。不過曰。將未擇。兵未練。財未豐爾。識大體者。又

不過曰規模未立。血脈未通。爾獨不思是數端者。其病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四肢而在腹心。曷謂腹心之疾。規模未立。儉安者撓之也。血脈未通。壅蔽者隔之也。將帥未擇。忌嫉者沮之也。兵財未治。欺誕者壞之也。陛下端居深宮。不能盡知邊事。則必委諸二三大臣。大臣一耳目之聰明。亦不能盡知邊事。則必有諮訪之人。朝夕相親之素。或得以密窺其機。優柔浸潤之久。或得以巧中其意。玩視變故。動輒揣摩。事雖迫切。儉安之說。先入爲主。漸啓荒怠之習。而國勢日微。稍厭忠直之臣。而人才日靡。規模若此。自謀不給。何暇謀人。陛下儻慨然覺悟。痛懲前失。庶幾儉安者無所售其說矣。邊塵一起。事變萬端。自非大開樂告之門。何以翕受羣言之入。今則猜防已甚。情慄難孚。邊境之間。妄意揣摩。以爲朝廷之上。真僞不分。締交先容者。有所奏陳。則虛事類指爲實。孤立寡援者。或有控請。則實事亦指爲虛。夫朝廷固未必盡然而疑似。則亦有可議。比者蜀事初若可駭。旋以奏報失實。斥免帥守。漕臣自此相戒言蜀事者少矣。臣得之傳聞。方敵人徒汴之始。倉皇奔逸。可謂無措。而上下之間。相與辨論。輸寫真情。有言畢達。敵以鼠伏鳥竄之餘。尙有博謀並采之意。我以朝廷清明之際。乃自貽上下間隔之憂。此微臣所以痛心也。陛下儻大明公道。則壅蔽者無所容其姦矣。擇一大帥。謀一邊守。探諸輿議。未必乏才。而必取夫平居親倚。左右薦導之人。蓋曰如是而後始可信任耳。不知至誠許國者。無不可信。而平居親倚者。未必真可信也。抱負奇偉者。無不可任。而左右薦導者。未必真可任也。謹護風寒之地。蓋有舉朝明知用非其人。而莫肯爲陛下一言者。姦雄竊窺。有輕我心。敵人聞之。謂中國何至于夙負物望。可當方面者。往往忌嫉之說。牢不可破。雖陛下

亦惑之矣。臣不知爲國擇人，何苦沮抑忠賢，以快忌嫉者之私乎？足食足兵，有國所重，經理圖維，夫豈無策？今陛下未有弭兵之期，而先有厭兵之心，好用言利之人，而實無理財之術，自有厭兵之心，先主于胸中，是以羣下之言，紛然而迎合，外飾虛名，而內有排正論之實，陽言守禦，而陰蓄主和議之心，茲不謂之欺誕可乎？戎帥交賄，非無明禁，與其懲賄賂之姦，不若杜其所從入之門，州郡苞苴，非無明禁，與其革苞苴之弊，不若清其所從來之原，今不務爲此，而曰求生財之策，由是括常平之積，取州郡之贏，曰吾將以供軍也，竭彼盈此，有同兒戲，不謂之欺誕可乎？臣是以妄論，今日之病，雖蔓延于外，而實根本于內，欲鋤其蔓，當除其根，偷安之根不去，則規模終不可立，壅蔽之根不去，則血脈終不可通，忌嫉之根不去，則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則兵財終不可治，此斷斷不易之理也。陛下何不超然遠覽，深思內憂，有甚外患，而日夜講求消弭之方乎？我祖宗之御天下也，政事委于中書，可謂專矣，然必擇公忠鯁切，風采著聞者，使爲臺諫，必擇端亮守正，敢于論駁者，使爲給舍，天下之事，有利有害，羣臣之衆，有正有邪，所當彈者，臺諫得以公彈之，所當駁者，給舍得以公駁之，此祖宗戢官肅朝綱之大本也。今日誠體祖宗之意，以行之，俾任是職者，不捨大而論細，不避難而言易，紀綱旣正，百官承休，豈復有爲偷安，爲壅蔽，爲忌嫉，爲欺誕，以惑吾之聽者哉？唐太宗英主也，魏徵進諫，且曰兼聽則明，偏聽則闇，甚矣聽之易偏，而邪之易以害正也。臣願陛下垂兼聽之美，戒偏聽之私，充元氣以禦外邪，正內治以安邊境，國勢日張，基圖日固，以綿我宋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天下幸甚。

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狀

臣一介庸虛。寸長蔑有。濫膺臨遣。承乏新安。良由聖朝選拔之公。但愧微臣叨逾之過。欲求報塞。罔憚勤勞。脩更一基。合條五事。學不足以窺體統。識不足以達事宜。惟以便民爲心。斯乃守臣之職。臣昨塵班列。獲覲清光。思欲少裨聖聰。嘗獻仁之一說。卽蒙俞允。且賜褒嘉。況今圖爲保障。深戒繭絲。施行于本州者。旣以仁爲先。奏陳于陛下者。宜以仁爲急。條目雖異。綱領則同。惟欲實惠及民而已。伏乞睿慈。特加開納。豈特愚臣之幸。實一州百姓之幸。一臣仰惟陛下軫民疾苦。切于體膚。拯民塗炭。急于焚溺。所以迓續民命。護養國脈。爲億萬年無窮之基。可謂至深且長矣。臣竊見近者。朝廷行下本州及監司。原申休寧縣體究賦稅事。亟頒俞音。多所蠲減。皇乎休哉。湛恩汪濊。罔間遐邇。臣濫綰郡符。日與擊壤之民。歡欣感戴。臣伏覩戶部看詳之辭。洞見州縣情狀。破其私意。示以大公。其言曰。閱繹所申。則惟供上窠名。裁削不靳。若乃留州送使項目。責辦如初。是特爲私己道責之謀。似非有體國恤民之念。今準看詳之旨。盍疏均一之恩。於是不特將上供數目。量行減放。併將州郡所得自用者。亦行蠲除。臣捧誦至此。竦然歎服。以爲聖朝主張公道。勤恤民隱如此。叢爾小郡。雖甚迫蹙。何敢不宣明德音。推廣仁聞。已卽備錄聖旨。張榜通衢。令深山窮谷之民。皆戶知之。甚盛舉也。抑臣又思之。徽有六邑。俱號饑湯。婺源休甯。最當沸處。今休寧則被惠矣。其獨遺婺源乎。況婺源介乎萬山五嶺之中。邑最壯。民最穡。而財計最耗。較之休寧。殆又甚焉。吏部出關。畏卻莫前。縣佐攝官。苟求免過。指正稅以解別色。那新錢以掩舊逋。措置旣無他策。豫借是爲良

謀。繼一二年不知幾萬家富室。憑氣勢而不輸官租。下戶貧民。畏追呼而重子產稅。加以連歲不值豐登。兼又屢遭回祿。學舍庫務。幾無子遺。井里市廛。莽爲瓦礫。挈此蕭條之邑。界諸新辟之官。補綻支傾。忘寢廢食。極疲勞而不憚。如醉夢之方醒。則夫蠲減之恩。豈可斯須少緩。雖然。蠲減誠是也。所哀於公上。屯膏於本州。則是猶未能克己私也。己私未克。自立藩籬。是先以婺源休寧爲二也。而欲朝廷視爲一體。其可得乎。臣今所謂一以休寧爲準。於本州雖有損於朝廷。則甚易從。苟可利民。臣何愛焉。尋常州郡得用之錢。往往從來視爲己物。但知厭足。其所欲。誰肯瘠己以肥人。弊俗旣成。痼疾難療。在州之可蠲者。旣不忍決舍。在上之當除者。亦不敢申明。由其封閉吝嗇之私。執而不通。致使周流錫鬻之澤。格而不下。臣之愚陋。他無寸長。獨於公私義利之間。粗知從違取舍之決。矧州縣事同一體。財賦自合通融。今欲稍寬縣道。豈可專撓朝廷。須先從本州除靳惜之私。又乞朝廷減無名之斂。然後凋瘵之邑。始獲少蘇。臣已將十六年。婺源拖下紬絹一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一萬五千餘貫。月椿板式錢六千餘貫。應是婺源積逋。一切權行住催。本州樽節浮費。代爲收簇起綱。惟是罄空自撰之賦。皆係上供。及總所色目。額錢太重。虐害細民。旣非本州所可自尊。必欲朝廷特與減放。向使無例可攀。尙欲力行陳乞。況有休寧近例。婺源事體一般。俱從朝廷明降指揮。並係監司差官講究。休寧旣先減放。亦合例及婺源。庶幾可以解倒垂之急矣。所以條具婺源減放事件。臣今已申監司。公共保明。同銜申取指揮。懷不能已。豫此控陳。伏望聖慈采納施行。一臣竊證本州起發上供絹綱。屢年以來。左帑卻回數多。臣到官之始。積下前政數目。動踰萬

計。督促諸邑。晝夜不停。追逮榜笞。紛然四出。又緣向來官吏。巧行改移。雖有人戶姓名。往往皆非元物。今御而歸之縣。縣果何策乎。惟有重虐吾民耳。臣每執筆行移。甚有慙色。上下壅塞。無由疏通。左帑嚴爲限期。急如星火。本州懼無可解。凜若淵冰。臣區區愚慮。深恐今歲萬匹。來歲倍之。不三五年。積至數萬。百姓受害。無有已時。于是與民圖新。多方曉諭。皆令加意織造。可保全綱。盡收。臣粗取信于民。民亦遵從其約。臣又攷究自來攬戶之弊。其受于稅戶也。則昂其價。及買諸機戶也。則損其直。以紕疎難售之絹。乘綱運正急之時。官雖明知其奸。每每陰墮其術。又專揀等輩。相爲表裏。弊倖多端。民戶不堪誅求。耗用何所從出。不過減絲縷之費。移以塞無厭之需。由是真僞混淆。輻輳交集。名虧稅戶。實則虧官。無怪乎左帑之見卻也。臣痛懲此弊。而一洗之。凡攬戶盡行罷去。專揀悉皆改差。所收入戶入納之錢。僅及則例。應于市利糜費之用。不取分毫。常時所以多取者。蓋緣無以飽衆人漁獵之欲耳。臣今旣剔其蠹。復澄其源。隸役官場之人。並支日食之費。在官之所耗者少。在民之所利者多。又人戶歲輸。全憑朱鈔。卽時給付。略無淹留。微臣不敢憚勞。官吏亦知宣力。稍有欺弊。斷在不容。民皆曰。向也官場邀阻乞覓之弊。今皆無此患矣。絹雖有加于前。人自爭先而納。未嘗輕用一筮。亦不妄追一人。諸縣間有過苛。本州力行禁約。徧散手榜。具述臣心。萬目觀瞻。豈容欺給。雖然。察州民之意。亦有隱忍而不敢言者。夫使民至于不敢言。臣獨不愧于心乎。何則。本州素不產絹。大非昇宣之比。攷諸新安志。國初斂絹。止重數兩。其後不能盡遵此制。然令甲所載。江東一路。稅絹共重十二兩。獨歙州以咸平二年特旨。只以十兩爲定。併下庫務。不得退剝。每匹折

七百三十一錢。至紹興十八年，戶部符每匹估價二貫足。乾道三年，詔以守臣納絹擾民，鑄秩罷之。譎辭曰：不念繭絲之闕，靡思杼軸之空。大哉王言，爲萬世法。其後議者又奏以爲戶部退剝徽絹，屢行禁戢，深惟列聖之至意。願豈愚臣之能知。然觀加意于徽民，乃見夫周道之如砥。蓋田稅旣重，則物帛當輕。立法公平，所宜世守。豈虞傳流之旣久，反謂寬大爲不然。漸欲求詳，寢非初意。今來所納稅絹，精好委勝常年。雖圖道責于目前，安知可保于他日。竊慮向後繼之者，未必盡革兩場乞取之弊。亦未必貼賠專揀日食之費。又未必按時給鈔，無頃刻停留之患。而徒使徽民入納精好之物，則作俑乃自臣始。臣之所謂百姓隱忍而不敢言者此也。臣因今歲夏旱，禱祈上天，有曰：咎實在臣。民則何罪。臣對天而發此言。今又對朝廷而啓此奏，則夫軫恤徽民，其容可緩。伏望朝廷證咸平、紹興、乾道節次寬恤指揮，每匹只以十兩爲定。仍證舊例行下庫藏。如及上項兩數，特免退剝。退剝旣免，則全綱盡納。異時旣無卻回之患，徽民遂有蘇醒之期。祖宗舊風，今日復見。願不休哉。且臣之所請者，十兩之例。退剝之禁，皆聖旨也。旨由朝廷而頒，願可由朝廷而廢乎。況臣非爲已計，乃爲後圖。若今年所起絹綱，多是臣手自揀，委可堪充入納。斷無退剝之虞。萬一有之，皆係佳物。民將樂受，又何患焉。欲望聖慈，察臣出于公心。徑下所屬檢舉，非但使徽民受無窮之賜，亦見聖朝取法祖宗愛養基本之厚意。若朝廷更欲審訂，卽乞行下本路監司，令取索新安志及節次指揮，保明申奏施行。一臣聞常平義倉之儲，所以備凶荒也。平居爲有用之備，則臨事無缺用之憂。今乃不然，有儲蓄之名，無儲蓄之實。臣歲在己卯，贅貳雪川。本州常平義倉，正隸本廳掌管。閱視簿

籍米纔數百斛。錢纔數百緡而已。臣爲之大駭。一州倉儲。民命所係。空竭如此。緩急奈何。及夷攷其故。乃知本州秋苗。歲入止盈五萬。正苗旣已甚少。義倉自應不多。其常平坊場等錢。率以敗闕爲說。艱于催促。所入微矣。而支用何其夥也。若胥吏若軍兵。若散從直。月廩之數。取諸常平。使其盡出于公。固未甚害。其間托名差使。輒敢旁緣兌支。俸廳自開倖門。州郡亦復援例。其餘官屬。皆有干求。由是紛然。不勝其衆。蓄積本無幾也。濫費其可堪乎。臣旣知其弊。遂絕其根。率之以身。一毫無妄。上而州郡。下而同官。盡裁以公。靡容私請。日積月累。所蓄漸豐。始焉僅四百緡。今也乃踰萬緡。幾二十倍于前矣。秩滿之日。上之倉司。故案可覆也。臣因此思之。使天下諸郡。遲之一兩歲之久。皆有三十倍之多。何積貯之足憂。何水旱之足慮。但今之居官者。苟求塞責。不務恤民。常平使者。歲歲差官。州縣寮屬。時時覆覈。或以虛爲實。或指東爲西。上下交欺。莫此爲甚。安在其爲儲蓄之實乎。臣試郡來此。首以是爲先。但本州土瘠民貧。賦煩役重。每遇冬春之際。或逢霖雨之餘。穀價稍增。民食稍缺。則官開倉廩。亟濟貧民。蓋不待凶年饑歲。流離餓殍。然後爲濟糶之舉也。故民之所以望于官者甚重。而官之所以塞其望者甚難。萬口嗷嗷。日冀發廩。猶賴常平之外。又有平糶一倉。主于漕臺。隸于本郡。每欲告急。卽行飛申。臣到任以來。請之屢矣。今歲夏無梅潦。民戶多以旱聞。其所望于官司。尤非平日之比也。略計六邑之內。婺源。祁門。黟縣。兩頗霑足。民皆歡呼。若欲若休寧。若績溪。仲秋以後。始獲甘霖。早禾已不及時。中晚庶幾可望。臣之愚衷。謂除得熟縣分外。其旱歉諸鄉。若不亟拯困窮。將見立填溝壑。爲民父母。當若之何。所合將常平義倉儲蓄之米。多行賑糶。民方倒

垂庶可寬釋。本州痛節浮費。趨促贏餘。選委官寮。置局收掌。于兩浙豐稔之邦。收糴以償元數。官無所耗。而民得所利。直至來春。可以接食。且散且補。循環不窮。信乎兩全之策矣。若目擊民饑。積而不散。豈不大失置倉之本意。若輕于捐廩。知散而不知補。又何以爲國家異時之永圖。臣竊知體國之心。行愛民之政。既申給散之請。必爲可補之圖。非敢徒事空言而已也。若夫輕關市之征。寬租賦之入。權勸分之宜。凡可以救荒者。臣皆勉而爲之。惟夫常平一事。非臣之所得專。所乞從朝廷行下。轉運常平兩司。勿拘常程。多命濟糴。下可以副一州僉望之意。上可以廣聖朝矜恤之仁。伏惟睿慈。果斷而亟行之。不勝大幸。一臣證得本州僻處萬山之間。最畏水旱。晴稍久。則農田已憂枯槁。雨稍多。則山水便見橫流。里諺云。三日天晴來報旱。一聲雷發便撐船。言其易盈易涸之甚也。故此州農田多藉水利。因溪堰水者。謂之塌。鑿田蓄水者。謂之塘。興工雖難。爲利則廣。修治不輟。灌溉甚多。彌望數百頃之禾。惟資一塘塌之澤。臣嘗詢之長老。一一具能言之。奈何計近而忘久者。乃人之常情。趨省而憚費者。亦民之通患。本州地少下濕。滿目皆是高田。訪聞舊年。嘗憂夏旱。偶值數載之內。率多霖潦之時。小民玩習目前。以爲歲歲如此。不思及時澍水。專望雨降自天。彼豈不知天時之難必哉。蓋修築塘塌。爲費不貲。徵民素貧。惜錢如命。苟可僥倖得省。遽謂卒歲無憂。其愚亦甚矣。臣因今年季夏。雨澤愆期。日夜禱祠。靡所不至。痛心疾首。無地自容。因思水利有儲。何至煎熬若是。雖然水利之廢。罪不專在民也。向來官司施行。以塘塌爲大事。上而常平使者提其要。下而州縣佐令任其詳。每遇農隙之時。舉行檢視之令。縣具圖籍。來上于州。命官僚躬行阡陌。建土

埭牌以爲標識。集大小保以定戶名。某場興修。某塘湮塞。衆目共見。不可厚誣。然後因其廢興。稍加懲勸。官旣以是爲急。民亦孰敢弗勤。數年以來。恬不加察。問其主名。則含糊難攷。按其故籍。則散漫罕存。苟且如斯。可爲太息。然而墜典未久。舊例可尋。欲乞朝廷下之倉司。倉司下之郡佐。時時督促。處處舉行。若縣道視爲常程。保甲不加檢舉。別委官屬。察探以聞。慢令之人。必罰無赦。如此則水利常足。農田無虞。抑臣又嘗以所聞質之鄉俗。皆言竭不可增。塘尙可益。但開塘費重。難以責民。莫若刷在官之田。或買民家之產。多興陂塘之利。用濟無力之家。官吏爲之防閑。歲時加之濬治。或遇旱涸。放令流通。誠大惠也。臣偶閱故牘。見曩年績溪知縣王柟。買田一百五十餘畝。開塘六十八所。夫縣尙能爲。何以州反不能爲乎。伏望朝廷采臣所奏。行下本路常平司。盡刷沒官田產。以充開塘之用。臣亦當節縮浮費。以助興修之工。後人繼之。有志民事。又將陸續。必可有成。于朝廷無分毫費用之憂。于民間有世世無窮之利。願不躑歟。惟聖慈開納幸甚。一臣竊證本州從來多有火災。雖聞出于意慮之所不及。然由人事有所未盡。臣自到官以來。首以是爲急務。嚴保甲圖籍。則擇防虞官正副八人。皆鄉之所推重者。總之。修四隅火備。則官多置器用。且令各自爲備。而日命兵隅官察之。〔案〕兵隅官三字可疑。或以兵官監視四隅。因創此名。或卽上文防虞官之訛。無別本可校。今仍原文。澄潛火軍卒。則籍定姓名。每旬番上。且給官錢犒之。凡此特瑣瑣常行者耳。惟是依山爲郡。號爲產木之鄉。未聞邃宇高堂。盡是竹籬茅舍。融風一扇。煨燼無餘。雖屢挺災。莫知改轍。臣曲加曉譬。幸其樂從。然慮貧弱之徒。不堪營造之費。官給錢本。鳩集陶工。開其借貸之門。寬其責償之限。今則棟薨相接。氣象一新。似可弭患。

于未形。豈徒救災于已著。雖然。猶未也。有所謂至大至急之務。衆人皆以爲不可緩者。惟魚梁乎。此梁而挹紫陽山。陰陽家曰。山之在前者。既有崔嵬崒嶽之勢。則水之映山者。當有淵渟演迤之形。清輝相舍。則鬱攸退避。雖一家之學。不足深泥。然五行之理。亦信有之。向來草創之初。未遑經久之慮。捍以櫛木。塞以囊沙。偶值久晴。猶云可也。霖雨暴漲。聲吼如雷。溪流激湍。勢疾如箭。則蕩然一空矣。臣去歲捐金錢。因舊址。重加修葺。頗勝曩時。綠波接天。澄然無際。使常如此。寧非大利。但隄防不固。水勢易陵。終非永永之計。臣愚以爲若欲久而勿壞。莫若以石爲之。夫石之勝于木也。人人共曉。特不肯爲耳。一二年來。有官守者。率多苟且。卷官帑以資私藏。累巨萬而未厭。爲公家而作好事。拔一毛亦不爲。豈但石梁一事哉。臣鄙陋不善生財。粗知節用。今來痛減浮費。趨到錢一萬五千緡。見今計度工役。鑿山取石。俟冬間水落之後。方可漸次舉行。難者曰。歲非豐稔。小民嗷嗷。冬春之交。正宜賑恤。奈何興此役以困民。臣應之曰。是乃所以救民也。獨不觀范仲淹之治杭乎。皇祐間。吳中大饑。殍殮枕路。仲淹以爲歉歲工價至賤。乃令佛廬興土木之役。又新倉廩吏舍。民之仰食于公私者。日數萬人。監司劾之。仲淹自陳興造之由。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民無一流徙。前輩講之熟矣。今及小歉之時。興石梁之役。旣可以濟貧民于目前。又可以貽利澤于悠久。誠一舉而兩得也。又何憚而不爲乎。伏乞聖慈。允臣所奏施行。

蒙齋集卷三

奏疏

知衢州事奏便民五事狀

臣準令監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具民間的實利病。及邊防事件以聞。臣一介疎庸。蒙恩假守。寸長蔑有。下效將書。仰遵成憲。合陳五事。臣不敢泛舉不切之務。亦不敢冒貢出位之言。謹以本州實事。條畫具奏。伏望聖慈。特賜睿覽。如或可採。卽乞頒降指揮施行。須至奏聞者。一臣近者。恭覩陛下。親灑奎畫。以興教化。新士風爲急。以涵養未充。薰陶或闕爲憂。申飭中外。俾加訓迪。猗歟休哉。可謂深明治道之先務矣。臣所領此州。本號多士。年來教官失職。學無宗師。廉恥道喪。士習日卑。夫上有緝熙問學之君。而下無明師碩儒。以推廣德意。將恐訓辭雖切。教化弗興。天理民彝。益就湮晦。臣甚懼焉。深惟挽回風俗之趨。莫若尊禮譽望之士。乃招致鄉曲名流。賴其表倡。遴選前廊職事。助其訓誘。朔講之外。立爲旬講。擇通經者。敷釋義訓。臣躬率郡寮。入學以聽。又以廩給素薄。矜佩蕭疎。遂那撥郡帑。及議歲捐緡錢一千。補助贍養。以至先聖廟貌。諸生齋室。稍復加葺。煥然一新。由是學舍之教養稍備。會新教授葉汝明之來。臣力告以教導之方。且勉其辰入酉歸。不離直舍。躬率以正。則觀感易孚。講論無倦。則義理日新。以至研究訓詁之纖悉。攷驗誦習之勤惰。孳孳勉勉。不敢曠廢。又念固窮之難。所當深體。其有假館于外者。旣俾入學。則每

月致餽。以代束脩之資。其有課業精進者。欲示激勵。則不時旌賞。以爲衆士之勸。凡此所費。皆自郡出。不爲學舍之累。其區處可謂備矣。而臣區區之志。則不以是爲足。蓋興教化者。不當僅止于革面。善士習者。必當開明其本心。降衷之良。秉彝之懿。凡民莫不皆然。況名之爲士。乃不知孝弟本良能。忠信非外鑠。甘于習俗之卑陋。蔽其道心之光明。縱由科舉以進身。莫識事君之大義。國家果何賴于若人哉。臣雖迂愚。頗自信其本心。每造學宮。與諸生講明此道。庶幾士心興起。道化流行。不負聖朝作成之意。如陛下以臣言爲可採。欲乞朝廷行下諸路提舉司。俾風示諸郡。凡職在訓導者。勿以聖訓爲空言。必求興學之實政。將見四方士風。翕然丕變。所有本州每歲助養士千緡。乞朝省割下。以憑遵守。不但一時之利。可爲永久之規。臣不勝幸甚。一臣竊謂保甲之法。所以聯屬鄉井。親比人民。深得古者比閭族黨相助之遺意。近年以來。有保甲之名。而無綱維之實。居雖比鄰。心實胡越。是無怪民心之渙散。習俗之澆漓也。臣攷之此郡。保甲素具。案牘並存。姑以州城之內言之。分爲十寨。統以寨官。立法非不詳盡。然而上下之間。視爲虛名。不究事實。歲月旣久。多復弛廢。臣近因講行火政。嘗會僚屬集于公所。相與商訂。咸謂若欲聯比有法。豈可統率無人。遂稽鄉評。擇衆所推服者。請充鄉官。俾之領袖。每寨或三四人。或五六月。視鄉界之廣狹。以爲人數之多寡。區畫旣定。衆論皆以爲允。但糾率鄉井。本是難事。有整齊法制之術。當有激勵人心之具。譬猶善養身者。欲肢體之強于外。則必有精神以運于內。整齊法制之術。猶人之有肢體也。激勵人心之具。猶身之有精神也。攷諸周官所載。月吉則屬民讀法。或書其德行道藝。或書其孝弟睦姻任恤。今略

做是意。置簿一面。名曰鄉記。閭里之內。凡爲善之實。卓然有可稱者。鄰保推舉。鄉官保明。直書其事。聞之于州。本州驗實。書之于記。凡不美之事。如賭博鬪毆。殺傷盜賊之類。官司隨時參照。見得界內。戒謹寧謐。並無違犯。亦書之記。每遇月終。通攷所書。以觀鄉官勸率之實。有善而無惡者爲上。雖無善而亦無不善者次之。凡此二等。真可褒嘉。本州別行措置官錢。另項椿管。名曰厚俗庫。于內支錢。益以公醴。旌賞爲善之家。仍致鄉官之餽。庶使人心觀感。轉相勸勉。風俗可以漸化。臣冒昧試郡。愧無善狀。以淑是邦。每于聽訟之際。見有好貨忘義。恃勇輕生。違法悖理之事。未嘗不爲之惕然恐懼。早夜以思。何以風動斯人。惟有旌善。可使不善者知恥。人心本無惡。天理不終泯。感發轉移之機。至不可忽也。臣愚不敢妄爲臆說。蓋受教于先臣。參論于師友。皆謂撫字當以風化爲先。而風化當以書善爲急。故篤信其舊聞。而欲見于行事。如蒙聖慈。以臣言爲可採。不徒可行之一邦。亦可施諸他郡。乞從朝廷。行下監司。推廣奉行。其于聖化。不爲無補。一臣聞州縣本一體。利害不兩立。必存損上益下之公心。乃有興利除害之實政。臣契勘本州管下諸縣。內西安、龍游、常山。遞年二稅。多行豫借。積累寢深。遂成痼疾。臣始聞之。爲之大懼。亟加詢究。乃知前此縣道。催科無方。迫于期會。不剋追掛欠之戶。惟告急富強之家。此曹非有所利。何肯與官交涉。全楮收受。而坐折見銀。錢入吏手。而復多侵漁。虧損非一。不可枚舉。展轉失陷。職此之由。臣檢覈簿籍。攷究源委。見得此三邑。遞年拖下。本州諸色官錢。爲數甚多。而又積壓豫借如此。雖有妙手。實無所施。臣謂不大有所更張。不可爲也。于是立爲二說。斷在必行。一曰蠲欠。二曰代解。何謂蠲欠。證得諸邑。自嘉定十七

年至寶慶二年。凡此三年之內。皆有拖違。但歲有淺深。故數有多寡。逐節行刷。具盡見數目。十七年之欠。人知其斷不可催。獨之易爾。元年之欠。猶覬其或可催理。獨之已爲難矣。乃至二年見欠二稅。今舉天下皆以爲當催。孰肯輕議獨減哉。臣謂救宿弊者。不顧目前之計。懷永圖者。當爲度外之舉。獨所易獨。不足以蘇民瘼。獨所難獨。乃可以紓民氣。于是將二年逋欠。亦行斟酌倚闕。然在諸縣。旣被惠利之實。則在本州。當節非泛之支。節之于此。而寬之于彼。川實谷虛。理勢然也。臣素無能解。惟有樸忠。旣不飾廚傳。以悅過客之心。又竊謹廉隅。以守自律之戒。故所入比之常歲。雖大爲虧少。然亦勉自支吾。不見其甚匱。臣所謂獨欠者此也。何謂代解。證得本州。雖與諸邑減免舊欠。然而獨除之後。諸邑令解。上供諸色官錢。尙數萬緡。無從措辦。今本州旣欲其勿借之民。則亦豈可復催之縣。然而上項官錢。皆係起解朝廷。諸色窠名。分毫不可違欠。本州上不敢控告朝廷。乞行獨減。下又不敢督促諸縣。復行豫借。反覆紬繹。束手無策。意者。必得別項官錢。在經常之外。與之代解。然後可革豫借之弊。本州適有歲賣江山酒息錢。前政舊管一萬緡。益以臣到任之後。今歲新收。可得二萬五千緡。臣不免盡捐之三邑。以充代解之數。鏤之板榜。揭之通衢。闔郡之民。歡聲四起。臣所謂代解者此也。旣與獨開舊欠。又與代解官錢。卽此兩項。合八萬二千餘緡。凡前日積累豫借。皆可整行銷豁。宿弊一洗而盡。目今悉是正催。但所慮者。病端易開。實政難保。繼此爲邑令者。必深知豫借之爲害。常如疾病之在身。已獨欠者。勿再催。已代解者。勿更取。杜絕蠶根。乃可爲悠久之利。臣恐欲望朝廷。劄下本州證應。庶幾明白洞達。行下三邑。常切遵守。勿復開豫借之門。以貽後

日之患。一臣前既陳江山煮酒息錢。盡捐以充代解之數矣。然猶有未盡愚悃。不可不爲陛下索言之。契勘本州創取此酒。歲有增數。其初止因入夏之後。官醞將竭。無以接續。則取此酒以佐之。在官有倍稱之息。在民無闕沽之患。不可謂非權宜之策也。一二年來。所取至三萬緡。數益多。弊益甚。其收買也。吏緣爲姦。錢不時支。于是有酒戶患苦之弊。其搬運也。舟陸有費。破損責償。于是有人夫怨嗟之弊。其發賣也。官督吏胥。強以高價。于是有出賣不行之弊。其收息也。輕空滲漏。一切代還。于是有笞箠監繫之弊。嗚呼。始欲謀利。而終至繁刑。仁人君子。亦何忍爲此。易窮則變。變則通。弊旣極矣。可不思所以變通之乎。臣酌取中制于舊例三萬緡之內。三分殺一。止取二萬。以新收息錢。併舊管。盡以代三縣起解上供諸色官錢。此今歲之數然也。來歲以後。此酒可以勿取。縱如今歲費用之多。亦可如臣所減之數。行之以漸。此酒斷可住罷。臣恐欲望朝廷。劄下本州。證今來所申。限以二年。務要免行。取賣江山煮酒。是亦寬民力之一端也。一臣伏觀乾道中。廷紳奏請。處州行義役一事。謂隨役戶之多寡。量事力之厚薄。輸金買田。永爲衆產。遇當役者。以田助之。從公評議。推排役次。以名聞官。有協比輯睦之風。無乖爭鬪訟之俗。當時皆稱爲利民。朝廷卽從而俞允。自時厥後。州縣推廣而奉行之者。蓋相望也。然而義役之在州縣間。能保守于悠久者。不一二。而廢壞于不旋踵者。常十百。其故安在。蓋差役之利。在吏而不在民。義役之利。在民而不在吏。差役如舊。則請屬之門開。義役一成。則漁取之路絕。非得仁守廉令。出力以維持之。其不乘間伺隙。沮其謀而敗其成者鮮矣。臣自領郡符。首訪此邦義役之利病。知諸邑間。有已結集去處。歷歲寢深。或多廢

弛。有上戶併吞義役之田。而至于壞者。有都內貧富改易不常。而至于壞者。有逃絕稅賦。官司強抑保長。而至于壞者。有重難科配。官司困苦保正。而至于壞者。有役首不公。額外敷率。衆戶交怨。收取元產。而至于壞者。縣道方將以差役爲利源。豈復問義役之成否。法日以弊。民不聊生。環千里而爲守者。忍坐視之乎。臣知其然。深欲講明而經理之。以諸邑版籍不明。病于豫借。苟持心欲速。輕易舉行。則攷覈之無據。推排之不精。利未必形。而害已先見矣。故臣志雖立。而事未舉。勢雖可。而謀未堅。職思其憂。反覆紬繹。靜言尸素。亦旣周星。方將控忱請以丐閒。奚敢任斯責。而集事。然而揆之于理。或可講行。縱不能玩愒歲月。効尺寸之微勞。豈不能開創其端。決此邦之大計。況豫借之弊。已遂蕩滌。失陷之稅。可以推尋。經界料量之事。固未易言。結集義役之圖。不妨漸舉。惟是人心難一。公論易搖。自非稟廊廟之明謨。何以杜豪家之異議。臣敢冒昧有請。欲望聖慈。俯賜睿斷。如許本州講行義役一事。卽乞劄下。特從所申。卻容逐一條畫規模。續次申聞。朝省遴選強明之官。分任勸率之責。不苟目前。期爲經久。實千里生民大幸。

江東上封事〔案〕本傳由知衢州移提舉江東常平。後提點本路刑獄時所上。

臣將指外服。不當出位言朝廷事。傳聞今月三日。京城火災。延及宗廟。三省臺部。百司庶府。以至民居。大半灰燼。奔避而死者。數亦不少。此殆皇天震怒之極。國家殊常之災。四方聞者。莫不駭懼。臣子苟懷愛君之念。正當度越拘羈。披瀝肝膽。感悟上心。挽回天意。今朝廷若止將失火之人。梟首示衆。而陛下又不過避殿減膳。僅舉一二典故。止作常事施行。乃欲轉災爲福。此必無之理也。且乖氣致異。蓋有積漸。敬天之

怒當謹幾微。陛下胡不思連年荒歉。民窮無告。流離餓莩。填委溝壑。天意怒矣。而陛下未悟。星行示變。莫非兵象。今夏水溢。三月不退。天意怒矣。而陛下未悟。閩中江右。寇暴相撻。章貢盱江。叛卒繼擾。敵兵犯蜀。搖我襄漢。草寇起衢。迫我畿甸。天意怒矣。而陛下又未悟。董仲舒有言。天出災害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陛下歷觀數年以來。災害譴告有之矣。怪異警懼有之矣。天之于陛下。其仁愛切至如此。而陛下猶未之悟。今京城火災。可謂傷敗之證。天意震怒。至此已極。陛下不于此時。深念致災之繇。亟思銷變之道。翻然悔悟。痛自刻責。臣恐天怒益烈。甚可憂也。甚可畏也。臣聞變不虛生。緣事乃起。臣請言所由起者。宮壺既正。嬪御復增。耽樂是從。虧損聖德。果天意耶。臨御以來。羣心顛望。未聞總攬。惟事仰成。果天意耶。國有忠賢。實爲元氣。摧敗困沮。生意幾絕。果天意耶。上下不交。以言爲諱。鉗口結舌。相習成風。果天意耶。其他如姦賊之吏。充斥州縣。椎剝膏血。苞苴肆行。私家之積。過于公家。怨讟交興。災變遂作。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產禍之胎。端在于此。昨者禁扈之火。中外固已驚異。今乃災及太廟。陛下念到祖宗。寧不哀痛。況迫近君門。是欲使陛下反躬修德也。延及三省。是欲使大臣戒懼悔過也。又及御史臺諫院。是欲使風憲之地。昭明公論也。又次及六部寺監庫務。是欲使舉朝之士。洗心滌慮也。上天震怒如是。猶未忍遽忘仁愛之意。故令陛下目擊心解。改弦易轍。儻尙謂鎮靜可以應變。毋乃愈重天怒乎。今日下詔罪已。陛下必所不憚。但應天當有實事。空言何足動人。卻恐詔令之出。稍涉泛常。施行之間。無所聳動。四方百姓。必謂陛下當如是之災。而實未嘗知懼。上天之仁愛陛下者。于是有大缺望矣。事幾所

在。間不容髮。上關宗社。臣實寒心。是用不量疎遠。罄竭愚衷。臣願陛下下哀痛之詔。盡革往愆。清心寡欲。躬親庶政。減嬪御。以肅宮室。進忠賢。以重朝廷。排斥儉諛。獎扶謚直。誅鋤貪虐之吏。丕變苞苴之風。日與二三大臣。開示大公。屏絕私意。如此而天怒不回。災變復見。則雖碎臣之首。以懲謬妄。臣不悔也。國家安危之機。正在今日。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應詔封事

（卷）本修此封事亦提點江東本路刑獄時所上

臣仰惟陛下肆頒手札。繼發德音。以回祿擬災。近在京邑。側身引咎。博求直言。深見陛下祇畏天威。悔過修德之心。臣未奉詔之前。嘗于九月十九日。首騰奏疏。上徹天關。謂答謝明詔。莫若下詔罪己。今求言之詔果下矣。臣苟愛身忘國。不復盡吐肝腸。少効懇款忠愛之義。以仰裨聖明之萬一。是臣大負陛下也。陛下縱不誅臣。天亦將誅臣矣。謹上封事。惟陛下垂聽焉。臣捧讀明詔。至所謂痛哭流涕。何以贖愆。不覺仰天泣下。知陛下真有此心。是以真有此言。決非緣飾于辭令者。所能爲也。且夫災起都城。天意何在。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耳。陛下深居九重。四方雖有危急之事。君門萬里。烏得盡知。左右之臣。雖知而不言。疎逖之臣。欲言而無路。所賴以丁寧告戒。一悟聖心者。惟天而已矣。天謂寇盜縱橫。民罹殘虐。室廬邱墓。往往爲墟。大傷孝子慈孫之心。此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延熒太室。驚動神靈。俄頃之間。化爲灰燼。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也。天謂所在州縣。水溢爲災。江湖城市。莽爲巨浸。生生之具。漂沒幾盡。此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公宇焚蕩。居民荒燬。衆大之區。變爲瓦礫。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

也。天又謂頻年以來，干戈滿眼，老稚轉徙溝壑，壯者流散四方，亦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鄙人邂逅，號呼道路上，及朝士靡舍爲灰，骨肉犇迸，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也。天又謂歲屢不登，餓殍盈野，公私之力，耗于賑荒，迄今饑民，氣息尙存，狀如鬼質，此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都城被焚之家，悉仰贍給，錢粟易竭，民饑無窮，其間死傷之人，卒致銜冤于地下，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也。夫內之形徵，卽外之形徵，外之氣象，卽內之氣象，姦邪導諛之人，競欲以甘言佞辭，蔽陛下之耳目，而天心仁愛，特以氣象形徵之彰彰者，開陛下之聰明，使陛下雖不日接四方萬里之事，而天威赫然，曾不越乎咫尺之間，嗚呼！何其睿陛下之深，而愛陛下之切也。然則陛下思所以悔己過，答天心者，可無以踐痛哭流涕之言乎？且臣聞之，憤切之言，激于事變，修省之實，決于力行，凡人一語之發，尙當表裏相符，大哉王言，誕告萬方，不特人聞之，天亦聞之，而可不求所以實其言耶？陛下所謂痛哭流涕者，蓋一時憤激之辭，已而怠久而忘之矣。今日求言之本旨，正欲以昭示修省之實，共圖銷弭之道，陛下對越上蒼，而發斯言，臣亦對越上蒼，而爲陛下盡吐之。且陛下爲宗廟社稷生靈之主，必當以宗廟社稷生靈爲心，自臨御以迄于今，凡八祀矣，陛下所恃以安海內者，蓋曰：宰臣輔翼于下，真魚水相得之歡也。而宰臣所恃以鎮服人心者，蓋亦曰：陛下臨照于上，真風雲際會之辰也。然而中外多事，國步孔艱，宰臣之勤勞，亦已至矣。三數年來，積勞成疾，猶不避事，陛下正當深加體恤，以全君臣之誼可也。何爲高拱無營，自暇自逸，而獨使宰輔以有限之筋力，當無窮之憂責歟？夫君相之間，其合也甚難，而其全也尤難。書曰：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釋者曰：忠信

爲周忠信云者。不事形迹。純全無僞之謂也。陛下以忠信待宰臣。宰臣以忠信事陛下。向也謙沖退託。而未遑親政。今也國事明習。而總攬萬幾。在我初無私意。而天下信其當然。是之謂忠信。是之謂全君臣之交。若夫臣有所願。而不得以自遂。君有所爲。而不果于自奮。君臣苟避嫌疑。不用其情。而舉天下國家安危存亡之故。泛泛焉。付之無可奈何。固已不能上當天心矣。及其患生于所忽。災起于非常。僅欲以區區之空言。掩天下之觀聽。吾誰欺。欺天乎。且陛下先以習安玩常之見。入乎胸中。而或者從而附和之曰。今日之災。乃天數。非人事也。又曰。直言不得不求。非必盡聽也。又曰。他事不必改更。惟汲汲于營繕可也。暨乎土木畢興。輪奐復舊。陛下晏然處之。不思改絃易轍。今日素服避殿之心。復轉而爲荒耽酒色之心。今日減膳徹樂之心。復轉而爲平日般樂怠傲之心。今日求言修政之心。復轉而爲平日不親庶務之心。陛下既自處于無爲。乃朝夕督責大臣。以有爲。而又適遭乎搶攘多故之秋。寇賊之未息。羽書之旁午。東淮尙煩區畫。西蜀更費隄防。敵人求和。意猶叵測。使命輕遣。或貽後悔。叢此責任。憂慮萬端。陛下盡欲以委宰輔耶。臣恐非元首起股肱喜之義也。天下之命。寄于陛下。陛下之命。資于宰輔。宰輔又資于執政。臺諫侍從。百執事之人。等級相承。血脈相貫。必也陛下以奮厲興起之意。率先于上。然後精神之所運用。風采之所振發。機括一轉。羣聽咸新。雷動風行。捷若影響。又何患人心之不悅。天意之不解乎。陛下若徒謂一時憤切之言。形于紙上者。足以回天心。不知修省之實。關于政事者。乃所以消天譴。則所謂痛哭流涕。亦空言而已。虞書曰。后克艱厥后。孔子曰。爲君難。蓋謂夫尊居九五。事繁責鉅。非可以易心處也。若如陛下。

盡諉其事于人。而憂懼不切于己。則爲君者。何其甚易而不難耶。臣願陛下澄心定志。深思痛省。今日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立政當以天下而立。用人當以天下而用。行至公無私之大道。全保護宰相之大體。率勵羣工。大明黜陟。變委靡衰弱之陋習。爲滌蕩振刷之宏規。斷自聖意。灑然與天下更新。如此則宗廟社稷。可使久安。天下人心。可使咸悅。而皇天威怒。庶其可回矣。不然。乾綱不振。政事不親。國勢朝綱。日就萎荼。天意謂陛下爲如何。謂宰臣爲如何。日監在茲。凜凜乎甚可懼也。陛下以直言求臣。臣發于忠愛。不容緘默。位卑言高。罪當誅殛。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蒙齋集卷四

奏疏

戊戌風變擬應詔封事

臣仰惟陛下。祇畏天威。益隆聖德。因風雨震凌之變。惕然恐懼。以避殿減膳爲未足。迺親灑宸翰。布告中外。俾大小臣僚。咸以直言來上。聖心篤切。已足上格穹蒼矣。臣昨廁從列。茲叨祠廩。目擊變異。痛心疾首。雖抱沈疴。屏處衡茅。其敢以是爲解。而不思所以仰答清問。是用披瀝肝膈。粗陳管見。惟陛下少垂聽焉。臣聞聖帝明王之世。天道順于上。地道寧于下。故無疾風苦雨之災。無地震水涌之變。此皆盛德感召之所致也。而自今夏以來。地震屢矣。迺七月七日。白虹夜見。虹。颺母也。越二日而颺風挾雨。大肆威虐。人皆曰。颺母之見。此先兆也。臣則曰。先兆之見。不在乎白虹垂象之時而已。著于地震示變之日。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靈。風靈流形。庶物露生。且夫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于是乎風靈流形。發生庶物。斯其所謂神氣者歟。夫何神氣之發育。乃反爲庶物之歿。不爲祥風甘雨。乃轉而爲災爲沴。殆有甚可怪者焉。土字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漂蕩室廬矣。民人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傷害民命矣。物產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垂成之稼。掃地無餘。一飽無期。餓莩將見矣。地震兆其端。而颺風煽其毒。是其咎果安在歟。夫地載神氣。而聖人之神氣。實與之相爲流通。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作書者。以爲舜之德。卽舜之所以爲神氣也。清

明在躬。氣志如神。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記禮者。又引崧高之詩。而繼之曰。此文武之德。卽文武之所以爲神氣也。成王之神氣。微有所昏。故大風偃禾。昭示譴告。及夫啓金縢之書。發悔過之語。而反風起禾。見于不旋踵之頃。當是時。成王之神氣。其精明與舜同。亦與天地同。故一念感召。如響斯答。然則今日之變。天道未順。地道未甯。震動漂搖。災異交作。無庶物露生之應。而有蕩折摧敗之憂。陛下盍亦反躬內省。豈吾之神氣。有款于古之帝王而然歟。臣竊謂天覆地載。人物處于其中。同此一神氣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豈聰明作元后。實所以爲神氣之主也。比歲以來。兵戈滿目。乖戾之氣。上干陰陽。西蜀破矣。荆襄殘矣。淮甸搶攘。江湖撼搖。民人死亡。何可勝計。今又先之以地震。重之以風雨。凡平時之林然而生。蔚然而茂。神氣之所發育者。率皆憔悴蕭條。觸目酸鼻。而又物價翔踊。日甚一日。民將無所得食。直立而須死耳。夫民物之生。皆地之所載。而天之所覆也。今天愛其道。地愛其寶。但見寢微寢衰之形。莫覩寢明寢昌之象。可不爲之寒心哉。雖然。亦豈無道以處此。臣敢科別其條。以告陛下。夫天下譬猶一身。身以神氣爲主。神氣精明。然後骨力堅強。血脈流通。吾身可以久安而無疾。治天下亦然。心源者。神氣也。人才者。骨力也。兵財者。血脈也。自一身而宮闈。自宮闈而朝廷。自朝廷而天下。所以主張是者。神氣也。所以運動是者。骨力也。所以流行是者。血脈也。陛下一澄其心源。則神氣充矣。一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強矣。一提兵財之體統。則血脈通矣。故天下之機括。惟在陛下之一身而已。且端平未更化之前。姑置勿論。自更化之後。陛下所歷之艱險變故。不爲不多。而所以動心忍性者。不爲不至矣。不知陛下因災異而神氣遂爲

之消沮乎。抑因警懼而神氣愈爲之精明乎。夫憂窘則忱惕。安平則弛緩。常人之情耳。聖帝明王。純一不二之德。則固不當若是也。臣願陛下。悼念災變之可畏。深思平日之過愆。痛自懲艾。以陛下之心。對天地之心。變異卒起之時。固當飭躬自省。變異漸息之後。尤當兢業自持。此心所存。慄慄然。常若盲風怪雨。拔木發屋之變。臨乎其前。絕荒淫之嗜好。戒宴安之鳩毒。杜羣枉之邪徑。伸忠賢之正氣。燕居深處。與治朝聽覽之際。同一莊肅。妃嬪進御。與經帷講學之時。同一敬畏。勿以屋漏闇室而自肆。當以天鑒孔昭爲可懼。勿以借曰未知而自恕。當以人見肺肝爲難欺。視聽管攝乎天君。而毋以外物汨精神。幾務盡付于至公。而毋以私昵寄心腹。斥一時寬釋之邪說。而惟思天下至大至重之責。不可有一日之暇逸。屏目前玩志之細娛。而深念藝祖皇帝之金甌。不可有纖毫之闕損。如此。則大臣不敢養驕。以惰股肱。小臣不敢養諛。以惑耳目。近臣不敢養安。以稔蕭牆之禍。遠臣不敢養寇。以遺宗社之憂。君臣上下。置此身于岌岌至危至險之中。天地神祇。惻然感動。將挈而還之于至安至固之域矣。臣所謂陛下。一澄其心源。則神氣必充者此也。人主無職事。惟以進賢退不肖爲職。史稱郭公之所以亡。在善善而不能去。惡惡而不能去。以臣觀之。郭公之罪。固在乎無剛斷之勇。而其受病之原。則在乎未能識善惡之真。如使其真知善善。真知惡惡。則何遽至于亡。惟其顛倒錯亂。莫知適從。當用者如轉石。當去者如拔山。卒之正不勝邪。忠不敵佞。佞邪滿朝。則中正路塞。是以終陷于亡耳。陛下收攬威福。凡所進退之人。不勝其衆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往往乍賢乍佞。迄無一定之守。人謂陛下剛斷之不足。臣竊窺陛下近年以來。未嘗不欲用剛也。

特在乎審而行之耳。斷在必用者，宜施之于君子，而勿誤施之于小人；斷在必去者，宜施之于小人，而勿誤施之于君子。則得其所謂用剛之實，而不蹈郭公之失矣。今陛下未能別白賢否之真，但懲往時議論紛紛異同之弊，遂以安靜爲尙。然所謂安靜者，惟苟同而已爾。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居所謂否，臣亦曰否。以苟同爲賢，其意將以求安靜也。殊不知是非非力爭明辯，合天理當人心，乃所以爲安靜。阿意順指，媚上諂下，無所救正。蔑聞箴規，則雖求爲安靜，乃所以爲大不安靜耳。今災異數見，天怒未釋，怪徵日新，民情易搖，尙得謂之安靜乎？本朝慶歷嘉祐間，羣臣可否相濟，至熙豐而并爲一談。元祐諸賢，亦可否相濟。至紹符而又并爲一談。由今觀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委靡，至近年極矣。臣之愚見，竊謂勿以己意爲逆順，而以義理爲逆順，勿以同異定取舍，而是非定取舍。庶乎陛下不受人之欺，而國家享得賢之實。今也不然，脫遇有一任使，有一除授，則左顧右盼，輒與乏才之歎。正如風痹之人，縱緩不收，四肢百骸，不爲我用，謂之骨力之強可乎？陛下赫然聖明，照臨于上，破苟同之說，闢大公之途，使天下人才踴躍奮迅，乃可以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矣。臣所謂陛下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必強者此也。今日急切之務，兵財二事而已。論者但知逐末忘本，臣竊惑焉。自古興王之始，奮徒手而運掉一世，無兵而立有兵，無財而立有財。蓋其精神志念，沈深果斷，幾未至，不輕躁以先事，勢可爲，不遲疑而失時，挫而愈厲，弱而益壯，則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立？兵財本一事，血脈本相通。今析而言之，執政各主其一，不識兵而非財，兵何以養財而非楮，財何以辦。苟不通爲一體，大作規模，洗滌積弊而一新之，臣未見其可也。厥今中外所養之兵，

與凡屯戍沿邊者。不爲少矣。而猶苦于無兵。楮幣布在天下者。凡四十千萬有奇。其數可謂至夥矣。而猶窘于無財。此豈拘泥常調者所能變而通之哉。陛下必思夫興王之始。奮徒手而運掉一世者。何術而致此。彼惟不以常調處之。危中求安。死中求生。故能易禍爲福。如反掌之易耳。是故患兵之少。而言增募者。謬說也。患楮之不行。而言秤提者。尤謬說也。舉朝羣臣。泛泛如河中水。而陛下又未嘗毅然振刷。有所改作。又烏能救今日傷敗危亡之天下哉。或者乃曰。論事易。行事難。今欲振刷改作。必思如之何而發端。又如之何而布置。又如之何而究竟可也。臣應之曰。今日非不可振刷改作也。特患未肯振刷改作耳。如陛下果肯振刷改作。必有其道矣。且陛下亦嘗以自昔人主。處艱險危急之極者。而思之乎。彼口之所食者。何食。身之所服者。何服。宮嬪凡幾。誓御凡幾。內外有冗官冗吏否乎。有濫恩橫費否乎。與土木否乎。侈宴集否乎。獻議者或及此。則笑曰。是不過節用耳。所用如邱山。而所節僅涓埃。此迂談耳。臣之所言。奚止曰節而已哉。直欲陛下如興王之始。奮徒手而運掉一世。則必思坐臥仰薪。飲食嘗膽。真如越王句踐可也。必思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真如衛文公可也。夫如是。天下將曰。萬乘帝王。而所食如是。所服如是。是真欲興邦矣。是真欲洗一世而更新矣。妃嬪耶。誓御耶。土木耶。宴集耶。必能奮然大從減省。天下傳誦曰。今日汰某人矣。明日又罷某事矣。冗吏耶。濫恩耶。橫費耶。必能確然痛加裁抑。天下傳誦曰。今日下某令矣。明日又革某弊矣。陛下立心。務在必行。決不朝作而暮止。朝廷議論。至當歸一。寧有甲可而乙否。萬一左右之臣。逢迎陛下之意。以爲方今事勢。未至危殆之極。何必先爲苦節窮蹙之態。是說也。乃害陛下之儉德。

者也。所宜深警而亟斥之。或又以爲方今幸而人無橫議。何必爲此紛更。張皇之舉。是說也。乃沮陛下之從善者也。尤宜明辯而力排之。陛下胡不思夫夏少康之興。僅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可謂至狹至微矣。尙能振作興起。挽回衰亂之邦。復爲隆盛之勢。陛下視少康之時。豈不尙易于幹旋運用乎。梁武帝爲侯景所逼。自知必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嗚呼。代天作子。撫有萬方。危迫困辱。至出此言。書之史冊。貽羞千古。當其尙可救藥也。怠而不奮。及其不可支吾也。猶不知悔。自昔然矣。可不懲乎。今日之事。不問智愚。不拘中外。同然一辭。皆曰。巧婦不能爲無麪餅。甚者則曰。國將與楮俱敝。其慮固苦。其言固切。而論及于振刷改作。則又皆曰。陛下猶未之肯也。不特陛下未之肯。爲陛下左右之臣者。皆未之肯也。毋乃以爲妨己。而不暇計國乎。不思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計國乃所以爲己計也。陛下躬率于上。將有管晏。爲時而出。如陛下猶欲以平時架漏之具文。而施之于傷敗危亡之天下。則雖有管晏。猶不知爲陛下計。而況未有管晏乎。夫管晏孔門之所羞稱也。今欲求其所羞稱者。尙不可得。陛下亦可反而思之矣。人主天下之利勢也。陛下操賞罰之利勢。于掌握之內。惟在乎善用之。則天下何難治之有。臣所謂陛下。一提兵財之體統。則血脈必通者此也。抑臣復有獻焉。上以言求下。下以言應上。勿謂言爲無益也。臣竊思今日之事。復有十條焉。號令率多反汗。取輕天下。今當慎重其所發。一也。賞罰未行之始。天下已生疑心。今當示信而勿惑。二也。所在軍情不安。敢于陵犯紀律。今當厚恤而嚴法。三也。災變之後。小民艱食。皆將驅而爲盜。今當招羅以弭姦。四也。秋高馬肥。敵情叵測。區處邊而已爲後時。豈容更復悠緩。五也。督府制閩。

體統相關。所宜戒飭一心。以國事而滅私情。六也。監司按行諸路楮券。徒致煩擾。亟宜別行措置。七也。州縣體量田租。務在實惠及下。以固民志。八也。湖淮交子。盡合易以銅楮。通彼所以寬此。儻是說可行。亦當早有定論。九也。安邊所之積貯。合議區畫。毋致陰消潛耗。十也。此十條亦粗足以裨末議。然臣不敢掇拾細微。以涇聖聰者。蓋以治天下必使神氣精明。自然骨力強而血脈通。凡此末節。有不勞餘力而自舉者。陛下毋以神氣之說爲迂。稽諸天地。驗諸人事。今日之變。非向時火災之比。蓋火災僅在京城。未爲廣也。今之水災。徧及外方矣。不戒于火。猶可諉曰。居民弗謹。遂至延燎。水災非細故也。我宋以火德王天下。先朝河決爲災。猶且上下恐懼。況風雨肆虐。至于此極。陛下其可不奮志力行。一反衰茶之光景。而爲興隆之氣象哉。詩曰。惟昔之富不如時。惟今之疚不如茲。又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臣賤性朴愚。懷不自已。幸值陛下導之使言。是以一吐狂僭。惟陛下裁幸。

祕書少監上殿第一劄子

臣仰惟陛下更化以來。廣開獻言之路。而羣臣交進互說。大而朝廷之綱紀。微而田野之纖悉。遠而邊鄙之變故。近而宮闈之奧密。臣下言之。可謂詳矣。陛下聽之。可謂熟矣。而至于切陛下之身之心者。間雖言及一二。而未有懇懇惻惻。竭盡忠愛。不顧忌諱。不避嫌疑。爲陛下盡言無隱者。臣一介疎遠。去國一紀。茲叨寵渥。幸覲清光。敢不一吐其愚。以報陛下知遇哉。臣嘗讀無逸一書。蓋周公晚歲所作。字字真實。吐自肺腑。非徒紙上空言而已。觀其論商周享國之脩短。明示兩途。若曰。由此則金玉厥躬。而養壽命之原。由

彼則斲喪戕賊而失性命之正。故凡受病之根。伏于隱微。而萌蘖易生者。周公皆一一先其未病而藥之。蓋適情肆欲。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後王。惟耽樂之從。亦罔或克壽。懼其心志內荒。而縱伐德之斧也。勞民動衆。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懼其窮極民力。以快耳目之娛也。輕改舊章。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懼其驟更數易。而無堅凝之守也。不恤衆怨。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懼其怨懟繁興。隄決而川潰也。淫刑窮兵。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亂罰無罪。殺無辜。懼其輕視人命。路熟而手滑也。老臣忠愛。先事豫防。列此數條。凜若金科。苟犯其一。害已可畏。兼犯數者。危乎殆哉。嗚呼。周公受文王武王付屬之任。恐恐然惟懼成王不自愛重。則于吾責爲有負。故其勤拳真切之意。必欲始終保護成王。全而歸我文武。庶幾無慙于託孤云爾。然則無逸一書。固切于成王之身心。尤萬世帝王之藥石也。恭惟陛下。勇智本乎天錫。聰明冠乎羣倫。猶且孜孜勉。勉。崇儒興學。其于帝王之道。蓋已脗合無間矣。抑臣猶願以無逸爲陛下告者。蓋臣卽書以驗今日之事。如印券符鑰之相契。殆若端爲陛下而發者。不可不精思而深省也。且陛下固知節情欲之流。以保天和。持儆戒之念。以彌德性矣。天下咸以是賀陛下。臣則未敢以爲慶也。譬彼蔓草。暫爾芟薙。春陽一轉。兀然復生。何則。元有蔓草之根。固與無宿根者不同也。泛觀天壤之間。嘉禾與蔓草。同受一氣。而不能兩立。嘉禾茂則蔓草不殖。蔓草榮則嘉禾必枯。反此理以觀此身。物欲之根不去。則性命之基不牢。性命之基欲牢。則物欲之根當絕。陰陽消長之理。斷斷乎有不可誣者。而況女德無極。易以溺人。剛制于酒。克終實難。

尤陛下所宜兢兢戒謹也。陛下固知體恤民情，而不至積怨譴之毀，存心仁厚，而未嘗萌嗜殺之念矣。天下咸以是賀陛下，臣亦未敢以爲慶也。數年以來，江湖閩浙，寇亂交作，吾民死于征斂，死于徭戍，死于兵革，否則死于饑荒者，何可數計。重以楮令日變，物價日增，民生無聊，怨譴並起。昨者，中原可乘之會，臣下獻規恢之策，淮襄困于餽餉，百姓踣于道塗，偏師輕動，棄甲而復，然則陛下雖不疲民力以召怨，而民力至今日而竭，陛下雖無嗜殺人之念，而民命至今日而殘。孟軻有言，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無以異也。陛下心甚仁于百姓，而百姓怨乃歸于陛下，凡無辜而死者，雖非陛下殺之，猶陛下殺之也。無逸之終篇，論哲王聞小人之怨詈，則皇自敬德，大哉敬乎！敬心常存，必不溺于情欲，必不移于玩好，必不勞民，必不佳兵。天下欣然戴之爲君，而又何怨之有？不然，兢業一或少懈，邪僻乘間而入，侈心虐政，捷出無端，其極也。民咨胥怨，怨之不已，至于詈，詈之不已，至于誚，誚騰于萬口，怨萃于一人，故周公痛切而言曰：怨有同，是叢于厥身。此怨不歸于他人，而身實當之。然則人怨乃移爲己怨，禍人乃所以自禍也。勢一至此，雖欲長享天祿，以綿無疆之休，其可得乎？且夫逸欲之極，至于輕殺，而原其根本，則始于一念。蓋一念喜功，伏藏于中，始若甚微，炎炎不已，易以滋熾。及兵端一啓，小不如意，則遽斂而藏之。夫斂之固是也，然臥薪嘗膽，果爲何事？敵國外患，所以進德，又豈容信甘言而弛武備乎？臣恐前日之輕舉，與今日之宴安，其爲逸一也。抑臣又聞之，勤者逸之對也，人皆知勤之爲無逸，而不知徒勤亦逸也。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乃叢脞非無逸也。正使日御經帷，親近儒生，若可以言勤矣，然耳聽經訓，而

身不行焉。則雖勤亦逸耳。是故專心致志。自強不息。是謂無逸。聽之必行。行之必力。是謂無逸。出而與講。讀相親。是心也。入而與妃嬪相處。亦是心也。無作輟。無暴寒。是謂無逸。斯道也。在大易謂之生生。在魯論謂之仁壽。斯須放逸。則生理息。一念間斷。則仁壽虧。甚可畏也。甚可懼也。周公所以保護成王。至于壽考者。正以元老大臣。其責切已故耳。陛下可不深念于此哉。臣龔者。將指江東。因辛卯鬱攸之後。嘗滯忱悃。力言逸欲之害。時朝廷以言爲諱。抱此孤忠。無階得達。今公道開明。樂受忠言。臣敢復以此說。一悟聖聰。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秘書少監上殿第二劄子

臣聞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陛下新更大化。正天地變化。人物蕃盛之秋也。臣竊怪比年以來。百物日漸衰耗。小民愁苦。大不聊生。臣濫叨麾節。十有餘年。其在江東也。既目擊凋殘窮悴之態。易守富沙。所見尤甚于江東。旋被奏事之命。道經三衢。視臣七八年前假守之時。氣象大異。猶可諉曰。寇實使然。及歸抵四明。則蕭條之狀。與三衢同。人人嗟咨。家家歎息。蓋耄之人。亦云前此未見。臣心甚駭之。天地生物。何有終窮。今物耗且貴。氣象蕭條。豈無所以然之故。歷觀史冊所載。大抵物貨衰少。井邑荒涼。往往不見于隆盛之時。而多見于叔末之世。當其隆盛也。公道開明。衆賢彙進。布列在位。蔚然輝光。凡融結于宇宙之間者。無非瑞氣之成象。天不愛道。地不愛寶。物產蕃阜。乃變化之餘效耳。及夫叔末之世。佞僞馳騁。賢智抑鬱。上下怠玩。精采萎茶。凡形見于天壤之內者。景象迫促而不舒。物產壅闕而不暢。無寢明寢昌。

之勢而有日銷月鑠之形。亦理之所必然耳。多賢則潤澤豐腴。乏財則膏液枯竭。已事之驗。昭哉可觀。今日豈不多賢歟。更化以來。招徠耆艾。登崇俊良。一反天地閉塞。賢才隱伏之徵。則當有天地變化。萬物繁阜之效。今也賢才衆多。而物意焦枯。如前所陳者。何歟。豈氣數至此而微。有非人力所可挽回歟。抑變衰爲盛。必有旋轉造化之妙。而非時賢之所能及歟。否則乘雋雖聚本朝。而分職授任。未能各當其處。坐觀者多。而任責者少歟。否則陛下雖有好賢樂善之念。未免貌敬心疎。彼之有所抱負者。實未能展布歟。是數者之中。必有一二于此矣。而臣又竊有隱憂者。深恐悠悠歲月。績用未應。陛下亦見在朝之士。所謂醇儒雅望者。略無揀弊新奇之策。必將漸起厭心。且別求夫輕銳有才之人。善言利而多心計者用之。譬猶抱沈痼之疾。風寒暑濕之所凌薄。其受病固非一日。積漸耗散。生意纔一髮耳。氣象蕭條。則其病證也。人材則醫也。計畫則藥方也。有善醫焉。未及盡用其方。乃遽更他醫。雜試而輕攻焉。則一髮生意。所存幾何。今日所用之人。是也。而所以用其方者。未也。陛下胡不集在朝之彥。如慶歷間。開天章。給筆札。俾各條陳當世之利病。何以振朝廷之綱。何以裕國家之計。何以濟生民之急。何以壯邊鄙之勢。察脈觀證。對病用藥。鑿鑿精實。勿使空談。上之人擇其尤的切可行者。使各竭力任責。課功計效。凡布列周行者。不至虛度光陰。粉飾觀美。則事事振起。物物精神。昔日血氣之微弱。未有不轉爲盛強。苟徒慕賢人衆多之名。而無庶明勵翼之實。使賢者仰屋竊歎。而儉人刻覈之說。得以投隙而入。則元氣先蹙。而血氣隨之。其銷鑠耗竭。決不止如今日而已。臣來自遠方。不識忌諱。盡吐肝膈。惟願陛下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

毋致少有轉移。君臣上下苦心刻意，是究是圖。將見薰爲太和，民物蘇醒，享變化蕃盛之效，消閉塞隱伏之機，特一轉移之間耳。惟陛下篤信而力行之，宗社幸甚，生靈幸甚，取進止。

某口奏。臣一介庸愚，濫叨麾節，于今一紀。自陛下臨御大寶，未獲一覲天顏，誤蒙陛下記錄，擢真冊府。茲有管見，仰裨聖德之萬一。聖語云：卿久勞于外，篤意愛民，每覽卿所陳，備見懇惻。某奏：臣奉陛下寬大，不敢不竭盡此心。讀第一劄，至無逸一書，非特切于成王之身心，實萬世帝王之藥石。聖語云：此書周公說得切至，真可爲後世人主之法。某奏：臣得于道路，咸言陛下聖德日新，近日于逸欲之事，戒之甚嚴，更願終始如一，則無媿此書矣。讀至其極也，民用胥怨，怨之不已，至于詈，詈之不已，至于詛，詛騰于萬口，怨萃于一人，聖意竦然，首肯再三，讀畢，某奏：臣劄子中說未盡，更容敷陳，乞陛下垂聽。陛下試思：逸從何起，豈不曰從念上起，念從何處起，但如此說，便認作心。若認念作心，元有這逸底念，心譬似月，念譬似雲，月本來光明皎潔，雲起則掩月，雲散則月之明如故，心亦如是，此念起則心昏，念不起，則心之澄明純一，素來只如是。又奏：陛下何以使得這念不起，上改容問如何，某遂奏：臣以爲陛下若欲念不起，只看周公先知稼穡之艱難一句，大抵人主不可頓放己身在富貴崇高中，須是頓放己身在艱難辛苦上，天下最辛苦，莫如農夫，陛下豈可萌宴安之念，直須將吾身不作萬乘帝王看，常把農夫相並看，這艱難辛苦底滋味，果不忘于心，自然逸欲之念不起矣。聖語云：是某又奏：陛下御經筵，講致知、格物、誠意、正心，可謂詳熟，今觀此書，周公首言：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此是致知、格物最

要者。知艱難之事。則妄念不作。此之謂意誠。妄念不作。則本心之純明。更無纖毫病痛。此之謂心正。天顏甚開納。連云。卿所言極當。極當。第二劄讀。至今日。豈不多賢歟。更化以來。招徠耆艾。登崇俊良。聖語云。今日用賢。區處得當否。某奏。陛下好賢樂善。出于中心。向來公道鬱塞。賢者屏伏在外。自陛下新更大化。衆賢彙集。目今氣象甚佳。但當委任而責成功。聖語云。正緣無人肯任責。某奏。若不任責。虛度歲月。深爲可惜。目今朝行間。非不濟濟可觀。然須眞實以國家爲心。竭力盡瘁。乃克有濟。此在陛下興起振作。使之趨事赴功可也。聖語云。此專在上之人。率勵之耳。讀至陛下見在朝之士。所謂醞儒雅望者。略無揀弊新奇之策。必至于漸起厭心。則將來別求夫輕銳有才。善言利而多心計者用之。口奏。醞儒雅望者。固是體國。但恐陛下以爲遲鈍。則厭斲之心生。此斷斷不可。陛下一有厭賢之心。彼之巧伺旁睨者。捷出而乘之。陛下一入其言。而不自覺。利害不小。聖語云。是是。讀畢。上又問近日楮幣之價。日益減削。秤提無策。如何則可。某奏。此事雖是監司郡守之責。然其機括。卻在朝廷。若監司郡守。不過小小術數。行之一路一郡耳。縱使秤提略起。終無大益。況一處賈稍高。則他處皆輻輳而至。併這一處壞了。聖語云。正是如此。某奏。臣謂朝廷若要作規模。只是減印造之數。但目今百需皆要會子。如何省得。臣又反覆思慮。只有節用一說。雖是老生常談。卻切實用。只如陛下。昨輕動師旅。所幸收斂得速。若不收斂。兵費豈易支乎。陛下省得這一大頭項。是印多多少少會子。如此等類。每事節省。自然見效。此不可以立談盡也。聖語云。卿所奏皆當。若有所見。可奏來。某奏。聖意開納如此。臣敢不竭其愚。

蒙齋集卷五

奏疏

右史直前奏事第一劄子

臣猥以庸虛。疊膺誤渥。擢司記注。直前奏事職也。今事之當言者。奚止一端。陛下樂受盡言。不以犯顏爲罪。臣豈敢苟爲緘默。以上負明天子知遇哉。臣近者密侍經帷。因論聖人之剛德。嘗啓奏陛下。剛之一字。最切于陛下之身。羣臣言剛德者多矣。而實未識所謂真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以申根爲對。子曰。根也。慾焉得剛。夫剛與慾。似非對也。而孔子必對言之者。蓋有慾則我爲物役。無慾則我能役物。我能役物。非真剛乎。有慾則私意橫生。無慾則與天爲徒。非真剛乎。大易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此也。中庸所謂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者。此也。有毫髮之私喜私怒。則鼠隙由此開。有纖微之旁蹊曲徑。則蟻穴由此啓。是故懲忿窒慾。謂之真剛。克己復禮。謂之真剛。漢高祖。唐太宗。非無英明雄武之略。然君子不敢以真剛許之者。正以無帝王宅心密察之功。而害吾之剛德者多也。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而漢業以衰。文宗虛懷聽納。不能堅決。而唐室不振。嗚呼。惟辟作福。作威。何所拘牽而無斷。人主者天下利勢。何事遲疑而不決。誠以爲不斷耶。可恭顯之奏。而殺望之。斥堪。猛更生者。又何其斷歟。不斷于去佞。而又斷于去賢。此漢之所以衰也。誠以爲不決耶。擯李德裕之黨。黜李石于遠外者。又何其決歟。不決于逐小人。而反決于

逐君子。此唐之所以不振也。夫元帝、文宗，天資仁厚之主也。親近儒生之主也。剛德不足，卒至大弊。而當時之臣，又無以真剛之說啓沃上心者。二君自視吾之資稟，決不足以望高祖、太宗，則寧守吾之仁厚喜儒，不至于失故步耳。特不知人主宰制四海，運動六合，豈區區仁厚喜儒所可辦哉。是必有真剛之德而後可也。仰惟陛下聰明天錫，問學日新，真剛之德固已得之聖心矣。夫蘊于中必發于外，陛下果有真剛之德，則政事設施之間，必有不可掩者。何爲乎闇然而未彰也。陛下豈以發號出令，率意輕變，以是爲剛乎。此似剛而非真剛也。且今日至大至急之務有二，曰楮幣也，邊事也。陛下雖敵敵焉，日夜以爲憂，而算計見效，迄無秋毫之功者，臣以爲皆由陛下剛德之未充耳。誠使剛德見於節浮費，則凡宮闈之用度，近臣之錫賚，冗官冗吏之蠶食，斷自今以始，痛加裁抑，推此以行於州縣，則所省之費，皆可以助收楮之用矣。今乃以節用爲老生之常談，悠悠歲月，苟且因循，終不忍大有所損，以示吾刻苦警勵之意。真剛固如是乎。剛德見於懲賊吏，則取二三十年以來，蠹國害民之人，藏富於私者，盡歸之於公，毀家紓國，自古有之。明白洞達，務在必行，則皆可以佐收楮之用矣。今乃僅因人言，略加發撻，罪大罰輕，輿論未快。陛下方且回旋曲折，依違掩覆，已發之賊，既如是，而未發者，厚積深錘，偃然安享。陛下悉置之不問，是前日縱其爲國之賊，而今日又教之不體國也。真剛固如是乎。剛德見於覈軍政，則邊境之事，所合大加搜校。某處新疆失守，某處戍兵損折，某處招人填補，兵糧元計若干，減省若干，新招贍給若干，盡吐事實，毫髮無隱，而不然者，顯寘之罰。今乃諱敗遂非，不以實聞，坐收利贏，缺額不補。陛下明知其欺罔，未嘗一加黜責，真

剛固如是乎。剛德見於擇帥權。則堂堂中國。豈無至公血誠。沈幾多智之士。足以當闔外之寄。今也。淮襄制垣。不聞虛心無我。收羅俊彥。以資幕畫。又不聞深謀遠計。保境安民。以圖後效。精神困於挫衄之餘。智勇竭於耗散之後。至於分闔沿江者。兩淮事勢。不相統屬。下多矛盾之見。上無調一之策。平居尙有違異。緩急何以得力。自古用人。必先儲代。今未用者。謂其局生。而非老手。已試者。雖云局熟。而又罔功。邊邊日聞敵情叵測。臥薪嘗膽。合智併力。猶懼不足。陛下乃晏安暇豫如平時。真剛固如是乎。陛下自更大化。動以漢宣綜核名實爲比。臣竊觀陛下。徒有慕漢宣勵精圖治之名。而乃墮於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是以擇善固執。未有堅定之力。聽言納諫。未有果決之操。剛德不競。意愛少偏。潛窺於杳冥之中。旁覘於幾微之際。希求御札。寢開竊弄之門。憑恃寵恩。將有履霜之漸。陛下勿謂吾之聰明。自足洞照。而不必過慮也。罅隙一開。皆害剛之斧。損德之蠹也。臣恐日積月累。浸淫不已。勸陛下以所當爲者。則蓄縮而有待。養陛下以非所當爲者。則果斷而必行。何則。主宰不定。意向易移。其弊必至此耳。古語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今陛下剛德之未充。是必有陰受其病者。而陛下特未之覺耳。因影知形。防微杜漸。勿使之彰著則善矣。真剛在心。不在力。養剛以漸。不以暴。撫劍疾視。匹夫之勇。一鼓作氣。再則易衰。夫惟奮以大勇。而又有積習涵養之功。則剛德塞天地矣。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甘與漢元帝、唐文宗伍。此臣所以憤懣不快。而欲一吐其愚也。狂僭妄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右史直前奏事第二劄子

臣竊伏思念先臣某事寧考朝嘗進精神之說大要以爲人主運動天下其妙在精神寧宗欣然嘉納臣今復掇拾遺論爲陛下詳言之陛下新更大化日與大臣論道經邦精神之運宜可以光宅風動矣而中外多事蠹弊滋長因循歲月未臻厥成其故何哉君臣之間聚精會神之意常少而事物之來敵精勞神之患常多此正今日之大病也陛下每旦辨色視朝大臣奏事之後或間以臺諫之論奏或繼以百官之輪對而經筵早講已迫矣進膳之餘陛下復于宮中省閱章奏而晚講又且迫矣則是一日之中焦焦焉疲其精神不亦甚乎精太用則竭神太勞則敝此必然之理也況天下之事有緩急有輕重于其緩且輕者徐徐焉應之則可以併其精神于其急且重者而無失事之患今陛下旣以聽政勸講窘于日力之不給而中書之務不問巨細內而庶政外而邊防叢委輻輳盡歸廟堂無一事之區處不關於念慮無一紙之申明不經于裁決雖曰機務總括之地勢則宜然亦恐執要御詳之道未必如是陛下與二三大臣有限之精神旣已奪於泛泛之常程則夫急政大務所當靜觀默察者安得復有精神以爲之運用耶夫所爲急政大務者何也上而畏天下而愛民舉至大至重之責萃于陛下之一身陛下亦嘗思之乎迺月正元日風從乾來占爲兵起越三日月犯太白占爲強侯作難天下民靡敵立春之朝條風起西北占爲暴霜殺物粟踊貴驚蟄後一夕雪降非時占爲迫近之象又七日太白與填星合占爲疾爲內兵旣而隕霜之異果在寒食之後則春日所占不虛矣陛下觀茲變異惕然自反凡可以召和者無所不用其精神則陛下所宜專用其精神者也近者邳徐失守海亦旋棄新復州郡勢皆瓦解外虞旣急內備又單維揚半

是北人洞知我之表裏。事勢如此。真可寒心。軍實墮于輕進。戍兵斲于屢剿。枵然空虛。何以應猝。況所在軍情易于激變。殺官吏。焚州縣。如惠陽近事。漸豈可長。齊安隱憂。未容安枕。而豫章近地。幾致生變。推其所以致此之因。皆由帥閫久虛。素無鎮壓之勢。君臣上下。非不夙夜究心。然大抵緩急重輕。混而爲一。始欲俱急。而終至于當急者亦緩。始欲俱重。而終至于當重者亦輕。在彼既有所分。則在此者。必無所專。是亦可以悟敵精勞神之失矣。奈何因循苟且。不能奮然改其舊而新是圖。士大夫有憂國之心者。徒能仰屋竊歎。而無敢輒爲陛下言之者。雖言之。而陛下亦未必能行之也。孟軻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夫以堯舜之大聖。不以周徧爲能。而惟以急先爲貴。若之何悠悠泛泛。而欲治道之興起乎。是故善運其精神。則雖憂勤。而決無勞敝之患。不善運其精神。則雖勞敝。而反無憂勤之實。光陰迅速。歲不我與。陛下勿恃春秋之鼎盛。而遂輕用其精神也。臣忠愛之心。出于懇惻。惟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日夜聚精會神。勿以薄物細故。耗有用之力。必使志慮專于大政。規模急于遠圖。天下之事。綱舉目張。而太平不難致矣。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臣濫司記注。稽諸舊典。許令直前奏事。讀第一劄奏。臣所言。乞陛下充養剛德。讀至漢元帝。唐文宗。聖語問如何。某奏。二君之果斷。不用于斥邪佞。而反用于逐賢人。此是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須是當爲之事。則決于必行。不當爲之事。則斷在勿行。可也。陛下聰明。不愧堯舜。但剛德終是欠。雖曰天資難以勉強。然正要涵養工夫。真實用力。臣不敢泛說。且以近日楮幣邊事言之。見得陛下剛德有

所未至。聖語云：楮幣邊事，信是當今急務。讀至節浮費、懲賊吏，奏陛下近日聖斷，中外無不懽悅。更願務在力行，又讀至核軍實，聖語云：已行下根刷數目，各令著實奏來。讀至擇將帥，聖語云：帥才實是難得。奏臣以爲人才不可以小過而輕于廢棄，亦不可以未試而緩于任使。方今之患，正是有過者雖局熟而摘其瑕疵，未用者又以局生而難以嘗試，所以都成擔閣。此在陛下與大臣急爲區處也。聖語云：極是極是。讀第二劄奏，臣所請乞陛下愛惜精神，聖語云：每日都不曾有少暇。奏陛下清心寡欲，專意經訓，可謂聖主矣。但目前瑣屑常務，固不足留聖意，而經筵講學，亦不必屑屑費其精神于傳注訓詁之間。只要領會大旨，推之以治天下，只是理會天下大事。中書之務亦如此，要須全把精神提掇綱領可也。聖語云：朕嘗諭大臣講明楮幣及邊備二事，其餘碎務原不必勞神。奏陛下聖識可謂高明。讀至畏天愛民，奏陛下聖德格天，所以比歲豐稔。聖語云：米麪價平，幸而得此。奏：今歲若更獲一稔，則人心愈安妥。近日得雨之後，氣象甚佳。聖語云：讀至軍情不安，易得激變。奏：陛下非不愛勤于上，而天下官吏終是未能洗心易慮，確然爲公家任責。聖語云：正緣任責之人少。又奏：陛下當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皇天打作一片，下要事事合人心，教天下人悅服。大臣亦宜體此意，只將精神專理會大事。今未免把事之緩急輕重，一樣都要好，滾來滾去，卻誤費許多精神。聖語云：極是。讀畢，奏：臣所論充養剛德、愛惜精神，皆是切于陛下之身，願陛下更加精思而力行之。聖語云：卿言甚當。

論史宅之奏

臣猥以非才。誤蒙陛下擢真華近。每侍經幄。獲吐愚忠。願陛下保養此心。常常清明靜一。則一言一動。皆可爲萬世法。若有毫髮私意。介乎其間。雖朝夕講論。而躬行有戾。揆之于心。不能無歉。是非毋自欺之義也。陛下不以臣言爲忤。過加獎納。臣感激思奮。以爲幸遇聖明。有事安敢不言。有言安敢不盡。臣竊見近者。中外驚傳。陛下特形御筆。謂朕欲全功臣之世。而人言不已。戒飭史宅之等。安分畏法。益加戒謹。仍令自今中外臣僚奏章。毋得攜摭。務存大體。以副朕終始元臣之意。萬一有此。深爲陛下惜之。且陛下卽位于茲。十有二年矣。而柄臣專國者十年。太祖太宗之綱理天下者。幾至大壞。而不可收拾。迺前歲之冬。陛下躬攬萬幾。名之曰更化。震霆發于久墊之餘。赫日耀于積陰之後。太平之期。雖未立致。然旣解弦而更張之。亦庶幾其可望矣。今一旦布告中外。明敕臣僚。毋攜摭舊事。若是。則自端平元年以來所更之化。天下咸曰。是更柄臣之弊政。今保全元勳。禁絕人言之札。一頒天下。必又潛疑竊議曰。是將更端平元年以來之化矣。天下喁喁之望。何賴焉。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何賴焉。且陛下亦知夫言路之通塞。乃治亂安危之所繫乎。更化之初。言路嘗一闢矣。邇來廷紳竊窺陛下有厭聽忠言之微意。直聲不聞。習爲暗默。今陛下又從而隄障之。遏絕之。臣恐中外之臣。以言爲諱。雖有至大至急之事。陛下亦不得聞矣。陛下端居螭漭之宮。試默省此心。必知御筆之頒。有惕然未安于中者。陛下苟心知其非。而公不足以勝私。則是自欺其心矣。其與陛下御經筵之時。臣進勿欺之言。而欣然嘉納之際。毋乃大異乎。陛下聰明睿智。照臨萬方。近又並命二相。作新庶政。乃于此時。降禁遏忠言之手札。以消天下讜直敢言之氣。傳之中外。其謂陛下

何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誠使柄臣有功。何厭人言。使其有罪。言何可塞。臣謂御札之頒。本欲禁人之言。而反激人之怒。如川之防。必至大決而後已。陛下視今爲何如時耶。中外多故。患在不測。陛下日夜兢畏。猶懼不足。乃欲以方尺之紙。鎮服人心。君臣上下。泰然自安。盡忘憂惶恐懼之意。其可乎。人情安則舒肆。危則憂畏。舒肆若安也。而終反危。憂畏若危也。而終乃安。陛下欲全史氏一門。則當使之常有忌憚。公議之心。如一撤其閑。將以愛之。適所以禍之也。況宅之兄弟。久處富貴。涉歷未深。正當左右詩書。遵蹈繩檢。不致貽譏清議。乃可植立門戶。故御札未必能福史氏。而公議乃可以全史氏也。陛下遽可輕發而不爲之熟慮歟。臣恐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愚。如御札猶未宣降。固當泯其形迹。若其已行。勿嫌反汗。亟賜收回。庶幾慰愜輿情。通達言路。以不失更化之初意。臣觸犯天威。出于忠愛。不容自默。惟陛下裁幸。

中書舍人直前奏事劄子

臣恭惟陛下。軫國步之多艱。憂更化之未效。特發睿斷。並命宰輔。陛下此心。上通于天。中外臣民。疇不鼓舞。臣竊謂宰輔之職。固貴乎專。亦戒乎太專。不專則責不歸一。太專則失于獨運。陛下知左揆之忠直無他腸。而恐其勤勞太過。不可以無助也。于是置右弼以佐之。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寡見淺識者。妄窺形似。謂聖意將有所移矣。陛下察右弼之老成有素望。必能長慮卻顧。共圖國事也。于是使濟左揆之所不及。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旁睨竊聽者。又揣摩意見。謂聖心將偏有所重矣。並命二相。可謂至當。而紛紛之論如此。臣謂陛下英斷奮發。雖莫過于此舉。而二相之事陛下。乃莫難于此時。何難爾。難于填篋之相。

應金石之相宣。如有虞濟濟之盛時也。雖然是不難。天下萬事。莫善于公。莫不善于私。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于王通。通曰。先遺其身。能遺其身。而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世之爲大臣者。未嘗不自謂能遺其身也。然身若何而可遺。必方寸洞然。無一毫之私意。而後能遺其身。必不市恩。不修怨。不相傾相軋。而後能遺其身。必天下之所謂君子者。進而用之。天下之所謂小人者。黜而遠之。凡親故夤緣。私相援引。陰相囑託者。一切屏去。而後能遺其身。若夫任私意。矜小智。徇偏見。聽邪說。胸中膠膠擾擾。非真有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心。則何足以爲至公。臣之所謂公者。非曰外焉示公而已也。貌似同心。而中生矛戟。烏在其爲公耶。是故專制擅決者。固不足以爲公。而徘徊猶豫。善避形迹者。似公而亦非公也。勇往好勝者。固不足以爲公。而謙遜畏抑。務爲小心者。似公而亦非公也。何則。宰輔者。國家之柱石。柱石不牢。大廈將顛。而何謙遜畏抑之有。且非獨大臣之身爲然也。彼與之謀議者。豈無素相厚善。託以心腹之人哉。若其中立不倚。徇義忘利者。侃侃正色。爲謀必忠。是固有益而無損矣。如其內懷顧望。各有所主。則造作語言。緣飾事端。譏間之隙。旣開。交鬪之風。滋熾。于是朋黨之論興矣。用一人焉。彼以爲此之黨。此以爲彼之黨。而人主始莫知所適從矣。行一事焉。彼以爲此之私。此以爲彼之私。而人主始惑于聽聞矣。無事之時。倡爲此論。猶慮簧鼓是非。徒亂人意。況當中外搶攘。事變蠡起之際乎。方今至大至急之務。亦多端矣。楮輕物貴。民不聊生。一也。軍情動搖。志在好亂。二也。敵人窺我。將謀大舉。三也。閩外諸師。不相協和。四也。凡此者。皆付之悠悠泛泛。不肯出力。爲公家遠計。而朝夕所從事。不過互相猜疑。迭

求勝負久而習慣愈激愈甚。明主臨朝慨歎。惟曰。其如朋黨何。士大夫相與私議。亦曰。其如朋黨何。此正唐人所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今雖未見其形。而兆已先見矣。先見之迷。不務防微。待其彰著。不可掩。乃欲從而救之。不亦難乎。本朝朋黨之論。惟韓琦當國。有以消平調一之。遂使兩黨之迹。渙然冰釋。琦既罷相。黨論復起。諸賢斥逐無虛日。而小人忌琦者獨少。其後扶持善類。琦力爲多。臣願以此事爲大。臣勉元祐之初。聿新庶政。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倡調停之說。宣仁聖烈皇后疑不能決。蘇轍抗章。謂大臣若正己平心。爲安民靖國之計。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宣仁是之。臣願以此語爲陛下獻。雖然。抑臣又有深于此者。蓋人主之英斷。不自外生。當由心出。臨朝之時。尊嚴若神。未足爲英主也。要必無纖介嗜好。汨其澄明之性。則發爲英斷。自然有不可玩者。如其齋莊于路朝。而舒肆于燕私。酒色觀游。便辟側媚。凡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志者。有一于此。則國家大事。其精力必有所不及。其志慮必有所不周。大臣見其然也。亦且憂懼悶鬱之不暇。而況權勢之相偏。黨與之相擠。日夜圖維。各求其自全之計。國事將誰與任責耶。大臣旣不任責。則人主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于所親信之人。凡在左右者。幸其有可乘之隙。則點白爲黑。以紫亂朱。將何所不至哉。然則探本窮源。又在陛下正身以率下而已。舜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此責在大臣也。臯陶之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責在人主也。臣竊觀今日並命二相之後。而有一人焉。不能平心以徇公。則將先之以猜疑。而終之以朋黨。有猜疑之萌。則股肱不可謂之喜。聽朋黨之說。則元首不可謂之明。臣非敢爲是過慮也。誠見今日通國

上下。惟知患在外敵。而不知憂伏蕭牆。惟知變在兵寇。而不知禍起縉紳。是以懇懇愚忠。不知忌諱。惟陛下與二相。深思舜臯陶之言。而亟圖之。天下幸甚。祖宗幸甚。取進止。

某口奏。陛下並命二相。天下莫不欣悅。爲二相者。所當各盡公心。勿徇己私。則可以上副陛下委任之意。讀至陛下置右弼。俾助左揆之所不及。玉音云。朕意正是如此。外間何爲有紛紛之論。某奏。天下事有一必有兩。兩則易于不一。惟英主有以一之。漢文帝嘗並相陳平、周勃矣。一則智謀。一則重厚。有文帝在上。雖是二相。而歸于一。唐太宗嘗並相房玄齡、杜如晦矣。一則善謀。一則善斷。有唐太宗在上。雖是二相。而亦歸于一。然則今日。何慮紛紛之論。惟在陛下一人而已。讀至莫善于公。莫不善于私。玉音云。極是。某奏。主意所向。人情之所趨也。主意向左。彼則趨而左。主意向右。彼則趨而右。陛下不可不察人情之所趨。趨之之初。未遽見有大害。趨而不已。分朋植黨。自此始矣。讀至讒間之隙。旣開。交鬪之風。滋熾。而朋黨之論。于是乎興。玉音云。此事極可慮。又云。朕嘗宣諭大臣云。朕並命兩相。正賴協心共濟國事。卿等宜深體此意。某奏。陛下聖諭極當。讀至人主之英斷。不自外生。當由心出。某奏。臣在講筵。每奏陛下。此心所宜常常清明。不可稍有昏蔽。陛下責宰輔以協心。須是陛下先自正心可也。今亦是敷述此意。讀至大臣既不任責。則陛下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于所親信之人。凡在左右者。幸其有可乘之隙。則點白爲黑。以紫亂朱。將何所不至。某奏。陛下于此。不可不著精神。若使大臣不任責。而左右得以乘其間。彼之巧謀詭計。于不知不覺之中。入陛下之胸腹。此其利害不小。玉音云。此果是利害。不可

不察某奏陛下之言及此宗社之福也讀畢玉音又問自除二相不至有嫌疑否某奏陛下以赤心委任二相二相俱賢何至遽生嫌疑但臣所謂人情之所趨各有偏徇若陛下無以一之卻恐嫌疑從此生且如目今中外多事可謂甚矣左揆一向辭避右弼又一向畏遜若各事形迹深恐耽閣國家事無人承當緩急之際將若之何某又奏近日廣寇已平京口叛卒不用招安盡行誅剿國威稍伸又雨澤霑足雨後快晴一飽可望但邊境可憂須及今勉二相如救焚拯溺速作措置玉音云人情好亂誠爲可慮某奏陛下所以當日新盛德剛健不已者正將以弭禍亂之萌也若陛下不進德大臣又不任責以好亂之人情激成事變直易易耳陛下以臣此劄宣示兩相俾其力行一箇公字玉音云卿議論極當示兩相遂退

蒙齋集卷六

奏疏

論履畝劄子

臣仰惟陛下。一念愛民。上通于天。急聞讜言。如恐不及。臣竊伏思念。計田輸券。此事大非得已。必須施行之際。倍切謹審。勿謂指揮已出。憚于參訂。致貽後悔。及今明示德意。務體下情。使人戶曉然。知朝廷寬恤之心。庶不致激成他患。今謹條列于後。一指揮內一條。人戶所納官會。各州軍截鑿一角。發解朝廷。臣謂令各州軍截鑿。不若令人戶自鑿。齋赴官司。何則。官司截鑿。人戶弗信。許人鑿納。大信乃昭。或謂人戶鑿納。必有夾雜偽會之弊。殊不知此雖有之。然其弊亦自有限。況只鑿一角。真偽自可稽攷。若從官司截鑿。彼直謂以空言給我。將來官司。仍前發出行用。則彼固已有怨忿之心矣。人情不甚相遠。如許其自鑿以納官。則心不疑。目前雖有輸財之苦。亦知會少而價增。異日可以獲利。庶幾其不怨。大凡處事當體下情。朝廷但知出令不可屢改。不思怨謗一興。勢須改令。與其改于怨謗。既興之後。孰若修于怨謗。未形之先。或又謂我但真行截鑿足矣。何恤人言。殊不知朝廷用度。目今窘急。州縣揣知此意。必有密獻不必盡鑿之說者。朝廷處匱乏至極之際。萬一惑于其言。豈不中天下之疑。縱使不爲逢迎者所惑。然人之疑心。難以家至戶曉。必曰截鑿一也。何苦不許人戶爲之。而官司必欲自行之耶。臣之愚。只是一箇信字。使天

下曉然無疑而已。一指揮內一條，令各州軍拘人戶納官會，分爲六限，每限半月，計三月可足。以臣觀之，將來人戶輸納不時，州郡必致申請朝廷，與之展限，恐限內先納者，皆是畏謹及貧弱之人，違限不納者，卻是頑梗及巨力之戶。朝廷今者施行，正欲恤貧小，然究其流弊，反使強家濫被寬恩，而弱戶先受督責，豈不倒行逆施耶？臣欲反此說而用之，令州郡先催形勢有力之家，立定期限，不許申展。一則頓改收買會價，必然驟長。二則不墮勢家之術，希望展限，以求幸免。三則貧小者，見州郡嚴于大家，其心大服，彼大家者，事力有餘，于限內責其必納，更復何辭？待大家納足，後催中戶，中戶力雖稍薄，然彼皆各自愛惜，自能依限輸官，末後視所收多寡如何，斟酌事體，催貧小之戶，或已納數多，則朝廷施行寬恩，可使貧小者沾被。大凡作事寬嚴並用，如此措置，誠爲兩得其宜。右開具如前，委是利便，斷可施行，免致後悔。伏候敕旨。

再論履畝劄子

臣竊惟近日收減會子，指揮令人戶有田一畝，輸會子一貫，分爲六限，三月而足。臣嘗奏論，州縣奉行，往往不體朝廷之意，致使中下之戶先受督促之苦，其豪家巨族，與吏表裏，不以時輸，此大弊也。謂當先督形勢之家，嚴示約束，如期輸納。陛下既然臣之說，臣退而告諸宰輔，亦謂可行。日後續降指揮，而猶未也。臣亦聞其說矣，蓋曰：勢家競買，則價驟增，然後催中戶以及下戶，反收貴價之楮，甚而無可買者，非所以利貧弱也。臣竊以爲過矣。今惟憂楮之不貴，不必憂楮之太貴也。楮貴而無可買，正自可賀，有何可憂。朝

廷見下戶之無可買也。則寬恩可施矣。此所以利貧弱也。而何不利之有。或又曰。勢家迫之太急。恐滋怨而激變。此亦過計也。輸財助國。自古有之。況自故相當軸。士大夫不義而取之者多矣。今以前日之所漁取者。還以爲公家之助。非父祖生產。作業傳諸子孫者也。何至遽生變耶。朝廷處事。往往當憂者不憂。而不必憂者。反以爲憂。何謂不必憂。士大夫決不因此而生變是也。何謂當憂。臣濫攝銓曹。仍兼西掖。日日書黃。及書填綾紙。紛然不勝其多。此等皆號官戶。然而未必盡鬻爵也。用兵以來。竄名功賞者。皆安庸無賴人耳。又近年朝廷給降祠牒。不計其數。極目村疇。盡化緇黃。寺觀之內。童行少而僧道多。大槩皆橫目無知之人。此等易于爲亂。不若士大夫之有所顧惜也。乃置此不憂。而獨憂士大夫何耶。且有力之士大夫。亦猶有力之寺觀耳。今一分之行。將先寺觀之大者乎。抑先其小者乎。如謂勢家不可先督。則寺觀之大者。亦付之徐徐云爾而可乎。論者又謂。兵法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今不先督勢家。此亦不攻堅之意也。臣以爲國容軍容。各有不同。兩陣相對。志在決勝。則攻瑕可也。撫柔此民。恩意綢繆。而先治貧弱可乎。或又謂子產有言。安定國家必大焉。先臣亦以爲不然。鄭蕞爾國。伯有伯石之徒。逞暴恣行。視公室何有。故子產濟之以弱。今朝廷清明。法度整肅。上下一心。安得以列國爲比。故臣謂今日之事。所以牽制而不敢斷者。一言以蔽之曰。未能盡捐私意而已。姑息于形勢之家。而不念貧弱之戶。此病何自而發哉。私意未克。剛志未決。故耳。譬猶治沈痼之疾。當使元氣不傷。而疾自去。爲庸醫者。烏喙大黃。輕于嘗試。無救于疾。而氣先耗矣。計田輸券。此用烏喙大黃之喻也。毋用于貧弱。而獨用于形勢。則可以全安而無

害。否則殆哉。臣十有八日侍經帷。陛下語臣曰。條內司有田七萬八千餘畝。若以收減會子指揮言之。亦合照數輸納。今欲特降十萬貫。赴封樁庫交納。以充收減之數。臣仰見陛下急救楮幣。自上率下。無所吝惜。如此。臣力贊陛下此舉。足以大服人心。已而伏覩指揮。一一皆如聖諭。又見陛下言行相應。勇于斷制。如此。夫以陛下。尚且爲天下倡。而士大夫。獨不能爲衆人戶倡乎。臣愚欲乞睿斷。行下諸監司。專主先督勢家之說。過期不納者。必罰無赦。如州縣奉行不虔。縱胥吏與勢家爲地。抗拒拖延。慢上之令。則監司定將守令按劾。如監司曲爲庇護。不卽發覺。許臺諫糾察以聞。自昔聖王之治天下。不過寬嚴並用。各得其宜而已。嚴于監司守令。以督形勢之家。待輸納數多。楮貴物賤。則貧弱之戶。大示寬恩。編此方表陛下憐貧恤小之心。上通于天。是亦祈天永命之一助也。臣疊冒天威。罪何所逃。惟陛下裁赦。

再論履畝劄子

臣近者伏覩朝廷履畝收券指揮。退而精思。畫爲兩條。一曰示信。官同人戶。截鑿使天下知的。然有收減之實。而不至溺于空言。二曰恤小。先督形勢之家。使天下知貧弱者。其未必寬。而不至流爲虐政。終始兩說。言之懇切。至于再三。欲乞備聖旨。分明行下。而側耳未有聞焉。臣自知誠意不足。感動。然終不敢喑默。遂已者。蓋履畝本非仁者所當爲。乃大不得已而用之耳。于大不得已之中。而行之有方。足以救楮幣之窮。則公私俱便。亦未可全謂之不仁也。自昔朝廷行事。而犯不韙之名。天下不諒其心。往往激成大禍。熙豐犯新法之名。誰復諒其興起治功之心。建紹犯事讎之名。誰復諒其與民休息之心。開禧犯開邊之名。

誰復諒其恢復故疆之心。然則今日犯履畝之名。而欲人諒其急救楮券之心。亦可謂甚難矣。雖然。果能行臣示信恤小之說。則天下知吾不以空言欺天下。而使天下貧弱之戶。終被寬恩。則猶可救藥也。臣聞諸道路。自此令之出。大家巨室。雖睨視未動。而大寺觀主首之桀黠者。巧謀詭計。已窺伺朝廷之意向。有欲挑包散衆者矣。有欲鬻常住之產者矣。大者旣然。小者胥倣。勸諭之術旣窮。必將厲威刑以迫之。當是時。強有力者。營關節。託聲勢。足以自庇。而繁纒笞箠。以應官司之期限者。皆弱小者也。鄉村小寺觀。緇黃猥雜。何可勝數。彼豈皆畏法循理之人哉。且何獨寺觀爲然。如鬻爵冒賞之村夫。與亡沒官戶之不肖子。平時常賦。猶不樂輸。今迫以出錢。是無故剝其肌肉也。彼又豈肯俛首帖耳。受繁纒笞箠之苦耶。縣道差人催督。始以抗拒。抗拒不已。繼以毆擊。其間巡尉不識事體。奮臂爭鬪。則激變挺禍。自此始矣。此猶曰將來之患也。只如目前。科配會子之數。亦自難行。蓋緣田有肥磽。苗有輕重。產錢有多寡。在在相同。難以拘泥。且以臨安言之。自十畝以上。至四十畝。均納苗一石。此則田愈磽。則苗愈輕也。其他州縣。有反此者。苗極輕者爲上田。苗極重者爲下田。產錢之不等。亦復若此。槩曰履畝。豈能遽得平耶。行法不平。則乖爭之端已見矣。近聞上戶。已有一種議論。皆謂倉卒之間。買券未辦。吾之歲收。惟有米耳。朝廷當此稔歲。儲米爲荒歉之備。亦爲有利于國。爲此說者。乃窺測朝廷名爲收減。而實則橫斂耳。嗚呼。陛下之心。曷嘗爲謀利而出此令哉。彼見截鑿之令。未必果行。故以利心量我耳。臣一聞此語。卽披瀝肝膽。對衆言之。其語乃塞。若陛下不肯明白截鑿。亦使臣虛負斯言矣。臣所以極陳事理。如上所云者。大要欲陛下知天下人情。

如此。知天下揣摩意向如此。知天下求爲脫免之計如此。則陛下豈能家至戶曉。又豈可刑驅勢迫也哉。反覆思慮。惟有臣之二說。示信以釋天下之疑。恤小以消天下之怨。寓德意于號令之外。回陽和于肅殺之餘。使天下諒陛下之心而已。臣更有一說。天府者。天下州郡之所取則也。畿漕者。諸路監司之所視倣也。行之有道。守之不移。必當衆截鑿。必先催形勢。以此推之天下。大書榜帖。揭之通衢。有目者見。有耳者聞。咸曰示信如是。恤小如是。孰不以天府爲準。以畿漕爲法。遍天下欣然聽從也哉。如商邑無以爲四方之極。則外之分符持節者。且將有辭于我。以爲近甸尙不能行。而何以令天下。志卑者苟且逃責。而好高者解印綬矣。苟悅有言。榮辱者。賞罰之菁華也。陛下有此菁華。而不善用之。臣謂宜宣召顏熙仲、趙與憲。諭以陛下至誠惻怛之心。所宜上下交相孚洽。其州縣有不擾而辦者。首加褒擢。而不然者。必罰無赦。菁華發用。則人心興起。仍乞陛下宣諭宰輔。所有中書之務。不繫大體者。權令執政分押。不必盡勞宰輔。爲宰輔者。專以擇監司郡守爲務。下至縣令。亦合人人知其才之短長。與其用心之邪正。今者出堂甚晚。儘可會聚掄材。如更欲廣其見聞。則當進侍從而博詢之。旣知之矣。然後揀選疏剔。斥其不善者。而獎其循良者。如監司郡守。果有風力。待其績效旣成。雖驟寘清華可也。譬如人之一身。精神周于軀幹。則可以常安而無疾。今中書汨汨于細務。而精神不周于事幾。臣之所甚惑也。嗚呼。撫太平無事之運。人誰不以爲易。今外而邊事方殷。內而又倡爲履畝之說。此何等題目。旣不得已而犯之。必磨淬精神。求以善其後。庶不至于大可悔恨耳。奚獨宰輔當然哉。陛下之精神。所以鼓舞羣動者。尤不宜有一息之宴安。而使天下

有一夫之怨譴也。漢武帝席文景富庶之餘，患國用不贍，用桑孔輩，不過更錢幣，算舟車，數事，尙不曾行履畝之下策，而猶不免乎海內虛耗，至下輪臺詔，封富民侯，僅能轉危亡爲安存，況今日乎？陛下如視爲等閒小事，無庸過慮，方且聽不必盡行，截鑿之說，而自恃收減之初意，動搖于左右浸潤之言，而形勢之家，與夫大寺觀，得以內降脫免，此又陛下自撓其紀綱，而他人無所致力者也。惟聖明以社稷生靈爲念，察臣狂瞽之言，原臣屢瀆之罪，及今續降增添德意指揮，而毋致後日下哀痛之詔，力遏請謁動搖之漸，而毋輕蹈御札已事之轍，臣不勝大幸。

陳時事疏

臣竊謂今日事勢，不當論安危，當論存亡。夫關於國家存亡之最急者，莫急于北邊。秋高馬肥，必謀大舉，傳聞將以三路並進，阿齊台與逆全妻，將自山東窺我淮甸，蘇布特將自木波界窺我西蜀，布占將自陝州窺我襄漢，萬一果如所聞，國家何以禦之？布占本主和者也，近者淮安兵叛，布占舉兵相應，所以致此者，蓋亦有說。武僊田八，敵之深仇，襄州輕于接納，已爲失策。李伯淵又以詐奪阿達馬，由是布占之怒愈甚，然則和好已難諧矣。始輕戰而挑敵，中議和而款師，今戰既不可，和又不成，勢甚迫矣。尙覬和而忘備，悠悠度日，敗在眼中，奚止累卵之危而已哉！然則爲今之計，不破拘攣之格，顯幽拔滯，則真才必不出，不除張皇之禁，披肝露膽，則下情必不通，不掃塵冗之務，一意憂邊，則神志必不專，不去浮淫之蠹，舍虛就實，則功程必不著，不振朝廷之綱，信賞必罰，則氣勢必不奮，不併江淮之勢，合異爲同，則事權必不一，不

察卒伍之情。賑乏。賙急。則軍心必不安。此皆通國之人。明知其當然。而上之人。遲疑顧慮。不能果于有爲者。正以未知其職耳。夫天下之所以治安者。以內外上下。各得其職也。欲守邊。人人稱職。必先任大閫者。不失其職。欲閫寄。人人稱職。必先臺諫給舍。不失其職。欲臺諫給舍。人人稱職。必先廟堂之上。不失其職。今兩淮。荆襄。四蜀。衝要之地。處處枵虛。色色鹵莽。身居大閫。一不暇問。朝夕之所計慮者。不過互相猜疑。巧爲傾陷。謀邊甚疎。謀身甚密。外謀甚拙。內謀甚工。讎敵甚淺。私讎甚深。帥臣若此。邊守何責。臣所謂必先閫寄。不失其職者。此也。自輕啓兵端。經營京洛。喪師辱國。愁痛尙新。恥過作非。復事唐宿。委棄軍實。取笑敵人。繩以國法。罪何可道。而臺諫給舍。重于抗章。國有邱山之損。罰無毫毛之加。精采旣頽。折衝何賴。臣所謂必先臺諫給舍。不失其職者。此也。范葵久處淮襄。朝廷未得其代。甚類一則杜杞。二則杜杞之說。此在廟堂。平日儲才耳。昔之儲才者。豫事先定。某死則某代之。今事急矣。何暇言儲。敗徵旣形。勢當更改。臨敵易將之疑。此拘常襲故之論。不足信也。亟求可代者。大作規模。并謀合智。推誠付託。勿掣其肘。事力雖匱。不可吝財。兵難豫度。不可中御。任責在閫寄。而主張在廟堂。讒言莫入。論議歸一。庶或有濟。今閫寄之誤國者。臺諫給舍不敢言。而廟堂亦不問。使代之者。果得其人。臺諫給舍。或以風聞動搖。而廟堂又輕信之。則國事去矣。臣所謂必先廟堂。不失其職者。此也。而臣又有疑而未喻者。天下之事。緩則緩圖。急則急著。今處呼吸危亡之秋。而不厲臥薪嘗膽之志。習雍容鎮靜之量。而不爲捋焚拯溺之舉。方且牽于常調。拘于吏議。參于苟安。惑于坐談。大敵臨前。束手無措。則不得已而行守江之下策。淮襄旣不可守。江其

果可守乎。今淮襄尙無恙也。不肯破拘犖之格。不肯除張皇之禁。不肯掃塵宄之務。不肯去浮淫之蠹。不肯振朝廷之綱。不肯合江淮之勢。不肯收卒伍之心。坐待北風一起。遠近響震。則財爲誰之財。民爲誰之民。與其一擲而輕棄。曷若先事而亟爲。與其疑醫而待亡。曷若信醫而圖存。自古有病者未必死。而諱病者必死。今朝廷諱言病矣。縱使開不諱之門。而未能確然信任可用之人。束縛繩墨。靳吝脂膏。不捐反閔。數萬之金。反聽市虎三至之說。臣恐敵不在外而在內。兵不動草地而起于蕭牆矣。抑臣復有愚慮。請盡瀝衷忱。爲陛下精言之。孟軻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此言人君當納其身于戒。謹恐懼之地。雖有敵國外患。乃可爲進德之助也。強敵迫我。人皆憂畏。臣獨謂陛下進德之機。正在于此。伏願陛下。杜女謁。遠閹宦。戒旨酒。親忠賢。精明不衰。則昏怠不起。畏忌常存。則邪僻莫干。凜凜然常有履霜堅冰之念。而後可以壯元氣。消外患。強中國。禦敵國矣。臣猥以淺學。備數經帷。正以推明經義。論說古今。開導上心爲職。臣今此疏。自廟堂臺諫給舍。以至閫寄邊守。皆以不失其職爲言。臣豈不自知其職乎。若陛下乾剛日進。敬心匪懈。處宮闈如坐朝廷。對妃嬪如對儒生。則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天下將曰。講說之官。不失其職如此。如或不然。純一有間。怠荒乘之。緣飾雖多。真實反寡。則清議將以臣之責人者。移而責臣矣。豈不甚可懼歟。臣赤心愛君。不識忌諱。盡吐肝膈。惟陛下裁赦。

是日上不視事。繳進前奏事劄子。

臣聞處事勢孔棘之時。與常日不同。有大幹旋。則可以運動事幾。有大力量。則可以鎮壓人心。有大識慮。

則可因消伏變故。史冊所載。亦可觀矣。胡爲今日之事。獨不然耶。邊遽方聞。窘態已露。楮幣一事耳。論說紛起。施行倉卒。實效未獲。疑謗先騰。臣甚惑焉。且克敵一軍。疽根伏藏久矣。諸帥不協。互相猜貳。狼子野心。竊窺間隙。于是潰決而不可制。任闇寄者。各執所見。朝廷持兩可。而聽其所爲。遂折而歸于招之一說。然旣招之後。憂慮萬端。今邊報又急矣。敵犯鳳州。又犯蔡息。三道並進。已驗于此。浮光棗陽。久闕正守。此爲何時。拱默坐視。齊安制閫。精銳消沮。潯陽江面。守備尤疎。朝廷非不明知。奈何不爲拯溺救焚之計。而尙爾遷延玩愒耶。自古主于綏懷。則不輕用武。主于敵愾。則不屑招納。今旣許其勦。又許其招。雜用錯施。初無定守。有謂秦鞏不可棄者矣。而又惑于鞭不及馬之論。有謂秦鞏不可納者矣。而又搖于獸窮則搏之說。委恢琪以通好于布占。然今之窺我者。布占也。和安可輕信。任范葵而加兵于唐宿。然今之爲吾患者。唐宿也。兵豈可輕舉。首鼠兩端。莫知所決。宵旰之憂。其有旣乎。履畝輸券。可謂下下之策。曩嘗議及此矣。其時尙畏公論。未敢犯此惡名。遽改而爲鬻祠牒之舉。已而怨謗譁然。亟從寢罷。曾幾何時。今又歸于履畝鬻牒。信不美也。猶有物以予之。今履畝則白取矣。鬻牒敷配。僅及大家。今履畝雖云有官之家。而七色雜流。與已仕而亡歿者。咸不免焉。則所及者。亦泛濫矣。一命之微官。與故官之子孫。伏臘不周。事育不繼者。何限。今乃使與穹官顯爵。家溫祿厚者。一槩同科。州縣之吏。不能皆良。觀望回護。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先受其害。昔之謀國興利。貽笑千古。若括商。若賦質。若稅間架。若除陌錢。彼豈以爲得已不已耶。蓋亦曰。不得已而爲之耳。然上焉不得已而虐

其下則下焉亦不得已而叛其上。涇原之變。此亦激于不得已之至耳。非獨前古然也。本朝熙豐間。若青苗。若助役。若市易。若手實。彼其施行之初。人言籍籍。主國論者。惟曰。是不足恤也。然始于不恤人言。而終于不恤國家被害之民。在在嗟怨。我不恤彼。則彼亦不恤我矣。王安石誤國之罪。至于激成靖康之禍。皆不恤之一念爲之也。然則爲今邊事之計。當如何。曰。臨敵雖不可易將。宜急擇忘身徇國。有謀知義之帥。以爲之儲。和戰雖不可執一說。宜痛懲獨運秘密之弊。使舉朝羣臣。皆得以獻其謀。屏目前常程細務。而廟堂謀謨專一。以料敵制勝爲急。令淮襄四蜀之血脈。俾與朝廷爲一家。而無一毫壅闕蒙蔽之患。則邊事其庶幾矣。爲今楮幣之計。當如何。曰。行法自貴近始。凡將相勳戚之家。斷不得夤緣幸免。而使貧弱者。偏受無窮之毒。恢宏朝廷寬恤之意。凡產去稅存。有名無實者。一切務從闊略。勿爲迫促急蹙之態。以激天下等死之心。昭示大信。上下交孚。勿使疑吾徒有截鑿之空言。而終行刑忍楮留之實意。收愈多則數愈少。數愈少則價愈昂。非獨國利。亦爲民利。則楮幣其庶幾矣。願臣迂愚之質。實懷體國之忠。每見聖主。有仁心仁聞。而今乃爲寧考所未爲之事。二揆潔已奉公。而今乃爲故相不屑爲之舉。心誠痛之。故嘗謂厥今有大患。下人輕上。幸災樂禍。此風滋長。真可寒心。若邊事區處合宜。楮幣施行有序。尙可弭輕量之心。消意外之變。如其不然。邊事搖軍心于外。楮幣搖人心于內。內阻外訐。不亦岌岌乎殆哉。臣之愚策。如上所陳。吐自肺腑。不識忌諱。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乞降招撫諭四蜀劄子

臣竊惟敵兵犯蜀。憂慮萬端。今趙彥呐隔在仙人原。音問久曠。陳隆之離興元。見住米倉山。高稼在沔州。亦無音耗。朝廷就令四川總領安癸仲。撫諭軍民。陛下宜降手札。勞勉制帥。及撫諭使。又宜命詞臣。莫詔具述陛下憫傷蜀民。屢經敵兵蹂踐。痛猶未定。今又重遭兵禍。皆由和戰不決。舉措不審。召覈納悔。悔其可追。老弱死于流離。士卒戕于鋒鏑。惕然愧懼。食息靡遑。卽此大意。更加深切。庶幾遠民。明知上心。亦使軍士生其氣勢。臣之愚慮。蓋見故相當國。以言爲諱。詞臣揣摩意見。多所避忌。語不懇惻。豈能動人。陛下更化以來。曠然與天下爲公。今者詔旨丁寧。所貴明白洞達。臣不暇遠引三代詰命。只如漢武末年。兵戈不息。深陳往悔。吐自肺肝。與夫唐德宗奉天詔書。自謂天譴不悟。人怨不知。痛心覩面。罪實在予。下至封敖。草陣傷邊將。詔有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如此等語。頗得王言之體。願陛下明諭詞臣。使之展意。無所依違。敕書誕敷。將見歡聲如雷。賈勇敢憤。敵兵不足慮也。僭瀝愚忠。惟陛下採擇。

奏備邊四事劄子

臣濫叨班綴。賜對便朝。竊見陛下軫念邊疆。憂形于色。微臣恨無良策。少濟時艱。姑竭愚慮。畫爲四條。皆至緊至切。汲汲行之。如拯溺救焚。庶克有濟。其一曰。固江陵以重上流之勢。臣聞去年撥襄鄂。隨郢。復岳。德安。漢陽。信陽。等府州軍。屬沿江副司。而置司于鄂州。撥江陵。均。房。歸。峽。光化。荆門。等府州軍。屬荆湖副司。而置司于江陵。襄陽。距鄂州千里。而聲勢不接。江陵介居襄鄂之間。而孤城無助。今德安。棗陽。隨。郢。襄陽。皆破。而復州與信陽。漢陽。僅存空城而已。均。房。光化。歸。峽。荆門。或破。或潰。而江陵遂成孤立之勢矣。願

乃責沿江副司以復襄陽。青荆湖副司以守江陵。地勢既相隔。越事權亦復不專。彼此牽制。恐必至于蹉跌。莫若以荆湖諸郡。仍舊併歸一帥。總治江陵。且撥湖南九郡以隸之。庶幾形勢便順。事力從容。經理上流之策。莫急于此。其二曰。堰瓦梁以壯東淮之防。臣聞敵人往年首犯襄陽邊境。連年遂入西淮。至去冬又擾東淮。直抵維揚。三邊之禍。歲甚一歲。今荆襄既已失陷。止守江陵。孤城危迫。西淮屢擾。蕩然無藩籬可恃。儻東淮守禦。又復不固。則敵馬旦夕飲江。而江浙之地。俱震動矣。當此之時。豈容玩視而弗戒乎。昔孫吳築瓦梁堰。以抗強魏。形勢倚賴。江南之境。恃以爲安者六十年。至南唐李氏。未嘗不悉力經營。無如堰未及成。而淮已盡失。今制臣建議。修復故基。病于工力浩瀚。迫不及辦。宜從朝廷亟助其費。乘此強敵暫退之時。作急經畫。併日興工。庶幾猶可有濟。其三曰。處流民俾復生業。臣聞淮上之民。少長習于兵革。爲國保障。其力居多。去冬敵騎奄至。西淮義勇。往往憤激思鬪。而任邊閫者。惟恐摧鋒而怒敵。但知撒花以媚寇。驅逐老弱。焚蕩生聚。以爲清野之計。重以敵馬蹂躪。腥焰熏炙。淮上之民。扶老攜幼。渡江而逃者。不可勝計。朝廷不以爲念。勞來之使中輟。賑貸之令徒頒。彼留江南。則無所得食。返江北。又無以爲生。不亟圖之。非但外失捍敵之利。必內重蕭牆之憂。臣愚以爲宜申飭江淮帥守諸臣。亟行賑恤。以示恩惠。朝廷亦合貼助支費。假以資糧。俾得各復生業。或團結鄉社。以助聲勢。或揀刺義勇。以填闕額。或選擢材武之人。優補軍職。兼此數端。實區處淮民之切務。其四曰。責邊閫遣回敵使。臣聞比者。朝廷已嘗戒飭邊臣。遣回敵使。中外之人。方幸廟謨堅定。不墮姦謀。稍有生意。但見王檝盤桓。窺覘久未出境。遠近之人。觀聽

已惑。近者傳聞猶爲可疑。豈其不稟朝命。道宣歛而來耶。朝廷周慮曲防。固萬無是事。不知道路之言。何爲有此。敵人變詐。每得利便。既有輕量之心。恐肆玩弄之計。今茲復來。更非前日可比。包藏叵測。必有出于邀索之外者。兼邊疆効死之臣。無非與敵爲仇。復有訛言煽搖。可憂非一。儻慮阻遏其來。貽禍目前。則專在邊關。委曲區處之耳。豈遂竟無良策耶。或謂茲事當密。難使戶知。但恐欲恧國人。而人終不可愚耳。以臣管見。王檄之欲來者。乃邊臣諉其事于朝廷。而止其勿來者。在朝廷當專其責于邊關。處置少差。噬臍何及。臣所陳四事。辭雖樸拙。情實懇至。儻陛下以臣言爲可采。伏乞睿斷。速賜施行。

經筵進講論李允則疏

臣聞帥閫以真才爲重。以善謀爲主。有才而無謀。不足以爲真才矣。李允則之守邊也。胷中之謀。愈出愈奇。擢敵人疑己。而揚言護嶽祠修城築也。引水作石梁。聚舟爲競渡。寓水戰也。撤樓夷阮。而植榆塞下。設險固也。上元舊不然燈。特結山張樂。使民縱遊。陷敵將也。不救火災。密運器甲。以補所焚。安衆心也。此猶易能耳。未足以見允則之奇謀。敵遣間諜。刺我兵數。而能使諜者轉爲我用。此一奇也。敵毆吾民。將以爲質。驗而我能反其錄而用之。又一奇也。雲翼卒伍之逃。敵以不知所在爲辭。而允則指言某處。運智如神。又一奇也。天下多事之秋。使得任閫外寄者。善謀如此。可以寬憂顧矣。雖然。設謀易。用謀難。自信易。爲上所信難。李牧縱匈奴數侵趙邊。而終不肯出戰。謀則善矣。然其迹似乎養寇。陸抗與羊祜。邊境交和。謀亦善矣。然其迹似乎賣國。必也。上之人寬洪大度。聽其所爲。而無掣肘之患。則謀成而功立。不然。信任不專。

讒間入之。則所以撓其謀者多矣。臣是以深取李允則之善謀。而又三嘆真廟之善聽也。



083
114
12034

蒙齋集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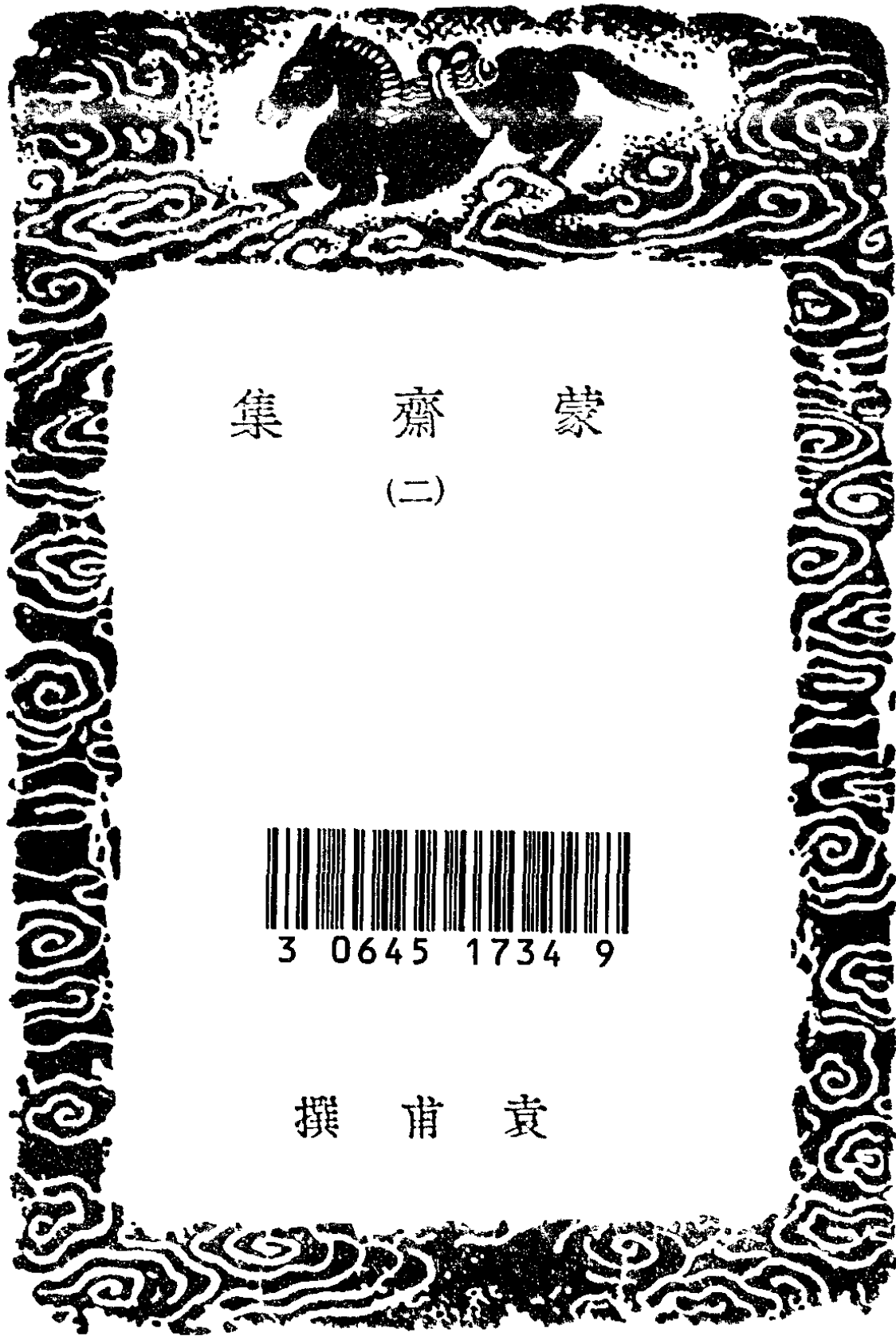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蒙齋集
(二)



3 0645 1734 9

袁甫撰

蒙齋集卷七

奏疏

中書舍人內引第一劄子

臣猥以疎庸。誤蒙收召。寵光狎至。感深涕零。自惟蒲柳弱質。早衰多病。滄布忱悃。竟闕愈音。然葵藿傾陽。寸心炯炯。儻終于辭避。非陛下負臣。而臣實負陛下矣。是以勉策疲駑。祇服明命。幸借玉階方寸地。輒據管見。少裨萬分。願賜垂聽。臣仰惟陛下。聰明天縱。勇智天錫。心源昭徹。時幾洞見。亦嘗深思而默省乎。夫莫尊乎天矣。其喜悅其威怒。陛下所以知之者。非心歟。莫幽乎鬼神矣。其胥鑿其怨恫。陛下所以知之者。非心歟。莫嚴乎祖廟矣。其安樂其憂悲。陛下所以知之者。非心歟。方此心之未與物交也。泯然清明。寂然靜止。及其既交。于是喜怒哀樂生焉。然而時值乎艱危。事遭乎變故。喜樂未見。而哀怒先形。繼天爲子。而天心未契也。主祭百神。而神心未格也。受列聖之付託。而列聖之心未慰也。則爲之戚焉。赧焉。慄慄焉。而加以羽檄交馳。邊塵暗矣。士馬物故。喪師聞矣。孤人之子。寡人之婦。哭聲震野矣。仰籲蒼穹。邈焉弗聞。麟爾于上下神祇。渺不可測。率前人有指疆土。又岌岌乎不可保也。而法家拂士。方且日以危急痛切之辭。交進于吾前。則愈爲之震惕。震惕未已。消沮繼之。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止者亂矣。于是乎柔媚之人。乘其機而入之。曰是適然爾。且將按堵也。否則曰天數有定。非人力可預也。又否則曰責在臣下。不必過



憂也。夫以前日法家拂士之言如彼，而今也柔媚之言乃如此。于是乎疑慮頓釋，憂懷遽紓，透塵若不見，喪師若不知，哭聲若不聞，嗚呼！外境固迷也，內心之炳炳者，其可欺哉！惟其不可欺，烏知不翻然悔悟，躍然奮發耶？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噫！是正操舍存亡之幾也。此念一回，宜深懲既往之咎，親鯁直而斥柔佞可也。未幾而處逆境爲甚艱，反思順境之可喜，而又適會夫敵騎暫退，羽書暫稀，果以爲天助神佑也。雖明知秋高馬肥，指期非遠，而敵去則務儉安目前，又將曰：今者不樂日月其除矣，于是震惕轉而爲喜幸，消沮易而爲縱肆，何翻覆之甚耶！夫始之震惕消沮，今之喜幸縱肆，不過隨勢急緩而爲之變遷，皆非本心之樂也。陛下何不奮乾剛之勇，充離照之明，自覺悟于心曰：嗜欲之娛，何能解憂，宴安之懷，何足爲樂，徒使我獲戾于天，于神，于宗廟，而不得一日暫安。今將清其天君，盡更前轍，則必屏嗜欲，懲晏安，而吾身始立于無過之地，則必察民瘼，決壅蔽，而天下無異乎戶庭之間。然後命股肱大臣曰：國勢蹙矣，危機迫矣，凡可以拯救生靈，迓續天命者，汝其開誠布公，汲汲圖之。又命諫臣曰：朕躬有過，汝其盡規，臣有邪佞，汝其極言，此何如時，而尙可有所避諱乎？又命將帥邊臣曰：凡兵之失利者，汝其察夷傷，勞呻吟，慰安其父母妻子，不幸而歿于陳者，告于上而厚矜恤之，其忠烈之彰彰者，朝廷亟官其子若孫，而旌異之。大信昭布，決不食言，如此，則天地宗廟，必能察陛下之心，豈不陰相默佑，轉災爲祥乎？四方忠臣義士，必能信陛下之心，豈不感激奮勵，捐軀報國乎？理亂安危之機，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不敢毛舉庶事，而獨論心源者，蓋以陛下之心，清明靜止，則必知疾痛疴癢，必通關節脈理，悼

邊眈之塗炭。憤國步之多艱。自能惡旨酒如大禹。自能不邇聲色如成湯。自能衣大布冠大帛。如興衡之文公。自能坐臥仰薪。飲食嘗膽。如報吳之句踐。轉危爲安。易亡爲存。有不難者。不然。中外之事。可爲痛哭流涕者。豈易枚數哉。詩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陛下之憂。臣之憂也。陛下之辱。臣之辱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固不惜一死。而不以一疏悟陛下乎。臣學淺識闇。所言樸直。然區區忠赤。粗得吐露。陛下儻恕其狂直。而加采擇焉。豈惟微臣之幸。實宗廟生靈之幸。取進止。

中書舍人內引第二劄子

臣竊惟前歲之夏。猥以淺學。獲侍經帷。玉音下問。漢元帝親近儒生。乃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用儒何爲若此。特不得真儒用之耳。臣是時仰贊王言之大。且力陳元帝之時。如蕭望之、劉向之徒。雖未足爲真儒。然亦忠愛懇惻。赤心爲國。惟元帝聽信不專。惑于讒間。此所以優游不斷。漢業淺衰。陛下旣俞臣之言矣。臣竊見端平更化之始。魁壘耆艾俊傑之彥。濟濟在列。陛下銳意望治。衆賢交進。嘉謨曰。敬天愛民。曰講學納諫。言制敵則曰勿和。言救楮則曰節用。此皆究極根源之地。而陛下日聞衆君子之說。以爲如此。可以坐致昇平矣。而算計見效。茫如捕風。內阻外訐。楮輕物貴。人情惶惑。國勢岌危。以爲端平君子。未能有過于嘉紹。而反不及焉。于是心疑君子之無益于人國矣。噫。其果無益于人國耶。抑名曰用君子。而實未嘗盡其用耶。夫所貴乎真君子者。如精金良玉。一心事君。決無他念。專意爲國。決不營私。似迂闊也。而實懇切。似高亢也。而實敬畏。似爭辯也。而實和平。果盡其用。則有益于國大矣。今陛下先懷無益之疑。于

是與拊髀之嘆。而窺陛下之意。向者真以君子爲誤國。而微動陛下之悔矣。夫誤而且悔。則當不誤者用之。無使至于復悔可也。奈何旁蹊曲徑。趨者如市。淫朋比德。習以成風。邊事釋騷。一時憂窘。及其暫退。動色相賀。心志一驕。靡所不至。前日私意之不敢逞者。今則逞矣。前日倖門之不敢啓者。今則啓矣。至于治國之要務。禦敵之至計。實政未嘗講。實備未嘗修。秋風一起。憂窘又如初矣。臣恐嘉熙之誤。未必不如端平之誤。而嘉熙之悔。又未必不似端平之悔也。然則其咎果安在歟。臣嘗反覆深思。竊謂上有堅凝之定力。則下有堅凝之實效。今泛泛悠悠。如舟流之靡屆。昏昏憤憤。如醉夢之未醒。用君子矣。而又使小人間之。朝而進一說焉。陛下以爲可。暮而進一說焉。陛下復以爲然。是可謂之堅凝乎。是可謂之定力乎。臣以爲莫若封植君子之根本。使無纖罅微隙之可投。專意責成。勿搖浮議。則必不至于誤。且悔矣。天下大物也。陛下不能自治。專命一相。一相不能獨任。而博資衆賢。此大公至正。無偏無黨之道也。惟在聖君賢相。力持堅凝之志。破君子無益之說。勿疑其誤。而易至于悔。則爲君子者。乃可展布四體。畢智竭忠。而責其堅凝之效矣。如使倏用驟變。乍佞乍賢。則羣臣且將狐疑。莫有固志。而陛下左顧右盼。無足以稱任使者。則臣恐陛下孤立于上矣。昔仁宗朝。張昇爲中丞。彈劾無所避。上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仰託睿聖。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陛下似孤立也。信哉是言。衆賢聚在本朝。更相儆戒。互相輔翼。非獨賢者之勢不孤。而人主之勢亦不孤。舉朝皆持祿養交之臣。其徒實繁。其根彌固。小人不孤。而人主則孤立矣。臣願陛下察否泰之機。辨君子小人之實。無使積成孤立之勢可也。大凡君子

無近功。小人無遠慮。小人以爲可安可樂者。鳩毒也。一中其毒。身且危矣。君子以爲可安可樂者。藥石也。磨以歲月。疾必瘳矣。臣追憶陛下發漢元帝用儒之問。有感于心。是以罄竭愚衷。干冒天聽。惟冀陛下。勿至于屢誤屢悔。而終收君子有益之功。此實宗社無疆之休。不勝惓惓。取進止。

某奏。臣至恐極陋。屏居田里。豈意陛下記錄收召。近入修門。卽拜掖垣之命。控辭未允。間又蒙許以入奏。仰見陛下虛懷盡下之意。〔原註〕此下有闕文。天變迭見。敵國肆暴。朕甚憂惶。與前年大不相同。某奏。陛下因

此恐懼。臣雖在田野。知陛下之心如此。此心操舍存亡。全在陛下自用力。讀至隨勢急緩。而爲之變遷。某奏。事變之來。則陛下憂懼。及變故稍平。則陛下安肆。陛下處心。豈可因外境而有所轉移。目下敵騎暫退。羽書稍稀。趁此時。正當愛惜寸陰。不可因彼稍寬。我遂縱肆。竊恐秋風一起。又將臨時慌窘。上曰。誠是如此。秋且不遠。朕深以爲慮。讀至命股肱大臣曰。云云。某奏。陛下當朴實做工夫。不可只靠議和。上問邊事當如何做工夫。某奏。今當急以上流爲重。江陵不固。則襄州不可復。不復襄州。何以爲國。今邊備無一可恃。陛下急急作措置可也。若只靠議和以偷安。竊恐誤事。上曰。極是。以議和之歲月。爲自治之工夫。朕意正如此。某奏。目今事勢緊急。陛下切不可悠悠泛泛。等閒過了。讀至惡旨。酒如大禹。不邇聲色。如成湯。某奏。羣臣進言者。每慮陛下于此。未能無過當處。上曰。也無。某奏。若不如人言。豈非宗社生靈之幸。臣所以懇懇切切。力論心源者。正願陛下。常著精神。勿爲外境所移。勿爲左右之言所惑。臥薪嘗膽。夙夜磨厲。嗜慾不作。天君清明。中國又安。外敵自服。願陛下警省畏懼。勿使此心變遷。上曰。

是當常常畏謹。臣奏陛下此言，可通天地鬼神矣。讀第二劄，某奏乞陛下保護愛惜君子，不可輕易動搖。上曰：端平更化之初，賢者布在朝廷，不曾做得一事，衆弊輻輳，愈不可爲。某奏：臣劄子正是極論此事，以臣所見，非是端平君子無益于人國，乃是朝廷任用不篤，未能使君子展盡所長耳。陛下先疑君子無益于人國，乘間者卽謂君子誤國。今日陛下能不悔用君子，此則大計利害。讀至旁蹊曲徑，淫朋比德，與夫私意倖門等語，某奏陛下當于此警省。若欲杜絕此弊，須是有堅凝之志，乃可。且如去年天變，陛下赫然奮發，進退輔相大臣，天下歌詠陛下聰明剛斷，今專任一相，圖濟艱難，勿爲小人轉移，方可謂之堅凝。讀至人主孤立等語，某奏：仁廟可謂堯舜之主，張昇尙謂之孤立，蓋左右前後，赤心爲國者少，而持祿養交者多，此所謂孤立也。陛下若終疑君子無益于人國，則將屢誤屢悔，迄成孤立之勢矣。可不懼哉！上甚開納。讀畢，上又論及楮券事，問秤提如何。某奏：楮券到今，已是築底，別無良策。朝廷且欲一時扛得價起，不得已行此策。昨日見邸報，閩浙四郡守皆以價高遷秩，猶恐受賞者不能自保，其往若萬一更欲行罰，則斷斷不可。何則？天下長吏未必盡賢，如朝廷責其不能奉行，繩以峻罰，爲郡守者思欲逃責免禍，暴酷之政，一切施行，民無所措手足矣。故臣區區懇告陛下，切勿用罰召怨，以傷邦本。上曰：是。

奏乞團結民兵劄子

臣聞方今西邊之患，在乎兵少而力分。蓋兵少則備疎，力分則膽薄。敵攻其虛，如蹈無人之境，不待兵刃

相接而渙然散矣。可爲寒心。可爲太息。今欲備之疎者密。膽之薄者壯。處處有守。次第相承。敵攻一重。而
又有一重以爲隄障。其惟亟行團結民兵之策乎。或謂此策行于平居無事之時則可。今勢旣孔棘。將有
緩不及事之慮。殊不知善作事者。當識人情。大凡人情安平。而使之結集。則怨咨易起。事急而行之。彼各
保鄉井。戀室廬。顧墳墓。此正民情之所甚欲。何怨之有。本朝康定初。契丹擾北。元昊叛西。可謂甚急矣。始
詔河北河東路強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爲團。置押官。四團爲都。置正副都頭各一
人。五都爲指揮。置使。年二十係籍。各置弓弩。分番教習。官日給糧二升。河北在籍者二十九萬三千。河東
十四萬四千。陝西亦十五萬。而卒以此制西北兩敵。未聞事勢急遽之時。而不可以行團結之策也。今者
坐視所在兵少力分之弊。不亟起而圖之。敵騎之來。勢若風雨。乃欲以疎漏單薄之備。當飄忽剽悍之敵。
一處失守。則諸處盡瓦解矣。譬猶弈碁。急有急著。死中求生。此國碁也。若憚彼之衆。怯我之寡。遽謂縛手
無策。待其敗亡可乎。臣之愚計。謂宜作急行下。應沿邊州郡。日下舉行團結民兵之政。其間或有規模已
成者。更須精加整葺。務令縝密。如其未曾結集去處。宜及今嚴行約束。亟作措置。處處有保甲。人人知固
守。無楊虛疎薄之患。有周衛捍禦之功。此實當今至大至急之務也。朝廷每舉一事。未嘗不曰專委監司
郡守。其所以鼓舞監司郡守者。未嘗不曰有賞罰。奈之何能言而不能行歟。當勢之急也。則曰倉卒何暇
爲。及羽檄稍稀。敵騎稍退。又諉之于無事矣。如此。則是終無可爲之時也。今者團結民兵一事。願陛下宣
諭宰執。務在速行。如救焚拯溺。不容少緩。仍責在監司郡守。以能否爲賞罰。郡守不勝任。則監司按劾。監

司不稱職。則臺諫抨彈。毋事空言。專行實政。則備密而膽壯。又何敵騎衝突之足慮哉。臣一得之愚。冒昧控陳。惟陛下採擇取進止。

論流民劄子

臣聞今日之患。至危至急。關於理亂存亡之大者。流民是也。臣竊迹往事。未暇枚舉。姑以晉事言之。永寧間。李特雄輩。其始不過挾流民爲亂耳。特雄單人窶子。尙能因流民蟻附。結大營于綿竹。以處之。旬月之間。有衆二萬。遂據全蜀。自古惟有已亂之方者。乃能折倡亂之萌。西晉不知已亂。而縱特雄之倡亂。故蔓延以及東晉。雍州流民。多在南陽。王如因之爲亂。巴蜀流民。布在荆湘。杜弢又因之以作亂。逮其後也。江西流民。執長吏降姚襄。建業震駭。謝尙自歷陽還衛京師。固江備守。此皆倡亂之始。不思亟加安輯。故其流毒浸盛。寔烈。以至此極耳。況今歲荒歉。米價騰踊。餓孳滿目。在在皆然。以外之流民。煽內之飢民。等死之念一萌。喜亂之徒羣起。國將奈何哉。夫不恤內地之飢民。則凡轉徙于道途者。皆流民也。又加以在外源源方來之流民。吾倉皇無策。必將固拒。且淮民皆吾赤子。今不加拯。揀反從而拒之。是讎之也。以子爲讎。稍有人心。何忍爲此。臣之愚慮。謂宜亟加區畫。如救頭目然。然有當行而未易行者。凡數條焉。今州縣間。流民入境。未知數目多寡。宜責之長吏。廣爲措置。或分寺觀而暫爲居止之計。或隨力贍養。而亟救垂絕之命。其說固當行矣。然諸郡赤立。經常莫繼。一旦重以此費。官帑空竭。計將安出。雖有巧智。于何取辦。此其未易行者一也。淮民勁悍材武。與江浙不同。轉填溝壑。殊可恨惜。宜取其尤強壯者。籍以爲兵。如近

日新招拱衛一軍。亦可充數。仍覈所在諸軍。多有虛籍。與其募市井之游手。曷若收淮民之壯丁。其說固當行矣。然養兵猥衆。爲今大弊。不能汰而又益之。來者無窮。反致激變。此其未易行者二也。兩淮清野。伐敵因糧之謀。室廬田產。無尺椽寸草之留。獨有山水寨阻險爲固者。如故也。因而葺理。增立堡寨。以處復業之民。其說亦當行矣。然民多寨少。何足以容。葺理之費。官給之乎。抑聽民自爲。而官助之乎。俱非空言之所可辦。況此又在強敵盡退之後耳。談河止渴。奚救目前。此其未易行者三也。借曰其後復業。官司爲之主盟。還其自有之田。勸以力農之務。其說亦當行矣。然自經敵人蹂躪之餘。種盡矣。牛盡矣。耕具又皆盡矣。小民積糝。歲久尙不能集。一朝還鄉。決難措辦。是亦驅而就死地耳。矧敵情叵測。去來無常。民未知復業之獲利。反不如寄寓之暫寬。此其未易行者四也。矧今近甸。間有剽掠之衆。輦下已有攫拏之風。凡此亦足以鼓雄心。而長聲勢。眈隸遷徙。皆勅敵也。斬木揭竿。皆勁兵也。羣起附和。如水赴壑。流民之禍。豈不甚可畏哉。陛下盍亦懷恐夫恐婦。一能勝予之念。軫燕巢幕上。魚遊釜中之憂。凡前四條。利害相形。有非獨見單慮之所可臆決。宜誕布集議之詔。俾侍從臺諫兩省官。以及在廷之臣。參酌事宜。竭盡忠計。各上議狀。不許聯名。庶幾人人得盡己見。免至雷同塞責。陛下與二三大臣。合衆謀而斷之。至當歸一。無有疑貳。于以安近懷遠。保邦固本。實宗社生靈大幸。臣不勝惓惓。

論會子劄子

臣仰惟聖上。宵旰勤政。尤以會子極弊爲憂。廟堂大臣。鑒前事之誤。悉意經畫。自去歲遣官置局。隨所在

州軍任責擦紙。今端緒已見。豈容輕易施行。而至于再誤乎。前此朝廷措置會子。其說屢變矣。然每變每失。而迄無成效。何若下樸實工夫。庶無屢變之悔。朝廷因會子。給降黃榜。亦屢矣。然榜愈多人。愈玩。何若勿復紛紛出令。庶可以消玩侮之心。大抵朝廷行事。患在事未舉。而人先疑。近者因有更張之說。猶未見諸施行。而中外之人。已自惶惑。兩月之間。物價驟增。會價頓削。城市荒索。氣象蕭條。臣區區愚慮。以爲在我工夫。須是靠實。縱無全利之策。然亦利多害少。較之變法易令。乍行乍改。徒啓人心之疑畏者。蓋不侔矣。臣請先將白劄子所言。一一別白言之。然後臣之所謂靠實工夫者。乃可得而畢陳焉。目今十六十七兩界會子。五十千萬。數日夥。價日低。其術可謂窮矣。救弊之策。幸有十八界新會一著。又幸有已擦到紙數。此正運轉斡旋之機。四方人心。傾耳以聽。若善用之。猶可以救弊。若不善用之。則適所以滋弊。今白劄子。遠欲以十八界會子。旋印旋支。其說謂一新之直。可當舊之五六。故欲停舊造新。然新者當造。而不當遽用。機括所繫。殆不可輕。白劄子之說。蓋謂不貴重新會。則無以扶持舊會。故欲暗收舊會。而旋出新會。舊因新而價增。新因舊而價定。其思慮亦甚勞。剖析亦甚明。奈何事理之未盡然也。蓋十八界之未出也。則天下之人。所仰望朝廷之區處者。惟兩界舊會耳。十八界之既出也。則新舊三界。雜然並行。而區處愈費力矣。據白劄子。雖云以新會照時價買舊會。而暗毀之。然當此用度窘迫。既曰不必頓造新會。則安能每月以三分之一而買舊會。必致三界並行。愈多愈賤。此事理之當審者一也。見錢會子。子母相權。白劄子云。不必措置見錢。又云。宜使都城會價。與城外相等。意欲以重楮輕錢之術神之。而人心實未易愚。終

有輕楮重錢之心。官司雖嚴刑重罰。勒令新會從官價。舊會從民價。然三界並行。民聽易惑。新舊會之價不一。新必爲舊所牽而倒。用于軍。則軍以此售之民。必欲作官陌行用。民或不受。必致交爭。用于民。則甲信乙疑。官司強以官陌。必致商旅不通。店肆停閉。此事理之當審者二也。向無新會。則兵券請給。與之以舊會。彼自無辭。今既旋旋頒行新會。萬一羣起。願得新會。而不欲舊會。朝廷于新會既未嘗有蓄積。外而三總所內。而版曹設或告急。其將何以應之。此事理之當審者三也。目今舊會散在民間者。爲數五十千萬。就如白劄子所云。三總所歲支見錢。不過二百萬貫。姑卽其言爲諸州入納見錢之數。且以見錢一貫。紐時價折納舊會。不過一千萬貫而已。假使朝廷果能盡將上件一千萬貫。截鑿。則所銷舊會。未及五十分之一。白劄子雖言。許民間應于稅賦。盡將舊會。照時價入納。及其他官錢。收納解發。并許用舊會。摺折。然入納解發之數有限。又未免隨收隨支。果何足以消此四十九千萬之數。深恐舊會必且益賤。物價必將愈貴。此事理之當審者四也。方民間初納夏稅折帛錢。照時價紐算舊會之時。則舊會之價。自必略增。及至州郡以舊會發解。到三總所及戶部之時。則舊會之價必大減。何者。蓋因白劄子明言。欲待年歲間。稅賦徑令用新會入納。此聲一播。則舊會之價驟削也。固宜。白劄子乃謂。諸軍所請一半之錢。紐支舊會。不知三總所及戶部。將依民間入納時價。折支以給兵券耶。抑將別有一項會子。準備貼賠。以給兵券耶。不貼賠。則諸軍豈無誼譁之憂。貼賠。則三總所戶部。寧無不繼之慮。此事理之當審者五也。三總所戶部。歲支見錢。白劄子指擬于朝廷椿積錢內支撥。照得端平初年。因換會子。遂出累朝所積金銀。棄之輕于

泥沙至今帑藏枵虛。言之可爲哀痛。僅有昇潤所積。見鏹六七百萬。及行都所積。見鏹三四百萬。視爲根本。若又掃而空之。犯端平之大失。豈不重可惜哉。況椿積之錢。其數有限。三總所若不願得椿積有限之錢。自願依舊錢會中半。朝廷縱欲強總所之聽命。而總所以軍情有請于朝廷。輾轉紛紜。恐終不能奪總所之說。此事理之當審者六也。總所餉諸軍及殿步兩司。合支見錢。白劄子旣指射于椿積錢內支撥。諸州廂禁軍春冬衣賜。係是見錢。不知從何處得見錢以給之。白劄子雖令于諸郡。且以椿管見錢。兌與軍人。卻以所兌之會。依舊椿管。初無折閱。殊不思諸郡之有見錢者。能幾縱有見錢。使之以實錢而博虛會。會價不及官陌。安得不謂之折閱。白劄子又云。無慮軍人不願受會。蓋今來朝廷旣許以純會納稅。民間必皆出錢以買會。軍人執券于市。便以易錢。何不樂之有。詳味此言。亦可見期望新會之意甚切。但談河止渴。何救目前。入納純會之害先見。而隨手便可易錢之效難必。此事理之當審者七也。今朝廷尙欠諸闔及總所科撥錢。不下一千數百餘萬。況諸闔三總所簿歷見管。不無舊會。自新指揮旣頒之後。不知便當如入納之例。照時價每貫作五貫折支耶。抑每貫自作一貫行使耶。若每貫作五貫折支。則在官之數未免平白折陷。若每貫作一貫行使。則在上之令自行背馳。此事理之當審者八也。白劄子云。諸郡應于稅賦一半見錢。並許折納純會。如用十六十七界舊會。則照各處民價。如用十八界新會。則照官價。蓋新會之價旣定。錢卽會也。會卽錢也。所以斬然罷一半見錢。而純用會。臣竊惑焉。且新會作七百七十陌行使。姑以意逆之耳。非已有此實事也。萬一黃榜頒行之後。新會果爲舊會牽倒。不作七百七十陌行使。朝

廷業已棄見錢而重新會。軍民卻恐輕新會而願見錢。綱解既無見錢。不知從何趣辦。白劄子云。稅賦許用全會。則無會者。必皆蓄會而捨錢。而會價爲之頓重。此言似亦近情。然臣則以爲人情亦不盡然也。吾意其捨錢。而民于錢終不肯捨。吾意其蓄會。而民于會終不肯蓄。終不肯捨。則錢不得不重。終不肯蓄。則會不得不輕。此事理之當審者九也。會子立界。分立年限。其法始于蜀中。當換界時。差內外兩場官吏。辨驗真僞。互相攷覈。方與交收。外場辨驗到一貫僞會。追賞至七十貫。內場辨驗到一貫僞會。所追賞錢。視外場又倍之。凡賞錢皆置歷拘權。專以激犒官吏。斷斷不敢侵移他用。民間知將來換會之時。僞會必不逃兩場辨驗。自然僞會不至通行。今白劄子。乃欲新會不立界限。是蓋未知立法防姦之深意。彼僞會何其幸耶。又謂間有年深損壞。許民間用此入納。諸郡用此解發。朝廷自從而暗毀之。夫一片之楮。久而損壞。此乃必然之理。上下相示。貴于明白洞達。使其不毀。何名爲毀。毀則當明。何名爲暗。端平所行。正緣有截鑿之名。無截鑿之實。徒滋民之疑惑。非所以昭大信于天下。此事理之當審者十也。臣旣以十條疏列于右。若夫區處之策。亦非有新奇驚人之論。大抵成大事者。不可爲煩碎之舉。致大利者。必當有堅忍之謀。立定規模。善用新撩之紙。爲一頓換易之計。則庶乎其可矣。臣請索言之。厥今民間。皆知朝廷紐舊會之陌。換易新會。大率以五舊易一新。舊會計五十千萬。必得十千萬新會。則舊會可以盡易。今諸州撩到新會紙。已及二千六百萬。尙欠七千餘萬。以一歲計之。每州撩一千萬。合七州。則來年之夏。可及十千萬之數。但日印舊會。自目下積至來夏。又增十千萬。通計舊會。六十千萬矣。若然。則以六舊易一新可也。而

臣則謂約其大數。或者五舊自足以易一新。何者。如湖南江西等處。舊會價極低。如京城及京口等處。舊會價稍高。稍高處。一新雖不可得五舊。然極低處。一新又不止得五舊。合諸郡而論。價稍高僅一二處。價極低乃徧天下。絕長補短。通而計之。則十千萬會。略亦足用。今其要。惟在作急辦紙而已。雖曰都司提綱。諸郡協力。然更須磨厲精神。申嚴號令。能以國事爲意。而奉行如期者。旌以厚賞。不以國事爲懷。而慢令不虔者。加以重罰。賞罰旣明。官吏競勸。則紙必辦集矣。辦紙固不可緩。印造尤所當急。舊會日印。以應支遣。今旣未可遽然住造。新楮十千萬之數。尤當作急措置。併力趨趣。務在速辦。然後一朝盡行換易。舉五六十千萬之舊會。悉易以十千萬之新會。工夫靠實。效驗可立致矣。白劄子所言。三界會價。混雜並用。舊會一價也。新會又一價也。價旣二三。則新會之價。爲舊會所牽。恐不可以守七百七十陌之數。若從臣之言。一頓換易。自來夏以後。更無舊會一券。行于世間。獨有一色新會。則民間自然貴重。安得不盡從官陌乎。此非獨臣之說也。白劄子固云。頓造新會。其說徑捷。但事力有所不逮。又云。縱使極力爲之。亦須二三年可辦。是初不以頓造新會爲非。特憂其課效稍遲耳。然如白劄子所獻之說。亦云。行之三四年間。則舊會可以盡毀。是亦非責目前之效也。今臣采取白劄子不欲速之說。而行之于頓造新會。恐未爲失理。臣每見前此朝廷行事。往往獨運自私。而無博盡下情之心。輕易多誤。而無審計謹重之意。今陛下洞然與天下爲公。定而後發。發而必中。此豈非憂深慮遠之至者哉。臣區區管見。願陛下力持四戒。一曰。戒新舊三界並用。二曰。戒輕變錢會中半。三曰。戒空竭昇潤椿積。四曰。戒新會不立界限。此四戒者。決不可犯。若

夫臣之愚說。則更乞陛下斷以聖意。與二三大臣熟究而審圖之。務在簡而易知。要而易行。勿以來夏爲賒。勿以頓造爲憚。愛惜寸陰。力祛積弊。實天下生靈幸甚。

貼黃。臣竊詳白劄子所陳。不欲明換而欲暗銷者。蓋恐一新易五舊。非民所樂。故只令紐價輸賦。神而化之耳。意非不善也。然日來物值翔踊。正緣舊會數多之故。民方苦之。如能五分銷取其四。使新會頓復官陌。則凡物十千之價者。只兩千可得。米石絹匹。色色如之。豈非衆所願欲。慮其不樂者過也。況旣以時值准會而輸賦。民間折閱。與以一易五則同。雖避其名。民不可愚也。與其暗銷。恐不若明白收換之爲愈。又照得紹興間。四川錢引價低。固嘗以一易四。人無異論。亦非今日創行。伏乞睿照。

又貼黃。臣又竊思。撥紙一事。須使朝廷州郡。通爲一體。所有給降本錢。應期發下。勿復稽遲。庶幾收買楮皮。不至闕乏。又其間有以楮皮不足來告者。須當體恤此意。使有餘不足。彼此通濟。如印造舊會之紙。曩時責辦于徽嚴等處者。尤當從長區處。使新會時無相妨。不致受害偏重。如此。則朝廷得以責成。州郡無以藉口。兼印造新會屋宇器具。雖已素備。其當時所放散造會工匠。並宜盡行拘上。廩給加厚。勿憚小費。務在集事。此專在都司主張維持之耳。併乞睿照。

兵部侍郎內引劄子

臣愚疎樸野。投迹山林。自知無補于當世。陛下游加趣召。臣前後控免屢矣。而陛下迄不俞所請者。豈以微忠。纒有可采耶。今茲勉策羸軀。復覲清光。亦願一吐真忱。圖報陛下于萬一耳。臣聞激烈而言天下事。

固臣子愛君之忠。涕泣而言天下事。尤臣子忠愛之切。何則。居安而思危。處存而懼亡。慨然爲激烈之論。以聳動人主之聽。是固可以言忠矣。乃若危中求安。亡中圖存。當事勢蹙迫之際。而祈哀請命于君父。惟。有涕泣而道之耳。又何止激烈言之而已哉。厥今江湖暴涌。蕩陵我都邑。旱魃爲虐。勦絕我民命。內則楮幣蝕其心腹。外則強敵剝其四肢。危亡之禍。近在旦夕。陛下何爲不省悟乎。夫憂慮切而後戒懼深。警策至而後悔艾力。臣敢涕泣以二語爲陛下獻。一曰秉一德。二曰塞邪徑。而究其所以行此二語者。則在陛下真知省悟而已。何謂秉一德。臣聞終始不變之謂一。表裏無貳之謂一。當听朝臨蒞之時。雖儼乎其齋莊。及內廷邃密之地。或弛然而縱肆。則不可以言一德矣。陛下靜觀默察。內隱諸心。吾之德一乎否乎。聽治朝而百辟聳瞻。御經幄而儒生款接。當此之時。求一言之誤。一動之愆。無有也。及退而自便其私。敬心一懈。純德或虧。陛下曷爲至于此哉。蓋所以潛移陛下之心者多矣。何則。燕處之際。娛悅耳目者。聲色爾。絳走後先者。便嬖爾。是皆順我者也。皆求媚乎我者也。四方有敗。彼則掩覆天顏。未擇彼則寬譬。誘于易入。動于可喜。洪濤其中。迷不自覺。視治朝經幄。矻然不侔矣。陛下博覽古昔。洞見成敗。戒謹恐懼者。國未有不治。荒淫逸豫者。國未有不亂。獨奈何不審所決擇。而反至于與亂同事乎。陛下豈以禁嚴之地。設有過言過行。人莫予知耶。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烏可欺哉。陛下縱自欺。奈蒼蒼在上。林林在下者何。臣所以涕泣妄言。陛下未能消天變。孚民聽。服遠人者。皆秉德不一之所致也。何謂塞邪徑。臣聞以義交者爲正路。以利合者爲邪徑。正路迂而易塞。邪徑捷而易趨。爲人主者。躬帥以正。誰敢不

正。其有稍趨于邪者。痛懲而力遏之。天下悚然。知邪徑之不可由。其背邪向正也決矣。今陛下不謹幾微。邪正雜糅。旁蹊曲徑。其隙漸開。宮掖之祕。近習之褻。稍有一隙。則寡廉鮮恥者。羣起而赴之。紛紛多門。不可悉數。大凡公則必正。私則必邪。當今之時。自上及下。由中及外。習以成風。牢不可解。一言以蔽之曰。私而已。請託以私而行。賄賂以私而成。黨與以私而固。恩怨以私而報。官爵以私而獲。權勢以私而傾。私意之萌。陛下既有以啓之。私意之極。陛下又從而養成之。臣來自草野。側聞邇日邪徑之開。難以枚舉。其甚不忍聞者。且至于累陛下之聖德矣。夫私意勝則利心動。利心熾則邪徑多。邪多而正少。則導諛迎合者。日至而忠言讜論。落落乎難合矣。其極也。不止于難合。將反爲邪所勝。而正論愈榛蕪矣。其何以爲國乎。將見寢微寢滅。蒼蒼者愈怒。林林者愈怨。而陛下孤立于上。其爲憂懼。又不止如今日矣。臣所以涕泣妄言。陛下未能消天變。孚民聽。服遠人者。又皆邪徑未塞之所致也。夫此二說。其實一原。果能秉一德。則邪徑有可望之漸。苟不窒邪徑。則反至于累吾之一德。故曰。惟在陛下真知省悟而已。臣曩侍經帷。屢陳懇款。嘗進心本不動之說。而陛下欣然嘉納。且有學者之褒。今復以省悟之說啓陛下。陛下試思。省悟者誰歟。不知省悟者。又誰歟。豁然明白了無凝滯。此正陛下之本心也。卽此本心坐照。是非的然。知夫晏安之必爲鳩毒。美疢之不如藥石。凡以甘言蠱我。以逸樂投我者。彼皆自爲富貴地耳。一中其計。于彼則利。于我何益。及乎危亡之迫乎其後。自詒伊戚。誰復分憂。陛下省悟及此。則知一德果不可以不秉。邪徑果不可以不塞也。昭昭矣。雖然。今當拯溺揀焚之時。他無良策。而獨持省悟之說。毋乃迂乎。曰。人之未省悟也。

猶醉之未醒也。夢之未覺也。雖有良策亦安所施。一省悟則醒矣。覺矣。良策乃可得而施矣。然則目前之事。姑聽其自敗自壞。必待省悟而後救之乎。曰。隨事而救之。不過一事而止耳。今日衆弊膠轄。禍亂方興。何可以一事盡。借使一害僅去。一害又生。源源方來。夫豈智力之所能勝。故莫若大正其本。盡悟前非。而今而後。奮乾剛之勇。毅然不屈于物欲。開衆正之門。確乎不牽于私意。勿置其身于安平逸樂之地。而常納其身于憂危恐懼之中。念祖宗凜凜在天之靈。則爲之長慮而卻顧。懼國家岌岌不可保之業。則爲之痛心而疾首。覩萬姓有淪胥阡亡之憂。則爲之食不下咽。寢不安席。罪己有真切之意。格天非虛僞之爲。薄海內外。皆知陛下昭然此心。對越上帝。然後大勢可回。大業可固。非獨可以處暇也。雖急而無以異乎。暇之整。非獨可以履常也。雖變而無以異乎。常之安。此豈非一日省悟之機乎。不然。天下之事。殆未可知。而臣之涕泣。恐未有已也。披瀝忠肝。不敢累牘。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蒙齋集卷八

制

王鑑特授拱衛大夫某州觀察使制

敕具官某。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夫武力之士。外敵王愾。而內託腹心。賞以懋功。豈拘常比。爾淮安之功。雋矣。進橫階。登廉車。疊此寵章。匪直賞邊功而已。羽林干列。師律靜嚴。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焉。尙厲爾志。庶乎無忝。

王與權除大理少卿制

敕具官某。漢制。廷尉卿一人。設屬雖多。而不立貳。哀矜之道路矣。我國家損益歷代之制。並置卿少。以率其屬。而天下無冤民。匪得其人。曷副茲選。爾才敏而周。識明而恕。踐更中外。休有聲稱。固嘗典成均而教國子矣。夫明刑弼教。類非俗吏所能爲也。爾其體建官之意。推好生之仁。俾四方奏讞。悉協于刑之中。則朕以懌。尙敬之哉。

齊碩除大理卿制

敕具官某。朕哀矜庶獄。思得廉平審克之吏。爲理寺長。庶幾悉聰明。致忠愛。民自以不冤。爾屢更歷節。以治行著。退居閭里。不競聲利。朕甚嘉焉。擢實月卿。班序寔高。在書有之。非佞折獄。惟良折獄。佞有口才。良

本德心。一趨舍間。正邪以判。欽哉。有德惟刑。長我王國。則予以懌。

史湜林炎並除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某。漢詔置廷尉。平曰。其務平之。悉聰明。致忠愛。毋撓法。毋留獄。是謂平。吏或持巧心。以苛爲察。洗垢索瘢。不恤滯淹。平于何有。爾湜。舊有位。炎。新以才選。皆明習法律。往卽乃僚。哀敬折獄。勿失其平。時乃之休。欽哉。

安泳錢杲卿並將作監丞黃特大理事丞王彥雍大理司直周稷大理評事制

敕。朕于人材。必取之治民。觀所從政。蓋學而習焉。鮮有敗事。未聞以政學者也。汝等習爲吏矣。滋識情僞。能迪訓典。以序進陟。益觀汝能。

王埜除太府少卿兼權樞密副都承旨制

敕具官某。嘉定初。爾考介侍螭陛。兼掌掖垣。論事無所回撓。清風勁節。至今不泯。爾才識兼茂。能世其家者也。自爲樞掾。裨益居多。今進爾外府少列。而宥密導旨。亦仍其舊。夫兵財當今急務也。毋但曰錢穀甲兵之間。不至于廟堂。讀周官一書。則得之矣。尙其懋勉。以稱朕嘉獎之意。

何處久除太府卿制

敕具官某。周禮列外府于天官之屬。厥有旨哉。冢宰制國用。總其大綱。而條目則付諸人。爾敏才精識。達于經義。踐敷中外。熟知財用之本末源流矣。茲擢真卿列。其爲朕謹出入。察盈虛。致上下兼足之效。非惟

法守舉職而道揆之地。亦有賴焉。此周人命官意也。尙其懋勉。嗣有褒嘉。

趙必愿除右司制

敕具官某。乃祖忠定。光輔寧考。厥功茂焉。朕思其人。不可復見。爾能世其家。猶乃祖之不忘也。屬時多事。嘗攝宰掾。著聲稱矣。就俾爲眞。益昌家學。以稱朕意。

李宗勉除司諫制

敕具官某。臺諫均天子耳目之官也。然糾官邪者。在于論議之間。而沃上心者。超乎言語之表。設官之始。寓意各不同。則居其職者。可不體斯意乎。爾涵養之素。涉歷之深。講求之熟。旣已爲朕烏臺振風采矣。閱歲滋久。嘉猷屢聞。此特得于議論之間者耳。峻升諫省。以繩朕躬。又將觀爾于言語之外焉。格心之道。由明慮入。大易納約自牖之義也。朕每患剛德之未充。而善政之未固。汝何道以開朕心之明。而立于寡過之地乎。用卿不盡其責在朕。臺省徧試。亦足以究卿之蘊矣。虛懷以竚。尙其懋哉。

李韶除正言制

敕具官某。朕觀慶歷中。御筆三諫官之除。臣襄作爲歌詩。有風采動朝端之語。至今讀之。猶有生氣。信哉。忠言有益于國。直道非以要譽。至公血誠。壽此氣脈。緊名儒是賴。爾經明行修。外和內剛。諫垣之選。朕審之久矣。國步孔艱。意者。朕德多闕。而政未得其理歟。自宮庭以達于朝著。皆爾所得言也。一念懇惻。有犯無隱。使遠邇中外。由此改視易聽。不敢有輕量之心。則先朝得人之盛。尙庶幾見之。

婁體仁除太學正制

敕具官某。太學賢士之關。而糾其未迪。彝教者。正之職也。爾端靖自將。雅有譽處。以躬範物。學者象之。記不云乎。禁于未發之謂豫。相觀而善之謂摩。欽哉。

杜範除監察御史制

敕具官某。朕自更化以來。擢骨鯁之士。布列憲府。斥佞排邪。王道以清。嗚呼。正邪賢佞。消長之際。亦可畏哉。泰之六四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不介以孚。察乎此。顧不當爲杜漸防微慮耶。爾清介之操。表于朝著。剴切之論。粲于奏篇。善人附焉。儉人懼焉。風憲之任。爾宜當之。其爲朕明目張膽。折姦萌。窒蠹穴。維持國是。俾勿替更化之初。豈惟宗社賴之。抑亦爾有令聞。

吳昌裔除監察御史制

敕具官某。六察之任。所以糾官邪。肅朝綱也。非得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曷稱茲選。爾西蜀之英。中朝之望。節槩甚偉。問學日新。其于古今治亂。與本朝典故。嘗熟講之矣。每在周行。覩國有闕政。侃然義形于色。今居言責。可替素心。其思藜藿不採之喻。勵精金百鍊之節。不避權倖。不受調停。斯爲真言官矣。朕更化兩載。治未云獲。樂聞忠讜。猶初意也。我毋爾諱。爾毋我負。懋哉。

李襲之循資制

敕具官某。千里餽糧。兵家患之。往者西陲用師。糧道脩阻。爾竭力集事。迄無乏興。制臣謂爾才。朕非吝賞。

姑進選階。尙迪來效。

吳源特贈迪功郎制

敕常棣之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我有良臣。曰吳柔勝。諸兒競爽。長子源。最賢。不幸而夭。淵。其弟也。援紹興舊比。以官賞爲乃兄請。因心則友。朕有感焉。源而有知。服此休命。

尤煇除兵部郎官兼淮西制置制

敕具官某。朕簡拔賢俊。畀以麾節。方面之寄。尤不敢輕。苟以稱職聞。則必授之爵秩。以風勵遠邇。蓋司勳頒爵意也。爾故家人物。志尙恢宏。更歷旣多。夷險一節。可以驗所學之實地也。入儀周行。裨贊機務。言論規畫。有足大者。合肥爲今重鎮。疇咨得爾。果勝其任。坐鎮而綏禦有方。轉漕而調度不乏。以爾能事。寬我顧憂。欲增重于使權。爰肇開于閫制。擢躋戎部。足爲望郎。其所謂遠而有光華耶。郊壘尙多。其益思修備。固圉。強本折衝。建爾殊勳。對我休命。

陳康義除郎官制

敕具官某。花萼相輝。今古罕見。爾一門三秀。或挺挺尙高風。或恢恢崇大體。爾處其間。兼此二美。龍舒之政。蔚有令聞。朕甚嘉之。晉爾省郎。蓋將引以自近。昔汲黯願出入禁闥。蕭望之雅意本朝。宜疾其驅。副子延佇。

袁申儒除攷功郎官兼檢詳制

敕具官某。士有抱負器業。多所敷歷。晚乃晉登朝列。其于世故。飽義理熟。則裨贊之益必多。爾通經學古。困而後亨。克繼世科。屢更歷節。召至儒館。髮已霜矣。晉班郎省。仍掾機庭。惟公則選曹無私。惟勤則宥密。有賴。尙其懋哉。用增光于前聞人。則予汝嘉。

范鍾除吏部郎官葛逢除都官郎官制

敕具官某等。朕惟郎選至重。必屬聞人。儻或輕授。非所以應列宿。凝庶績也。亟起家食之賢。序進周行之彥。爰得二人。以稱茲選。爾鍾問學平實。爾逢資稟朴茂。士論推許。素有定價。且敷歷多。而世故熟矣。朕患吏道不清。而選法日壞。正有賴于銓綜之公。而都官一職。卽古司隸。亦顯曹也。各敬爾事。贊爾長。以無負朕選任之意。

李韶除吏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朕自更化以來。省闕之官。未嘗輕授。議者謂六曹事劇。郎多虛員。而銓部未公。尤爲大弊。必得儒英。熟知當世之務。乃稱斯選。爾敏而篤學。介而通方。本諸躬行。施于有政。藹然廉平之譽。搢紳高之。肆疇郡最。徑陟刑曹。茲復付以銓衡之任。其爲朕甄別能否。振拔滯淹。俾吏道清。而庶績熙。尙其懋勉。嗣有褒擢。

王氏特贈和義郡夫人制

敕。朕觀五代史。著李氏斷臂事。其言曰。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夫李氏惟

不辱其身而已。非以身殉國也。曩西陲有狄難。爾一弱婦人。乃奮然冒賊以死。映世之名。寒如雪霜。殉國之節。視古烈丈夫有光焉。豈李氏得比乎。賜湯沐邑。建號小君。以獎烈魂。且以愧爲士而喪節者。

何琮母包氏贈令人制

敕。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國人稱願。皆曰有子。爰錫漏泉之澤。用酬陟屺之思。具封某氏。禮謹采蘋。心勞吹棘。雖生弗逮。千鍾之養。然歿已霑。屢命之榮。宜廣蕃釐。式昭寵數。少答擇鄰之教。以開奕世之華。

鄭發先封父母制

敕。具官某。祀明堂而民知孝。于是老老之恩溥焉。爾夫婦偕老。有子從仕。可無勸乎。宜均祭澤。錫以官榮。服我命書。永娛釜養。

楊汝明父大全贈少師制

敕。朕若稽故典。深體人情。揚名顯親。所宜先于禰廟。施祿及下。豈復間于里居。爰因熙事之成。增煥密章之寵。具官某。父某官。操行端潔。問學淵源。當寧考臨御之年。正賓贊盜權之日。侯門誰不伺候。進而趨起。熱官我豈願爲。思之爛熟。脫屣奉常之職。馳車蜀道之難。追念高標。幸有英嗣。克承家法。久在邇聯。珍祠暫佚于賢勞。樞服宜彰于世美。儲師峻陟。旌爾教忠之能。宗祏增光。欽予廣孝之義。

楊汝明母史氏贈漢國夫人制

敕。陟屺懷親。孰不知夫孝養。擇鄰教子。端有望于顯揚。宗祀告成。恤章加賁。具官某。母某氏。行遵慈儉。姿

縑柔嘉。詠蘋蘩之章。能循婦道。明經幅之喻。藹著母儀。有賢嗣以大其門。驗積善之昌于後。屬我邦釐之治。增爾家采之榮。錫命副筭。已少光于幽壤。徹田縣竹。益可慰于寒泉。緬茲淑靈。歆予茂渥。

楊汝明特贈四官制

敕。朕愛惜人才。優崇耆舊。道之云遠。悵莫途于來歸。天不憖遺。驚倏聞于謝事。宜加褒綵。用見眷懷。某官。溫然天姿。濟乎世美。緬懷爾考之節。不受權臣之汙。家庭有異聞乎。學斯二者。國人稱頌。然曰。有此幸哉。爰從筮仕之初。已養立朝之望。積有休譽。久在邇聯。晚撫盧南千里之封。殆過潁川八年之治。勞于藩服。佚以祠庭。圖任未遑。云亡何遽。君子萬夫之望。胡不壽康。豐水數世之仁。可堪凋落。爾抱欲爲未遂之志。朕懷用才不盡之思。宜疊進于四階。且復官其一子。以昭恤後之典。以表優賢之思。覬而英靈。服此光寵。

龐援特贈朝奉大夫直祕閣制

敕。守圉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固其職也。爾乘使者車。乃能挺身蹈難。死不舍節。偉矣。一死未足多。武關再戰。梗敵喉牙。俾不得薦食吾土。社稷之衛也。賞以報功。存亡奚間。以榮爾死。以迪爾後人。使凡爲臣子者。勸焉。聖人有金城。不在是乎。

葉奭除宗正丞趙涯除宗正寺簿制

敕。具官某等。宗正地嚴職清。所以處名流也。爾奭堅勁有守。爾涯潔介自將。皆奮由儒科。蔚爲邦彥。或俾參領。或典勾稽。不負予九宗之委矣。成周之制。辨昭穆。敘親疎。宗伯職之。維翰維城。卒以宗強。朕嘉慕焉。

今之宗寺古宗伯也。明古之制以佐其長。以固我宗藩。斯儒者事。毋徒曰謹司屬籍而已。

趙汝訥除司農寺丞杜範軍器監丞李以制大理寺簿章勵將作監簿制

敕具官某等。漢宣帝勵精求治。綜覈名實。以簡羣臣。黜陟有序。衆職修理。上下無苟且之患。迄濟中興。朕甚慕之。爾汝訥。秀于公姓。材力有餘。爾範。穎于儒紳。業履甚度。爾以制。金玉其質。安雅自將。爾勵。弓冶其傳。謹畏自飭。大農戎監有丞。理寺匠監有簿。往爲我分治之。丞以承輔其長。簿以糾正厥違。非特示進擢之榮也。政事文學禮法之士。繼自今咸稱厥職。則予以懌。

曾穎秀除戶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郎官上應列宿。矧版曹尤劇。屬時方艱。匪得雋良。曷稱茲選。爾學于家庭。施諸政事。令譽籍籍。搢紳間。朕甚嘉之。躋諸省戶。俾贊而長。其務革時弊。全國體以俟明陟。

趙以夫除左司郎中制

敕具官某。清中書之務。方今所宜急也。然非得識治之良材。贊予輔弼。烏能專意彌綸大經乎。爾之才猷。綽有餘地。且更中外。而騰聲華夷。比國家多事。章奏指安。以省郎攝宰掾。密裨廟論。屢罄忠嘉。朕固已心奇之。就俾爲真。式昭異獎。都司學爲宰相。先朝明訓也。懋哉。將于是觀器業焉。

曾穎秀除倉部郎中姚子材除工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等。太微郎位。光近帝座。非一路號福星者。弗在列。爾穎秀。以清敏聞于浙右。爾子材。亦威惠流

于湘東。洵爲監司之才者。宜從外服。擢眞望曹。積倉以爲供億之儲。備械以替修攘之政。皆今要務。惟爾之能。其齊乃位。揚乃職。以副朕意。

徐愿除直祕閣依舊福建提舉制

敕具官某。皇華之詩曰。每懷靡及。庸使之職。馳驅咨度。必有常如不及之意。民瘼其少瘳乎。爾氣和質美。學有師承。繇尙書郎。出持庾節。斂散合宜。亦旣活吾赤子矣。頃建卒之叛。爾勇無所避。親行撫諭者再焉。不有其功。繼以自劾。可謂每懷靡及者歟。寓直中祕。庸爾褒嘉。服此休光。益思稱職。朕將圖所以進爾者。

虞復除藉田令制

敕具官某。朕嘗書四十八規于緝熙殿。日觀省焉。爾敷暢厥旨。條列來上。粲如也。掌故未足以旌爾勤。進司帝藉。庸昭異獎。且以來臣工之嘉言。

吳潛除知隆興府制

敕具官某。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曰。君子之道。闢然而日章。夫名不稱。已疾之。名顯矣。人疾之。惟有闢然日章之德。則已尊而人不忌。爾之名高矣。敷歷中外。能聲益振。更化之始。首還班列。未幾持節江右。暫攝闔寄。威行惠洽。政平俗安。朕甚嘉之。列卿高選。連帥眞除。所以詳試政事。而養爾日章之德。欽哉。行且召卿矣。

李性傳改知寧國府制

敕。睦我從臣。作民良牧。朞月而可。已聞最績之多。易地皆然。爰重潛藩之寄。是爲公選。毋曰賢勞。具官某。學博而量洪。器醞而識茂。岷峨清淑之氣。世載其英。家庭講貫之功。達施于用。頃輟甘泉之賦。暫分澤國之符。蔚有弊猷。深用嘉歎。宜仍兼于祕職。就移鎮于宛陵。淮右流離。方資勞來。江東根本。政賴封培。豈忘與我共理之良。是以引卿自近之漸。欽予時命。其爾之休。

宇文景度知順慶府制

敕具官某。參井之墟。兵氛未解。深軫朕懷。南充樂土也。蕃翰之寄。可輕也哉。疇咨在列。知爾有牧民之長。今起家爲二千石。不但守條教而已。簡恤爾都。屹然爲雄鎮。使朕獲寬西顧憂。時乃功懋哉。

張謙牧知嘉定府制

敕具官某。朕顧瞻坤維。狄氛充斥。民無寧居。犍爲獨不被兵。驚徙流離。亦不少矣。宅牧之求。可輕也哉。爾守高梁。有治理效。制臣謂爾廉平。其錫左符。往宣惠政。爲朕勞來。還定安集之俾。民知有生之樂。復見太平官府。西州根本。繇此再植。則予一人汝嘉。

趙彥穢知寶慶府制

敕具官某。邵陽居湖嶺要衝。控引谿蠻。盤錯數百里。未易綏御。以爾踐敷歲深。更練材老。起之祠庭。畀以符竹。往欽哉。惟廉惟平。毋暴征。毋峻刑。簡易寬厚。以寧其人。則予汝嘉。

張舜傳知重慶府制

敕具官某。蜀去天萬里。朕深念遠民。謹簡良牧。爾嘗關決會府。有能名。制臣謂爾可任。今予命爾。牧于藩邸。往欽哉。朕階前卽萬里也。勿以遠而忽。

余元虞除司農寺丞趙必愿除太府寺丞制

敕具官某等。大農外府。皆財賦之職。必得通儒。深究本末源流。然後國用饒。而民不告病。爾元虞。學周官。而明理財賦之說。爾必愿。出相門。而知制國用之道。並丞二寺。僉論惟允。夫議論多而功實寡。世以此病儒。爾其夙夜惟勤。一雪此言。食貨生人之本也。果稱職。則儒不腐矣。懋哉。

趙汝諗除祕書丞兼右司制

敕具官某。詩曰。不解于位。又曰。夙夜在公。謂人臣居一職。則任一職之責。自朝至暮。罔敢怠遑也。爾少馳雋譽。蚤掇巍科。臨政勤敏。轉而上聞。登朝著。兼宰掾。夙夜不懈。猶昔也。擢丞中祕。號爲清簡矣。雖然。身在蓬萊。飽觀典故。以其所得于方冊者。裨贊廟謨。剖決庶務。則夫清簡者。乃所以爲繁劇之資歟。往盡乃心。嗣有褒擢。

除將作監丞制案此制原本闕姓名

敕具官某。朕念淮西宿師連年。輦車驪馬。前後轉輸。其事勞矣。爾以敏材。贊大幕府。飛輓無乏。爾惟克勤。乃事朕。今擢爾丞于繕監。往旣乃心。以續前績。向也攝官。猶稱治辦。況爲眞乎。詩曰。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藁于糞。思戡用光。今曷繇臻此。爾尙勉之。

趙汝談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制

敕。朕闕任物望。共濟時艱。思累朝豐水之仁。侯誰在矣。眷更化甘泉之舊。盍歸乎來。爰晉貳于儀曹。仍升華于翰苑。其官某。邦之宗老。時之名儒。學博且精。信儀型于後輩。筆雄而雅。肯蹈襲于前人。朕以世事浩繁。賢才衰少。豈伊白髮蒼顏之彥。不在金馬玉堂之間。矧郡最之上聞。宜綸音之趣召。職典三禮。詞成一。家。紫禁穹班。問諸國人。皆曰可。青氈故物。孰如君子居之安。遠追伯夷之寅清。近想東里之潤色。罔俾專美。用副簡知。

袁立儒除大宗正丞制

敕。其官某。周家忠厚。內睦九族。親親之至也。爾敏秀嗜學。藹著聲稱。擢丞宗司。俾贊宗老。詩不云乎。宗子維城。無俾城壞。金湯之固。何以尙茲。懋哉。

趙崇岳除大宗正丞制

敕。其官某。朕聞侂冑擅國柄。士大夫靡然趨之。爾父汝掄。與侂冑有舊。屹立不阿。節誼高矣。爾安恬自守。綽有父風。師友磨礪。氣溫而行潔。茲用序遷。晉丞宗寺。爾其永肩一心。勿墮家聲。嗣有褒寵。

顏耆仲除樞密副都承旨制

敕。其官某。國朝用人之法。任丞郎卿監者。出而宣勞外服。以符節策勳者。入而羽儀朝著。等而上之。必歷河北轉運。乃爲三司使。蓋迭更內外。涉歷多則知識明也。爾天才卓犖。無施不可。昔爲宰掾。旋命觀風。發

庾贍饑。淮堧以最聞矣。朕念邊事方殷。樞筦求助。引以自近。宣導密旨。出入之間。庶幾我祖宗用人之遺意焉。夫王者之于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軍情民隱。朕之所欲知者。進而告爾后。退而贊廟謨。稱職如此。則予一人以擇。

蒙齋集卷九

制

陳韓除工部尙書依舊沿江制置制

敕介長江而分閫。式嚴留鑰之司。掌邦土以命卿。增峻中臺之重。維時明牧。顯有駿功。庸就異于邇聯。示益彰于隆委。具官某。抱承家之學。有濟世之才。淮楚未寧。已見出奇之畫。江閩作孽。居多靖難之勳。寵司陪京。往護諸將。蠶茲介士。擾我朱方。倚鐵甕以倡謀。棲金峯而假息。布元戎之令。誓不招攜。嚳羣叛之心。期以贖過。情辭真切。禍福著明。且信且疑。方自懷于猶豫。不留不處。遽盡掩于鯨鯢。一掃姑息之風。亟奏蕩平之捷。爰陞常伯。晉長繕曹。如親九陛之前。益煥中權之寵。緬惟入覲。語及籌邊。觀其爲國深謀。每以用兵爲戒。度德量力。朕不忘龜告之言。禦侮折衝。爾尙奮鷹揚之志。

趙希奎除將作簿制

敕具官某。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吏治之否臧。朕每于民言酌取焉。爾令于畿邑。孳孳得民和。民惟恐令之去也。休聲旣鬯。轉而上聞。朕留汝以從民願。行再葦矣。俾有列于朝。簿正匠監。豈特旌爾之勞。抑使字民而能得民者勸焉。

項博文除大理寺簿制

敕具官某。朕明慎庶獄。增植國家好生之仁。故于列院中察爾敏而近厚。俾之簿領理寺。如得其情。哀矜勿喜。聖門明訓也。念之哉。

除大理寺簿制〔案〕此制原本闕姓名。

敕具官某。獄重事也。理寺列屬。寄朕欽恤之意焉。爾明慎不苟。擢爲簿正。民命攸繫。周官五聽。孰聽之心。聽之也。秋毫有累。則天君昏而民受其冤矣。可不敬歟。

王極除太府寺簿制

敕具官某。朕念不泄邇不忘遠之訓。蜀士凡有所長。搜羅惟恐後。矧雋聲著聞者乎。爾生有異質。早掇巍科。不自矜夸。益加培養。通達古今。曉暢事宜。非碌碌常才比。簿正外府。用由此階。詩不云乎。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予以遠到。期汝欽哉。勿予負。

何處恬除宗正寺簿陳瑑除國子監簿制

敕具官某等。簿正之職。聖人猶爲之。有志于學者。師聖人可也。爾處恬。昔爲太學諸生。上書言事。有挺挺風節。爾瑑。嘗貳政柯山。愛民戢姦。至今人思之。一絲璧水。升璇牒。一自列院。遷冑監。俱以簿正爲職。夫有令名固難。永終譽尤難。欽哉。勿替初心。益充所學。則予汝嘉。

除司農寺簿制〔案〕此制原本闕姓名。

敕具官某。儒者恥言理財。食貨載在洪範。儒者事也。而可恥乎。爾智識通明。諳練庶務。簿正農扈。乃以才

選其專精恪勤。阜民裕國。是爲稱職。

洪咨夔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制

敕朕總攬大權。宣明公道。以敍正羣吏。職重銓衡。施命誥四方。事嚴封駁。顧瞻在廷之彥。孰號兼人之才。必得通儒。始稱茲選。具官某。孤忠自許。勁節不回。立臺端則不避權奸。居掖垣則匪徒潤色。誰云賢者。無益人國。藉爾輸誠。固知明主可爲忠言。助予更化。積勞云久。以病丐歸。雅懷難徇于潔身。大義合思于體國。就正天官。小宰之任。更觀夕郎。批敕之風。職掌雖進于前。詞頭則簡于舊。比覽卿疏。深契朕懷。衆皆醉我獨醒。信非立異。昔者疾今日愈。云胡不留。矧當乏才之秋。尤隆久任之典。引領以望。爾終爲元祐之正人。矢心而言。朕不負端平之初志。尙殫忠盡式副簡知。

丁伯桂除權吏部侍郎制

敕朕疇庸四禁。分典三班。王者之建六官。莫重銓曹之寄。小宰之正羣吏。式高法從之聯。茲得通儒。肆頒褒命。具官某。受才膚敏。臨事浚明。自中外之游更。已聲華之藹著。比更大化。徑上要津。抗白簡以觸邪。每扶善類。伏青蒲而効直。不事詭隨。螭坳嚴言動之書。鳳閣演坦明之制。積茲衆望。簡在朕心。屬懷北顧之憂。尤重西銓之選。旣員多而闕少。矧官弱而吏強。昭示公平。得赴赴武夫之用。剷除姦蠹。盡蹇蹇王臣之忠。期爾力行。副予明陟。

張實甫俞處約父各封承務郎制

敕具官某等。禮九十日有秩。老老所以興孝也。矧爾有子。策名雋科。宜均祭澤。庸示褒榮。服我命書。永娛
登養。

李劉除禮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郎選高矣。南宮最清。非夙負譽望者。疇稱茲選。爾蘊蓄甚富。發爲菁華。朕欲用之久矣。屢更磨
節。少休琳宮。今命爾躋省戶。往欽哉。黼黻王度。將于爾取焉。

吳叔告補承事郎制

敕具官某。朕玩索中庸之旨。常取要切之訓。筆之于書。泊策士大廷。茂明正學。隱然言意之表。固有在也。
爾抱負所蘊。來從遠方。乃能若稽古訓。舉發強密察之語。敷暢厥義。深契朕心。爾其亦有味于中庸之書
矣。是用親擢。褒然爲舉首。懋之哉。毋志溫飽。益充器業。以其所以勉予者。自勉焉。庶乎無忝。

俞括轉承直郎制

敕具官某。朕篤親親之恩。施及庶姓。爾亦預焉。其進選階。尙思報効。使天下毋謂朕私。

繆夢達特轉武德郎制

敕具官某。朕方以信賞厲將士。爾有戰多。雖久不廢。懋哉。服我褒寵。思報効焉。

俞煒特補迪功郎制

敕具官某。選階雖卑。朕不輕授。爾及此妙年。克力于學。以稱朕恩。則雖恩亦義也。

陳紀特換授迪功郎制

敕具官某。昔三輔吏士。見漢官威儀。猶感泣思屬心。爾久汗僞命。今得身爲漢官。又以左選初階。易而勇爵。可謂幸矣。當何以報國乎。耿耿忠義。永肩一心。尙勿替朕命。

杜幼節除著作郎制

敕具官某。著庭儲才之地。爾毓秀挺奇。聯中兩科。當此國事多虞。固應亟見于用。奚以儲爲哉。望實貴乎相副。既有實才。復養資望。朕意固有在也。毋曰職清事簡。勉究遠猷。嗣有褒擢。

應絳除著作郎制

敕具官某。朕誦豐芑之詩。思爲培植人才計。爾博學多聞。屬辭知體。絳中祕陞著庭。衆咸曰宜。抑朕所深取者。以質美行修。易所謂吉人之辭寡者。蓋庶幾焉。恢爾器業。勵爾風節。乃可副予儲才之意。豈但與瀛洲學士相頡頏哉。

陶本除著作佐郎兼權右司制

敕具官某。朕觀前史。有此官要而不清。清而不要之說矣。我朝設官。莫要于宰掾。莫清于儒館。兼斯二者。必惟其人。爾寶婺之秀。悃幅無華。魁然其形。班行之羽儀也。裨贊廟謨。亦旣光寵。承明著作之庭。復俾涉筆其間。不其榮哉。夫木天固儲才之地。都司乃學爲宰相者也。又奚但清要而已。毋自菲薄。益迓寵休。

家橫除祕書郎制

敕具官某。祕館必用名流。所以養器業也。爾天賦英資。自爲太學諸生。已不肯碌碌。泊歸蜀。又冠春闈。才刃恢然有餘矣。乃不矜其能。隆師尙友。以致遠自期。校讎未久。茲復序遷。以爾詞學之富。顧何官不可爲。其務潛心古訓。益造平實。則予汝嘉。

邱岳除直祕閣淮東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世爲淮人。習知淮事。試之儀真。以稱職聞。召爲尙書郎。纔閱月。復俾司漕。計朕每臨遣監司帥守。旣戒苟同。亦戒苟異。何任職者。心人人殊。或依違其間。甚非朕意。爾尙一乃心力。以濟國事。憂顧其少寬乎。天球河圖。祕藏之府。寓直其間。以光爾行。祗服寵榮。嗣有褒擢。

曾用亮除江西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朕遴選監司郡守。深其涉歷者。所以老其才也。爾天資英發。所至有聲。曩持江西憲節。且攝章貢郡符矣。平定寇攘。從容不亂。茲就畀漕事。將益以觀爾之能。夫元凱稱才。以有德也。爾一門世所鮮儷。益懋乃德。以昌家學。奚獨衣冠盛事云乎哉。

唐璘除江東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昔慶歷中。諫臣修以言事無所顧避。出爲河北轉運。是時保州未寧。壓難折衝。信不可無直諒。骨鯁之士耶。國家多事。倚金陵爲重鎮。置漕帥于茲。要與制臣協規同力。以獎王室。今之金陵。昔河北也。朕頃聞爾名。擢爲御史。侃然正色。凜如秋霜。古稱寢淮南之謀者。非斯人歟。轉輸之事。非所以累卿。暫借

威望以助北門之重。抑嘗聞仁皇語臣修曰。有事第言之。修對以諫官乃得風聞。在外越職罪也。仁皇曰。事苟有聞。豈可以中外爲辭。朕之望卿亦然。

張應連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江東頃荐饑。爾竭力以佐其長。民免捐瘠。荒政第勞。蔚爲稱首。選階超進。眠羣僚爲優。尙思報稱。勿懈爾勤。

何處信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歲會有殿最法也。爾嘗通守嘉禾。課以最聞。法應得賞。其進一階。祇服休命。

喬幼聞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民困于役久矣。江東常平使者。以義勸分。政莫良于此。吏奉行類不虔。爾邑克成。爾惟克勤。乃事其增一秩。用風勵字民者。

知隆慶府李良孫轉一官再任制

敕具官某。劔閣天險也。古稱一夫荷戟。千人莫當。今非昔矣。強寇橫犇。毒流西土。爾以孤墉。首櫻寇衝。繫民人之心。生將士之氣。豈徒恃險而存哉。朕不忍六十州之燬蕩。思固門戶。扁鑄之防。無以易汝。其陟一階。勉爲朕留繕甲兵。峙餼糧。戒斥堠。結聚落。使險隘畢葺。寇不可復犯。蜀道載寧。予其大介賚。爾往欽哉。

文大淵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官賞所以勸有功。朕不敢吝。武都之捷。受賞者三十三人。爾亦預焉。儒生而立武功。未多得也。勉出乃力。嗣建茂勳。豈但選階序升而已。

歸順肅均等轉官制

敕具官某。隗囂將殄。馬援來歸。武周就亡。敬德爲用。豪傑之士。舍逆附順。志烈顧不偉哉。可無懋賞。以勸來者。爾等皆北土之豪。沈鷲有識。逆難背義。倒戈効忠。蔡人則吾人耳。橫班遙刺。褻陟有差。所以示功高之錄也。勉立殊勳。以對光寵。

宋明遠轉官制

敕具官某。朕念邊疆之臣。輸力王室。雖微必錄。雖久不廢。爾疇昔驅馳兵間。給餉無乏。今分符內郡。一嚙例進。朕不汝遺。勉殫忠勤。益圖報効。

陳一薦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昔人有言。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河南之役。祖宗故疆。復入版圖。爾有勞焉。戍守弗堅。則匪汝咎。勸功一秩。朕不敢廢。邊事之宜。爾既習知。竭力以圖後效。所以報也。

游震甲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昔漢宣帝尊寵刺史守相。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吏良民安。號稱中興。朕嘉慕之。爾器質溫潤。心事粹夷。暫輟禁從。綏我閩部。惠流威行。姦宄消息。而七聚乂寧。儒者中和之政。信可尙已。

內閣升華。所以褻也。而謙避弗居。朕心未快。姑用漢增秩故事。進爾一階。俾藩翰之臣勸焉。尙服寵光。嗣有明陟。

趙希儻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自常平義倉。耗于移用。惟置倉鄉社。最爲便民。秦昌僻在巴峽。田賦不滿六百石。脫有凶年。孰拯民飢。社倉之建。遂爲一郡長利。抑可以言民庸矣。其增一秩。俾牧民者勸焉。

胡元琰特轉兩官制

敕具官某。邊聲孔棘。臨事選材。不限資格。往往多得其人。爾頃以葭萌一令。而攘戎執俘。保民靖亂。卓乎干城之勳。非夫精華果銳。躍躍有欲自見者哉。一歲而遷三秩。非常典也。功多有厚賞。庶聞者勸焉。尙服寵榮。益思報効。

顏耆仲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鹽筴之利博矣。幹旋通變。不專興利。而美意行焉。獨不在人乎。爾將指東淮。以鹺爲職。懲俗吏之朘民膏也。度越拘犖。弛利予下。而國課自豐。誠有足大者。進爾一秩。豈徒以治辦見褒哉。體國愛民之意。固將風示四方。以爲護養元氣者勸也。懋哉。對揚休命。

葉莫除吏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尙書郎。高選也。而天官之屬尤重。蓋將贊而長以衡鑑羣才。顧可輕畀歟。爾聲猷炳蔚。踐歷寢

深頃以歷節宣勞江右。趣還郎位。所以旌外庸也。爾其一意奉公。恪守舊章。爲朕蒐雋賢。拔淹滯。以成思皇多士之美。則予汝嘉。

朱復之除太府寺簿。劉伯正除軍器監簿。王好生除藉田令制。

敕具官某等。械樸官人之詩也。傳曰。能官人。則民無覲心。官以才選。有是才。乃稱是官。不才者。自當知分。而敢萌覲心乎。爾復之。抱負瑰偉。爾伯正。器局秀整。爾好生。智略恢闕。或簿正寺監。或典司帝藉。可謂以才選矣。然朕玉汝于成之意。不止是也。欽乃攸司。嗣有褒擢。

韓濤除大理寺簿。楊伯昂除太社令制。

敕具官某等。禮刑相爲表裏。理寺之有簿正。奉常之有司社。秩雖卑。關於禮刑。則一也。爾濤之歷練。爾伯昂之疏通。職理寺者。觀周禮之三典。職奉常者。思伯夷之播刑。則表裏之說明矣。汝往欽哉。毋辱朕命。

陳至除國子監丞。曾三異除太社令制。

敕具官某等。在詩有之。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士有靖共自重。老成可敬者。于其德心有取焉耳。爾至。履行有常。勤于審計。爾三異。韜養不露。精于典校。朕察其德心。蓋能安于素守者。或晉聯胄監。或列屬奉常。皆清選也。尙其懋勉。以對休命。

黃宜除宗學博士。黃濤除太學博士。陳晉接除宗學教諭制。

敕具官某等。太學賢士之關。而天枝之秀。又設宗學以教之。師儒之選。可輕畀之哉。爾宜之雅澹。爾濤之

宏毅爾晉接之靖共皆一時選也其爲我端矩矯勤訓誘使辟離流道德之富麟趾追信厚之風不其休歟。

刁起除太學博士文復之除宗學教諭制

敕具官某等太學賢士之闕而天枝之秀又別設宗庠以訓之爲師儒者傳道受業解惑則一也爾起南土之英爾復之西州之彥登之學校以爲表倡如家塾之誨子弟情親而道自尊業精而疑頓釋果能若是足以副朕親賢賢之意矣。

劉炳除金部郎中李韶除都官郎中制

敕具官某等尚書郎高選也非有資望不輕授爾炳愿而和爾韶清而通嘗爲朕牧民且登諸朝矣青綾入直班序寢穹非徒爲爾榮尙其懋勉異時稱爲端平良吏惟乃之休。

趙汝遇除軍器監丞趙必愿除戶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等除戎器戒不虞義著于萃不傷財不害民訓垂于節而吾聖門講明實學有勇知方子路能之治國足民再求能之皆確然有可用之實爾汝遇之謹重職在繕戎爾必愿之明練職在理財一爲監長一爲郎曹其足食足兵之所深賴乎治兵而毋佳兵治財而毋蠹民此聖門之所尙而宗英之所以培植宗社者也懋哉服我休命。

趙崇暉除刑部郎官郭正己除大理正制

敕具官某等。朕讀虞書。臯陶稱舜德。凡十餘言。皆寬仁忠厚之至。而刑故無小止一語。聖人尙德不尙刑。于此見矣。爾崇暉。明而不苛。爾正己。通而有守。踐敷中外。諄著能聲。朕甚嘉之。或陟刑曹。或正理寺。爾其念一成不變之難。體哀矜勿喜之意。重民命者。所以壽國脈也。欽哉。

張涓除閣門宣贊舍人制

敕具官某。上閣清選也。以勇爵登罕矣。武都之戰。爾有奇勳。非此莫酬。今敵人送死。復蹈覆車。正爾立功名之秋也。勉哉。美官顯賞。朕不汝靳。

魏了翁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荆湖軍馬制

敕。計安諸夏。圖任大儒。荆楚國之西門。最重上流之勢。樞機天之北斗。全提外關之權。峻端殿以陞班。偉元戎之開府。誕敷渙號。式穆師虞。具官某。德粹而業閎。氣全而節勁。望爲萬夫之所屬。砥柱中流。學承百聖。而不慙。典刑大雅。兒童知其姓名。草木識其威名。越有服于大僚。將共熙于庶績。屬茲邊寇。擾我南陲。祖宗積累三百年。思保艱難之業。東南生聚億萬戶。亟爲耆定之圖。環顧在廷。疇堪茲選。不待靈龜之協卜。盡推白鶴爲聞人。然而任重者責惟艱。用大者寵宜厚。破拘攣牽制之積弊。杜異同。甚間之浮言。兵財悉應其需。察案自由爾辟。朕志決矣。惟汝予同。卿往視之。在師中吉。增重本兵之寄。式昭敵愾之威。協熊羆之力。以掎角戎師。掃豺虎之迹。以底綏庶士。併壯岷峨之聲援。遂清河洛之埃氛。俾一人輯寧于爾邦。茲爲長算。用真儒無敵于天下。當驗斯言。後卿袞衣之歸。翊我垂裳之治。

李植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兼修史制

敕。朕尊延耆俊。嘉尚名儒。偉祕殿以升華。專付史權之重。冠祠庭而命秩。俾陪經幄之游。時預議于听朝。爰眊儀于政路。具官某。爽邦由哲。事君以忠。品藻才高。得十志八書之奧。淵源學富。參一翁二季之間。更出入于累朝。凜孤高于晚節。粵新大化。召長禁庭。方資柄用之儲。遽動浩歸之志。諭以尺一。至于再三。何所聞而來。心乎徇德。不得職則去。過實在于。豈無體貌之隆。曷以筋力爲禮。是用付神京之真館。躡學士之穹班。庸究業于金華。肆垂光于汗簡。嘉謀爾則入告。尙賴箴規。大事吾其與聞。益殫忠蘊。

崔與之除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略制

敕。朕思用物望。共濟時艱。天下之達尊有三。夙推鄉老。王者之制爵凡五。尤重帥權。乃以符竹之榮。就畀枌榆之寄。具官某。國之著蔡。世之典刑。論思著于立朝。肯阿權貴。鎮靜稱于治蜀。歸臥邱樊。粵從調瑟以來。謂可彈冠而起。班獨高于八座。疏胡聞于再辭。屬茲蜂虿之起。戎欲保羊城而靖難。俾宣上意。式副民瞻。見大夫誰可乎。博稽公論。踰老臣者無矣。蔽自朕心。峻茲端殿之除。就建鄉邦之闡。威聲遠寄。姦宄潛消。少需不旬月之間。卽見一指麾而定。朕知卿素履。慕古良臣。每熟覽于來章。屢興懷于前席。相見何晚。雖暫煩牧御之才。盍歸乎來。行大展經綸之業。

曾三異除祕閣校勘制

敕。具官某。蓬萊方丈之勝。必老于詞學者。婆娑其間。亦邦之光也。爾年德可敬。神明不衰。登之木天。益飽

觀未見之書懋哉嗣有褒擢。

許應龍除國子司業兼禮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先朝選儒英爲成均長日延諸生切磨爲己之學不但勤課試謹繩墨故得人爲盛自風俗之頹人心斲喪士子皆波流風靡不復有先輩典刑朕甚憂之爾履行粹和不自表暴俾範多士譽處藹然正小司成之席豈徒爲爾榮哉昔閔子騫有言少而不學則苟而可苟之爲患大矣爾其率勵後進毋使學殖荒落國家將有賴焉懋哉。

何琮除知福州制

敕具官某轉漕七閩事權雖重然特一職耳帥無所不統治軍則有訓治之法涖民則行綏輯之政非負宏才大略者莫稱茲選爾稟姿寬宏制行峻潔自班朝列躋言路不待更化禁戒而四方賂遺已不得其門而入矣出將使指餽餉宣勞適值多故之秋一指麾而旋定晉升延閣就畀帥閫正以爾之抱負不可限以一職故使總方伯連帥之權究詩書禮樂之蘊軍政旣飭民生咸綏皆於爾乎賴尙其懋哉嘉績轉而上聞行且召卿矣。

彭鉉除直祕閣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制

敕具官某五羊去天遠兵悍難制震驚一道朕起元老殿鄉邦亂然後定顧瞻中外之臣疇可繼者爾名父之子蔚有令聞我寧考最念舊學擢爾弟昆抑眷爾考也由詳刑攝帥閫委寄隆矣克稱厥職就令爲

眞夫俗儒多儒。健吏鮮仁。欽哉仁而不儒。戢姦靖民。則予汝嘉。

鄭晝知瓊州制

敕具官某。瓊山懸隔。瘴海中島。夷錯居。比歲嘗反覆不定。思得良牧撫寧之。爾關決會府。習知南方事。經爲朕綏彼黎元。敷我懿化。則予一人以懌。

蒙齋集卷十

表

謝次對宮祠表

力辭華職。乃竟闕于俞音。叨領真祠。更誤落夫寵渥。恩隆岱岳。心凜淵冰。臣某。謝中伏念臣久抱沈疴。粗安
愆分。粵從謁告。凡七八疏。以求閒。繼冒兼官。猶一再除而未已。俄峻升于次對。又滄玷于名藩。自惟衰頹
多病之身。得此稠疊非常之數。僥逾若是。稱塞謂何。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大度海涵。至仁春育。念臣曾班
朝列。示簪履之不忘。察臣稍讀父書。雖非葑而弗棄。遂頒新命。俯及陳人。臣敢不思報殊知。益充素學。務
明義利。詎自昧于初心。誓保身名。庶不墮于晚節。

狀

徽州乞祠狀

某至愚極陋。無所取材。誤蒙聖恩。擢膺郡寄。僥逾過分。報稱無繇。惟思夙夜究心。勉竭駑鈍。始到之日。蠶
弊百端。帑藏空竭。而無餘。綱解積壓而未補。縣道財賦。告急紛然。婺源休寧。積廢尤甚。遂與諸邑相約。首
罷專人追呼。務于催科之中。深寓撫字之意。今則休寧蠲賦。已沐霑恩。婺源辟官。頓新弊政。其他諸邑。亦
皆有條。幸賴同寅協心。得以專精郡事。前官綱運。補解已多。吏祿兵糧。按月支給。時發倉庾。用濟貧窮。稍

飭軍容。仍加激犒。庭少淹留之訟。獄無久繫之人。回視曩時。氣象稍勝。民既幸拙政之無擾。某亦與百姓而相安。只緣上有老親。年踰八十。兼抱宿恙。發作無時。某自領郡符。倏焉滿歲。去鄉千有餘里。音信動涉兼旬。心旌搖搖。頃刻弗置。念躬湯藥之奉。合尋香火之緣。欲乞朝廷。察某區區所陳。別無規避。陶鑄一祠。廟差遣。俾得早歸鄉閭。粗供子職。既可以全微臣事親之道。又可以彰公朝錫類之仁。言發于衷。情不得已。欲望朝廷。亟賜敷奏施行。

衢州乞祠狀

某一介庸虛。寸長無取。濫叨誤恩。分畀輔郡。深惟公朝所以委使之意。夙夜孳孳。悉心撫字。期欲報稱萬一。惟是郡當舟車往來之衝。加以積弊膠轄之後。苟徇人情。則有負所學之素。欲伸公道。則不免違俗之譏。每于職所當爲。但知勉竭其力。自到官以來。究見諸邑舊苦豫借。遂痛節浮費。與之代輸。蠲除宿逋。以示寬恤。自是蠹弊既革。田里相安。今則上供綱運。並無虧欠。官兵俸料。如期支給。去冬市廛延燎。營葺俱已復初。今歲雨暘及時。農收又幸一稔。及瓜而代。屈指匪遙。在某可謂僥逾。其他別無規避。只緣斗筲易溢。蒲柳早衰。冒膺劇繁。頓覺疲茶。重以松楸在念。寤寐不忘。欲乞朝廷。特賜敷奏。陶鑄一祠。廟差遣一次。庶幾得歸舊里。稍獲休息。異時或有繁使。東西惟命。不敢控辭。

辭免將作監兼國史狀

職正五工。驟玷飭材之選。書成一藝。猥兼載筆之華。自揆非宜。以榮爲懼。伏念某謏材何算。樸學徒勤。久

去周行。詎作清都之想。謬持漢節。飽諳黎庶之情。恍兩鬢之俱霜。乃一身而二任。發倉箱之積。所期八口之無飢。察囹圄之寃。敢謂片言而折獄。比積勞而致疾。屢削牘以祈閒。初無避事之嫌。蓋出由衷之悃。俞音竟闕。寵數忽頒。自外而中。固喜吏氛之脫。求退而進。終非愚分之安。輒控忱辭。冒于鈞播。願收回于成命。庶允穆于師言。葵藿心傾。何敢忘于大義。松楸夢遶。期少遂于素懷。

辭免直徽猷閣知建寧府狀

某承家學淺。涉世才疎。周爰咨諏。偶冒持于雙節。不遑寧處。倏恍閱于五年。昔升雉監之班。仍贊麟經之筆。忽叨因任。俾續前功。尋力辭賑卹之艱。獲專任平反之責。方虞幽黜。遽被明揚。閩嶠上游。昔素稱夫劇郡。阜陵潛邸。今尤號夫大邦。屬肇新元化之初。正妙選惟良之日。不應疲茶。可稱撫摩。況方躋堯閣之榮。復超二級。豈假寵周藩之寄。欲重一麾。猥併集于罔功。敢躡當于成命。輒控循牆之避。庶逃負乘之羞。

建寧乞祠狀

某叨試外庸。倏周一紀。驅馳江部。粗殫諏度之勤。牧御閩邦。兼任將輸之寄。誓欲守公而竭節。敢云擇便以謀身。而自抵建以來。憂民之瘼。皇皇平糴。切切救飢。罷省十綱之運鹽。獨除累歲之逋賦。更欲講求丁米。庶幾鋤去蠹根。緣積疲勞。致生疾狀。證狀將成于瘵癘。寢興俱患于艱難。加之飲食弗強。肌膚頓削。皓然白首。願逐祿以何營。皎若壯心思捐軀而莫遂。惟當置散。或可弭災。兼自入霏至今。閩境閔雨。精禱致嚴于齋素。甘霖已應于滂沱。雖云轉咎而爲祥。胡可抱疴而尸位。痛則呼父。仰而籲天。欲望朝廷。特賜敷

奏許家山之遄返。冀骸骨之保全。儻假息于餘齡。期報恩于末路。

辭免兼侍講狀

感恩甚渥。揣分奚堪。竊惟聖學之緝熙。尤重儒臣之勸講。非深造自得。則無以為啓沃之益。非殫見洽聞。則無以承顧問之詳。自揆何人。足當斯選。已陳免牘。尚閱俞音。敢望公朝。曲回淵聽。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

〔案〕本傳甫凡三兼中書舍人。此狀有久服羸官。蓋被賜環等語。則當是由知建寧以祕書少監召入。兼領時所上狀中。又有冒攝銓衡之貳語。本傳不詳載。致甫為其妻趙氏壻。志有云。端平元年。以少監召。二年。遷舍人。兼攝詞垣。吏銓。則亦是初為舍人時兼領也。又以下篇起居郎兼舍人狀首一聯。西掖攝承。尚仍舊貫。與此篇首聯。西掖代言。駸防越俎。二語互詳之。則此狀在初兼時無疑。

右坳載筆。政負空餐。西掖代言。驟叨越俎。疊膺異數。倍惕危衷。伏念某。碌碌無奇。恹恹自信。少耽樸學。素莫習于詞章。久服羸官。更澆荒于筆硯。幸逢調瑟。濫被賜環。近咫尺天。已覺歲華之晚。分清切地。曾微月籥之更。遽陪經幄之游。冒攝銓衡之貳。已多忝竊。可復超躡。矧頒一札之新。申飭羣工之課。職專潤色。將大布于王言。詞許繳還。必盡當于公論。倣近製則弗工于駢儷。徇孤忠則動忤于姦邪。自知迂愚。無以稱塞。儻冒貪于榮寵。將自速于顛隕。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誤渥。改畀時髦。當使聖謨。不愧坦明之制。毋令冗器。得汙嚴近之班。

辭免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狀

左坳記注。忽冒新除。西掖攝承。尚仍舊貫。恩華狎至。慚負增深。伏念某。疎拙無堪。樸忠自信。國步艱難之

際。老冉冉而奚爲。家門憂患之餘。心悄悄而良苦。方念力祈于閒佚。豈堪更被于寵榮。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渥渥。改畀時髦。俾無負乘之羞。庶免曠官之媿。

辭免直徽猷閣宮觀狀〔案〕本傳甫爲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時史嵩之以力主和議驟得遷擢甫力知婺州不拜此狀有引咎語當指此事也

爵祿厲世之權。實國家之公器。廉恥立身之節。尤臣子之素心。故上無濫予之嫌。下安知足之分。同歸一是。庶獲兩全。伏念某。但有樸忠。了無能解。率意勇往。每與世以相違。忤物滋多。由信己之太過。豈譏評無因。自至。皆言行有以取輕。痛門戶之凋零。祈朝家之昭雪。忱辭雖切。從欲未頒。正無地以措躬。忽自天而錫寵。既賦祠官之廩。仍加閣職之華。度義弗安。捫心愈愧。敢望特與敷奏。曲賜矜憐。冀成渥之亟收。庶危蹤之善保。多言誠爲可畏。從古而然。止謗莫如自修。由今以始。

辭免除集英殿修撰知婺州狀〔案〕本傳甫前後兩命知婺州皆辭不拜此狀有罪大責輕等語當是初被論時所上

罪大責輕。正念昨非之當改。人微恩重。尤慚新渥之洊頒。輒于再瀆之誅。用罄一忱之請。伏念某之不肖。命也甚奇。人交肆于詆誣。上未忍于捐棄。寓秦陵奎壁之直。領建業煙霞之祠。方避寵榮。力祈寢免。峻升寶殿。侈論讓之隆名。躡鎮金華。增藩宣之重寄。大君有命。小臣敢辭。奈前申尙阻于施行。兼近牘復闕于俞允。胸懷耿耿。尙虞利口之騰。義理昭昭。詎味朶頤之戒。儻自違其素志。將重玷于明時。更望鈞慈。特與敷奏。察其悃悞。賜以矜憐。收回宸命之頒。少塞輿人之議。可與無與。于公朝何拘反汗之嫌。欲仁得仁。在

小臣惟冀本心之白。

再辭免知婺州狀

自顧賤微倍深兢惕。〔案〕此篇起處原本有闕文無可校補。伏以臣子事上之誼無貳爾心君父恤下之情丕從厥志已備殫于忱請乃尙闕于俞音理實未安辭寧洊瀆伏念某素乏涵養動招悔尤以開職而領真祠猶難輕受分藩符而升祕殿奚可冒承矧聖明求治之益勤惟牧御得人之爲急矐言星婺密拱日畿高大父之遺芳依然猶在不肖孫之弱植藐爾何堪得非所蒙榮祇爲懼儻苟貪于光寵是自速于顛隳伏望鈞慈更賜敷奏收還成渙改畀時髦義利兩途難兼取魚熊之美行藏一致乞仍尋鷗鷺之盟

辭免中書舍人狀

去國經年方愧召綸之寵朝天有日驟叨詞掖之除新渥輝煌危衷震惕伏念某性資介僻學殖荒疎惟知公以滅私豈虞動而得謗旣奉身而退靡貪赫赫之聲名不俟駕而行僅有惓惓之忠愛敢圖出綽復俾代言昔已試之罔功今若何而勝任循默保位將素履之有慚矯抗當官必危機之再蹈矧惟衰朽曷免曠瘵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亟收成渙改畀真儒豈徒嚴帝制之司亦以重王朝之選陳力不能者止毋令貽攘臂之羞投閒乃分之宜終許遂保身之哲

再辭免中書舍人狀

掌書命于西垣曷昭王度騰巽章于北闕惟徯帝俞旣未察于愚衷詎可忘于虔請伏念某初無薄技第

有孤忠。蒲柳之質早衰。已難藏老。鷗鷺之羣方狎。匪敢養高。驚一札之下。頽望脩門而甫入。便蕃錫寵。嚴近升班。既慚演潤之非長。更慮繳還之未易。直道則動成忤物。徇時則或至違心。難以兼全。其將安決。皆我所欲也。奚若取熊爲士者笑之。殆幾搏虎。頻復之厲。後悔莫追。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察某之忱。辭非僞。憐某之素業久荒。別簡時髦。作鳳閣舍人之樣。庶全晚節。從鹿門處士之遊。

辭免兼權吏部侍郎狀
〔案〕本傳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論史嵩之輕脫難信疏留不行翼日樞吏國子祭酒皆辭不拜此辭免兼權吏部侍郎兩狀與辭免召命乞祠諸狀永樂大典散見各卷不辨先後今並參合本傳序載

右史記言更叨勸講。西銓典選。復冒攝承。揣分非宜。撫躬知媿。伏念某未深學古。相守教忠。幸逢更化之熙明。獲廁舊人而收召。清都大微之上。密近天光。細旃廣廈之間。仰裨帝學。其爲際遇。已極寵榮。矧天官小宰之聯。實禁路從官之貴。胥無水鏡。難求裁鑒之長。量溢餅罌。且重滿盈之懼。可堪超躐。必速顛躓。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毋嫌反汗。別務掄材。使一出于至公。庶少安于微分。

再辭免權吏部侍郎狀

昨騰巽牘。祈寢渙恩。天聽未俞。愚衷增惕。伏念某猥以樸學。幸逢明時。才無演撰之長。職以封還爲重。非他官之可比。務竭孤忠。有前疏之尙存。敢違初意。所冀宸心之感悟。庶幾輿論之允諧。若乃恕其狂瞽之愆。擢以華要之任。雖身謀之甚便。于國事以何裨。苟貪冒于寵光。恐難逃于譏議。況某衰齡遲暮。病體支離。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真材。蒲柳之姿。已難勝于棖桷。麋鹿之性。期早退于山林。

辭免召命乞祠狀

某自顧么微無足比數。公朝曲徇私情。仰戴生成之造。但某賤軀致疾之由。只因勞役過度。心氣太損。津液枯燥。榮衛不和。所以釀成瘡效之證。今大體雖已向愈。而餘證猶未盡除。醫者謂須清心省事。方得痊安。某默思醫家之言。誠爲有理。若非寬閒自適。恐難遽收功效。茲者朝假已滿。深慮有違君命。不遑寧處。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畀以祠廩。使得優游田里。服藥調治。早遂痊安。異時或有驅使。罔敢辭難。

乞宮祠狀

某初無長技。粗守樸忠。叨竊逾涯。撫躬知懼。一從孟夏。痼疾大作。瀝忱謁告。至于再三。得請來歸。屏居山樊。自夏涉秋。申請者屢矣。上恩寬大。未賜譴誅。但某揆之私心。班列法從。所當朝夕論思。此何等官職。而乃養疴于家。繩以曠療。何所逃罪。某心非木石。寧不自知。實緣賤軀所苦。非但瘵疾作梗。腰疼增劇。近又別有一證。左腿連足。瘡毒焮焮。其熱如火。所起白泡。以千百計。醫者按方書。名爲瘰毒。乃因濕熱交攻。故生此證。目今用藥淋洗敷貼。兼進活血等劑。但受病既深。猝未見效。須得寬心將理。庶幾有安全之望。區區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畀以祠廟差遣。俾得日親藥餌。保固孱軀。自此沈疴去體。復獲安康。則異時凡有驅策。惟所命之。決不敢妄有辭避。上辜聖朝隆寬待下之意。

再乞祠狀

聖明恤下。恩德如天。自揣么微。若何稱塞。惟是纏綿一病。幾及半年。變證屢增。略無痊減。瘵瘍未愈。繼以

胃經受濕。屢疹方劇。加以足疾。瘙痛。外用草藥敷貼。內服湯劑調治。課效茫然。醫家謂藥力不及。必藉艾火之功。所灸穴道不一。然亦未獲良驗。奉父母遺體。不善保護。至使疾病交攻。衰態具見。已自跼蹐不安。若更嗜進貪榮。其爲顛踣決矣。載惟公朝。設官分職。正欲各共乃事。豈有屏伏巖谷。身抱沈疴。而乃職闕銓綜。號稱法從。乞閒既未從欲。只得仍前舊銜。每一操筆。爲之慙悸。尙難自恕。公議謂何。區區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念某之情。至爲懇切。察某之辭。無一僞妄。早昇祠廡。使得專意醫藥。庶幾得覲再生。實戴天地父母成全之造。

辭免兼修玉牒狀

國有鉅典。職重瑤編。載筆嚴于十條。特書大事。提綱專于一相。次列從聯。宜得宿儒。協成信史。如某者。斷無他技。素乏三長。屬有負薪。幸蒙恩而予告。未臻勿藥。方歷悃以展期。念息偃于家山。久曠瘵于銓部。若加修纂。愈速顛隳。伏望朝廷。卽賜敷奏。俾仍舊著。少須疾疢之痊。亟寢新榮。勿致寵光之溢。庶安愚分。允穆師言。

辭免兼祭酒狀

竊惟成均教養之地。非他有司比也。蓋隆師儒所以重經學。專職掌所以正化源。豈可以他有司兼領哉。近年以來。典教者以課試爲務。而無師友相規之益。爲士者以進取爲急。而無義理切磋之功。若更以他官兼領。則愈無以隆師儒而專職掌矣。某所以不敢苟就者。非爲一身辭榮避事計也。蓋具見司成之官。

其職不可不專。是以力控悃忱。期于從欲。而訓詞溫厚。不容引避。退自揣己。愈重凌兢。區區欲望朝廷。更賜敷奏。收回成渙。別選德望學問。可爲師表者。俾專厥職。始足以重經學。而正化源。其于培植斯道之氣脈。誠非小補。

辭免集英殿修撰知嘉興府狀

謁告而歸家山。疊祈閒退。疏恩而典畿郡。敢冒寵光。輒不避于嚴誅。用備殫于忱悃。伏念某初無他技。僅有小忠。西掖詞頭。每愧封還之不力。右銓職掌。尤慚澄汰之未能。而況蒲柳之衰蹤。欲保桑榆之暮景。屢章亟上。一語不欺。奈訖闕于俞音。反過叨于異數。被嘉禾之新渥。寄重藩宣。仍祕殿之舊除。班高論議。一猶難稱。二其曷堪。本圖結香火之緣。覬少遂林泉之志。且訪醫而問藥。可愈疾以延年。若乃以旣耗之精神。膺方來之事任。雖稍需于近次。終自背于初心。欲乞朝廷。特賜敷奏。洞鑒由衷之悃。別求共理之良華。職收還庶器名之無濫。叢詞改畀。亦命義之可安。

辭免依舊寶章閣待制知福州狀〔案〕福州之除。本傳不載。攷甫遷中書舍人。後權吏部侍郎。修玉牒。兼祭酒。皆辭不拜。繼有嘉興婺州之命。皆辭。此狀引以爲辭。則在兩命。後無疑也。

有命自天。拊躬增懼。某竊伏思念。歲首叨恩。假守嘉禾。方具免牘。復拜星婺之除。實以賤軀抱病。精神筋力。委難勉強。屢控忱請。冀得休閒。旋蒙朝廷畀以祠廩。仰戴生全之大造。茲者濫膺宸渥。分闔七閩。地望旣崇。責任尤重。自惟一介么麼。何以當此隆委。況某數月以來。專心醫藥。生意略回。而所苦瘵疾。已成沈

痼未有治療之方。正此憂窘。雖曰分符。尙爾需次。然內揆諸己。豈敢冒承。欲望特賜敷奏。收還成渙。容某只領祠官。庶使愚分少安。卑情不勝大願。

辭免兼給事中狀

某叢爾嵬瑣。濫叨誤渥。已嘗敷露忱悃。力上免牘。迺閱俞音。良深震惕。竊惟古者。命官各專一職。故下之任責。得以竭其力。而上之用才。將以觀厥成。後世以一人而兼數官。但以疊組爲榮。而專任責成。則未也。聖天子躬親庶政。兩丞相率勵羣工。正當復古風。以救時弊。夫何循襲舊例。而未能爲官擇人乎。況如某者。學本不優。材有所拘。記注勸講。已逾分願。銓曹兼領。尤爲非長。今若更使之掌絲綸。司封駁。人以爲榮。已則甚懼。蓋責以演潤。則思艱辭拙。無以華國。繙以繳奏。則識闇氣蘊。或致傷體。蚤夜以思。無一而可是。用不避再瀆。披瀝肝膽。區區欲望敷奏。毋嫌反汗。別畀名流。豈惟臣職之獲安。抑使王言之增重。

再辭免兼給事中狀

封駁之任。命令所關。典故精通。執奏始不乖于國體。風節勁直。論事乃允契于衆心。儻非真儒。曷稱嚴選。如某自揆。無一可堪。方慚紫橐之寵榮。更冒黃扉之書讀。若昧循牆之避。必貽負乘之譏。比控忱辭。初非飾僞。邈爾未回于淵聽。凜然深激于危衷。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毋嫌反汗。別畀時髦。使皇家有得人之休。庶小臣無踰分之愧。

辭免吏部侍郎狀

〔案〕本傳甫先以中書舍人。命權吏部侍郎。已有辭狀。後復由兵部侍郎。遷吏部侍郎。此三狀標題無權兼字。且有西曹七兵等語。知係由兵部遷職時所上。與前

兼權辭狀
非出一時

演鳳掖之給拜恩踰月。典鷓冠之選。錫命自天。寵數駢蕃。儒衷危惕。伏念臣材非適用。學不通方。親逢願治之朝。冒處代言之地。振居易之職。寧顧己私。〔案〕此下闕五字。欲扶國論。自分莫逃于鈇鉞。敢期擢貳于銓衡。有益于君。則爲初無覬望。不得其職。則去。難冒寵榮。伏望陛下。憐臣老病之侵尋。察臣衷忱之懇惻。亟收誤渥。改畀時髦。毋令得罪于輿言。庶可少安于愚分。

再辭免吏部侍郎狀

宸恩下逮。驚印綬之何多。淵聽未回。拜絲綸而增愧。不嫌再瀆。敬白微忱。伏念臣炯炯孤忠。區區樸學。雖彊紆于筆藁。常恐墜于箕裘。躡貳銓衡。亟騰巽牘。伏佩訓詞之溫厚。乃及家世之遭逢。謂先臣立節之堅。有同時之恨。期微臣遺風之似。至形累日之嗟。爰撰陽剛之辰。俾持人物之柄。而臣精神耗于多病。筋力爲之早衰。雖常讀夫父書。了不通于世務。奚以革除弊倖。必將孤負恩私。清議謂何。丹心自媿。伏望特垂睿照。曲鑒愚衷。卽改畀于時髦。庶克全于晚節。

三辭免吏部侍郎狀

竊以恩寵逾涯。游陳免牘。悃忱未白。訖閱俞音。揣已終慮。其弗堪。籲天遂忘其屢瀆。自憐皓首。空抱丹心。常虞有限之精神。莫勝方來之酬應。西曹七兵之務。特奉行有司之故常。東銓羣吏之權。乃差別人材之流品。縱令殫其念慮。猶恐墮于姦欺。自顧積衰。豈能稱職。力控循牆之避。凜如淵谷之危。伏望朝廷。更賜

敷奏。曲鑿由衷之請。毋拘反汗之嫌。別畀儒英。用清吏道。庶公議之允協。亦愚分之可安。

辭免國子祭酒狀

〔案〕本傳甫前後兩命兼祭酒。此狀有尙繫吏銓之銜。求脫未遂等語。當是遷吏部侍郎後申命也。

聞命震驚。拊躬慄伏。念某因衰得病。累疏丐閒。未沐允俞。方深跼踖。而便蕃之寵。從天而下。俾領成均之職。大非晚學所堪。且以從臣而兼監長。乃先父舊官也。先父問學操履。士類推服。久在學省。諳知本末。猶自謂此職不比他官。究心誨誘。惟日不足。況某視先父。萬萬不侔。加以茶然之軀。疾疢交作。經涉半載。醫藥靡瘳。形骸骨立。血氣頓消。尙繫吏銓之銜。求脫未遂。正此無地自容。詎可更令供二乎。夫以太學賢士之關。必得大匠誨人之矩。某之壯也。猶乖物望。今老且病矣。決不足仰承聖朝新美多士之意。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渙。別畀真儒。以重首善之地。某下情不勝大願。

再辭免祭酒狀

某自揣么微。疊拜寵渥。懇辭弗獲。益重凌兢。竊念某之赤心。實非有他。只緣今春所苦。瘕瘡腰疼。證狀屢變。幸收艾火之功。自謂可以勉強支持。又蒙朝廷俾兼司成之職。此乃先父舊官。微臣深願克紹。其奈疾患纏綿。左骭又生瘡毒。一歲之間。日日從事藥裹。精神氣血。耗損極多。豈可復更勞動。只得控露真忱。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畀以祠廟差遣。俾得養疴。以畢餘生。

再辭免權兵部尙書狀

〔案〕初辭狀。永樂大典不載。

溫詔下頒。危衷增惕。竊以見知則悅。人情均樂于貪榮。得寵若驚。臣子盍思于量分。澁訥未回于聰聽。怔

營敢憚于固辭。伏念臣積有遭逢。茫無績效。深恩莫報。半年三拜于除書。任重難勝。一旦五兼于華組。儻使更叨于超擢。是將自速于顛隕。見得思義者。非出于矯情。爲官擇人者。當留于聖慮。欲望念五兵爲至急之政。而六職非假寵之官。毋俾乘軒。徒啓衛人之誚。何嫌銷印。式昭漢帝之明。

書啓

上制帥書

竊惟今日重戍在邊。兵力疲于暴露。民力病于轉餉。國力窘于調度。此中外痛心疾首之時也。士之欲進言于麾下者多矣。往往竊歎私議。相顧莫肯發。曰不在其位也。曰交淺言深也。某不肖。廁于幕下之士。不可謂之不在其位矣。又蒙幸于左右者有年。不可謂之交淺矣。默而不言。誼不可也。情不忍也。夫官以江淮制置使爲名。府事但兼之爾。而足跡不至淮甸。自江以北。付之文移。晨起晏罷。坐曹據案。與治州縣無異。精力耗費于簿書。而閩外之體統未明。智慮周匝于事物。而天下之名義未講。此失臨遣之意一也。官軍按甲不動。而藉山東羣盜之力。以收舊疆。彼皆以殺人掠貨爲事。欲其秋毫無犯。所至牛酒開門迎勞。其可得哉。沿邊守卒。誘殺降附。江淮惡少。俘奪人畜。義旗所向。有旅拒而無響應。有堅壁而無倒戈。此失弔伐之名二也。張魏公、秦丞相。雖邪正不同。然終身各守一說。今也知戰之必不可已。而不敢力主也。知和之決不可爲。而不敢深詆也。若攻矣而又欲守。旣守矣而復欲攻。內無執持。遙有稟聽。擇善不勇。慮患太深。豈以去位爲難乎。此失去就之義三也。凡此三失。愚請極論其所以然者。夫欲有事于仇敵。此天下

之公憤也。非一家一人之私憾也。奈何不昌言于朝。不博採于衆。徒與二三君子籌之。彼倡甚高之虛言。我圖甚難之實事。不出力以助我。而持論以律我。或漸變爲知難而退之說。或遂謀爲潔身而去之計。古之君子。與人同樂。必與人同憂。今之君子。預吾成而不預吾敗。共其安而不共其危。此愚所未曉。先生能以一身受公議之責。而不能以公議所是者。精白言之于上。何歟。蓋自南渡以來。國家畏敵之病。何其深入骨髓也。昔也畏敵之烈焰。今也畏敵之餘威。有可強之執。而自貶以趨弱。有可勝之理。而豫憂其必敗。謀國至此。可謂拙矣。自古任責大臣。其胸中必有卓然不可易之見。不以成敗利鈍而遂廢也。今也帷幄之籌。無所堅決。疆場之吏。無所稟承。欲乘機進取。則上制乎廟謨。欲偷安退保。則下畏乎公論。聚十數萬兵于境上。退縮如處女之不窺門戶也。謹畏如彭祖之觀井也。日月逝矣。機會坐失。如天下後世何。誠使吾之國人。畏名義甚于畏仇敵。通上下爲一心。合中外爲一家。勇者請行。而怯者不議其後。君子協力。而小人不撓其成。又安有下作而上不應。外欲爲而中沮之者哉。凡今之持論者有三。怯者欲和。勇者欲戰。持重者欲守。敵亡無日。吾誰與和。和不足言也。試言戰可乎。下哀痛之詔。以誓衆。移和買之幣。以犒師。使名義暴白如此。則可以戰。若陽諱其名。陰喜其實。無大舉之勢。爲小偷之事。則戰未易言也。三制閭脈絡相通。連衡並進。使聲勢環合如此。則可以戰。若二邊不動。一方用事。如人之身。四體不仁。而一臂竊舉。則戰未易言也。姑舍是言。守可乎。有張巡許遠之忠義。使登陴之兵。裹創飲血而不怨。如此則可以守。若勞役無度。甘苦不均。士卒凍飢。而將帥歌舞娛樂。軍心解體。則守未易言也。有羊祜杜預之恩信。使並邊之

兵知安居奠枕之樂。如此則可以守。若杵築未乾。驅之穿濬。穿濬未已。驅之營造。民心胥動。則守未易言也。夫戰守大事也。先生何不于此時。與君相精講而熟計之。因以立一定之規模歟。或謂方今廟謨淵深。外間莫測。如陣亡功賞。暴露犒賜。蓋有司細務爾。而奏請累月不下。況于爭大事乎。恐謂體統正則條目舉。大事之不爭。小事之不報也。先生何不亟言其大者。次言其小者。按行兩淮。以覈軍實。激犒三軍。以作士氣。求老成有方略之士。與之共謀議。勿使懷才抱道。而有不吾以之歎。起開廢有人望之將。與之共功名。勿使袖手旁觀。而有不盡用之恨。移江上諸屯之卒于江北。以省餽運。收北來流附之人于江南。以示恩信。罷兩淮土木之急者。以休民力。旌沿邊吏士之死節者。以勸戰功。使風采精明。人心興起。開關可以戰。閉戶可以守。雖以之抗新造之敵可也。況于支吾自守者哉。夫臨大事。決大議。在乎擇義精。立志果而已。賊未授首。臣無還期。裴度所以平蔡。羣疑滿腹。衆難塞胸。劉表所以覆荊州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先生言而用。則留不用。幅巾還第。大節不毀。孰與得官職而失名譽者比哉。某日夜念此。憂思旁皇。不自知其言之出口。惟赦其狂簡幸甚。

代劉宰回趙丞彥湘到任啓

帝闕疏恩。男邦貳政。事功已試。有如熟路而駕車。里社相望。更若繡衣而行晝。凡在受塵之列。疇非賀厦之人。某官孕秀天枝。搢華月窟。淵源學海。未多鴻寶苑之藏。根柢詞林。寧假古錦囊之蓄。世科俯拾。官路橫翔。綠水紅蓮。勝游洊歷。高槐翠柳。雅趣未忘。雖官稱不改于前時。而地望已殊于他邑。南連畿甸。足爲

近水之樓臺。北接江壖。正倚濟川之舟楫。願亟推于素蘊。以直上于要津。某壯志已灰。病容如鬼。殘年幸矣。卿雲覆之。簡牘重頒。深戢相先之誼。報章獨後。尙寬不敏之誅。

蒙齋集卷十一

序

送林德甫赴京學教授序

三山林君德甫。受知真西山。結交湯同年仲能。及其弟伯紀。西山于人無不容。其敬德甫也。猶異衆人。仲能伯紀。繩尺甚嚴。非言與行副。知恥自重之士。不深交也。余以是知德甫必有以取重于師友者矣。天地生才。不問今古。每嘆前輩銷落。後生不接聞源流。風俗淪胥。曷有紀極。泛觀宇宙間。不但人才寂寥。而物亦凋耗衰少。推數循理。必有其故矣。士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其信然耶。余旣雅聞德甫賢譽。今茲親接。耳其言。叩其所蘊。則包絡事物。貫穿古今。守經達權之道。皆瞭然于德甫之胸中。異時所到。浩未易量。殆不必重嘆典型之淪墜。而謂吾道于是窮也。雖然。昔者先君子嘗訓學者曰。立志貴乎恢張。保德莫如兢業。今世之士。往往卑近者。乏恢張之志。而俊邁者。鮮兢業之誠。有能立大志。奮大勇。傑然立乎千萬人之上。而檢點此身。雖毫釐之間。微有過差。亦不苟恕。則恢張兢業。蓋兩得之矣。德甫分教京庠。異日將推所有。以淑後學。固余之所深期者也。做古人贈言之意。于其別。聊爲德甫發之。

送潛子言趨朝序

陸先生金谿人也。而書堂實在貴溪之象山。同官安仁宰潛君子言。家溪上。余與崇象山書院。子言大喜。

蓋先生之學大要以辨志爲主。舉世沈酣于利欲之中。而不知本心之大義。此固先生之所哀也。晦庵朱先生延先生講書于白鹿。特取論語喻義喻利一章。指示迷途。厥旨蓋可見矣。子言所以喜余興崇書院。得非喜斯道之久鬱復明乎。今子言入朝。仕胄監。風化之所自出。子言以其心之所喜者。上告明天子。下淑諸生。平居果有徇義忘利之志。則臨難必有盡忠致命之節。將見先生之道。復光明于時。而國家元氣綿綿長存矣。或曰。時方多事。而以興學爲急。毋乃迂乎。曰。不然。無禮則賊民將興。無學則上陵下僭。載在經傳。昭昭乎不可誣也。奚其迂。子言知余心者。于其行也。遂書此以贈之。

送魏監丞赴夔帥序

紹定改元。將作監丞魏侯。以直祕閣帥夔。夔固重地也。側聞明天子屬侯。意殆不止夔。侯識通而機敏。博聞而知變。治夔有餘矣。儻加重任焉。俾全制西蜀。其亦可哉。但蜀近日多故。敵人去來不常。我兵單財寡。備不素具。蜀人心搖搖然。侯其奚以處此。獲乎上。不獲乎蜀人。不可也。獲乎蜀人。不獲乎上。不可也。官之辟置。歟。財之調度。歟。兵事之分合。歟。制敵之緩急。歟。務通下情。不肯阿意求合。獲乎蜀人矣。而未必獲乎上。若一切稟命于朝廷。以取上之知。獲乎上矣。而未必獲乎蜀人。然則奈何。曰。決諸心。槩諸道。心之所可。卽道之所安。蜀人與之上。亦與之。未有獲乎下。不獲乎上者也。侯之先聲。蜀人屬耳目焉。循是而行。夫何患。且余聞蜀人性亮直。毀譽不亂真。見有潔廉畏義者。交口譽之。其反是者。則顯攻之。介乎是非之間者。始譏而改。則終是之。而卒不改者。終非之。前事殆可鑒也。侯行飭于身。而望積于夔。譽滿四屬。而聲達于

天朝繼是領全蜀之寄。爲國家萬里長城者。必侯也。侯到蜀。試從鉅人長者而叩焉。寧考朝。從臣抗疏。力論西事者誰歟。乃余先人絜齋也。蜀人誦之至今。不肖孤敢忘先志哉。侯衢人也。余承乏典州。與侯有夙好。于其行。敬書以贈。

送張伯常赴吳尉序

張伯常負其才氣。能力于學。通知古今。論議亶亶可聽。不得志場屋。辟尉吳江。豈伯常本志哉。于其行。贈以言曰。尉職警捕者也。得盜孰若無盜。魯常患多盜矣。季孫使臧武仲詰之。武仲不可。其言曰。在上位者。洗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余每愛斯言。可謂知去盜之本矣。夫盜何自作。亦效上之所爲耳。上不欲則雖賞不竊。上先利則不奪不厭。伯常旣自飭厥躬。又遇明監司。是能軌度而明徵矣。民忍爲盜耶。雖然。歲惡不入。餓殍盈野。民不忍爲盜。而歲實驅之。吁。念之哉。敬之哉。毋罪歲。毋罪民。益加內省。告諸明監司。不使得盜爲喜。而以無盜自期。是之謂不負所學。

送趙從道名隆赴福倅序

天地與我同。斯言贅矣。我與天地同。斯言亦贅矣。此至言也。而謂之贅何耶。噫。知者知其爲贅。不知者不知其爲贅也。三山別乘。趙君之官。將爲風月主人矣。訪余山中。且別而求一言。余病矣。又何言。試問風月與我同耶。我與風月同耶。萬籟俱息。湛然清明。當此時風月且與我相忘矣。烏覩其爲異。躬簿書。役期會。當此時風月與我判然矣。烏覩其爲同。欲仕乎。惟恐上之不我知。而吾職之不得盡也。風月同耶。異耶。欲

息乎。思泉石之清致。望故鄉而懷歸。風月同耶。異耶。在鬧而能友風月者。吾見亦罕矣。鬧既與風月隔。而閒乃欲與風月親。是二物也。烏乎其可親。然則無閒鬧動靜。則可語風月之真趣矣。而此豈易到耶。而豈終不可到耶。別乘負超軼之才。志于古而敏于學。其進未易量也。聞余言拱而唯。乃書此以贈。

送趙庶可秩滿言歸序

用舍難全。通介難兼。其來尚矣。喜動一于用。喜靜一于舍。徇己一于介。徇人一于通。孰有可用可舍。能介能通者乎。稽山趙君庶可。銳意職掌。用矣。語及出處。愀然有欲舍之色。確守界限。介矣。稽諸輿論。翕然有通才之稱。世人能如庶可者。蓋寡。雖然。事會方來。舍不必言也。才如庶可。通又奚足道哉。姑置之。敢問知之如何。其用世乎。其爲世用乎。若曰爲世用。則庶可猶夫人耳。吾期庶可用世。而庶可未肯以用世自期。吾惑焉。又問介也。如何。其無所往而不介乎。抑有時而介乎。若曰有時而介。則未爲難能也。吾期庶可以無所往而不介。庶可其果聽吾言否乎。余每懷此而未吐。庶可告別。余適抱病杜門。未有見曰。此而不吐。是終不吐也。則于庶可乎。有負。故卒吐之。夫有用。有舍。有介。有通。人自爲此名耳。道固無是也。果得道矣。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豈有用舍通介之迹哉。凡涉用舍通介之迹。皆較計安排而爲之者也。去道遠矣。吾將進庶可于道。盡捐世俗之見。而卓然有志于古。忘爵祿乃能用世。忘宮室妻妾所識窮乏。乃能用世。忘身乃能用世。必如是。則可以言用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夫子又發明之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果能是。將無所往而不介。又豈獨爲目前硜硜小丈夫之爲哉。一節之廉。是一節而已也。一事之

敏是一事而已也。道若大路，坦然正直，六通四關，無有拘閔，然則求道有方乎？曰：有其方若何？曰：在明心，請以是勉庶可。

徐逸平集序

學有淵源，人有傳授。逸平徐公，自言其學得于蕭先生，蕭先生得于龜山楊先生，蓋出于伊洛之學者也。觀逸平所著書，淵源傳授，槩可知矣。而余所深敬逸平者，非徒以其言也，以行足以副其言也。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言辭，豈君子所貴哉？枝葉之盛，本根之衰，平日躬行，果無愧怍，發而爲言，斯足貴矣。逸平信其素學，恬然不以仕進爲意，行孚于鄉，咸師尊之。五峯胡公，一時之傑，往復書辭，亦以先生稱，則其行卓矣。豈徒言而已哉？余旣爲逸平書其墓，江山王令，哀其遺藁，又以序見屬，余遂得寓目焉。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其逸平之謂乎。

許主簿大梁集序

端平初，天台許君，以舒城簿領部兵糧，自淮達汴，凡經游之地，感宗周之舊事，睹黍離而興嗟，作爲詩章，以寫其徬徨悽愴之意。題曰：大梁經歷集。朝士遺之書曰：東西道進師，所鄉無前，天府已入版圖，關洛在目，宜發爲饒歌鼓吹之曲，以鳴太平之盛。噫！今閱斯集，所謂饒歌鼓吹者，乃一轉而爲是耶？但見周旋毫汴之間，慄慄焉懼糧草愆期，皇在不測，何暇鳴太平之盛？然士以職自見，會計當牛羊茁壯長，此吾之職分也。又豈必擇不勞且宥者，始可以盡吾職耶？己以不勞且宥者而自處，則勞宥將使誰當耶？若夫譎諫

之體固詩人之常。而此編非譎也。君自謂曲而有直體。且以玉川月蝕之作自況。此其發于忠義。豈非天性然耶。以職則不辭勞。以詩則不導諛。君信可人矣。抑又觀其論淮西便宜五事。得于親歷。最爲詳備。至力言守江清野之失。且以精間諜。安淮民爲急務。惜其不得上達爾。噫。世之抱孤忠。懷隱憂。而不獲上徹。如君者。蓋多矣。使有能表而出之。雖未暇鳴國家之盛。要亦伸草茅之氣。下言之。上行之。瘼民瘼而回生意。是其鳴國家之盛也。又奚必饒歌鼓吹之爲耶。君訪我于里舍。今告歸。遂書此以贈。

無倦序示江東幕屬

以期會不執爲大故。賈誼嗤之。其務在于期會簿書。王吉鄙之。識者皆以是爲格言。雖然。簿書期會。非可廢也。顧所謂簿書期會者。如何耳。周禮曰。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而特著于司會之職。是則參互要會。乃周人之簿書。而日月歲。卽周人之期會也。彼其官僚之講習。渺然爲治體深長之思。朝夕之所圖維。隱然爲民生悠遠之計。不以虛名事誕謾。而書于載籍者。皆實事。不以光陰付等閒。而攷其日月者。皆實迹。此周家所以勵臣工。修庶政。非若漢世崇尚刀筆吏之比也。由是言之。如漢刀筆吏之簿書期會。則不可。如周日月歲之簿書期會。獨不可乎。某非才。將指揮。幸與諸兄。日相周旋。名雖寮案。實則友朋。凡本司所以行于郡邑。與郡邑所以復于有司者。莫非鑿鑿惠利之實政。而世之所謂趣辦椎剝等事。咸無之。近以郵置往復。多有稽違。分委賢僚。以疏壅滯。且置簿立期。而加緝密焉。若可已矣。然某以爲渺然治體深長之思。隱然民生悠遠之計。豈惟周人能行之。尤吾儒所當孳孳講求。而不可暫倦焉。

者是用重置此帙。略具其事如左。一賑荒之政。自去冬迄今。散財發粟。爲數浩博。取會旣闕。類聚孔艱。曰常平。曰勸分。曰獻助。曰濟。曰糶。覈其數目。稽其欺弊。綜理微密。而後一局之事。庶無罅漏。自是以後。民有艱厄。官有施予。又豈容以結局辭。凡此等類。上關朝省。下達州縣。劄狀行移。不付吏手。非賴賢僚。誰爲我助。一西成所望豐稔。四十三縣之內。產米之有無。糶本之多寡。皆須審會得實。斟酌合宜。其招商也。稽公憑之往復。其和糶也。察吏卒之姦蠹。然後米舟輻湊。而倉廩可充。一救荒除盜。理實相通。豫備不虞。古有明訓。無事尙不可弛。況多難之時乎。鍛乃戈矛。備乃弓矢。一事一物。皆不可闕。器旣具矣。尤貴閱習。合本司所管衙兵。教以射藝。厲以旌賞。可使人人精熟。又市井間。有所謂良家子。近日軍兵習射。此徒欣然來集。隆暑之月。暫令少休。今涼颯颯然。可以尋故轍矣。一江西福建之寇。退近鉛山。貴溪。安仁。餘干。諸邑。賊徒動息。所當周知。官軍利鈍。所當盡究。報狀盈篋。彙輯未齊。宜將各郡邑名色。以類區分。勿相淆雜。繼是旋報者。亦隨卽歸類。使血脈源流。瞭然在目。誠近日急務也。一天下萬事。非財不辦。本司無生財之路。惟有節財之政。拘樵檢梃。責任必專。外此則告命之椿留者。勸富民以爭鬻。僧牒之給降者。多委人以轉售。此皆所以厚足食之本。爲足兵之基。一兵荒之禍。固爲甚慘。而差役之苦。亦如兵荒。兵荒之殺人。猶有時而止。差役之殺人。則無時而休。今總冊鼠尾帳之置。差似詳整。然亦未足深靠也。恪意奉行。最貴州縣得人。專心討論。尤在幕僚任責。使役戶脫妄差之擾。田里免破家之憂。豈非仁政之大者歟。

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昭明靈祠。多歷年所。雨暘有禱。靡不響答。茲議更新廟宇。鳩工度材。豈容無提其綱者。人謂神祠似非甚急。殊不知爲政之道。順民心而已。闔城之人。莫不尊敬信嚮。正當因人心而爲之。況祭山川之在其地者。古之禮也。今之監司。卽古方伯連帥。而可曠事神之禮哉。舉茲數條。無非切務。分委幕屬。各司其事。但其間有脈絡相聯者。又宜更相協一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倣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之意。相與共惜寸陰。戮力同心。期底成績。今以三日爲率。某就此簿批問。某事見作如何區處。某事合作如何施行。諸兄其各疏于簿。始若煩細。然積日而月。而歲。功緒著見。終始貫通。此爲政也。亦爲學也。行之在盡心而已。故名之曰無倦。

贈錢融堂詩序

融堂自潛安來歛。某延入郡庠講書。首論立志。乃講顏子問仁一章。敷釋斯義。最爲的切。夫志非他。志于仁而已。大哉仁乎。充宇宙。滿六合。接于耳目。著于日用。何往非仁之本心。渾全通貫。此心卽仁。不勞外索。人患志不立耳。某不敏。請融堂入學講書。志于仁也。融堂爲學者闡明大旨。志于仁也。某帥官僚詣學以聽。教授帥諸友咸聽。志于仁也。諸邑宰各勉邑之士子。融堂之賢弟子。自遠方來聽。濟濟洋洋。有風雩氣象。志于仁也。某又欲帥邑士之繼至者。與同僚之子若弟。屈融堂入學再講。志于仁也。融堂訓誘不勸。復留以從。茲請志于仁也。融堂不但以言啓發之。又將與諸友磨礱。以求輝光日新之實。言行相副。無歉昔賢。志于仁也。他郡之聞風者。將曰。校官作成士類。又能求廣其學問。郡僚不以此事爲迂闊。又能助成其

教化。遂使澹安之師友相從。以至于歛。歛之官若士相與慕而問辯講貫焉。二邦人士。藹然以道義爲樂。異時人才。由此而盛。志于仁也。某遠離膝下。假守于茲。自是以往。孳孳勤求。一念在民。益勉其所未至。庶以不辱朝廷之命。而少慰老親之懷。志于仁也。同僚自是修乃事。敬乃職。內不欺心。外不虐民。上不負君。志于仁也。士習既善。推以化民。凡爾父兄弟。鄉黨鄰里。轉相講授。更相勸勉。俾歛之民。自是知學道之爲急。孝悌之當先。頓革舊習。還其本心。禮義可興。風俗可美。志于仁也。故曰。大哉仁乎。充宇宙滿六合。接于耳目。著于日用。何往非仁。學者勉之。本心虛明。常如講書諦聽之時。則庶幾有志矣。不動于意。不累于欲。兢兢以守之。時時以習之。無終食之間有違。則仁常在我矣。某嘉融堂善于發明聖人之旨。于是詩以歌之。

贈徐通甫名士序

三衢徐君爲惠州校官。將行四明。袁某酌別而言曰。君氣貌粹夷。威儀閒雅。章其胸中。必愉愉怡怡。有自得者。非余所及也。其何以贈君。雖然。焉可以無贈。昔吾夫子之言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盈天地之間皆善也。皆中庸也。若之何而擇之。曰。擇之以心。心卽善也。卽中庸也。以是擇之。以是得之。以是拳拳服膺而弗失之。顏子亞聖也。尙謹所擇。況後學乎。余與君論學。猶未究精微也。而竊窺一二矣。聖經昭白。真若日星。傳註之學。愈多愈晦。君其謹所擇焉。

贈東嘉劉君序

學者貴有受道之質。甘受和白受采。以其有美質也。非甘非白。則雖有五味五色。亦弗能受矣。色味尙不可無美質。矧學者之于道乎。質者何。曰忠信而已矣。忠信卽人之本心。外忠信而求本心者。皆妄也。東嘉劉君自婺過衢。謂余曰。吾就正于校書徐先生。望其容貌。未言而敬心自生。旨哉斯言。劉君觀省此心。常如侍校書時。可以言忠信矣。

贈王伯友名序

中庸援詩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嗚呼。好合之好。豈世俗之好。和樂之樂。豈世俗之樂。皆道也。兄弟妻子順道。則父母無不順。斯可以言孝。兄弟妻子一不順道。則不足爲有道之好。不足爲有道之樂。不好不樂。則父母不順。非孝也。事亡如事存。父母無存亡之間。豈可以爲旣亡而不思。罔極之報哉。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爲人兄。爲人夫者。亦可以反求矣。風自火出。家人反求之義也。余讀中庸。有感于伯友之行也。書此以贈。亦因以自警焉。

贈新昌俞君序

余臥河里中。新昌俞君。惠然來訪。袖出長箋。道所以來見者。非他有爲也。援孟子反經一章。其有志于正學歟。七篇之終。論自古賢聖。見而知之。聞而知之。動經五百餘歲。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耳。知者誰歟。非孟子自許歟。所見何見。所聞何聞。所知何知。此難以言語形容盡也。通前章反經之論。觀之。同乎異乎。孟子引而不發。後學蔽而弗悟。嗚呼。道其終晦也耶。俞君歸而求之。有餘師。

贈王志叔序

志叔爲齊安錄事。漫堂劉公旣昇之箴。難兄去非。又爲之跋矣。某復何言。然漫堂謂志叔廉明。不患不及。惟慮迎長官意向耳。志叔過秋浦。爲余言。佩服是箴。究心犴獄。視勘廳如家。平心定氣。引囚親問。不施箠楚。吏不得出一語。由是囚莫不盡吐實情。茲不亦明乎。居官三年。律已如一日。泊秩滿。棹空舟歸。茲不亦廉乎。嘗有巡檢司執盜。聞之縣。縣上之州。及臬司。志叔以賊不獲疑之。詰盜賊何在。盜謂棄之水矣。志叔愈疑。白憲。置盜三獄。分鞠之。憲如其言。俱以非真盜告。遂得釋。使志叔無特操。決不能爲此。則其不阿長官。不違斯箴。信有證矣。余每病世人。誦善言而不修實事。如志叔之不負漫堂。及難兄之訓。幾何人哉。問學無窮。志叔勉之。繼此聞一善。皆能躬行以實其言。古人可庶幾也。遂書以贈之。

贈嚴坦叔名序

坦叔抱負才業。有志當世。以余耳目所睹。記才如坦叔。蓋寡。坦叔有詩名。寓意推敲。細入毫髮。似非磊落。度越繩墨者。及遇事挺身直前。勇無與抗。喜接雄豪士。握手吐心肝。相期功名。人亦樂與共事。余每與語。深知其志向。必不虛爲一世人。善謀能斷。密而通敏。而耐。坦叔之才。其細麓易劇。無施不宜者歟。士固以有用爲貴。雖然。遇不遇時也。奚可有固必意。余老矣。同寮三年。坦叔之助。不可縷數。一日別余去。求書悅心二字。語余曰。吾未爲參選計。歸而繹故書。求吾心之真悅。請大書。將揭諸所居之室。余曰。是得之矣。迺書而序之。

贈趙君是夫名隆序

余與君是俱甲戌進士。紹定己丑，余持庾節江東。君是實在幕中，屬歲饑，議賑貸政。君是有助焉。庚寅冬，余領臬事，仍司庾。與君是偕來。君是敏于事，善斟酌。三年之內，發廩勸分，地勢闊而事情多，實惠難下。究選屬檢覈，必先君是。隆暑祁寒，漕憲倉分郡縣慮囚，君是代余行。雪冤寬繫，輒中理。余始至番，則留君是于池。余行部，又以臬事留屬君是。彌縫罅漏，勞矣哉。會秩滿將去，因語及齊年。今要官者若而人，外庸者若而人，已顯而申折軸者若而人，久躋而漸亨者若而人，未通籍者又若而人，得喪升沈，天地賦分一定，毫髮不爽。顧求其不喪不沈者，在我而已。君是奉板輿爲祿養計，安恬夷猶，厥味甚長。素守弗移，聽其在天。使後之觀者曰：甲戌科所得人如是，茲其爲顯親揚名也大矣。敢以此言爲君是贈。

贈王次點名與序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士各有所志，或志事功，或志名節，或志詞學，而上焉者志于道。其所以景行前哲，各隨其分量規模之淺狹大小，而至于景慕聖門之高弟，必志于道者也。當會點鏗爾舍瑟之時，雍容數語，真如在春風和氣中。今天台王君之有志于是也，以與之名，而字以次點，則豈特事功名節詞學而已哉。道卽本心，天地同體，虛明洞徹，不可名狀。會點蓋有契于斯矣。夫子思中行而不得，故思狂者，又不得而思狷者，狂狷皆近道，而狂尤勇于進道。次點勉之哉。東巖沂水也，生徒童冠也，詠歸之樂，卽當時氣象也。夫何遠之有。

又

有關雝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先儒之確論乎。王君次點。作周禮計義。予猶不獲盡觀全書。且未見次點所述詩說。噫。說關雝麟趾之詩。易耳。關雝麟趾之化。惟三代聖王能之。後世之漢高皇唐太宗。尚不足進此。然則周官將何時而可行乎。曰。聖經與天地並。世有否泰。道無終極。有王者作。克己以正本。齊家以範物。宮府一體。朝廷邦國爲一人。左右執御。皆良士。后妃嬪婦。無私謁。廢置誅賞。盡出于一人。而奇袤不正之習。無纖介奸乎其間。此關雝麟趾之化。而卽周官法度之所由行也。余雖未見詩說。固可以心會矣。孟子談井地爵祿之制。而大本在格君心。聞次點著經說甚富。格心之要。儻在乎是。其許我盡觀否乎。

贈真仁夫道名志序

物生而華。華而實。其生生也不窮。秋冬斂藏。萬物歸根。春陽載熙。生意沃若。生不待春也。當斂藏之時。生意在其中矣。詩之美稼穡曰。實函斯活。函云者。所以形容生意之妙也。世人不達此理。往往趨華而棄實。孔子傷之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非特車服宮室之繁飾于外者。是華也。詞藻之麗。聲譽之赫。亦華也。朝夕馳騫而不反其家。于實乎何有。陽處父。張茂先。皆以華而不實致敗。邢顒爲魏曹植家丞。而劉楨爲庶子。顒守禮。楨善屬辭。植疎顒而親楨。楨諫曰。君侯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世以爲名言。是故才勝德。謂之不實。辭勝行。謂之不實。實苟不足。雖堂堂之子張。屢中之子貢。去道尙遠。況

其他乎。仁夫、西山家蘭玉也。一日請益于余。余曰：子盍以己之名若字，日省觀焉。道惡在，仁是也；仁惡在，事親是也。西山爲今天下端人，子娛侍親側，委己于學，收斂膏液，以暢內美，則人之見之容貌辭色之間，固有不可揜焉者矣。始余見子，猶懼其驕，今之見子，驕氣鋤矣。退而質諸人，咸稱子爲佳公子。然余猶爲子歉然也。孟子論仁之實，旣曰事親，又推之于義、于智、于禮、于樂。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嗚呼！此生生不窮之妙也。此所謂仁也。此所謂實也。子而果有志于是，深耕易耨，勿忘勿助，雖適千里，常如過庭，戰兢自持，若寶金玉。今之稱子爲佳公子者，他日又將曰：真學者也。夫必使人稱子爲學者，則西山翁之心始慰矣。始可以言實矣。始可以無愧于斯名斯字矣。請以小字字仁夫，曰實之，而因爲之說。子之歸也，呈于西山翁，及余友湯伯紀，其必曰然。

贈沈智甫名省序

言心聲也。發策之語，直犯時忌，惟先有輕利祿心故耳。使所重在利祿，尙不敢略有忤拂，況敢從其蠹根病髓而攻之耶？若端憲沈先生之弘致淵識，可謂達于重輕之分矣。先正獻公嘗言：先生少年在鄉校，刻志問學，齋前有竹甚茂，每于竹叢中讀書，音韻洪暢，聽者悚然。祁寒襍絮，則小籃貯故紙，用以溫足。前輩所謂士大夫必先咬得菜根，乃可有爲者，其先生之謂歟。嗚呼！惟其如是，故能尙氣節，篤道誼，視官爵如外物，曾何足以動吾之毫芒哉？方其仕上虞也，一尉之卑，發爲問目，深嗟理學不明，風俗頹靡，于是以扶植公議爲主，及爲學官，謂立朝而道不行，赧然動于中者，今可謂無其人。蓋將以啓宰相而下愧恥之。

心耳。且夫壞天下國家者，私意也。而惟一公字足以藥之。壞士大夫節義者，無羞惡之心也。而惟一恥字足以藥之。此二良劑，切中膏肓，人徒嘆其善藥病耳。孰知胸中耿耿，不以得喪利害爲念，而後能發此二問。不然，豈不能隨世俯仰，雷同媵阿，爲尋常場屋發策之語，而乃明目張膽，慷慨深切如是也。前一問尙爲世所容，後一問不得安于朝列矣。先生何加損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愚于是敬服先生之心。嘉熙二年十有一月己亥，敬書以授先生之子智甫別駕云。

贈祝君泌序

康節觀物篇，其學自老氏乎。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斯道也。豈獨老氏易繫辭曰：設卦觀象，物皆象也。又曰：聖人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物皆動也。老氏守靜觀復，乃動也。易觀其動，乃靜也。何動非靜，何靜非動。陰陽剛柔，互爲其根，知此者可以觀矣。祝君好康節書，余大書觀物二字遺之，非觀物也。自觀也。觀我生，觀民也。大觀在上，何物何我，祝君識之。

贈包進士序

唐人作字，或取墨妙，或不擇墨，二者不同，而同于以字名世。蓋胸中有字，字不在墨，墨誠佳，固足助逸，苟胸中有自得之趣，雖不擇墨焉可也。雖然，學擇墨易，學不擇墨難。予未善書，敢犯難乎。請姑從其易，包君所示，頗足起予。且豫藏之久，須更佳，噫，人以久乃見，豈特墨也哉。

贈項吉甫序

余既爲耕樂說。端午丙申。余被罪去國。果遂歸志。吉甫貽書錄前記見示。余忻然曰。吉甫與余俱老矣。筋力日衰。欲耕不可。雖然。昔陶靖節歎富貴之非願。委去留于無心。因暮春之將至。感西疇之農人。作爲歸去來之辭。而斷之曰。樂夫天命復奚疑。是吾志也。遂書以遺吉甫云。

贈京口富春子孫君榮名高序

人言數學與理學異。吾謂不通于理。非深于數者。孫君占天數學也。而乃通于理。以己之瞽。念人之瞽。求膏腴。創義學。萃羣兒之瞽者教焉。非通于理。而能如是乎。推孫君之用心。不特可以救世之盲于目者。抑可以警世之盲于心者矣。

絜齋家塾書鈔後序

甫自幼泊長。侍先君子側。平日集諸生及諸子。危坐說書。夜再講。率至二鼓。無倦容。謂學問大旨。在明本心。吾之本心。卽古聖之心。卽天地之心。卽天下萬世之心。彼昏不知。如醉如夢。一日豁然。清明洞徹。聖人卽我。我卽聖人。舜號泣旻天。負罪引慝。祇見瞽瞍。禹荒度土功。三過家門。呱呱弗子。道心精一。曾何間斷。自古大聖。同此一心。箕子論皇極。無偏黨。自蕩蕩。無黨偏。自平平。無反側。自正直。是之謂極。是之謂本心。太甲顛覆典型。痛自怨艾。克終允德。成王遭家多難。執書感泣。天雨反風。本心一昏。迷惑如彼。本心一復。光明如此。先君子諷誦再三。聞者流涕。又言見象山先生。讀康誥。有所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讀呂刑。嘆曰。從肺腑中流出。嗚呼至哉。先君子之學。源自象山。明白光粹。無一瑕疵。可謂不失本心矣。是編也。伯

兄手鈔。雖非全書。然發揮本心。大旨具在。伯兄名喬。天資純正。用志勤篤。嘗宰溧陽。視民猶子。邑人德之。惜未盡行所學耳。甫悼先君子之沒。幸伯兄之有傳。今又云亡。痛曷有已。遂刻是編。名曰絜齋家塾書鈔。而納諸象山書院。以與世世學者共之。紹定四年辛卯良月己未。男甫謹書。



3
4
2035

蒙齋集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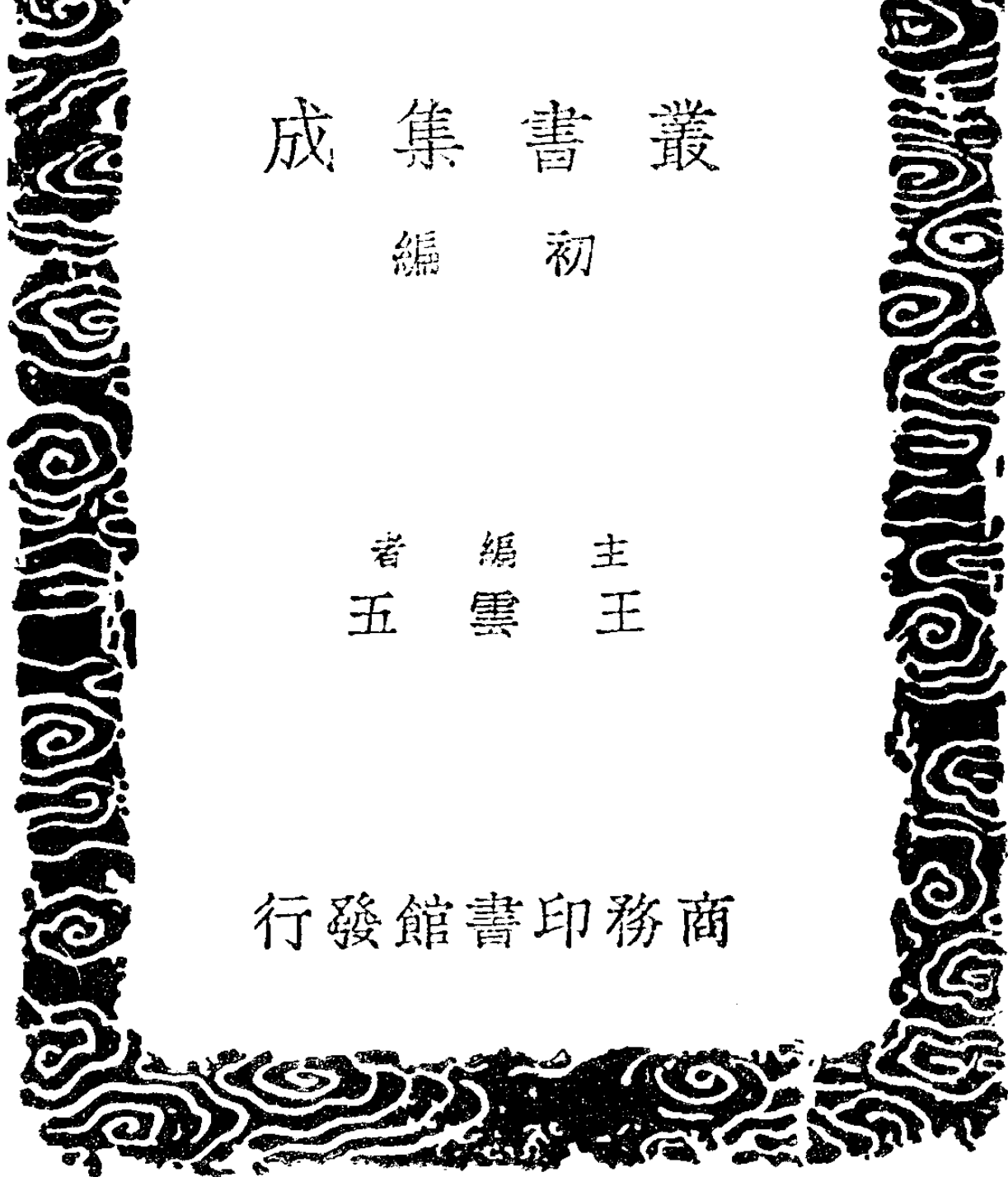


成集書叢

編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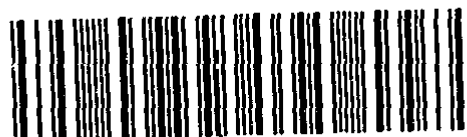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蒙 齋 集
(三)



3 0645 1730 7

袁 甫 撰

蒙齋集卷十二

記

湖州嬰兒局增田記

予至官之始。吏抱簿書來視之。乃嬰兒之籍。問其吏。則學胥也。予曰。舉子絃幼。是有司存。奚預于學。吏對曰。初建議起于校官。而取米于常平。常平米法曹實主之。法曹謂米于我乎取。奚事他屬。白諸州。請自予始。繇是嬰兒屬隸法曹。後太守弗是也。復收而隸諸學。郡貳總其綱。校官專其職。學之前廊生二人。領其事。有棄兒于道者。人得之。詰其所從來。真棄兒也。迺書于籍。使乳母乳之。月給之粟。擇媪五人爲衆母。長衆乳各哺其兒。又一人焉。以待不時而來者。來者衆。則益募乳收之。今八十人矣。有田餘四百畝。視入爲出。粗無乏事。予謂此仁政之端也。施欲其厚。必厚積乃可。積薄而厚施焉。無以繼其後。所活兒殆無幾。迺告于常平使者。捐入官之田。且覈在局之隱沒者。得百三十畝。草蕩山田之數亦如之。約可食八十人。慮年饑而棄者多。又請諸郡。得米二百石。歲以新易陳。謹勿移用。積貯稍豐矣。兒或病且夭。不以時聞。乳者誘于利。取他人子代者有之。無以爲驗。殆如戲耳。于是嚴鄰保之法。不告而易他兒。知而庇焉者。咸實諸罰。齒及七齡。粟勿復給。舊規纔給三四歲。今復其初。有疾病者。醫一人。謹視焉。今增爲二。如是而夭者亦希矣。孟子曰。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內交。非要譽。非惡其聲。是心何自發哉。無所爲而爲。



083
112

2:2036

之。人之本心也。推是而往。仁不可勝用矣。夫求仁學者事也。遂書而刻于石。

明月亭記

天地陰陽之氣。混淪磅礴乎宇宙間。垂日星。竅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后月生焉。人者。負陰抱陽。並列而爲三。其純粹清明之氣。同一初爾。予嘗中夜以興。整襟危坐。仰而顧。俯而思。意領神會。欣然有感。天壤之間。凡可以供耳目之娛者。久則必敝。獨此清輝。終古常新。反而自照。本心虛明。更歷萬變。迄不可磨。亦何異于炯然寒光。垂曜萬世乎。予官晉川。廨舍居于城西。舊有明月樓。後廢弗存。今更爲亭。因其名。名之。夫物有興而有廢。與旣廢而復興也。皆非偶然而然。予獨愛夫今之亭。非昔之故也。而今之景。則猶夫昔也。人之睹斯景者。雖遠近高下。戚欣鬱舒。有萬不同。而所謂炯然寒光。垂曜萬世者。常自若爾。茲予所以有感也。雖然。或雲翳焉。或薄蝕焉。昭昭者俄而昧昧。是其果無變耶。雲翳去矣。薄蝕還矣。昧昧者俄而昭昭。是其果有變耶。嘻。本無變也。有時乎變者。妄也。非其初然也。人能知變之爲妄。而不變者。乃其初。則登斯亭者。得無慨于心乎。

餘干縣先賢祠堂記

相天子與服勞州縣異乎。職位崇庳不同。盡忠于君則一也。相天子與授徒里巷異乎。事業顯晦不同。以善淑人則一也。于越邑令馬君。合是邦先賢。不以職位崇庳。事業顯晦爲間。作新堂以祠之。予以識邦人之思。繪事訖功。禮儀是飭。蒞事之日。觀聽竦然。邑士求記于余。余謂是舉也。足以教人。識義命之所安焉。

貴賤榮悴。得喪禍福。制命于天。奚庸致力。吾之所自力者有矣。戴園冠。履方屨。超然獨靈于羣物。而謂之人。顧不能求其所以爲人者。獨不足羞乎。顧瞻新祠。人心愛敬。雖亡若存。何爲而得此。貴而爲宰相。命也。命可必乎。命不可必。則有義焉。賤而爲匹夫。亦命也。苟無媿心。視列鼎重茵。夫何羨。吾惟守此義而已。命義合。乃得其所。以爲人者矣。則夫觀斯祠也。反諸吾身。縱不如忠獻忠定。殊勛茂績。著在青史。得如諸賢。以職業自見。以詩書授徒。生雖不獲顯用。歿乃與輔相並祠。亦足矣。顏閔未嘗仕也。垂芳千古。人到于今。仰之。又何必舍吾之良貴。而盼盼焉。以外物爲重耶。馬君夙有雋才。爲政明而不察。有惠愛于邑。慊慊焉。常自以爲不足。事關風教。知無不爲。志可嘉也已。馬君欲得師乎。視此前人。邑士欲學政乎。視此馬君。祠者凡九人。忠定趙公。鄉之望。強恕南溪。蒙堂三柴君。恕堂李君。皆師友昆弟。忠獻張公。嘗攜南軒。寓茲土。沈趙二侯。俱邑令也。馬君名光祖。金華人。

婺源縣思政堂記

婺源朱令君幾仲。旣新縣廨。以餘力築堂。扁曰思政。而屬予爲記。余聞之良醫。有年少患羸疾。視其色曰。此心恙也。爾得無嗜書苦思乎。曰然。曰他醫勸爾省思慮乎。曰然。曰爾本以思受病。又戒爾勿思。思其說而不得。是又添一思也。爾第寬綽厥心。勿勞爾神。勿搖爾精。志之所之。勿廢爾思。思而不已。一日豁然。心怡理融。與病相忘。則病去矣。年少如吾。言良愈。余曰噫嘻。此政論也。豈但醫哉。今夫俗吏之爲政。逐利祿。希寵榮。撤義理之藩垣。破名論之扃鑰。率意妄行。毋庸致思可也。有人焉。依違乎公私之間。兩者交戰。莫

之適從。體國乎則撫字虧。愛民乎則催科拙。扶弱乎則巨室謗。安大乎則小民咨。守法乎則情誼乖。行志乎則律令悖。量力乎則人多忌。好謀乎則聽言雜。信己乎則下情壅。求知乎則道必枉。自晦乎則上不察。凡此者。朝夕計慮。皆足以撓吾虛明之府也。知思之爲害。而欲以不思處之。是又庸醫救病者以省思慮。不惟無益。祇以爲贅。然則奈何。曰。吾嘗聞諸古矣。思其難以圖其易。難易本一機也。思其始以圖其終。終始本一理也。方其未通。往來憧憧。及其既通。四達皇皇。仰而思之。時行卽行。思不出位。時止則止。如是而思。思之病其有弗瘳乎。且夫喜怒哀樂之爲患。而禁其勿喜。勿怒。勿哀。勿樂。激而反甚焉者多矣。孰若平吾心。而毋起意焉。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蕩蕩平平。奚所擬議。無適無莫。奚所較計。終日思未嘗思。終日不思。未嘗不思。斯理也。余能形諸言。而幾仲固已施諸政矣。然則幾仲之政。可得而聞歟。曰。請問諸邑人。

徽州秀錦閣記

寶慶三年冬十月。四明汪侯。以直寶謨閣知徽州。余與侯居同里。余先公絜齋。與侯先公適齋。又相好也。嘉定甲戌。余與侯爲同年進士。已而同聯班著。癸未。余請外得徽。踰年而先公歿。丙戌。承乏三衢。而侯亦出爲徽守。越明年。以書抵余。曰。新安本父母邦。吾族祖嘗館左符。時人以畫錦榮之。今集中所謂城郭重來。交游半在。蓋龍溪自序也。吾獲嗣前躅。顧瞻黃山。南挹練溪之清。北拱秀峯之翠。慨然遐想。忽若有感。迺擇勝建閣。扁以秀錦。且云閣固無嫌于秀。吾則有愧于錦。子其爲我記之。侯豈誠有愧哉。閣之秀。足以

埒山之秀。侯與此山此閣。所謂三秀也。秀旣無嫌。則于衣錦也奚愧。三代盛時。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之秀升之學。大樂正論造士之秀告之王。異日綦貴而爲公卿。卽始進之秀士爾。貴人爵也。秀天爵也。不以貴易秀。是不以人爵棄天爵也。侯刮磨紈袴之習。勤勤種績爲秀士。戰場屋。躡世科。躋臚仕。詎肯一日忘秀士之味哉。今夫世之華其外。不華其內者多矣。華其外者。榮枯在物。華其內者。德輝在我。周覽黃山之秀。重衣龍溪之錦。侯豈華其外者。蓋秀錦已在侯胸中。而人未知之爾。夫窮居則修其身。仕宦則推諸民。同一秀錦也。余竊有志焉。曩假守時。嘗奏蠲茶租築石梁二事。于徽民最切。端緒開矣。而未竟也。或者待侯以畢余志。況侯之宏規。又豈但此二事。而正推廣而潤澤之。其爲秀錦不亦多乎。將見黃山之民。歌之曰。理民之俗兮。是爬是梳。胸中之秀錦兮。生意藹如。導民以德兮。是浸是灌。胸中之秀錦兮。其光有爛。黃山可改兮。秀錦有時而磨。黃山不朽兮。秀錦長與山而嵯峨。此余所以期賢同年也。此徽民所以祝賢太守也。此適齋所以望賢子也。侯勉之。侯勉之。侯名立中。字強仲。位于朝。嘗升列卿云。

莫能名庵記

余友項吉甫。以莫能名名其庵。余曰。子奚所居。曰。吾朝夕惟庵之居。余曰。子莫得而名其庵。又奚得而居其庵。曰。吾以莫能名名之。則亦以莫能名居之。余曰。天地尙可得而名。子豈大于天地耶。子誠大于天地。曷爲囿于天地之內耶。曰。吾與世人周游于宇宙之間。飢而食。渴而飲。晝而作。夜而息。吾無適而不自得。天地又安得而囿我。余曰。子之築斯庵也。天地固不能囿子矣。其毋乃囿于莫能名之中耶。吉甫未知所

對余曰。子不知也。余亦不知也。未嘗囿于莫能名之中也。亦未嘗超于莫能名之外也。子以爲奚如。吉甫曰。本無可超。亦無可囿。余嘉其言之契余心也。遂書以授吉甫。

衢州徐偃王廟記

禮諸侯方祀山川之神。能興雲爲風雨。在其地則祭之。古也。今之郡守視古諸侯。衢邦靈山。有徐偃王廟。血食歲久。靈跡愈著。邦人虔奉如一日。寶慶二年冬。某假守于茲。祀事惟謹。越明年夏。潦秋旱。禱輒響應。歲獲中稔。民用輯寧。拜王賜爲多。邦人僉言。王有大功德于民。封爵宜極褒崇。又王妃王子。亦當隆品秩。以侈報稱。迺具以實聞于朝。事下儀曹。且施行矣。是歲十有二月。旁地居民。曲突弗謹。延及王祠。倏爲灰燼。守以事神治民爲職。廟燬神怒。民失憑依。某甚震懼焉。方慨然有興復志。邦人有言。王功德在民。民痛棟宇之壞。智獻謀。富輸財。踴躍從事。一反手間事濟矣。于是協衆志。捐郡帑。端緒始開。効財植之需。給工程之役者。輸運輻集。迺廣規制。迺拓基址。前祛蔽障。翠巘層出。背起樓閣。清溪環繞。賈區之湑處者。斥之。祝史之根據者。徙之。翼以重垣。周衛扈也。映以方沼。增勝槩也。四方之民。聞廟載新。炷香乞靈者。肩相摩于道。適會前所請封爵事。儀曹關諸奉常。奉常上之朝省。朝省下之轉運使者。轉運使者檄嚴婺官屬。互覈其事。合辭以聞。天子嘉王功德。加封某王。妻封某夫人。子某封某侯。某某侯。如所請。命下之日。某躬率邦人郊迎。鉦鼓嘈噴。夾道聳觀。戴白之老。感動垂泣。迺委官僚奉安告命于廟。而禮于是成矣。夫禮者。其天理之謂乎。人之事神者。以此。神之所以爲神者。亦以此。貫幽顯之間。未嘗一日磨滅也。周穆連楚以伐

徐王不忍鬪其民。流離失國。國可失也。而萬有餘家之從王者。不可遏。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几研可棄也。而聞孫之世守王祠者。不可絕。自周迄唐。更千有餘年。廟宇彫剝。黷昧屢矣。屋可圯也。而昌黎伯鑑石之辭。不可泯。自唐迄今。又更數百年。不知幾壞幾興矣。世變可推也。而人心之依戴信向者。不可奪。乃今鬱攸挺禍。人謂不復有廟。而祠宇之輪奐。爵命之便蕃。二美集于一朝。光寵超于疇昔。剝窮而復。否極而泰。功久彌振。德久彌新。非天理周流不息之妙行其間。是孰使之然哉。藐爾守臣。非敢自謂不獲罪于王也。求庶幾不獲罪于禮耳。乃于奉安之日。爲之辭曰。王之立國。仁以爲基。施及百世。仁聞昭垂。昔誦王仁。得于聞知。今誦王仁。見而知之。龍邱之原。有廟奕奕。民曰宜哉。競赴厥役。帝曰休哉。寵光有赫。二美同時。王仁愈白。古也有志。復禮爲仁。祀事孔修。惟禮是循。禮旣無曠。仁心純純。願推此仁。永苾生民。

徐偃王行宮記

靈山重作偃王廟。前鑿方沼。曠如也。後建傑閣。屹如也。廟貌顯嚴。神人具喜。而行祠之在城者。前隘後庫。規制弗稱。余一日謁祠下。徘徊顧瞻。默若有啓予者。亟呼工指畫。疏舊池之蕪穢。設周垣焉。拓故址之下。窄增內寢焉。于是前之曠如。後之屹如。略與靈山等。嗚呼。神無不在。亦無在也。豈計此區區哉。願念民覃王仁。千古無極。舍是則無以示昭報。厥今奕奕新宇。相望不越三舍。竊意雲旆霓旌。逍遙二者之間。景物如一。不移而具在。城之適猶靈山也。于是可以稱吾民依歸報事之心矣。工旣竣事。酌酒告虔。乃作送神之詞。遣邦人歌之。其詞曰。朱弓兮發祥。玉几兮耿光。國易仁兮寢昌。緬行祠兮城一方。儼血食兮閱幾霜。

屋老兮闌其弗章。地褊兮威靈弗揚。羌四顧兮徬徨。拊予心兮弗康。靈龜告余兮十月孔良。亟其改作兮廟貌堂堂。碧沼邃宇兮匪王孰當。紛祈毗兮炷鄉。羅酒肴兮芬芳。我王兮來降。容與兮相羊。春遲遲兮日載陽。淡微月兮秋夜長。我民兮世世不忘。王鎮茲土兮慶未央。

衢州光孝寺記

光孝禪院在閭閻囂塵中。塵肆淆處。棟蔓聯續。比鄰有警。幾爲延燎者數焉。寺僧恃天幸可常。滋玩弗飾。迺寶慶丁亥冬十月。鬱攸挺災。寺果不免。念此朝廷崇奉名刹也。非他寺比。興復可緩乎。謹按梁天監中。異僧臥雲。結廬此地。因寺焉。號吉祥。國初仍之。錫以寺額。至我徽皇。更名天寧。高廟南渡。忠念弗替。今天下天寧。悉名報恩。廣孝。旋又以光孝名。臣某伏思。我高皇之以孝名寺也。豈徒若世人追悼其先。徼福于佛而已哉。中原赤子。久苦烽燧。版圖未歸。讎恥未刷。臥薪嘗膽。亟思報復。以慰祖宗在天之靈。此志未嘗須臾忘也。名不虛立。緣志而生。存斯名。所以存斯志也。天下後世。徒見寺以孝名。豈知志所不忘者乎。不忘徽皇也。不忘徽皇者。不忘中原也。皇上嗣服。以孝治先天下。推問安侍膳之心。爲繼志述事之心。臣子仰體孝思。宣明聖意。茲事之不可緩也。昭昭矣。乃覈圖籍。乃諏故老。則知曩時基址宏敞。而勢穹嚴。僧徒牟錙銖之利。附益邸肆。寢以隘狹。欲勿更革乎。則寺日廢。廢寺非所以昭聖孝也。欲大更革乎。則民必擾。擾民又適以累聖孝也。二者無一可。然則奈何。臣某又嘗伏讀國朝會要。紹興七年。肆頒明詔。深戒工役之不可輒興。而復繼之曰。本寺有能修葺者聽。夫不禁其興寺。而惟禁其擾民。聖訓蓋可見矣。今茲光孝

之役。不以民興寺。而以寺興。庶幾不負聖訓乎。費莫廣于聖者。開西山乾明寺所移也。工莫衆于廊廡。諸刹協力所助也。三門規制之恢拓。復寺基非侵民地也。上自佛殿。下至庖福。出于官之所施者。百姓不及知。出于衆之所捨者。官司未嘗強也。然則于民奚擾。而于聖孝奚累也。曾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又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一梵宮之興。初若未足深計。而所以不擾吾民。與所以祇承聖意者。在是。所以不忘中原者。又在是。是知塞天地橫四海之孝。皆自其一念充之也。茲記之作。特表而出之。使知關係之大若此。世世修之。永勿壞。

衢州重修靈順廟記

牧民無他伎巧。從其願而已。靈順有廟。爲祈甦設也。廟舊傳城。西廡簷牙。距城無幾。雨溜相激射。歲齧其址。余環視曰。嘻。廟爲民祈福。城亦爲民捍患也。今若此。因之則廟病。城革之則城病。廟與城交爲瘵。顧玩視之。不以爲病可乎。既又念曰。民之城神之城也。雉堞將墜。民失所衛。神安乎哉。爰體神心。稍縮西廡。視舊殺三之一。簷與城離立。不偪仄。不剝蝕。不因不革。相依而不相病。民咸謂宜。則又汎觀締思。圖報神渥。迺創寢殿。邃宇翬飛。迺新級塼。履道砥平。迺闢廟門。而勢顯敞。迺揭巨扁。金朱煒煌。凡前日欲爲而未遂者。靡不殫舉。從民願也。工旣竣。事神棲載安。毆祲疹孽。歲迄大蘇。民又益喜。乃相與請紀顛末。以詔來者。余將受代而行矣。亦不敢違其願也。遂復書而刻諸石。

衢州重修嶽帝殿記

某治衢之次年。天慶道士允升來言。熾帝殿圯甚。將修之。請佐其費。越明年殿成。又請記其事。帝于五嶽最尊。與天同大。與道無極。均福生民。日用飲食。凡我邦人。得以仰父俯子。秋毫皆帝力也。修崇邃殿。守臣之職。爰詔後人。託諸樂石。石有時而泐。帝之德千古而無息。其以是爲託。

衢州石塘橋院記

石塘舊設梁。壞不時葺。病涉日甚。余欲命僧掌其事。僉言。旁有二刹。曰藥師。曰能仁。藥師歲收田租可百石。僅給一僧。僧耄矣。不爲衆與。疇其助之。而能仁僧道融。魁岸有才幹。樂施者必衆。莫若併藥師歸于能仁。而專屬諸道融。余遂招道融與語。道融欣然願自力。迺爲置簿籍。給官書。上其事。儀曹爲永久慮。從衆也。傳曰。與人同欲盡濟。余固喜於從衆者。方事之未定也。道融觀衆所向。今定矣。衆將于道融觀焉。勉之哉。異時或有采頤其旁。欲敗乃事。道融其執儀曹符以往。必有明有司爲公議津梁者。道融其奚慮。

衢州續惠民藥局記

局以惠民名。官取贏焉。則名與實背而馳矣。官不取贏。恣吏與工漁食焉。利歸此曹。非惠民也。戢吏與工矣。不培其本。其惠易窮。猶無實也。局之本錢。積累歲久。覈其數以緡計者。可三千。遂三分之。以其一給費用。以其二買膏腴田。餘百畝。歲收其入。益市良藥。藥易售。局日興。錢羨則田增。循環數載。本愈厚。藥愈精。惠愈溥矣。局之官僚。請記以詔來者。余曰。此在人方寸地耳。奚記焉。雖然。蔽一言可乎。曰。願有請。余乃誓曰。上毋以利妨義。下毋以僞亂真。

衢州聖者開記

金華聖者開在三衢吉祥院。蓋聖者真身也。自國朝迄紹興。院再經鬱攸之厄。而聖者真身。巋然獨存。寶慶三年冬十月。火復作。而真身亦無恙。此邦尊信聖者非一日。遂亟營傑閣。有加于舊。以慰邦人之心。寺僧請余記其事。余謂混凡同聖。靈異昭赫。尙假記耶。且土木工程。纖悉亦何待余記爲。請試以鄙見問聖者。凡人所以崇奉佛法。爲其福力廣大也。使福力果廣大。則火不作矣。而顧不能止火。豈定然之數。佛亦不能逃歟。火三作而真身三免。是又超數之外何也。且佛有無量不可思議之平等心。則當有無量不可思議之平等功德。普同救度。是爲平等。今真身獨全。真身之外。一爇無餘。是又何也。世人不能解。余則了然無疑。佛無在無不在。聖者之生也。人異之。其圓寂也。人又異之。火不能毀其真身也。人又異之。佛果在是耶。有定在其謂之佛耶。無定在其謂之佛耶。聖者辭世頌曰。古貌昂藏。法中之王。豬頭千箇。不把片管。陶吾真性。吾是定光。且陶吾真性。非豬頭也。亦非非豬頭也。豬頭千箇。非管也。亦非非管也。吾是定光。非定光也。亦非非定光也。人謂之散聖。非散聖也。亦非非散聖也。人見其圓寂。非圓寂也。亦非非圓寂也。火作而真身不壞。非真身也。亦非非真身也。無量不可思議之平等心。豈較火不火哉。無量不可思議之平等功德。豈較真身在不在哉。聖者以爲然乎。以爲不然乎。遂爲之偈曰。

聖者示現。本無示現。聖者不示現。亦無不示現。慧智尙莫窺。凡眼徒自眩。神通大自在。功德世界遍。舊閣條成空。新閣儼當面。乃知箇中意。入火原不變。無變無不變。古佛定光現。

衢州平糶倉記

衢爲近畿望郡。土多良田。小民力穡。寶慶丁亥。余嘗假守矣。年歲屢豐。公私有餘積。俗益熙熙以樂。去之三年。劇盜起常山。破江山。開化。閭井爲墟。聲撼旁邑。余時持江東使者節。壤地相接。寇旋蕩平。方爲衢民慶。端平初元。余守建谿。被旨奏事。道衢。見風俗與昔大異。惟米價獨平。卽父老問故。父老泣言。自明府去。吾老稚厄于災傷。死于盜賊。于今獨相保聚。未填溝壑者。吾別乘陳侯賜也。侯縮浮費。振餘財。創平糶倉。視時豐儉爲斂藏法。民方春夏艱食。賴是以活。一日。侯以規式示余。講畫條理。粲如也。余慨然曰。凡記載語。易浮于實。今親歷其地。耳父老言。與規式無殊。可以傳信不朽矣。自儒道不振。俗吏詬儒。指爲腐爛。有國家者。厭儒而思吏。噫。陳侯居官。不嘯咏風月。而刻意爲民。儒果腐耶。余嘉其有志。于是乎書其詳。悉則有規式在。不復錄。侯名塔。字端甫。嘗學于慈湖楊氏。

蒙齋集卷十三

記

江東倉司無倦堂記

余持江東使節。至秋浦之初年。實紹定己丑夏六月也。與僚屬議政。西齋窮晝夜不少休。閒縱步城上。小亭圯甚。因葺焉。青山在望。豁人心目。取康節雨後靜觀山意思。扁曰靜觀。城俯大江。慨然懷感。河洛久苦邊塵。我畫江自守。池亦一衝要也。事會之來。何有終極。圃植牡丹。舊有亭曰花光。易曰思洛。次年冬十月。余遷司臬。仍兼庾事。睠睠不忍舍兩亭。豈爲愛山與牡丹哉。己丑迄癸巳。歲荐饑。無日不講荒政。亦念不到園亭也。幕客之留池者。諗余曰。湖山樓將壓矣。議更樓爲堂。旣訖功。請所以名其堂者。子路問政。夫子告以無倦。余與同僚。講荒政五年。宜倦而益勤。蓋活民乃吾職也。每逢水旱霜螟之災。中心惕然。不惟不敢倦。亦不知倦。堂之命名。聊以志余心耳。然則靜觀也。不在山。思洛陽也。不在牡丹。昭昭矣。嗚呼。觀其所以觀。思其所以思。雖欲倦也。其可得乎。後之人與我同志。雖千載猶一日也。

江東憲司恕軒記

恕如心也。欲惡者心之大端。己之所欲。人誰不欲。己所不欲。人其誰欲。大學論絜矩之道。謂上下先後左右。皆毋以所惡施諸人。夫所惡勿施爾。則所施皆可欲。欲吾心也。不欲亦吾心也。遂以欲不欲爲心可乎。

心無欲亦無不欲。然則何以識心。心有思乎。思由心生。而思非心也。心有知乎。知由心發。而知非心也。思無思。知無知。欲無欲。可以是識心乎。心不可以識。識也。心不可識。若何如心。以不可識。識心。則不求如心。而無不如矣。臬司廳事之左小軒。舊扁曰平恕。偶因葺治。取先聖誨子貢終身行之之語。更之曰恕軒。刑重事也。臬陶之言備矣。宥過失。不經恕也。刑故恕乎。曰。故雖小。不可不刑。如心而刑之。吾何知哉。雖然。亦甚不得已焉耳。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守位曰仁。制刑之本旨。非嗜殺也。辟以止辟也。況古者修道以闡教。讀法以明民。民陷于罪。猶曰非民罪也。爲之稽貌察辭。爲之師聽簡孚。爲之服念。爲之哀矜。委曲繁重。尙若此。後世無教而有刑。然天常人彙。本未嘗泯滅。民之罹刑。寧不自知。吾不教民而遽加刑焉。亦豈不自知哉。下違心而抵罪。上違心而罪之。是上下皆不如其本心也。然下違心無譏焉。上違心責可逭乎。易之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夫明足以折。猶且不敢。正所謂如心也。吾之明萌一敢心。心果如是耶。嗚呼。後之居是官。而與吾同是心者。尙其監茲。

處州縉雲縣重建鼓樓記

紹定中。余持江東庾節。東陽朱君。名元龍。字冠之。尉池之青陽。余改司臬事。冠之爲番之理掾。又偶同僚。前後俱檄入賓幕。冠之天資鯁直。屹然不肯阿附。裨贊爲多。改秩宰處之縉雲。端平三年。至邑。及余官中朝。聞冠之更新縣樓。愕曰。冠之非好事土木者。其殆必有以耶。且是邑地隘民窮。賦斂煩重。冠之以寬簡勤廉。得民和。理冤滯。恤貧弱。尙教化。凜凜有古良吏風。余方私自慶幸。何遽營繕勞民爲。未幾冠之貽書。

道萎折。求記其事。乃知是役也。一錢粒粟。不科于民。縣遇受輸。例得緡錢五百。冠之捐以供費。郡太守陳公至。又以公帑佐之。工不屬吏。董以士人。寓公急義。欣焉樂助。樓成而民不知。余歎曰。固知吾冠之不負。學道愛人之訓也。君子爲政。惟患舍本務崇不急耳。按圖志。宣和五年。創此樓。距今一百五十年。會大風。一夕撤去。勢急甚矣。不煩民而事集。本不傷矣。且歲祲艱食。執役者競趨。規模既定。經始于季秋。訖于孟冬。正農隙也。凡此皆合古役民之義。是可記也已。繼自今危樓屹峙。公門洞開。令出入于是。必思夫夙興夜寐。以共乃事。邑僚出入于是。必思夫交相規儆。以贊厥長。賓客出入于是。必思夫請謁之不行。獄訟者出入于是。必思夫枉直之得平。此皆邑政所關之大者。豈徒聽鼓聲之謹亮。覽石笏之嶢嶢而已哉。旣以是報冠之。遂筆之爲記。

池州重建祠山廟記

易繫言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精爽之至。與神明交。不間晝夜。寤寐若一。其易道乎。先公歲在癸卯。大病中。夢與神遇。神駐馬熟視。偉先公。先公寤而病差。某時方十歲。歷歷識斯事。後三十一年。先公復病。迺卜醫于神。良驗。嗚呼。吾親亡矣。其誰獨無親乎。吾每至官所。水旱寇賊之災。爲民禱祈。願吾民各得飽食寧居。以養而親。吾親雖亡。吾親之心不忘也。池有神祠。庫陋傾圮。撤而更新焉。匪以徼福于神。抑以表吾思親之心。凡吏于池。家于池。與我同是心者。其世世葺治焉。俾勿壞。

池州西祠儷景樓記

紹定二年夏六月某被命司庾江東明年冬以臬司兼庾事連值歲饑夙夜以救荒爲急惟周官大司徒荒政十有二以聚萬民其末條曰除盜賊夫荒政庾事也除盜臬事也然則脈理相貫尙矣某職思其愛何以稱弭盜賑荒之責一日讀昭明太子集乃大感悟當是時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漕大瀆以瀉浙江水詔發吳郡吳興信安三郡人丁就役昭明太子抗疏力諫其略曰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穀價猶貴劫盜屢起所在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彊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人蠹去歲公私未能足食今茲失業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虛實若募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其言哀痛反覆洞見民隱嗚呼饑歲民心不固則寇盜相因而起故弭盜無他巧在于使民足食賑民無奇策在于官吏不擾今昭明太子知漕渠必擾民擾民必致寇盡忠直諫力遏其萌可謂視微知著之哲矣夫漕渠之役固勞民民事也然且不可矧當饑饉荐臻時職在撫摩不能培養邦本又縱尋斧焉因以重斂繩以峻刑虐民誨盜其爲禍又可勝道耶然則昭明之言非獨有益于當時真萬世之龜鑑也某始置司于池兩陽疫癘之災爲民禱祈輒響答迺卽西祠肇建新樓用妥神靈扁以儷景泊來番且一年池人以記來請惟是賑荒弭盜身親歷之與昭明默若有契世稱昭明仁孝其事不可槩舉讀罷丁役之疏竭誠君親施利生民行一物而仁孝具焉豈待枚數衆善而後見哉自古詞伯英華昭明會萃成編富矣某之直書此事庶幾做英華之遺意示訓戒于將來彼之慕仁孝者既堅信心而憚靈威者懷然知畏于以厚民生固邦本是亦昭明之志云爾

寧國府修學記

古之學也粹。後之學也駁。古之學也實。後之學也虛。古之學也務本。後之學也趨末。古其可復乎。道與天地準。萬世如一日也。明古之道。修古之教。是亦古而已矣。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學政。學奚取于樂也。正聲日接于耳。邪僻不入于心。鼓舞動盪。善端興起。虞周之教深矣。去古既遠。雅音息而教化衰。然六經所載。聖賢所述。後世猶可攷焉。有能傳先王之正統。而與學者共之。陶冶作成。一歸于正。親正人。見正行。習正論。磨礪既久。日充日明。秉彝之良。油然而感發。孰得而禦之。故曰。明古之道。修古之教。是亦古而已矣。鄒君之典教于宣城也。其有志于斯乎。憫俗學之橫流。懼斯道之湮鬱。始至日。與諸生講習。以求正人之心。環視學宮。歲久滋圯。慨然嘆曰。吾以教爲職。固陋如是。心誠慙焉。于是葺而新之。惟殿及堂材素堅良。用工差省。奎畫所藏。生徒所居。頽敝已甚。故規制加詳。以至先賢有祠。次舍有所。帑庾有儲。朽者易之。欹者正之。陋者飾之。未備者廣之。厥費多出于學。又請于郡。于部使者。欣然咸佐其役。經始于丙子之孟冬。告成于丁丑之仲秋。繼自今。邦之俊秀。游于斯。息于斯。絃誦于斯。洋洋濟濟。視昔有光。凡鄒君之所以篤意于學者。豈徒欲諸生事佔畢。玩華藻已哉。蓋將以求斯道焉。道若大路。坦然甚明。根諸吾心。不勞外索。以此正身。以此正家。以此正君。其致一也。雖然。邪說易熾。正道難明。克念與否。聖狂分焉。蚤夜以思之。戰兢以持之。此心純明。無有間斷。實德在我。萬變莫奪。鄒君期望學者之心。其大本在是。某嘉其有志于古。且欲學者相勉以成斯志也。于是乎書。鄒君名應博。昭武人。

和州修城記

開禧間。權臣輕開邊隙。兩淮繹騷。敵乘虛攻。歷陽甚急。城幾陷。獲全唐劉禹錫壁記。謂此城亞父所營。高且堅。斯言固驗。然守備素具。亦太守周侯力也。嘉定壬午五月大水。城圯。以丈計者。餘四百。寶慶改元。劉侯燧守是邦。復修築焉。今太守何侯始至。集僚吏將佐父老。暇日登城。慨然曰。城瞰重岡。濠枯無水。賊窺我易耳。郡雖凋甚。備可緩耶。迺相地勢。夷高就庫。西自鎮淮門。繞北至東門。去城三百步。環濬深塹。以其土築月城。于是重城重濠。有金湯之固矣。費緡錢二十餘萬。而不以累費朝廷。百姓亦弗知也。嗚呼。此豈易易哉。自古王公設險。城池固不可廢。而近世論兩淮城築者。吾聞其語矣。曰。我恃城爲固。脫弗能守。爲敵所據。本以自固。反以自累。或曰。淮四戰之地。敵長驅而來。我或迎其前。或躡其後。在兵利鈍。不在城有無。縱有堅城。敵來不迎。過不躡。直株守耳。噫。二說不同。自恕一也。職曰。守臣矣。誰令失守。戰所以守也。奚可株守。侯本經生。奮身右科。忠義自許。任專城之責。其志于不失守明矣。爲政戢姦暴。安善良。創寧淮寨。千四百楹。收敢勇舊戍。招屯田強弩各千人。置弓矢器械萬數。人心旣固。軍政大修。卒有緩急。伸縮開闔。無不在我。又奚株守之足患。然則兩淮城築。決不可無。而所謂真可恃者。又在城築之外耳。侯馳書告余。求記茲役。觀所施行事。又適與余心合。遂爲之記。侯名嗣武。芍陂人。

象山書院記

寧宗皇帝更化之初。興崇正學。尊禮故老。慨念先朝鴻儒碩師。咸錫嘉諡。風厲四方。謂象山陸先生。發明

本心之學。有大功于世教。錫名文安。庸示褒美。于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絜齋先生。有位於朝。直道不阿。交進讜論。寧考動容稱善。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攷學問源流所在。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甫承學小子。將指江東。象山實隸貴溪。祠宇荒頽。過者悽愴。爰相邑南。背負巍壁。面俯平川。清與目謀。曠與神會。築宮百楹。旣壯旣安。士遐邇咸集。紹定五年春。甫周咨原隰。遂往觀焉。始至舍。奠先聖。退謁三先生祠。竦然若親見。象山先生燕坐。而與二先生相周旋也。升彝訓堂。學子序列。深衣大帶。濟濟翼翼。相與講明問辨。皆三先生之訓語也。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義。精舍曰。儲雲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願瞻之間。已足以生恭敬。消鄙俗。知入德之門。規模信美矣。乃具以本末上之朝。有詔俞之。賜名曰象山書院。士合辭來請願有記。甫竊嘆世降俗敝。學失師傅。楷章句者。自謂質實。溺空虛者。自詭高明。二者交病。而道愈晦。書院之建。爲明道也。道惡在無不在也。烝民之詩曰。有物有則。孔子亦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天地大物也。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鬼神。草木鳥獸。皆物也。而物無非我。我亦嘗究其所以然乎。物何所始。物何所終。相更相禪。相生相推。互萬古而莫窮。是何爲者。其必有以矣。人亦萬物中一物也。故曰。人惟萬物之靈。有是靈矣。則必洞然于上下四方。往來古今之變。而得之所以然者矣。其或疑焉。滯焉。未大昭晰焉者。果何爲而然也。盍深省乎。接乎目入乎耳。森列乎前後左右者。物也。物非彼也。彼不我外。我自外之。彼本不隱。我自謂隱。是自蔽也。自窒也。非物蔽我。窒我也。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井井秩秩。有倫有理者。是孰使之然。而不容不然。盍深省乎。鈞是人也。剛柔輕重遲速。氣質固不齊。而降衷常性。則一。

也。何古先聖哲察倫明物而我乃未能自別于日用不知之凡民。豈其不明歟。游談聚議數他人之短長。高下燭照龜卜也。而何獨自知則昏。抑不強歟。事物觸我。少有不平。雖甚懦勇不可當也。而何獨自立則弱。然則本非昏也。卽觀人以自觀卽明矣。本非弱也。勿力爭而心競卽強矣。反覆手之間耳。然則自明自強者何其鮮。物交物而引焉者何其多也。此非物罪也。盍深省乎。省非難。常省爲難。曾子曰三省也。以魯顏子亦足以發也。以愚此魯非魯。此愚非愚。學者于此而省發焉。純純乎孳孳乎。理融心悟。一以貫也。躬行實踐。默而識也。忠君孝親。本有良貴。仁宅義路。何莫由斯。志其基本。敬其輿也。誦讀則沃以膏液。嚴師畏友。則鍼砭藥石也。死生不貳。帝臨汝也。天下歸仁。物我無間也。毋楷章句。泥物者。終不能格物也。毋溺空虛遺物者。終不能成物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萬物皆備于我。樂莫大焉。噫。此其可言者也。如以言而已矣。猶泥物也。言亦空而已矣。猶遺物也。甫幼聞先人之訓曰。吾不感象山先生與我言。感先生不與我言耳。嘗屢叩屢不答。一日叩愈切。先生曰。此事不屬他人。自求可已。嗚呼。至哉。紹定六年清明日記。

馬實夫君子堂記

茵菴詩歌。芙蓉騷賦。曷取哉。比德也。我德之清其清也。我德之芳其芳也。晬而盎背。陽發其華也。歸根復命。陰結其根也。有孚盈缶。的中之意也。大白若辱。出淤泥而不染也。君子人歟。觀此則可以知德矣。昔濂溪先生愛蓮有說。而于他華不能無貶焉。余曰。四時之變不同。而草木之華隨之。蘭菊固各有時。胡可以

一律齊哉。獨蓮也。當流金鑠石之時。有瀟灑出塵之韻。是則尤可貴耳。至于時。則與他華等。未可以彼議此。陶靖節有云。善萬物之得時。惟其時也。然後君子。余友馬實夫。築室桂山。扁其堂曰君子。蓋取謀濂溪。一日過鄞之東湖。訪余于種德庵。而屬余記。若實夫者。可謂有志于爲君子儒矣。故爲道其平日之所自得者。以助實夫之進德云。端平三年立夏日記。

東陽縣興孝廟記

孝之道大矣。天經地義。萬古一日也。不慮而知曰良知。夫何知哉。不學而能曰良能。夫何能哉。聖帝明王之世。彝倫敍。孝道明。天下不以爲罕見之行。以罕見而得名。其道之微乎。表門閭。門閭昌矣。而非孝子之志也。復子孫。子孫榮矣。而非孝子之志也。孝子何志乎。行吾之所當然。不願乎其外也。雖然。此孝子事耳。爲人上者。以孝治天下。彼有孝之實。則惟恐其名之不彰。彰孝子。所以使不孝者愧也。愧不孝。所以使孝道興也。聞吳有施君焯者。泣血叩關。以贖父刑罪。吾能捐身爲親如是乎。晉有許君孜者。悲號蒔松。鹿犯其栽。虎爲殺鹿。吾能盡誠昭應如是乎。孜之子生。亦有孝行。吾能正身訓子如是乎。又聞唐有馮君子華者。廬于親墓。而有白兔靈芝之瑞。吾能感致嘉祥如是乎。有應君先唐君祐者。事親居喪。各著至行。吾能生養死哀如是乎。苟不能然。若何不愧。愧何自而發哉。無所知也。無所能也。而自不容不然也。孩提之童。則愛親。孩提何知。何能哉。見親之不葬。則顙泚。豈知其爲泚哉。此六孝子者。人稱其孝。而六孝子常以爲不足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六孝子之心。固與天地相爲無極也。聞六孝子之名。而赧然知愧者。其心固

與六孝子同也。孝道之興，皆由此心生耳。端平三年，婺州東陽林令君嘉會，治邑有善政，深以扶植風教爲先務。于是合茲邑之孝子而祠之，且白于郡。郡上于省，若部而奏之天子。今左丞相肅國公實東陽人，首捐金錢佐役，而和者滋衆。鳩工飭材，廟貌聿新。遐邇胥悅，朝廷賜額曰興孝。于以章聖上孝治之仁，表令尹崇本之化，用以爲來世事親者之勸，而非徒爲孝子私也。令君屬某爲之記，不敢以固陋辭，乃爲敘次本末，且作詩以遺之。俾歌以祀神。其辭曰：春雨濡兮秋露零，思吾親兮本性情。昔爲孝子今神明，帝錫嘉名兮孝道興。神皇皇兮來下，奠芳醑兮醴筮。歌白華兮我心以寫，聞蓼莪兮神淚亦灑。誰非人子兮神鑒之，錫爾類兮慰爾思。年豐兮稻肥，歡樂兮耄倪。神未來兮我民待，神之歸兮報無怠。神無在兮無不在，溥此孝兮橫四海。

馮君振甫言行記

君生九歲而孤，執喪如成人。稍長，篤學，窮日夜不倦。通經史諸子百家之學，日課有錄，題其首曰：惟民之生，渾乎其天，是爲常則。因物有遷，習矣弗察，莫究其然。顧操存之有要，庶云爲之罔愆。試肅將于一念，已參乎其在前。儻須臾之弗離，則斯道庶乎其可望焉。繼今必書，小子勉旃。後偕從弟國壽師事慈湖楊先生。國壽早世，先生作哀辭曰：予與振甫相親，先後問答無幾，遽爾皆覺，覺非思慮言語所及。其爲先生許可如此，不好非聖之書，不以聲色亂耳目。弟爲族人後，生產均分之，無靳色。創贍宗一廩，貧不能活者，歲時量助之。每嘆世人不知蓄德，但知蓄財，本爲子孫計，而天理不爽，福反爲禍。君築室金川之湖濱，蓬戶

甕牖氣浩如也。貴溪實象山先生談教之地。余將使指。興建書院。用白鹿洞規制。請于朝廷。君爲堂長。四方多士。聞風興起。來學滋衆。君氣貌春容。誨誘不倦。生徒有過。輒慘然不悅。未嘗疾言。遜色。學者爲之感動。天性質直。未嘗爲迂曲。繳繞之態。每曰。吾惟直心而發耳。暮年見世途嶮巇。嘗題詩壁間曰。眼俗難觀古。時閒只順天。平生羞詭遇。投老更加鞭。歲在丙申。自象山書院東歸。中道得疾。既抵舍。聞書院趣君行。猶幡然欲往。若忘病者。丁酉仲秋。十有九日。忽命具浴。浴罷俄頃。正巾更衣。脩然而逝。嗚呼。君之行已。蔑有瑕玷。親戚鄰里。下至田夫野叟。莫不敬愛。卒之日。咸嘆惜之。余旣銘君之墓。而掇拾君之言行。詳記以示象山士友。忠信篤敬如君者。不可復見矣。吾道奈何。吾道奈何。

重修白鹿書院記

我國家祈天永命。涵育羣生。與三代同其長久。是無他故焉。正誼明道。不計功利而已。斯道也。亙古如一日。而所賴以植立不壞。修明無斃者。則必由講學始。蓋道不通行于萬世。不足爲道。學者無益于人家國。不足以爲學。熙豐用事之臣。專務功利。排斥正論。斯道晦蝕甚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元祐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紹符政宣間。羣邪得志。流毒生靈。極而至于中原板蕩。斯道掃地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中興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權臣力持和議。擯棄忠良。宴安江沔。不念讎恥。斯道又幾鬱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乾澆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開禧權奸。竊弄威福。誣正人爲僞學。借恢復以開邊。斯道又幾墜矣。而所以修明植立者。則嘉定更化諸儒。正誼明道之力也。皇上嗣臨大寶。正斯道與廢明晦之機。而

中外臣僚。下至韋布之士。皆當精白承休。共扶斯道。甫無狀。將指江東。且五年。建象山書院于貴溪。興白鹿書院于廬阜。豈徒然哉。正欲力辨道誼。功利使士心不昧。所趨以庶幾實有益于國家耳。雖然。甫心有大懼焉。風俗之壞。積漸以成。君子之澤。積久乃見。伊洛諸先生講道之功。當時未見也。而見于中興。南軒、晦菴、象山諸先生講道之功。當時未見也。而見于更化。見者枝葉。未見者本實。本實弗撥。遇春思榮。乾瀆培養之澤。至更化始見。以其本實之無恙也。更化以後。培養能如乾瀆乎。夫培養有加于前。而後可以跂望乾瀆之盛。不然。本實撥而枝葉枯。利欲熾而道誼微。吾爲之懼矣。然則南軒、晦菴、象山諸先生講明問辨之學。可無紹而修之者乎。天理人欲之分。南軒、晦菴二先生剖析既甚。章明而喻。義喻利之論。象山先生敷闡尤爲精至。所以續洙泗之正傳者。日星炳炳。諸先生立身立朝大節。追配昔賢。而所以淑諸人者。大要忠君孝親。誠身信友。用則澤及天下。不用則無愧俯仰。如是而已。言論辨說。特其土苴耳。執言論辨說。以妄窺諸先生之門牆。而于其實德實行。植立修身。有益于人之家國者。乃不能取爲師法。則不足爲善學矣。顏子之鑽仰。曾子之戰兢。其苦切至。到如此。曷嘗以口耳之學。爭夸競勝哉。甫與元德張君同官于池。又與仲能湯君有同年好。二君從事晦菴先生之學。功深力久。遂延爲洞長。元德以年高先歸。仲能悉力振起。多士聞風來集。又以暇日。大葺堂宇。整整翼翼。增廣于舊日。是麗澤之習。日益光明。善相告。過相規。毋事苟同。勤勤磨切。使後來者。推攷源流所自。以不忘今日培養之澤。回視更化以來。被乾瀆之遺化者。鬱然相望于先後。其爲有益于國家。不亦大乎。甫既記象山書院。以與四方之士共之矣。則斯記也。

互相發揮亦足以助學子之警策云。

白鹿書院君子堂記

易六十四卦大象皆言君子。君子者，全德之稱歟。濂溪先生，妙達陰陽動靜之理，謂乾坤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嗚呼！易道深矣。先生之學，該貫天地萬物，而獨愛一蓮何哉？蓮亦太極也。中通外直，亭亭淨植，太極之妙具于是矣。蓮爲君子，則富貴隱逸，非君子歟？隱逸逃富貴者也，富貴未必可貧賤也。若夫君子，何適不可哉？仲能湯君爲長于白鹿書院，一日貽書命余作君子堂記。亟稱堂基爽塏，與太守史侯慨然捐錢粟，助風化。且曰：書院乃重修，而此堂則新創。重修者，起六十年之廢壞；新創者，廣六十年之未備。堂瞰荷池，取濂溪愛蓮語，扁以是名。諸生藏修游息其中，亦嘗有感乎富貴天也，非可求隱逸偏也，非所安求爲君子而安焉。濂溪之望後學，正在是。余恨廢吏鞅未獲一登斯堂，儻乞閒得請其行也。執周易一卷，與諸友相周旋，訪廬阜，尋舊遊而後歸，不亦快哉。

番陽顏范二公祠記

我先人絜齋先生讀史，見致忠盡義爲世標準之偉人，如唐顏公，我朝范公，未嘗不感慨興嗟，指以勵諸子。且曰：國于天地，有綱常焉。二公綱常之氣骨也。人以氣骨成國，以氣骨立。某識斯言不忘，將指江東臬司置番按圖志，二公作牧是邦，人祠之至今。然或附餐舍，或在郡圃，規制庫陋弗稱。一日，知州事林侯與某語，慨然有卜爽塏，侈祠宇意。曰：祠成，子爲我記之。某敬諾。每覽唐史，論顏公晚節偃蹇，及敍至德初元。

公赴鳳翔事不能明公赤心反稱棄郡渡河觀史至此令人拂膺夫元載盧杞氣燄熏天下公摧奸尊主何謂偃蹇捨平原詣鳳翔非怯也當祿山初反聲撼河北公不于此時怯顧怯靈武事定後耶洎至拜御史直道不阿權奸膽落兩京旣復平原併安皆公力也何謂棄郡忠臣義士雖盜賊夷狄猶憚之而史忍經之乎顏公使希烈范公抗元昊皆盜賊夷狄之雄希烈陷汝州公以八十之年挺身罵賊始未敢害公希烈忿唐殺弟希倩乃致公死地公死唐存得死所矣元昊僭帝請和范公自爲書力陳逆順成敗狀昊謀大沮時論猶謂公擅復書坐奪官此與史譏顏公偃蹇棄郡何異曩令全軀保妻子之臣見義不堅決以昊書來上則國體所繫可勝悔耶盜賊夷狄不能折二公而折二公者奸邪朋黨也慶歷朋黨之論興范公連斥斥復起起復直言時事已而又斥迄不變公歸然德望碩大光明無纖瑕可指而中公者必曰朋黨元載盧杞陷顏公于唐主之朝而朋黨之論擠范公于盛明之世范全身名而顏隕賊手讒人交鬪術無工拙聽言者昏明固異也我朝保全憂國之老臣豈唐世敢彷彿萬分一哉番爲二公遺愛之地人心懷之千古不泯祠宇興廢于二公何加損而某獨感念先訓著其致忠盡義關世綱常之大節如此林侯名清之秩滿除坑冶吏者崔侯端純代之始至聞建是祠嘆慕不已曰吾得守二公所守之邦深自慶幸斯言亦可嘉已小雅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行之實難嗚呼心顏范之心是亦顏范而已矣奚其難

蒙齋集卷十四

記

番江書堂記

或問余曰。子創象山書院于貴溪。興白鹿書院于廬阜。而又建番江書堂何也。余曰。子豈知余心哉。余自爲童子。拱立侍旁。每見師友過從。攷德問業。熟矣。曾未十數年。次第凋零。及余兄弟游宦四方。同志者亦往往間見。未十數年。又皆寥落。如晨星之相望。每爲之慨然。將指江東兩書院。蓋士友所宗之地。振而起之。責實在余。故凡士願處象山若白鹿者。各隨其行輩。與其望實。或畀領袖之職。或在賓講之選。衿佩咸集。彬彬可觀矣。而余之所深慮者。已成之材。雖易于振拔。而後來之秀。未保其嗣續。況士友之紛至。非接其話言。參諸履行。則未可得其爲士之實。于是選通經學古士。率生徒而課之。余暇日亦數加攷察。俟其有立也。乃分兩書院而肄業焉。此番江書堂之所以建也。諸老先生遠矣。師友道喪。士習日駸。慕超詣者。無深實詳縝之功。騫辨博者。乏通貫融明之趣。轉相依倣。諸老先生之本旨。愈晦不明。方且徇偏見。立異同。幾有專門名家之弊。其原皆起于論說多。而事實寡。然則羣居書院。相與切磨。亦求其所以爲人者。如何耳。在家庭則孝友。處鄉黨則信睦。莅官則堅公廉之操。立朝則崇正直之風。果若是。奚必問其自白鹿乎。自象山乎。不然。飽讀舊書。熟習遺訓。孝友信睦。公廉正直。一有愧怍。自白鹿。則白鹿之羞也。自象山。則

象山之玷也。可不懼哉。書堂凡四齋。曰達源。止善。存誠。養正。而講道之堂。則名曰自得。得者何。井卦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義大矣哉。雖汲而未嘗汲也。故愈汲愈新。雖養而未嘗養也。故愈用愈有。尙無有得。寧復有喪。本無可喪。于何求得。孝友也。信睦也。公廉正直也。行所當行。止所當止。至平至常。萬古一日。何喪焉。何得焉。然則得云者。得其無喪無得者而已。放勳之所謂使自得之者。得乎此。中庸之所謂無人不自得者。得乎此。孟子之所謂深造自得者。得乎此。以此而學爲人。尙何論說之勝。而事實之微乎。尙何徇偏見。立異同。而有專門名家之弊乎。嗚呼。番江書堂之學子。而果不失諸老先生之本旨也。卽所以教白鹿象山之學子。皆不失諸老先生之本旨也。伐木之詩曰。神之德之。終和且平。學子服膺斯言。吾見道德一而氣脈長矣。勉之。勉之。

奉化縣舒先生祠堂記

先生墓在奉川松谿里。其墓碣。慈湖先生所作也。先生典教新安。其祠堂。先君正獻公所記也。今奉川邑大夫胡君逸駕。景行前哲。聿新祠宇。率邑人尊事之。又俾某爲之記。顧藐焉晚學。何足窺先生之仞牆。雖然。自兒時見先生。每過家塾。拱立侍旁。已有所興起。又觀先生所說三百五篇。與我心契。似若有得。弱冠因仲兄就先生學于新安。歸言飲食起居之詳。與先正獻公所稱。若合符節。後與先生諸子交。益知家法之懿。閭族聚居。交相敬愛。皆先生有以表倡之。某雖未嘗數侍先生之警效。然其獨得于心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盡而非假言語。又無以寫我心。請因胡君之請。而有述焉。先生真有道之君子也。道非形器。非

離形器。先生內美充實。可謂有孚盈缶矣。而卽之若虛。叩之若無。第見坦坦蕩蕩。洞無城府。溫溫謙謙。不異常人。終日窮年。應事接物。小心畏忌。周旋規矩。而超然常與造物遊。陶陶乎浩浩乎。生乎天壤之間。獨能餐此天和。享此真樂。而未易與世人言也。故先生之胷襟。光風霽月也。先生之節操。山高水長也。先生之詠詩。天籟自鳴也。先生之作文。鳶魚飛躍也。洙泗風雩之氣象。先生有焉。處逆境不知其逆也。居順境不知其順也。千變萬狀。自爲紛紛。而不知其爲千爲萬也。亦不知其爲一也。先生之言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此先生之學。所以深造自得。而某之所謂真有道之君子也。其他稱述已多矣。奚以贅爲。胡君與余俱甲戌進士。邑政不擾。而人安之。其爲先生立祠也。豈非斯道有默會于心者耶。雖然。先生之道。揭日月而行。某之假守新安。嘗爲先生請易名于朝矣。而卒未果。遂胡君倘持是而申前請焉。必有慨然主盟吾道者。先生諱璘。字元質。後宰溫之平陽。終于宜之別駕云。

浮梁縣修學記

令治百里。薄書期會之外。以興修學校爲急。難能矣。然修學而已爾。學修而士無以養。又輟餘財以助贍給。難能矣。然養士而已爾。衿佩來集。絃誦琅琅。又嚴程督以進材藝。難能矣。然課業而已爾。潘君材之宰浮梁也。三者皆優爲之。一日貽書于余。且言令邑以來。縮浮費。葺學宮。凡門廊齋舍。煥然更新。又創傑閣。崇奉奎章。學租所入有限。則捐帑廩濟其乏。春秋補弟子員。月有試。旬有課。駸駸可觀矣。請記之。余去年春。觀風至茲邑。嘗集屬僚暨諸生講道矣。咸謂余迂。令今偕羣士求記。是弗我迂也。令弗我迂。固當。士弗

我迂其亦有感乎。桑麻菽粟舉世不以爲迂。以其能生我也。人非道不生。而舉世一聞談道。則以迂目之。道固在桑麻菽粟外耶。目道以迂。則不迂非道也。甘不迂之利。犯非道之名。道實生我。而欲違道以謀生。吾甚悲世人之惑也。令不謂我迂。是不目道以迂也。令不目道以迂。環百里之士若民。皆不以道爲迂。孝而親敬而長。行著習察。勿失秉彝。道化其將興乎。余嘗語茲邑之士曰。令之新政。是一初也。士今日聽講。是亦一初也。此初嘗新。則日日如初。令勉之士勉之。余亦因以自勉焉。

精神閣記

有吳君自盱江來。貌甚樸野。謁予言曰。吾家世耕且學。幼習父師訓。有志斯道。建一閣舍。傍朝夕講學焉。其爲我銘且記之。余曰。子豈專爲是來耶。吳君曰。吾尊慕慈湖先生有年矣。今幸得見先生。誨之勤勤。余曰。先生何言。袖出一紙先生書。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余曰。子適得此于先生。其兢兢寶之哉。盈宇宙之間。莫非精神也。先聖卽是以啓後學。先生卽是以師先聖。子之閣也。卽是以名之。余之記也。卽是以申之。天地變化。天地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日月照臨。日月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是閣之上。聚六經羣聖人之書。六經羣聖人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環以先賢之像。先賢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登閣而望。前雲嶺。後雷峯。左柏山。右松嶺。層巒疊嶂。雜然森列者。不可勝數。晨昏出沒。煙雲吐吞。萬態呈露。盡得于几席之上。景物之精神。吾心之精神也。子仰而顧。俯而察。昭明有融。本無障蔽。終日乾乾。何有窮已。涵泳于斯。藏修于斯。會朋友于斯。心之精神。交暢旁達。泰然無思。而非無思。寂然無爲。而非無爲。嗚呼。旨哉。斯先聖

之訓也。斯先生之教也。雖然。余豈敢謂造此道哉。姑誦所聞而已。子其勉之。余亦以自勉焉。

南康軍四賢堂記

南康史侯作堂。祠四賢。而以書諭余曰。濂溪、晦菴、二先生。俱嘗守是邦。而劉屯田父子。隱居廬山下。壯節冰玉堂。及劉氏故居記。皆晦菴筆也。余覽之。慨然曰。侯其有意于風化者耶。濂溪五十餘。上南康印綬。分司南京。屯田爲穎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棄官入山。祕丞亦落落與時忤。仕迄不顯。而晦菴在外。不過九攷。立朝纔四十日。嗟乎。四賢之風節如是。世之高此四賢者。亦曰。不以爵祿動其心而已。抑余竊謂以退爲高。非四賢之志也。濂溪自爲小官。屢爭獄事。泊持節廣東。不憚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到處。皆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卒以是抱疾。其言曰。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以設施。必不得已。止未晚也。劉公父子。節義凜凜。祕丞蓋與荆公有舊。欲挽使修三司條理。終不爲屈。未足多也。而盡誠規益。謂所更定法令。不合衆心。宜復其舊。使荆公早用此言。豈至稔異時生民之禍。若是慘耶。晦菴歷事三朝。忠誠懇惻之意。具形奏疏。大抵排和議。詆近習。抑宦寺。不遺餘力。而至于君心隱微。人所難言者。亦每每控竭無隱。孝廟眷之厚。先生封事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嗚呼。忠愛之語。吐自肺肝。與淺丈夫自潔其身者。奚啻霄壤。然則四賢。豈不欲用于時。而必以名節自見哉。論者第見濂溪先生。酷愛廬阜。乘輿攜客。自放于山巔水涯之間。而陳令舉與屯田。騎雙犢往來山中。殆類高人勝士之爲者。而孰知伊洛之學。自明道伊川。以及延平。

乃考亭平生尊慕以爲立身之實地者。皆光風霽月之餘韻。而史學獨擅一家。卒以助成司馬公通鑑之巨典者。亦自青雲白石之深趣來耶。言施于事。則非空言。學可及物。則爲實學。不苟合者。必合道者也。不求世用者。必能用世者也。余旣以是復侯書。又爲敘次其本末。俾刻之石。以詔來者。使皆知夫四賢經世之實如此。則其于儒道之功用。不爲無補云爾。

樂平縣慈湖先生書閣記

先生之訓曰。舜曰道心。卽心卽道。何道也。熙帝之載。亮采惠疇。載采事也。疇類也。凡流行乎事物之間。理當如是。而不容不如是者。何往非帝載乎。何往非道心乎。從五典。敘百揆。穆四門。祭大麓。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察璿璣。覲羣后。舉元凱。去四凶。是帝載也。皆道心也。舜命禹昌言。禹辭焉。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乃歷敘其身之所親歷。刊木濬川。暨稷益播奏。艱鮮。與凡懋遷之事。禹親承舜道心之傳。而所謂昌言。乃如此。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嗚呼。果可以有精麤本末論哉。果可以無精麤本末論哉。果可以置有無精麤本末之論哉。謂有精麤本末者。卑云乎哉。謂無精麤本末者。高云乎哉。置有無精麤本末之論者。不高不卑云乎哉。皆論說也。非事實也。先生每舉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噫。先生其得之矣。書閣之建。邑之令佐謝君溥。許君應龍。與夫有職于學者。舒君益而下。凡十有四人。蒼萃先生所著羣書于閣。而率學子日觀習焉。蓋先生嘗宰斯邑矣。邑人沐先生遺化。歌思至今弗忘。故惓惓于其遺書如此。閣旣成。而求某爲之記。某竊謂先生無意著書也。道非思慮所可及。非言語所可盡。先生無意著書也。先生自幼志聖人。

之學久而融貫。益久而純。平生踐履無一瑕玷。處閨門如對大賓。在闈室如臨上帝。年登耄耋。兢兢敬謹。未嘗須臾放逸。此先生之實學也。凡先生之所言者。言此而已。學者之所以學先生者。學諸此而已。若夫外盛而內不足。名似而實未有得焉者。乃先生之所深戒。而先生亦不願學子之萬一有是也。嗚呼。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敬之哉。敬之哉。

華亭縣修復經界記

楊君余舊友也。自華亭馳書來告。吾倣經界法。爲悠久利事成。具顛末示余。且曰。質言近俚。其潤色之。余曰。古有方言。奚俚之病。直書不亦可乎。華亭浙右壯邑。歲入苗號踰十萬石。實六萬七千有奇。而縣官歲督纔三萬八千止。蓋自紹興經界。迄今百年。官無版籍。吏緣爲姦。隱匿詭寄。弊倖非一。重以此邑。西連湖北。枕江東南。竝海田。鬻于水。無歲無之。由是賦役俱病。貧富交困。而爭訟四起矣。紹定五年。楊君來爲司征。越明年。監簿趙君與憲出守嘉禾。整圖籍。寬賦斂。欲自近邑始。招君幕下。置圍田局。募甲首。給清冊。命之曰抄撩。匿者露。虛者實。乃檄君攝事華亭。君日受訟牒。力究弊源。蠲胥吏白納之錢。貸民戶積欠之賦。弛酒稅無藝之征。德意漸孚矣。則以禮屬鄉官。分任其責。不履畝。不立限。不任吏。每都甲首。鄉官擇之。每圍清冊。甲首筆之。田之頃畝。昭然可觀。邑士民相與舉令于州。州上之朝。俾遂爲真。夙夜黽勉。以竟前功。賦籍一定。詭挾有歸。旣又白郡。以北三鄉上田賦重。則盡降而爲中。以北三鄉折糶價重。則復減而從輕。以青龍鎮地積計稅重。則盡降而從畝。以邑郭及諸鄉浮財物力。頗爲民擾。則止以實產。定和買役錢之。

數令可謂盡心也已。又諭于衆曰：吾當與爾曹減槩量之贏，以示優卹。未幾，明天子新更大化，誕布寬政，痛減斛面，盡蠲積逋，令得奉行上意，不負初約。于是端平初元秋，苗以五萬七千八百一十石爲額，較遞年之數逾二萬，而民不以爲厲己。創屋四楹于縣廳之東，扁之曰：圍田文籍庫。或問令曰：子謂察情僞，防蠹弊，盡于是乎？令拱手曰：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吾素學也，討論修明，則有後人在。余壯此言，類知道者。今世庸吏不足道，能吏往往以有餘自誇，不知餘而必盡，意味索然。根本且日蹙矣。令言有契余心，于是乎書。

東萊書院竹軒記

竹軒者，成公東萊先生會友之地也。先生愛竹，與心默契，勁直之節，鏘然鳴玉之聲，蒼然不老之色，光風皓月，入我懷抱。琅琅弦誦，上下酬答，時當大夏，鑠石流金。一見此君，洒然物表，雪霜凌厲，萬彙摧折，惟有此君，獨立不懼。是皆足以發深省，助加鞭，麗澤書院之法家拂士也。先生生而愛此，歿獨能忘情哉。物之廢興，時也不隨時，廢興道也。軒故待制陳公肖巖之廬，先生講道于斯，後廢弗葺。嘉定更化，門人創先生祠，取軒之舊扁，揭于東廡。紹定六年，今宗正少卿趙侯必愿爲婺守，以在官之田二十五畝，易鄰牆老子宮竹園，將復舊觀而未果。嘉熙改元，吾友履善韓君祥，由武學諭來貳此邦，學徒俞篋持先生猶子巽伯，斂竹軒本末，謂履善曰：祠今錫額爲書院，趙侯所易地，築軒以嗣遺響，可乎？履善是之。攝郡事肖望張君渭叟，與履善同寅相好也，捐楮五十萬，米十斛，屬理掾趙君師乘泄其役。既又慮費弗給，肖望

輟俸餘二十萬。履善十萬。佐之。未幾落成。臨以方沼。繚以周垣。雖近市而不囂。似避世而非隱。豈先生之道然耶。道不與軒爲廢興。軒有成壞。道因長存。履善貽書。請某記其事。某曰。朝家命我假守。至再矣。銳欲拜先生祠下。俱尼于病。愧我麗澤。雖然。願一言爲諸友告。某嘗詠竹云。竹虛中。虛乃實。得乎此。永勿失。諸友相與切磋究之。二年仲秋。後學鄞川袁某記。

武學經遠齋題名記

止戈爲武。武有七德。經遠名齋。經世云乎哉。經德也。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是謂七德。經之爲言常也。常保是德。必學而後可。學殖也。殖之固德。乃常矣。漢人有云。縉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今或易之。縉紳談兵。而介冑且議和矣。嗚呼。此乃學不明之過也。孟子曰。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格言大訓。超于和戰之外。而獨探本原如此。自綱常不明。人心汨溺。利欲中。平居視父兄長上爲何事。驅之行陣。曳兵而走。此其源委。蓋上無禮。下無學。勢所必至。是乃爲國隱憂。區區和戰。又不足云矣。齋舊有題名。今復新之。哀姓氏。勒堅珉。以貽後。匪徒爲利祿計而已。經德止戈之義。朝夕觀省。于以助麗澤講習之功。抑以副聖朝樂育之意云。

鄞縣學乾涓四先生祠記

鄞縣立學舊矣。中廢不振。嘉定間。主簿呂君康年。聿新規制。垂成而去。嘉熙改元。趙君希聖。來居是官。首曰。宰上之府。請益廣教養。益宏斯道。且謂近代師表。如南軒張宣公。晦庵朱文公。東萊呂成公。象山陸文

安公四先生未祀于學。寧非大闕。遂併力舉茲事。屬某爲之記。固辭弗獲。乃言曰。夫道一而已矣。學者各植門庭。將以自尊其師。師道不如是也。三代旣遠。漢儒專門名家。破碎大道。自時厥後。紛紛籍籍。不能會于一。我皇朝大儒繼作。始克合百川而宗于海。中興以來。四先生身任道統之責。悉力主盟。凡修身行之家。用之國。推以淑諸後進。皆天理人彝。如桑麻穀粟。鑿鑿真實。不可誣已。四先生無二道。而學者師承多異。于是藩牆立。畛域分。所謂切己之實學。忠君孝親之實心。經國濟世之實用。睽離乖隔。不能會歸。有極。反甚于漢儒。可悲也夫。殊不思乾瀆以來。四先生相爲後先。所以明義利。別正邪。羽翼吾道。果爲何事。弟子之尊其師。當先識其師之道。大本必正。大旨必明。則道在是矣。奚必于一。話言之間。一去取之際。屑屑焉較短量長。以是爲能事哉。迹類而心殊。名同而實異。乃後學之大病。又豈可以累四先生耶。若夫四先生之自相切磋。則固有不苟同者矣。正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更相問辨。以求歸于一是之地。是乃從善服義之公心。尤非後學之所可輕議也。今趙君合祠四先生于學。超然出于各立門庭之表。其于大道之統。必有得焉者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愚又奚言。惟願同志者。勿自欺其心。殆庶幾矣乎。

安邊所公宇記

洪惟我孝宗皇帝。申儆軍實。預備邊用。聖算宏遠矣。開禧權臣。貪功啓釁。舉積貯而一空之。我寧考用悔于厥心。迺更舊轍。講實政。謂儲蓄國之大命也。捐所籍權倖田宅。及其他沒入之產。與圍田舊隸于官者。總歲收之數。受而藏之。名安邊所。校其所入。日計若不足。歲計則有餘。始命御史提綱。厥後以版曹。或都

司寺監官。畿漕領其事。端平初。復取浙右臬司。及諸郡倅貳所掌之課。自督歲輸。責任逾重。嘉熙之元。有司不戒于火。所亦遭燬。今宗正少卿樞密副都承旨趙公以夫。時以宰士實兼斯職。慨然歎曰。邊儲贏縮。關國安危。官庀厥司。公宇其可緩。遂請于朝。更造焉。益以主管官舊廨。爲廳。爲堂。爲燕坐。爲寢室。爲庖。爲之屬。隙地爲圃。環植脩篁。以游以息。中門之右。甃壁鐵鍵。圖籍是藏。翼以更舍。創主管廨于修文坊之北。費緡錢二萬六千有奇。經始于是歲。孟秋之癸酉。告成于季冬之壬子。而貽書屬某爲之記。某告之曰。記將以傳遠。欲俾後人永久勿廢耳。孟子稱出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安邊之名。凜焉在目。邊境不可一日不安。則儲蓄不可一日不備。此所以仰體寧考保邦息民之心。而迓續天命于無窮也。其誰敢廢之。公復書曰。願卽此爲記。公內和外剛。臨事不苟。某所敬也。于是乎書。

耕樂堂記

樂在耕乎。耕何足樂。樂不在耕乎。舍耕奚樂。或曰。樂道耳。曰。道在耕乎。耕何以見道。道不在耕乎。耕奚爲不見道。古之聖人。見也。非見也。無見也。非無見也。以道爲可見。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以道爲不可見。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有所見則樂。不可見則不樂乎。不可見則樂。有所見則不樂乎。見其不可見。真見也。樂其無可樂。真樂也。請以是贊耕樂。

黃州重建學記

齊安郡博士馮君去疾。興崇學校。以書請記于某。且曰。明道伊川。二程先生。實生黃陂。邦之人士。祠之至

今某深惟二先生以正學爲天下倡。我宋儒道。繇是大明。上接洙泗統緒。顧晚學無似。正願與學子茂明之。明道先生嘗與橫渠先生論性矣。其言曰。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又曰。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嗚呼。至哉言乎。學者不識性。或溺虛空。或膠意見。饒饒焉。騰口說。而于切己之實。了無相關。伊川先生曰。聖人之言。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後人所爲。動多于聖人。然乃無用之贅言。離真失正。反害于道。某三復斯言。惕然內省。夫以己性爲有內外。拘牽固滯。大本不明。而顧以言語誦說爲能。正使充棟汗牛。祇以爲損。實有何益。某自懼不能免斯病也。學子亦嘗深省密察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神用昭昭。倫理井井。動靜一。內外融。何以多言爲。上帝臨女。果見其臨乎。見者孰見。神之聽之。果知其聽乎。知者孰知。學子毋謂此道爲高遠。易存存。詩書兢兢。禮洞洞。屬存此而已。敬此而已。躬行實踐。自成自道。不能存。不能敬。罪實在我。何可自恕。果能是。卓然真知性無內外。不墮拘牽之失。而誦詩讀書。確然真如耒耜陶冶之。適于實用。則于學道其庶矣乎。齊安淮名郡。俗醇朴。有古風。當邊事繹騷之日。遑恤庠序。馮君勇不顧。謂忠孝正于多事見。興學其可緩諸。請記之。書歉然不有己功。歷敘經始及佐費。皆前任人與長官力。噫。斯足以見馮君之言近道矣。其庶不負二先生之遺訓矣。是宜書。

襲桂堂記

國朝承唐舊。以進士爲重。人不榮世閥。而榮儒科。風俗流傳有年矣。襲桂堂者。武恭楊和王四世孫。名白。

字瀄則之所名也。高廟南渡初，武恭戮力王室，勳在竹帛。孳孳誨子業儒，惠懿公諱俛，惠敏公諱倓，直敷文閣諱俱，儒科踵接。上嘉武恭有子，陞甲以榮之。瀄則登嘉熙二年戊戌進士第，朝廷用前比，陞瀄則四甲。今需次分司鎮江諸軍糧料院，上距敷文公八十有五年，流風餘韻，輝映先後，襲桂之名不忝矣。余讀楚辭，淮南小山招隱士，有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樛。山氣嶺從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猿狖羣嘯兮虎豹嘯，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其末章曰：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夫招隱而詠桂何也？若曰：桂生巖中，隱士在焉。猿狖之與俱，虎豹之與羣，桂雖可攀援，然非可久處。蓋歸乎來，此招隱所由作也。國于天地，必有與立，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躡世科躋膺仕，以是爲桂若何？吁！桂乎桂乎，義豈盡此乎？仕途嶮巖，君子畏之，挹此芬芳，莫如清白。武恭忠貫神明，出入兵間，四十餘年，避寵辭榮，無少瑕玷。休光鴻烈，衣被後昆，蓋嘗以清白名堂。今與襲桂對峙而竝垂芳焉。吾觀後漢書，君家與吾鼻祖位登鼎鉉，號東京名族，俱流傳至今。瀄則勉之，顧瞻典型，動循禮度，自待其身，常如未第時，則姓名益香矣。余病世人未識桂之所以爲桂，故特發小山之微旨，以見未爲時用，香蘊諸身，招之使來，香滿斯世。他日倦游而就閒，晚節之香，不愧青史，斯其爲桂大矣。武恭種之于前，瀄則襲之于後，子子孫孫，又傳襲至于無窮，與世間凡種迥殊，此乃吾自有之物，非襲而取之之謂也。昔嘗與瀄則同寅，知其美秀而好修，茲請余記其事，故以祖烈期瀄則，亦因以自警焉。

信州自鳴山孚惠廟記

紹定二年。余持江左庾節。是秋盜起江右。地與信屬邑接。飭官吏嚴隄防。盜伺間迫貴溪境。遙望戈甲。鏜鏜。旌旗照天。怖而走。時防守兵實不多。民間謔言神助。越明年冬。余司臬事。又明年春。盜起衢之常山。聲撼旁郡。永玉兩邑民奔逃弗可禁。余亟集尉寨卒。糾鄉豪募兵。晝夜警衛。檄郡調禁旅。白于朝。益以大軍。力扼衝要。我軍稍張。然盜烏合。滋衆。屢窺兩邑。卒憚莫前。若有尼之者。民間又傳神助。與前年貴溪事相類。余慨然歎曰。神人相依而行。惟自鳴山之神。以孝聞天下。繇昔迄今。餘八百載。我朝褒大王封。負絕前世。爲民祈禳。靈應如響。銷寇暴。安善良。功德茂焉。天下之惡一也。牛昌隱譖言之禍。王不報不止。盜賊夷人邱墓。戕人父母。離人妻孥。焚人廬舍。不知幾牛昌隱也。民之仇盜。猶吾仇也。忍坐視乎。雪父母仇孝也。雪民仇孝之推也。王孝于親。推孝于民。民亦致孝于神。感王庇庥。思報王德。余今年春觀風部內。親至王之祖廟。感愴久之。命工飭材。聿新祠宇。及秋訖功。廟貌尊嚴。制度恢張。從民願也。然則邑人所見戈甲鏜鏜。旌旗照天者。曷信哉。信乎民而已矣。凡繕修之費。與祠事之詳。及夫程督之官。若吏。皆載于碑陰。而此弗錄。非略也。神之炳靈。隨叩隨答。水旱螟霜癘疫之災。禱而應者屢矣。余四年間。目擊其事。此尙不錄。況其他乎。春秋常事不書。復仇則大之。王復仇著孝。弭盜靖民。誠有足大者。他事不書。而此獨書。春秋法也。淳祐六年夏。匠丞懋齋章侯著到郡。未幾。郡以不雨告。首迎茲山神。作梵事。隨獲甘澍。歲事以登。七年夏。浙江皆告旱。後又三迎王于公廨。而三獲嘉應。曾不移時。他處困于異歉。此邦獨至。屢豐。蓋侯之牧是邦也。迎養芸翁于郡之凝香。綵衣怡愉。恪盡其孝。王以孝其父者。孝其民。侯亦以孝其父者。孝其神。以及

其民一念之孝。兩相契焉。宜其隨禱隨應。不啻聲相應。言相接也。吁。幽冥杳漠之間。人謂未易以精神貫通也。觀侯所以禱其神。與神之所以聽之者。則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益信其不誣矣。百拜敬識。庶使來者知信之民。無忘神與侯之賜云。

沛然堂記

吏部郎趙公師事象山陸先生。某嘗獲觀先生之書云。積雨小霽。始得一訪風練飛雪之壯。方念不得與賢昆仲共之。是晚來書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中矣。何以觀瀑爲哉。又從而敷述其義。援虞書克艱儆戒之說。反覆數千言。某未曉所謂去非者何說。讀至書尾。則云。若汨于利欲。蔽于異端。逞志遂非。往而不返。雖復雞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爲病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某于是知先生之所謂非者。蓋指利欲之蠹。異端之害。而言之也。惟沛然之壯。則能去此非。少有依違牽制。繚繞繁累之意。則決不能去此非矣。學者讀先生之書。玩先生之旨。寧不躍然有感于中。曰。壯若有力。實非一力。一勺之水。非少。及其不測也。非多。發于涓涓者。非始。會歸于江海者。非終。其訪風練飛雪也。非物。其去非從善也。非我。第見天壤之間。皜皜融融。無際無畔。淵淵浩浩。不識不知。克艱者艱乎此。儆戒者儆乎此。明明穆穆。聚精會神者。切磋琢磨乎此也。嗚呼。妙矣哉。吏部諱師雍。字然道。其嗣希聖。主鄞縣簿。謂某曰。先人嘗築堂于家塾。扁之曰沛然。將刻先生之書。以詔後之學者。而未之遂也。今吾礪石矣。其爲我記之。某何能措一辭哉。姑告之曰。沛然在胸中。何以觀瀑爲。終日觀瀑。元非觀。請參斯旨。毋自迷。趙君唯唯。

遂爲之記。

金斗書堂記

吾友張伯常。龍泉人。書來爲其鄉人鮑君求金斗書堂扁。且曰。書堂之建。將聚鄉族之子弟而教之。每嘆世降道微。誰復以講學爲急務。鮑君獨能捐己財。誨後學。此意良可嘉尙。雖然。其本在擇師。師不必他求。伯常學醇行方。氣充識明。可以爲師矣。余屢欲屈伯常于象山書院。以地遠故未果。今里閭近也。金斗專也。近則無往來之勞。專則無暴寒之患。行于鄉。然後推于他郡。豈惟伯常之學。推而淑諸人。將見金斗書堂之澤。自是浩乎不可量矣。伯常試以是語鮑君。鮑君儻從吾言甚善。不然。書堂之扁。不可以私藏于家。其盍歸我乎。

蒙齋集卷十五

說

張平仲爲鄭氏子求書三省大字遂爲之說

人心至明。常人自違其心。若曾子者。可謂不違心矣。人取謀于我。竭誠殫慮。若己事然。此本心也。不如是則不忠。非違心乎。人道莫重于友。一語不妄。始終如一。此本心也。不如是則不信。非違心乎。人之爲學。傳于父兄。傳于師。傳于古。孳孳服習。罔敢失墜。此本心也。不如是則不習。非違心乎。夫其所以違心者。不省故也。是心在我。不屬他人。自提撕。自警策。自不昏不墜。萬病消釋。一心炯炯。天之廣大地之博厚。日月之昭明。雷風之鼓盪。山之峙。川之流。草木之發生。禽魚之飛躍。皆此心也。不違其心。本無不忠。省之曰。豈其有不忠乎。本無不信。省之曰。豈其有不信乎。本無不習。省之曰。豈其有不習乎。日日如是。純明靜一。臨死生之變。不忘戰兢。嗚呼。斯其所以爲曾子。

馬實夫字說

東淮將漕馬君光祖。余字之曰實夫。而告之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自然之華也。華而不實。識者譏之。何譏爾。譏其外浮而內無本也。大易之贊乾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實與光相對。譬彼草木。本實不撥。則華潤不枯。精彩盡發于外。而根本一搖。則生意蹙矣。何光華之云。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

睅然見于而盎于背。施于四體。實夫于根心之語。其有得乎未也。根非外來。本心素具。明心以培其根。則枝葉華萼。皆根之所自出也。勿忘勿助。長是爲用力之要。實夫勉之。

葉朝宗字說

古括葉君名東。字子潤。紹定癸巳。訪余鄱陽。聽講中庸大旨。余更其字曰朝宗。而語之曰。子嘗樂水而得其趣乎。晝夜周流。一息不停。雖過顛在山。然亦未有不下者。江河淮濟。同歸于海。海受衆流。而不加多焉。故百川雖異。萬折必東。朝宗于海。萬古一日。子而有得乎此。爲學以至海爲準。學海以不動爲本。識智者樂水之旨。與樂山實相通。則可以躍然有省矣。省而習焉。習而熟焉。會歸于海。動靜一源。知仁匪二。其于學殆庶幾乎。朝宗勉之。異時將叩子所得。以慰老懷。端平第三春。余得罪去國。朝宗不遠千餘里。到鄆川東湖。問余死生。求余字說。而告以此。朝宗敬諾。遂書以遺之。

徐克常字說

鄱陽徐氏子。更名憲。諱字于余。余取書克有常憲之義。字之克常。而語之曰。工師度木。園中規。方中矩。曲直中準。繩。醫師製方。君臣佐使各當。其可藝也。有法度焉。維人之生。有物有則。何以守之。曰。常而已。日月經天。過則薄食。寒暑推移。愆則爲沴。爾憲爾常。無增無損。敬之哉。入孝出弟。帝則在斯。井井秩秩。夙夜勿違。時泰則昭憲度。敷禮樂之化。世否則秉常憲。盡忠孝之節。德惟一。是謂常。子其可進此乎。吾語子亦驟矣。雖然。語在我。聽在子。

程自芳字說

鄱陽程令名沐。求余字之而爲之說。余字之曰自芳。而告之曰。子亦知夫芳之義乎。屈平九歌有云。浴蘭湯兮沐芳。釋者曰。芳芷也。沐香芷以自潔清也。子廉以律己。公以泄官。庶乎能潔清矣。而余有取乎芳之義者。豈止若是耶。君子小人之分。在乎臭味而已。屈平之作楚詞。引物連類。凡所謂香草者皆芳也。其芳可愛。則飲墜露。飡落英。紉而爲佩。滋而成畹。可也。曷爲乎世人不芳。其芳而反謂不芳者。芳耶。吁。芳不芳。乃人之好惡然耳。吾之自芳。非非乎其彌章者。常自若也。而豈以世之芳不芳易吾之初服哉。澄神淪慮。澡身浴德。滋義理之根。濬學問之源。斯所謂自芳乎。夫自芳非斂諸身而已。固將流此芳于天下也。布德施仁。薰其芳。立功揚名。人播其芳。著書立言。人誦其芳。非特見于一時而已。又將載此芳于後世也。顧不求芳于外。而反求諸內。故曰自芳。若所謂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云爾。屈平之不遇。未嘗斯須不倦倦于靈修也。新沐者必彈冠。苟有用我者。則將以彈冠爲慶。而奚爲私有其芳哉。吾子其勉之。

和敬說贈庶可

敬而不和拘矣。和而不敬肆矣。夫敬與和。匪拘匪肆。然則和敬二乎。曰。真敬未嘗不和。真和未嘗不敬。奚其二。何謂真敬。心敬也。非貌敬也。可以言禮矣。何謂真和。心和也。非貌和也。可以言樂矣。禮樂豈有二哉。知禮樂之非二致。則和敬一貫之理在是矣。而世人往往弗察。不惟不識和敬。亦不自識其心。吁。心吾心也。反己而求。和敬油然而生。非自外至也。是故學者用力于和敬。當自求放心始。

耕樂說贈項吉甫

耕非可樂。樂道耳。然則耕非道乎。于耜舉趾。是穠是褻。何者非道。婦子饁餉。年穀豐登。何者非樂。其樂耕也。卽樂道也。七月一詩。備陳先公風化。終之曰。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無逸一書。歷言稼穡艱難。繼之曰。知小人之依。乃逸。天下真樂。有過于耕者乎。伊尹樂堯舜之道。果在耕之外乎。吉甫屬余書齋扁。而告以此。豈獨吉甫樂耕哉。余亦願歸耕者。因是以見志焉。

贈趙克家說

溫兮其若玉。儼兮其若客。昭晰兮見秋毫。周迴兮三思。我不如克家。曠兮其能受。休休兮若不足。無榮無辱。未散太璞。我欲學焉。而未能也。願克家相與勉之。

深息說贈馬實夫

實夫問余。夜不得睡。或授以移心法。但當不睡之時。思爲孩時所爲。展轉思之。自得睡矣。余語之曰。古之真人。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遂書深息二字界之。實夫而有得于此。勤于行。行而熟。當知或者移心之言。不滿一笑。

樂山樓說贈馬實夫

余嘗作仁者樂山銘曰。瞻彼山兮。形若塊然。振古青青。發育無邊。靜乃如此。妙不可傳。仁者默識。以永天年。實夫歸自東淮。扁所居之樓曰樂山。蓋有志于求仁。遂書以遺之。

不貳室說贈伍清之

中庸曰。天地之道。爲物不貳。大明之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人心之無貳。卽天地之不貳。一以貫之。所以爲先聖。不貳過。所以爲顏子。顏子曷爲有過。曰。觀過斯知仁。吾于顏子之過。知顏子不遠復焉。知顏子服膺勿失焉。知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焉。知顏子之屢空焉。太空不貳。顏子何貳。融堂告清之之義切矣。清之自知有過乎。否乎。未知其反觀。知之其盡以告我。融堂之言藥石也。清之其毋忽。

題跋

跋丙戌御書

洪惟聖天子。光臨大寶。崇尚儒學。堯章炳炳。士習振起。臣拜手稽首。伏而讀之。至矯偏適正。崇雅黜浮之訓。不勝興敬而言曰。雅者正也。崇雅卽所以適正也。厥初生人。本無不正。因習有遷。乃流于邪。誕者習妄。輕者習浮。庸者習汙。儒者習媮。由是澆漓卑茶之風成。純厚典實之意泯。本心之正。存者寡矣。挽而回之。其必由學乎。學也者。所以反其不正而歸于正也。善無小。一得其正。何用不臧。惡無大。一失其正。他美莫贖。戒之哉。謹爾話言。詳爾視聽。居必廣。行不由徑。邪思倏起。改之卽止。正途坦然。奚所擬議。他時涖官臨民。一出于正。始足稱聖天子迪爾衢士之意。雖然。師道不尊。學者安仰。端檠燧。揭範模。師以正率之。弟子有弗正乎。叢爾守臣。敷述訓言。勒諸金石。於千萬年。

跋仁宗皇帝御書

巨謹按國史。皇祐五年。狄青以樞密副使討儂智高。余靖孫沔輔之。青用番落騎兵。張左右翼夾擊。智高大敗而遁。蓋仁皇之德威。于是信矣。兵刑一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仁皇兵威之信。繇修明政刑所致。跪觀奎畫。深見聖心。抑小臣備數司臬。哀矜庶獄。敢不兢兢。以聖訓自勉。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御書

高宗皇帝賜忠宣公宸翰。恩禮之隆如此。惟忠宣可以無負矣。忠宣直節。千古有光。權臣氣焰。今何在耶。權臣能抑其爵位。而不能掩其修名。能屈其身。而不能奪諸子孫。衣冠蟬聯。逾久逾盛。孫儻寶藏奎畫。傳之無極。觀者歎美高皇。知公本心。而追恨權臣欺君之辜。天定勝人。于此尤驗。

跋孝宗皇帝賜洪丞相卹刑御書

洪丞相當軸。孝宗皇帝賜以卹刑聖訓。臣于其孫儻獲觀雲章。斂容與敬而言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刑非以殺人也。而生人之德存。我朝欽卹之仁。追配三代。聖子神孫。世世勿墜。天地同德矣。國祚延洪。維天相之。某職在司臬。每閱獄案。如天鑒臨。茲又佩服寶訓。以自警勵。一本至公。無毫髮私。庶不欺于天。不負于孝廟。且不愧于此心云。

跋徐逸平詩帖

此邦尊事清獻趙公。既祠于學矣。歲時郡守帥僚屬。又拜其墓。所以勵節行厚風俗也。方將推廣斯意。益求前輩師友淵源所自。如徐逸平之師楊龜山者。表而出之。今得見逸平與其高弟鄭吏部詩篇。斂衽三

復良用感歎。吏部之孫洋。儻有志焉。盡搜逸平遺書來。當與學者共之。是余之志也。

跋楊文公手抄李義山詩

公之風節高矣。如陽翟之歸。知者以爲脫屣富貴。不知者以爲直情徑行。斥丁謂等事。知者以爲盡忠無隱。不知者以爲沽激要名。心胷落落。與世柄鑿。名高謗隨。勢固然也。君子之所爲。要使知者知耳。公之聞孫。當塗使君。以公手抄李義山詩示余。因得盡觀諸公跋語。夫遊戲翰墨。尙爲人寶玩。若此。則當時知公者雖寡。後世知公者多矣。知尊其名。未知學其爲人。真知亦豈易得耶。援筆敬書。因以自警。

跋何叔度詩集

友人胡牧之過余。出示古括何叔度詩編。吏氛中得一寓目。如暑天涼風襲人襟袖。想其標格。超然逸羣。恨未及一款談塵。叩其所得于詩之外者。

跋楊文公手書遺教經

世之好佛者。多有福田利益之心。公正色立朝。無所阿附。豈有利心也哉。詳攷公本末。雖爲小人所嫉。終不爲小人所害。王欽若陳彭年之徒。忌公才名出己右。陰擠而去之。洎再入翰苑。會寇忠愍之貶。或以草奏事中傷。幾不能脫。丁謂本無陷公意。遂免于禍。噫。重義輕利。至使小人心服。盛矣哉。

跋長沙幕府四箴

長官之待僚屬。政欲己出。權畏下移。能用其所長者鮮矣。況望其肝膽無隔。休戚一體。如家人父子乎。能

以真情相與者鮮矣。況望其訓導諄諄。講明義理。如師友琢磨乎。粵山真公之帥長沙也。待僚屬之意。真如子弟朋友。條爲四事。庸示勸勉。幕屬王君。旣作四箴矣。余中以一言可乎。天下萬事。皆原于心。心本至靈。己私障之。己私旣去。洞然大公。無適無莫。常清常明。律己也。撫民也。莅事也。皆是心爲之也。廉而不本于心。則有以敝車羸馬爲廉者矣。仁而不本于心。則有以燠休姑息爲仁者矣。勤而不本于心。則有以衡石程書爲勤者矣。是皆心未通乎大公。智謾窺于小道。故流弊至于此。然則四者。固官箴之要。而存心又三箴之要。心誠廉。當辭而辭。當受而受。皆廉也。心誠仁。溫如春生。凜如秋殺。皆仁也。心誠勤。職思其憂。思不出位。皆勤也。茲所謂無適無莫。常清常明。不失其本心者歟。余假守柯山。朝夕與同僚語者。惟求其本心明白洞達。了無隱藏。頗得講貫之味。今又因王君獲觀此箴。且真陳二君子。皆爲王君印可。余輒于卷末。微發未盡之旨。轉示同僚。而復歸諸王君云。

朱權教序拜錄跋

歲序拜于學禮也。曷爲俄舉輒廢。蓋曰。是非所急。故易視之耳。敬禮之輿。可易視乎。朱君暨攝教。悼禮之廢。敬謹而行。暨典以舉。嗣是者。其常如朱君。毋萌一易心哉。

跋厲李二夫人行實

紹定己丑暮春。某延請慈湖馮君振甫。教子家塾。振甫慈湖先生高弟。自其祖父。經明行修。世有令德。某居同里閭。亦聞其槩矣。一日振甫以二軸見示。則其祖妣厲夫人與其妣李夫人之封制。慈湖先生以貞

孝二字表而出之。有旨哉。厲夫人之守志也。子在襁褓。貞矣。李夫人之守志也。子纔九歲。亦貞矣。慈湖先生。何以稱其孝。曰。貞德如姑。孝莫大焉。稱李夫人之孝。貞可知也已。而某獨有感于此者。姑婦相繼。咸以德稱。德。立家之基也。貞。孝。立德之基也。某觀世人之衣冠蟬聯。光寵赫奕。自謂能大其門。而種德弗深。牆高基下。其頽可立而待。孰如二夫人以德嗣德。相爲後先。貞孝萃于一門。芬芳遺于後裔。基立矣。保養封殖。則子孫責也。振甫幼侍母寢。中夜呼起。苦口訓誘。振甫今所植立。無忝母訓。又推以淑其子。若孫焉。德基旣固。日培日崇。馮氏其興乎。茲其所以有感而重起敬也。

跋歐陽伯禹行實

余不識歐陽君。陸伯微。余友也。伯微之徒張氏。狀其行載所遺伯微書。自謂于象山先生之學。有會心處。馮聖與。吳規甫。亦極稱之。清修篤孝。臨終儵然。其亦可人耶。巖居川觀之士。世不知名者何限。君尙有諸君之稱述。不至湮沒。援筆以書。爲之慨歎。

書魏子開行實

余同年進士湯仲能。剛直有學識。余悼白鹿書院。敝久習頽。老先生淑人心之本旨。鬱而不明。非少更張。不可。遂屈仲能主之。仲能辭再三。乃任責。行之一年。規模煥然。仲能一日過我。因問匡廬善士。仲能爲余言。堂長魏子開。其人也。今亡矣。因出示行實一編。讀之令人懷思。其子萬里。今爲直學。亦以舉職稱。余不識子開。因仲能以知其人。抑亦有德之士也。夫尹吉甫。穆如清風之詩。三歎夫德。輜如毛。民鮮克舉。嗚呼。

知德者鮮。自古而然。余爲之感。愴。因書以授其子萬里。且勉以克紹前人云。

跋慈湖先生廣居賦

慈湖先生。旣作廣居賦矣。廣居之室。後轉而之他。先生之猶子叔正。能復其故物。夫廣居豈室廬云乎哉。室廬有廢興。而廣居萬古如一日也。端平三年夏。余屏處山樊。叔正過余。求紀其事。且曰。更爲我敷暢廣居之旨。余不得辭。設客問以見意。客問廣居之義何如。曰。坐一室。牆之外無所覩。忽焉步名園。登崇臺。心目頓豁。遊城市。未羨曠野之適。俄而汎輕舸。尋幽壑。恍然疑非人間世。此見廣也。塗歌里諺。朝夕薰習。一旦縱觀都邑。鐘鼓管磬之迭奏。琴瑟竽笙之交作。已爲之洗耳傾聽。況乎鈞天之樂。來從天上。吾乃得周旋其間。相與共宴衍而聆雅音。此聞廣也。襟度曠夷。規爲恢張。視外物如浮雲。脫名利如敝屣。與人則傾肺肝。不事城府。捐財則等泥沙。不限繩尺。是作爲之廣。未足爲德心之廣也。非意相干。曾不介懷。不虞得譽。付之嬉笑。疾雷破柱。色不爲動。泰山壓前。目不爲瞬。想其胸中汪洋博大。澄不清而淆不濁。是足以爲廣矣。而未足以臻其至也。夫莫廣于天矣。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雖毫釐不差焉。其微如此。所以成其廣也。然猶未也。巧歷之所能算。猶有盡也。巧歷算數之所不及。是無盡也。無盡乃所以爲廣也。豈獨算哉。離婁竭其明目。眩而不能視。師曠竭其聰耳。聵而不能聽。夫超于聲容之外者。無所極也。無極所以爲廣也。豈獨耳目哉。激西江之水。水窮而不可測。殫南山之竹。竹盡而莫能紀。繪畫之所不能形容。詠歌之所不能摹寫。是必有妙于此者矣。夫妙于此者。其變動不居。其出入如神。闔闢無常。奚可端倪。運

轉不息。孰知紀極。吾願膠焉。滯焉。拘拘焉。吾懼喪吾天。望吾淵。何自而保吾廣大之全。客難余曰。一枝之託。搏風之翼也。坎井之蛙。東海之鼈也。螻蛄之暫。大椿之壽也。何如噫嘻悲夫。余告子以周孔之道。而子乃詰我以莊周之寓言。毋乃非其類也乎。客曰。敢問周孔之大道。曰。言其廣。廣乃狹。不言其廣。廣其庶乎。曷謂不言其廣。曰。終日言。未嘗言。終日不言。未嘗不言。坦坦蕩蕩。非偏非黨。混混融融。無際無窮。左之右之。何左何右。一往一來。何往何來。廣居子居于何所。掃方丈地。臥六尺牀。琴一張。書一卷。飯一簞。水一瓢。取于天壤間者。纔若此而已。世人憐吾之窮。吾不憐吾窮。而憐世人不知吾之不窮。夫憐世人之不知。未爲廣也。猶有彼己心也。無彼無己。浩乎太虛。貴匪卿相。賤匪癯儒。富匪萬戶。貧匪窮閭。是可以廣乎。曰。未也。卿相之貴。如其貴。癯儒之賤。如其賤。萬戶之富。如其富。窮閭之貧。如其貧。各足吾分。各樂吾樂。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不亦太虛乎。是不亦無彼己心乎。無彼己心。是謂道心。子往矣。吾已多言矣。客拱曰。願有記。曰。奚記爲。雖然。固辭勿記。猶未廣也。遂卽此爲記。而授諸子楊子。

書慈湖遺藁

先生之言多矣。門人馮興宗。周之德。取訓語之要。聚爲一編。屬甫刻梓。以惠後學。或者病所取太少。甫語之曰。先生豈多言哉。先生居處無一惰容。接人無一長語。作字無一草筆。立朝大節。正直光明。臨政子民。真如父母。是皆先生純純皜皜之妙。先生嘗侍象山先生。發本心之問。舉扇認是非以答。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後守永嘉。謁先聖。謂自幼學。壯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

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嗚呼！先生之學師先聖師象山先生。吐于言辭的的真實。一編已多矣。奚其少。

題慈湖先生書孝本末

凡禮經所載大抵皆爲親存言之耳。噫！親存固當事親。歿若之何而事之。記曰：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親雖死而有不死者存。音不可聞矣。若聞其音。容不可見矣。若見其容。豈音容哉。此心靈明固不以生死隔也。某不獲終某之身事吾親。以爲大痛。朝斯夕斯。常如先親之儼在前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萬里諒同此心。願相與勉之。

跋王次點論語說

余爲兒時先正獻言。朋友遍四方。俱善論今古。第說論語罕有契心。余默識之。用力于此書有年矣。後始知不說論語乃善讀論語者。今觀王君次點所著補義一編。會萃衆說。斷以己意。最爲詳縝。則又欣然曰：不說固佳。說亦佳。說猶不說也。噫！得斯旨者。可以讀論語矣。

跋方友民家藏五遂堂遺墨

莊、忠、敬、信、勇、五者。一有不遂。皆謂之非孝。曾子之言。光明洞徹。讀之令人興起。後世學者。膠滯拘牽。往往于訓釋言語間。欲求大道。不亦惑歟。孔子旣歿。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嗚呼！使曾子不足以知夫子之皜皜。其論孝安能有是。

言哉。方君友民，以忠獻爲其先世名堂，曰五遂。且書曾子論孝一章。方氏子孫寶藏之，持以示某，因勉之曰：道若大路，古今共由，苟能不失其本心，是亦曾子之孝也已。

跋趙黃陂所藏絜齋先生遺墨

黃陂令君以先公遺墨見示，某讀之泣下。先公言由中出，與人以誠，此帖所謂進身之計，不必他求，但朝夕勉勵，反求諸己，自然感動孚格，人誰不稱慕之。卽夫子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之旨也。不肖孤佩服此訓，其敢忘諸。謹識卷末，而復歸諸令君云。

跋彭忠毅誥

忠毅鄱人也。宣和二年，方臘反，次年公以衢州守臣抗賊，力不支，罵不絕口以死。後一百有六年，當寶慶二年，余忝守衢，緬懷高風，爲之太息。又二年，余持江東庾節，歲餘遷司臬，自池來鄱，實公通德之鄉。適會盜起常山，破開化，江山迫信，饒徽勢張甚，余檄州縣飭守備，請于朝，調池兵捍禦，賊幸不闖吾境。今年夏，公會孫壻董君景揚，以吳大夫所書公告身示余，慨然有感。每謂本朝，祈天永命，皆褒崇節義之力。方韓起挾閩兵以叛，公緣是失守，賊平之後，天啓聖明，斬起福州，而贈公直學士，戮淫旌善，黑白以分，亦見公道之未盡泯，而所以開高皇中興之業者，此其基也。余嘗語僚屬曰：爲臣但守忠節，天鑒不遠，豈負忠臣。今觀忠毅益信，故書其後。

跋象山先生集

先君子曩嘗刊于江右庾臺矣。某將指江左新建先生書院。復摹舊本。以惠後學。先生發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體無方。日用平常。莫匪大道。是謂極。是謂精。一。是謂彝倫。是謂乾健坤順。是謂日月星辰山川風雨霜露鳥獸草木之變化。是謂鬼神之情狀。先生嘗言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學者之心。卽先生之心。某藐焉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勉。寡過未能。先生之道大矣。奚庸贊述。姑誦所聞。附于卷末。

跋趙伯泳家集

忠義天地之正氣也。顏杲卿罵賊。視死如歸。魯公繼之。亦大罵希烈以死。兄弟風節。凜然千載。趙公一門。先後相望。忠義之大節。實似之。嗟夫。爲國者。使正氣存。則足以折亂臣賊子之萌矣。嗣前人遺烈。伯泳尙勉之哉。

題夏判官講義後

講義筆之于書。本以代口授耳。自本意寢失。講者惟以詞章爲務。學者以詞章視之。于是書之所傳。反不若口授之入人深也。某承乏柯山。訪求鄉曲之彥。與多士切磋問學。衆爭言判官夏君賢。某悚然曰。是不可俟君見我。宜先候之。遂躬致此請。君辭再三。乃幸許。君儀狀偉特。望之儼然。而和氣薰人。出言有味。每一開講。某率僚屬諸生。拱聽時習堂上。見其從容就座。氣象不迫。已足感人悟物。至于言由中出。不事藻繪。尤得口授之本意。君亦善說經矣。雖然。謂君爲善說經。則可。謂經爲止于是。則不可。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學者當自得之。

跋先正獻公與傅君帖

五兄既跋先君子之帖矣。尙奚言哉。深惟己德弗競。家聲易頹。一念及此。萬感交集。今觀此帖。指學問之端的。戒言之愆違。悼風波之溺人。求幽明之無愧。不肖孤斂衽莊誦。若無所容其身。嗚呼。其敢不戰兢服膺。庶幾寡過。無貽先君子之羞。

題何智夫宗簿蘭亭帖

平生好觀蘭亭。而家藏未有善本。自謂有固佳。不有亦佳。可以發好古者一笑。

跋陸君出示放翁帖

余與伯微友愛如親手足。因知深甫之賢。真能世其家學者。深甫早亡。伯微又亡矣。書院落成。羣從弟子。濟濟咸集。深甫之季。出示二軸。余不識放翁也。而睠焉思深甫伯微之賢。不可復見。爲之太息。

跋楊瞻軍家藏朱先生帖

紹定己丑春。余道過西興。獲識瞻軍楊君。而未悉其家世也。仲夏復過焉。君又見訪。袖出朱先生帖。始知師友淵源。家傳典刑。使人凜凜有生氣。夫砥節礪行。孰無是心。然見危臨難。未免失其所守者。無他。利欲奪之。本心易昏故也。孟子舍魚取熊之喻。可謂深切矣。平居暇日。涵養講明。義利之辨。明如日星。一旦患難之來。何至顛倒錯亂。若平時無輕爵祿之念。而臨事望其捐軀報國。吾未見其能也。楊君天資明美。加

之勉勉不已。必能世其家者。迺敬書而授之。

跋夏迪卿誌銘

余舊識夏君迪卿。幾四十年。肯父以巨軸示余。乃慈湖先生書水心所著迪卿誌銘。篆額。又陳北山之筆也。既感迪卿云亡。又感乾淳諸君子無一存者。悲夫。

跋慈湖先生陸君墓誌

慈湖先生誌陸君墓。有足跡未嘗至庖廚一語。注于旁。筆力清勁。藹然先生之道心見焉。先生論兵。主于不殺。講求諸葛武侯、李衛公陣法甚詳。謂古者正兵不可敗。與孟子不嗜殺人之訓。若合符節。嗟乎。庖廚尙宜遠。人其可輕殺哉。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撫事興懷。爲之太息。

蒙齋集卷十六

箴

以厚箴贈鄭肖翁

厚天賦。薄人作。孰以之。己力學。毋外彊。而中弱。先樸素。後丹腹。故曰。禮于人。猶酒蘖。君子厚。小人薄。聽之。哉。是心。皜皜本純白。秋陽暴之。江漢濯。何用智巧強穿鑿。

立志箴

爲學如射。立志爲先。志在命中。鐵石可穿。企彼聖哲。萬夫莫前。有志竟成。古語信然。

奉行蠲租詔書民有言吏弗虔者箴以誨之

江東土瘠。荐饑無食。天子曰咨。爲我心惻。田租亟蠲。其仁如天。十捐其半。況也全捐。竊竊深谷。有詔未識。吏愚爾民。負租猶督。民實不愚。吏乃自誣。澤壅弗流。民病曷蘇。民詞良苦。吏勿瞋怒。昭哉此心。上帝臨汝。

愧箴示清夷弟

易言心亨。書言心休。浩浩融融。熙熙愉愉。吾何愧乎哉。然人苦不自知。虛食天地間粟焉。可不知愧。伊尹聖人。后不堯舜。愧若撻市。矧常人乎。余坐山中。自省知過。愧集心胷。請略陳其槩。天資正直。急義勇爲。先君子講說諸經。抄錄傳後。炳然有耀。吾愧先長兄。博學精識。克紹前聞。居考妣喪。各茹素終三年。仕而見

黜。屹無附麗。吾愧今次兄。此平生之愧也。而他過更多。晝則閒暇。夜則惰肆。暑則袒裼。意闊而多漏。才疎而欲速。言輕而易忤。檢點此身。恐愧不止。此詩云。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虛而能受之謂也。余虛心以竚。罔敢自是。人稱清夷。不事諂語。勤箴吾愧。是所望也。

觀省箴贈桂伯順

過何從生。不觀省故。提起精神。靡間朝暮。精神者何。靈明天賦。惟是觀省。弗得弗措。一日得之。本來素具。不以力索。無物可付。徹上徹下。綽乎有裕。

敬止箴爲張伯常作

古聖有訓。人心惟危。所貴安止。夙夜自祇。因止而敬。差之毫釐。敬其所止。猶爲遠而。曰止曰敬。本不相離。吾止在斯。而敬在斯。思爲不作。寂無所知。豈曰無思。豈曰無爲。思以無思。爲以無爲。屋漏暗室。上帝鑒之。欽哉欽哉。慎勿自欺。

懲忿箴

忿從何起。反觀諸己。寂然本無。何怒何喜。波浪平息。湛若止水。懲忿之要。如斯而已。忿似乎剛。而非真剛。真剛光明。忿自然懲。心本無忿。因物乃形。剛德在我。不懲之懲。

窒欲箴贈留靜翁

欲從何生。一念之萌。凝神靜觀。勿與欲爭。雲翳旣散。日月自明。窒欲之要。不動亭亭。

曷爲有欲。剛德不足。真剛不屈。欲自然窒。剛本心也。天德也。人人固有。何勞外假。忽然猛省。欲從何起。不窒之窒。在我而已。

士箴

士如之何。自賤自貴。訊之靈龜。昭茲涇渭。謂爾鳳兮。胡驟而喜。媿彼鴉兮。曷云其悲。爾荃爾蘭。疇不服媚。匪蓂伊施。曷遐有棄。黃中則通。純白則賁。爾寶在躬。貴哉斯士。天之膺之。取攜孔易。歌以玉汝。毋委厥美。

後生可畏箴并序

或問曰。聖人曰。後生可畏。何謂也。吾應之曰。子知夫人之生乎。曰知之。子知夫生之倍數乎。曰未解也。吾語汝。夫七千二百日。較之一日。則爲七千一百九十九倍。其相去可謂遼絕甚矣。吾以爲七千一百九十九倍。可斂而僅爲一倍。問者駭曰。談何容易。吾曉之曰。再積七千二百日。我所歷之日如是。彼所歷之日亦如是。彼我對觀。則我加于彼。非僅一倍乎。吾復語之曰。子以一倍爲少乎。不知積而久之。其少也不足以倍。問者益駭。吾曉之曰。又積七千二百日。我所歷之日如是。彼所歷之日亦如是。彼我對觀。我得其三。而彼得其二。我何足以倍彼。又積之。則我四而彼三。又積之。則我五而彼四。我于是歲盈百矣。又積之。則我六而彼五。于是歲過百矣。嗚呼。始也。以一日而較。其爲倍也。七千一百九十九。已而我視彼僅倍。又已而不及倍。又已而五四焉。六五焉。久之而歲俱盈百焉。回視七千一百九十九之倍于一日也。果如何耶。問

者若有遺失。吾曰：子勿異也。請爲子述後生可畏箴。其詞曰：我孳孳汲汲兮。遡萬里之脩程。懼後來之見迫兮。揚金鞭未嘗暫停。使我而微怠微息兮。其迫愈不皇寧。矧夫我怠而彼奮。我息而彼興。將不止迫我。又將陵駕我兮。而莫之與京。我瞠乎其後兮。彼將摩青霄而上征。嗚呼！勿謂彼脆。乃敵之勍。光陰何迅。中夜以驚。忽然深省。如醉得醒。老而知畏。何異後生。本無老少。日光月明。萬古一息。無虧無成。何以用力。業業兢兢。

銘

鉛山縣石梁銘

鉛之山兮蒼蒼。鉛之水兮泱泱。斲山骨兮爲梁。臥洪波兮康莊。題巨扁兮彌章。萬目具瞻兮。萬古之光。

竹坡銘贈饒生

竹兮中虛。而節不改。是謂剛中。心爲之宰。虛則能應。剛則不屈。雪霜摧之。葱蔥鬱鬱。竹乎竹乎。與吾心通。坐對蕭然。不記春冬。

江東憲司又新亭銘

新植花竹。生意津津。雖則尋丈。四時皆春。新更軒牕。和氣熏熏。纔可容膝。淨几無塵。又新命名。豈是之云。勇于進德。用力于仁。日改月化。通體精神。外觀物妙。內驗吾身。客來遠方。問余又新。不知所對。何新何陳。

達源齋銘

泉始達。流涓涓。泉有自。道孰先。滿宇宙。無非源。日用間。井井然。問禮樂。吾何言。

穀水柯山之勝。聞天下。作知樂仁壽二銘。

動無非妙。試觀諸水。日夜周流。莫見終始。此不可見。寂然而已。知者何樂。蓋樂乎是。

右知樂銘

瞻彼山矣。形若塊然。振古青青。發育無邊。靜乃如此。妙不可傳。仁者默識。以永天年。

右仁壽銘

彝訓堂銘

大哉彝乎。天地之先。人處彝倫。日用粲然。是爲大訓。倚衡參前。彝則不變。易則易遷。是遷不遷。乾元坤元。元卽彝訓。發育無邊。乾坤不言。皇極敷言。言何所言。極卽坤乾。

自得堂銘

自得之訓。昉于帝堯。子思孟子。陳義愈昭。得何所得。匪深匪高。洞然太空。大無不包。萬物皆備。不增秋毫。無喪無得。得之靡勞。此學不傳。嗟哉振苗。師友講明。樂也陶陶。

徐錄參求座右銘

人命至重。上帝臨之。德貴好生。察辭于疑。如得其情。胡可喜。而本心靈明。慎勿自欺。

默識銘贈饒生

子之從師亦既努力。識云多矣。然匪默識。默識如何。誦詩讀書。此讀此誦。與世人殊。人皆不然而我樂此。大道坦坦。君臣父子。是中何言。是中可言。終日默默。有不默存。

立志銘

志不可奪。可奪非志。聖人與我。厥本無二。一朝內省。發大羞愧。此志既立。對越天地。

勵志銘贈朱冠之

維古之人。蚤夜憤悱。維今之人。甘心委靡。頑痹不仁。偷安無恥。至其極也。醉生夢死。胡不反思。道只在邇。欲藥痼疾。勵志而已。志果自勵。其勇無比。當爲卽爲。有何疑似。我德我崇。我義我徙。如盲還明。如痿復起。敢以斯銘。用告志士。

尙志銘

志不可奪。可奪非志。厥志維何。大道無二。我與聖同。清明精粹。不自尊尙。乃甘暴棄。君子尙之。發大羞愧。不矜闕觀。不措小器。善必有爲。惡必亟避。手持足履。耳聽目視。貫通昭融。範圍天地。所志在此。朝夕從事。蔽以一言。居仁由義。

五常銘并序

仁、義、禮、智、信。曰五常。乾四德。配四時。五行無土。五常無信。非無也。行其間也。四時五行。常還相爲本。舉一猶可。況四乎。作五常銘。

仁

仁卽人尊無倫。是爲元。天德純。純乃生。萬物春。春何在。在天君。剝初復。復下仁。仁指初。妙乾坤。動靜融。人我均。非二本。親吾親。

義

義方外。外卽內。羞惡心。從何至。本正直。無偏陂。利欲中。生死際。差毫釐。終身恥。健乃決。剛能制。精入神。一無二。忠事君。事上帝。

禮

禮之實。本太一。洋洋乎。貫三極。邃古初。自質樸。後聖作。從其朔。是本心。清且直。曲亦禮。皆天秩。品節明。愛敬立。禮乎禮。無放逸。

知

知非見。無不見。見在物。爲物眩。不格物。失對面。物皆我。一以貫。達天常。常適變。變卽常。疑斯泮。無知也。知自徧。誠如神。著龜見。

信

信是主。四德聚。非繩約。何其固。嗟面朋。予與汝。因物遷。棄弗顧。惟誠身。戒妄語。語而信。孰子侮。默已孚。神是與。天何言。四時序。

五事銘并序

貌言視聽思曰五事。孔子告顏子。視聽言動非不及思在其中也。九思一章可見矣。思爲四事本。五事亦還相爲本。作五事銘。

貌

貌曰恭。君子容瞻視尊。衣冠中。匪色厲。內美充。足恭者。貌似同。載僞拙。滅德凶。人肖貌。天地通。玉溫溫。春融融。恭而安。乃聖功。

言

言有好。言有莠。口溺人。招悔咎。言曰從。匪從口。接以道。發不苟。滿天下。垂永久。多言吝。中是守。雷風行。萬竅吼。雷風息。一何有。

視

視何蔽。月之翳。翳不去。月不麗。日本明。視爲累。可去乎。非翳比。翳外來。視匪外。外亦視。何外內。自神明。自靜止。止乎禮。非勿視。

聽

聽是非。耳司之。聲自物。來無時。耳亦物。物交迷。忽深省。聽者誰。心太空。物不遺。孰爲物。吾何知。虛能受。聰在茲。兢兢乎。道心微。

思

思無斃。深莫測。雖莫測。有限闕。不出位。介如石。鏡中象。應無迹。心在思。妙天則。鬼神通。精之極。是曰睿。入聖域。易無思。思亦易。

易有太極銘并序

太極者何。本不容言。既不容言。曷名太極。極訓爲中。中無不包。極亦訓盡。盡無所盡。又加以太字何也。不可得而形容擬議也。太極非空。空卽不空。太極至實。至實而通。未開闢前。冥冥濛濛。一氣旣判。昭昭融融。昭昭卽冥冥。融融卽濛濛。此易之有也。何有于易哉。何有于易。是故能有。執有求易。乃無易矣。不執有則奈何。曰生處觀之。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大哉生乎。生生之謂易。生生之謂兩儀。生生之謂四象。生生之謂八卦。生生之謂萬物。生生之謂中無不包。生生之謂盡無所盡。可執有哉。何所不有哉。此非實哉。此非通哉。此非卽空不空哉。此非冥冥濛濛昭昭融融哉。名曰易有。易不自有。人人有易。人人有太極。不在乎紙上之易。亦不離乎紙上之易。銘曰。

多。妙矣太極。易何以有。于生處觀。天長地久。生生不窮。春夏秋冬。彼云無極。何勞深闢。我有幾何。斯昭昭之多。

乾坤易之門銘并序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闔闢一陰陽也。陰陽一門戶也。非門戶則無以見易。滿宇宙間。莫匪陰陽。莫匪

闔闔日昱晝月昱夜闔闔也春而生秋而殺闔闔也其在人也開目見明瞑目見暗噓而息出吸而息入闔闔也其在物也舒而爲華斂而爲實飛走而鳴蟄藏而息闔闔也皆易也或曰易者變易之謂然則不易之義奈何曰千變萬化孰爲變化是變化者卽非變化是故易之中有不易者存易卽不易不易卽易吾何知乎易吾又何知乎不易之易銘曰
日月爲易爲乾爲坤乾陽坤陰是易之門一闔一關闔闔皆易于此乎入于此乎出出入有二乎一亦本來無

中庸銘

滿宇宙間中庸化生端的不差日用普平莫見莫顯無臭無聲是謂天命守以一誠

贊

先師鄒國公贊

顏子如恐不以言宣賴有先師琅琅七篇夫何末章歷敘古昔之聖賢見而知聞而知者其所知卒不容言然先師雖不言而其不可隱者太空澄明而日月高懸人謂先師之好辯某也獲傳其所不傳由仁義行大舜之天始終條理夫子之全此先師所以高出諸子之上者蓋其道不倚于一偏願學孔子千古歸然

四賢堂贊

卽心是道。勿助勿忘。愛親敬長。易簡平常。煌煌昭揭。神用無方。再拜象山。萬古芬芳。道若大路。曲折萬端。辨析毫釐。用力甚難。上續伊洛。昭哉可觀。考亭遺規。世世不刊。偉歟東萊。氣象春融。相門事業。元祐申公。益閔以大。問學磨礱。其學伊何。萬折必東。復齋之德。碩大以寬。其儀如鳳。其臭如蘭。弟兄琢磨。惟義所安。此意寂寥。令我心酸。

某旣贊四先生之盛德矣。復有謏聞。願畢其說。以與同志共之。世謂鵝湖之集。諸老先生。論議未能悉同。以是妄加揣摩。其失遠矣。夫子嘗云。君子和而不同。不同乃所以爲和。不蘄于合。乃所以爲一致也。天生英賢。扶植斯道。忠君愛親敬長。一性靈明。與天地並亙。萬古不可磨滅者。或入之也。漸或爲之也。勇非無漸。而漸非不勇也。顧其所由之門然耳。鵝湖之集。誰得而議其異哉。君子講學。旣切之。又磋之。旣琢之。又磨之。反覆辨明。惟求一是。若慮其不相合。心非而口然之。此乃淺丈夫之所爲耳。何足以窺諸老先生之門牆耶。

真西山贊

謂爲和耶。剛正之節。光明不磨。謂爲介耶。慈惠之政。載諸咏歌。謂爲虛耶。萬卷蟠胸。武庫之多。謂爲實耶。靈襟洞然。古井無波。匪實匪虛。匪介匪和。高臥西山。如蒼生何。



33
14
:2036

蒙齋集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蒙齋集
(四)



3 0645 1726 5

袁甫撰

蒙齋集卷十七

祭文

三衢祭清獻趙公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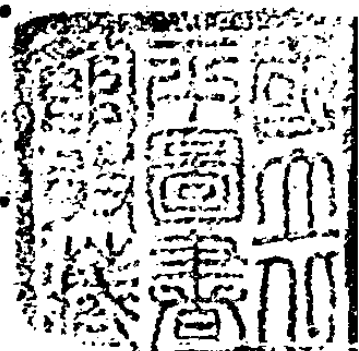
凡守茲土。歲拜祠宇。予未施敬。人仰標榘。廬墓勞止。孝弟旌里。立朝抗論。鐵面御史。帥蜀言歸。琴鶴自隨。豈伊求名。忠誠匪欺。洎秉政機。新法力排。年未七十。退老高齋。世俗茫茫。慾焉得剛。偉歟我公。玉潔日光。我希高躅。惟日不足。矧是後人。可貽我辱。我修泮水。延公孫子。漸之靡之。風流是似。春風融融。淑氣沖沖。吉蠲蘋藻。敬告我公。我公精神。千載常新。想聞斯言。心兮欣欣。

自鳴山廟祈晴祝文

於赫神靈。天地同大。有禱必應。下民依賴。季夏霖潦。瓣香端拜。俄頃之間。天日開霽。邦人僉言。精神默契。夫何旬浹。雨復爲沴。城闔居民。匪舟莫濟。莽爲平川。厥菑不細。大田多稼。垂成欲壞。雨聲稍歇。民猶少慰。一聞簷溜。憂窘無奈。吏之不德。獲罪上帝。致此譴怒。民則何罪。痛心疾首。曷救斯敗。惟依明神。一誠昭對。陰氛盡掃。霖霑勿再。積水歸壑。室廬無害。農保有秋。奄觀銜艾。無聊之情。一朝舒泰。歸功有自。實神之賜。祖廟離宮。鳩工靡怠。匪伊爲報。民心攸繫。神鑒斯言。出由肝肺。

自鳴山廟告修造祝文

083
112
2037



惟神孝誠。上通于天。傳之萬古。孝德章矣。饒州行祠。民倚爲命。而門廡卑湫。未稱王祀。至者慊焉。某將指此來。水旱盜賊。必禱必應。則嚴廟貌。以報神休。以益顯夫出雲雨禦菑患之靈。以宏庇乎此邦之人。庸敢後乎。夫得人之歡心。以事神。亦所以助神廣孝于天下也。將以吉日乙亥。撤門廡而更新焉。人心載喜。神其聽之。

自鳴山祖殿修造祝文

於赫神靈。廟食百世。庇此下民。天覆地載。我行其野。禾麥茂遂。父老頂禮。拜王大賜。王之至仁。厥有根柢。孰爲之根。篤孝于親。維此孝心。通天地人。視彼有生。與吾親均。王推此孝。發育如春。廟貌孔嚴。安可弗新。吏失其職。頽垣敗壁。某拜祠下。心焉跼蹐。撤而新之。宜尸此責。妥王之靈。爲民祈福。昭示仁孝。永永無極。

江東謁諸廟祝文

國之所恃者民。民之所恃者神。事神治民。吏之職也。某將指此來。深惟一道司臬。責重任難。凜凜焉思所以稱厥職。公清以爲本。勤敏以行之。此心無愧無怍。則庶可以事神治民矣。祇謁之初。矢心以告。

番陽五賢祠祝文

謹以酒果之奠。敢昭告于文忠顏公、文正范公、詹事王公、忠宣洪公、忠定趙公。世有偉人。吾道棟梁。惟顏惟范。唐宋相望。鑿鑿其實。炯炯其光。百代聞風。首俛心降。梅溪王公。景行前哲。凜然清標。同一軌轍。忠宣之節。忠定之烈。照映今古。俱稱人傑。嗟哉晚生。不見典型。憫俗之頽。涕淚交橫。祇拜五賢。想像芳馨。夙興

夜寐兢兢奉行。

諸廟謝晴文

勾芒司旦。土膏既興。陵陂之麥。鬱乎青青。積陰未解。霖雨其零。浸畦溢壟。溝澮皆盈。民以病告。有禱于神。會未徹奠。雲開晦明。曛曛曉日。赫然東昇。匪神之休。孰赫厥靈。巫祝矯舉。吏實何稱。神降之福。以答民誠。

自鳴山廟謝晴文

血食溪上。惟神孔靈。千載一日。凜凜猶生。水旱有求。如響應聲。今茲淫雨。巨浸日增。害我嘉禾。甚于騰螟。睠惟東江。歲比不登。饑者相望。殍者相仍。予吏茲土。職兼常平。豈不救荒。惠止斗升。惕然內愧。所望秋成。芄芄其稼。百室可盈。垂成而壞。易喜而驚。爲民告哀。遣官代行。冀神之聽。痛鑒此情。層陰蕩空。曉色舒晴。多黍多稌。如坻如京。吏責寬釋。民歌沸騰。則神之賜。邱山猶輕。歸然祠宇。豈無壞傾。捐我薄費。是經是營。豈以爲報。聊竭此誠。此誠無盡。通貫幽明。

自鳴山廟祝文

某惟勳盛者報必隆。實大者名必赫。番江之民。王父母之。番江之水。王指麾之。浹旬以前。敬禱祠下。陰霾頓掃。晴日麗空。遐邇翫倪。莫不呼舞。非所謂實大勳盛者乎。某雖無狀。心與王通。其禱也。固曰。當力請于朝。增崇封爵。斯言一出。金石不渝。累日討求。申藁已具。繕寫一通。告于王前。庸致隆報。以赫厥名。此某之所以踐前言也。惟王神功廣大。陰相默佑。使水之未盡退者。速歸其壑。民之尙阡危者。速奠厥居。一道之

民咸曰聖哉。吾王不其休歟。因謝有祈。寸衷甚切。惟王其鑒之。

初建書院告陸象山先生文

先生之精神。其在何所耶。在金溪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而語語耶。抑周流乎上下四方。與天地游。與四時序耶。某將指東江。志興正學。山之旁近。爰咨爰度。得勝境于徐巖。離家山而非邈。三山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以宅先生之精神。振先生之木鐸。或曰。建象山之書院。當于象山之故址。而又焉可改也。是求先生于形迹。而未知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問之大致。嗣先生之遺響。警一世之聾瞶。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取者。截截乎不亂也。宇宙內事。卽已分內事。渾渾乎本一貫也。議論一途。樸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溪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之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誰謂徐巖而獨非此耶。工役俶興。禮宜虔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

祭陸象山先生文

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旣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備。不墮一偏。萬物無蔽。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見可聞。非聞非見。

先師堯國公祝文

先師道德難可名狀。元氣融融。春風盎盎。舜何人哉。當仁不讓。奮此大勇。一何其壯。顛蒙小子。學焉勉強。慕先師之屢空。一言而蔽之曰。平平蕩蕩。

創東塾告絜齋先生祠堂祝文

洙泗闡教。萬世同尊。漢唐榛蕪。陋儒實繁。我朝諸老。發揮微言。肆我先公。體道之元。推以淑人。訓語溫溫。光明本有意。動而昏。昏去明復。照耀乾坤。四海歸慕。絜齋之門。矧伊一家。昆弟子孫。爰及甥輩。罔聞藩垣。祠宇告成。德容如存。肇開東塾。晝夜講論。某未知學。膚淺無根。願與同志。唱和饒墳。如彼鳳凰。千仞高竊。如彼滄溟。百川竝奔。學要如是。洞澈心源。佩服終身。罔極之恩。

祭史衛王文

師王之生。數闕乎天。惟福惟量。其大無邊。問王之福。得君甚專。幹旋元化。獨秉大權。始終無二。凡三十年。其間變故。何翅百千。蒙疑履危。雍容周旋。固守矩方。隨機規圓。無竭泉流。不動石堅。偉哉元勛。洗日虞淵。恭己委政。倚王之賢。王雖臥疾。寵數蟬聯。再世王爵。自昔莫先。生榮死哀。孫子緜緜。福萃一門。舉茲以旃。問王之量。翁受羣言。我所身嘗。知王裕然。官雖疏遯。有言必宣。皇都鬱攸。物情喧喧。我忠于王。飛奏君前。亟解機務。君臣道全。彗星謫見。流言愈傳。我忠于王。再騰奏篇。亟逃天譴。窒欲之原。茲誠苦口。誰謂我妍。王量如海。百川赴焉。不辜我言。察我心田。心乎忠愛。匪事佞便。威王知己。實維勤拳。聞王之薨。職守攸牽。緘辭寫悲。心旌翩翩。

祭拙堂致政韓公文

惟天不輕畀人兮。壽爲九五福之首。皓首朱顏。婆娑林下兮。信人間之稀有。集茲福于厥躬兮。又回顧夫我後。後人命懸于天兮。孰豫知肯堂與否。偉韓公之獨稟于天兮。蓋積善之素厚。森階除之蘭玉兮。何弟恭而兄友。歲在癸未兮。二子雙綰乎藍綬。耿名門之輝光兮。譽喧騰乎萬口。咸謂儒家氣味。不比北平之有子兮。鸞鵠停峙。足以傳諸不朽。我未瞻公之典型兮。先于長嗣焉。定交體質金玉兮。義理薰陶。一見傾蓋兮。延誨兒曹。我仕大江之東兮。又王事之相遭。長嗣迎公以來兮。兩臉有似乎蟠桃。遂升堂以展敬兮。情誼奚翅乎漆膠。次嗣詞學之競爽兮。瀉萬斛之波濤。羌塌篋之迭和兮。暢一翁之逍遙。龍賓兮。相邀濁酒兮。山肴。此樂何極兮。知不知吾常囂囂。人謂公才兮。少時勇決。遇事敢爲兮。志意彌烈。晚年名堂以拙兮。心如石鐵。斂鋒鏑于不用兮。櫻萬變而不折。陋流俗之鏤薄兮。遵道德之軌轍。寧安己之分義兮。奚顧彼炙手之可熱。倚長松以嘯詠兮。凜清風之高潔。此吾拙堂之所賦兮。昔公一覽而擊節。謂知予心兮。勝予自說。次嗣通籍兮。慶事不絕。長入朝路兮。出分風月。天子有詔兮。峻奉常之班列。將整裝而上征兮。胡爲乎求醫問藥而中輟。嗚呼。歲幾兩周兮。拙翁言別。每問訊兮。憂心惓惓。忽訃聞兮。使我悲噎。有子可託兮。孫枝芽茁。死生晝夜兮。達人一瞥。拙翁何憾兮。茲理洞徹。身有時而盡兮。光明亙萬古而不滅。到此乃知拙翁之作計兮。今而後其計非拙。靈乎有知。諒我遠而不遑奔慟。寓誠一卮。千里對面。其歆我詞。

祭程提刑文

立身大節。出處行藏。固守命義。其道乃光。猗歟程公。溫溫春陽。孰識其奧。外柔中剛。好善如渴。汲汲皇皇。覩彼不善。真若探湯。鳴弦懷玉。厥聞孔揚。事苟利民。勇執可當。民曰父母。遺愛甘棠。夙駕簞簞。來我鄆鄉。不爲勢屈。守道之常。清湘布政。肯遜龔黃。政最旣聞。使節煒煌。奈彼妒賢。巧言如簧。公心坦坦。不動毫芒。從此賦歸。脫屣軒裳。清斯濯纓。志在滄浪。我初識公。謂我循良。未知其學。義理昭章。我來東江。篤節是將。部有賢僚。實公令郎。辟宰番邑。井井紀綱。公時就養。訓之義方。公每語我。喜色洋洋。吾兒知學。溫習靡忘。願使此兒。志氣日彊。公與我別。凡幾星霜。終始一心。道義是獲。捐世俗累。留晚節香。聞公抱病。我心已傷。俄已訃至。令我涕滂。嗚呼哀哉。誰能知公。疾惡剛腸。雖老猶壯。以禮自防。索我大書。中庸名堂。爰及諸齋。區處精詳。將淑生徒。正學是倡。推此規模。浩不可量。胡然一疾。失孤鳳凰。慨念平生。一往括蒼。病實尼之。躬奠未遑。姑寫我心。千里一觴。幸哉有子。世繼芬芳。公亦何憾。雖死不亡。

誌銘

孫君墓誌銘

余友人胡牧之遺余書曰。吾學子有孫震者。其先人功甫。以嘉定辛未十有一月丁巳卒。享年四十有八。將以乙酉歲十有二月壬寅葬于兪山之原。功甫居天台閩風。挹山川秀爽。有異質。美髭髯。意氣恢疎。而篤于孝友。昆弟六人。功甫于次爲四。親旣歿。凡室廬田產器物。聽伯仲所自取。功甫不以介意。好買書。延良師以教子。授孟氏天爵人爵之語。疊疊訓誘不勸。臨終戒諸子力學。家事一不掛口。故其子築館所居。

之西偏。扁曰綠猗。以盡琢磨之義。先志也。功甫不得志于時。家庭事業。大概若此。子其序且銘之。余歎世降俗薄。較錙銖之利。忘同氣之親。遺子以贏金。而不淑以詩書。何如其知也。識度如孫君。而可無述乎。君諱九叙。功甫字也。曾大父皓。大父闈。父璿。妣張氏。娶四明奉川胡氏。子男三。長卽震也。次雱。女一。適四明進士王劭。孫男五。恢。孫。愷。孫。悌。孫。怡。孫。忻。孫。孫女一。銘曰。行修于家。是亦爲政。我刻銘詩。後人興敬。

伍府君墓誌銘

余求友于四方。見有質茂美而志恢張者。心甚敬焉。謁來柯山。得友曰伍清之。挹其貌。莊而和。聽其言。平而實。攷其行。鄉間稱爲佳士。叩其志。沛乎勇決而莫之禦也。嗚呼。是余所謂質茂美而志恢張者耶。是其門戶當興而然耶。一日清之泣請于余曰。不肖孤。將以九月甲申。奉先考柩。葬于東山之麓。惟是德銘未立。敬紱先世梗概。敢頓首以請。余覽之。拱曰。積善之家也。是宜有後。按伍氏之先。本楚人。自英烈以存。吳著偉節。歿爲明神。大江以南。往往立廟祀之。子孫散處吳楚。閩越間。漢晉迄唐代。有可錄攷。國朝登科記。題名餘五十人。在臨汀者獨盛。而占籍于衢者。猶未著也。君諱總。字子壽。世爲西安人。曾祖烹。醇厚有古人風。家雄于財。然喜施與。貫貸者。率折券。曰。積而能散。義也。祖侁。考機。俱以善人稱。退然自守。與物無競。然生理視舊。則不復振矣。君奮自植立。竭力以奉甘旨。與人交。篤于信義。然耿介不苟合。門無雜賓。尤以教子爲急。家務靡密。躬自任之。不以累諸子。聞四方有明師良友。亟使就正焉。已而清之預鄉書。入太學。歲率再歸。歸必止之。又三年。補內舍生。君遺以書。且舉山谷詩。但得新年勝舊年。卽如常在郎罷前。曰。專

而學業。孝莫大焉。以是清之得一意于學。嘉定十有六年。清之擢奉常第。歸拜膝下。教忠之訓。訖不離口。時雙親在堂。綵衣團纒。其樂無涯。越二年而皇考歿。又明年妣遽氏歿。積憂熏心。號慟成疾。六閱月而終。寶慶二年四月二十有八日也。壽纔五十有二。娶王氏。子三人。長維寅。修職郎。新衡州司戶參軍。清之也。次維新。後其叔麟孺。維允先卒。孫三人。源孫。還孫。銘曰。人誰不死。而君有子。人誰無子。而子令只。東山之陽。吉人之藏。子孫緜緜。伍氏其昌。

危君墓誌銘

嘉定丙子。余官金陵。與臨川危君諱和字應祥相好也。後十年。余守柯山。應祥自中都過余。與譚名理。心若有契。不知余識進耶。應祥學進耶。應祥主上元簿。會府人物林藪。挾才能。爭取上官知。面嬉笑。胸戈戟。應祥深藏若虛。諸公器重之。不挾書覓舉。舉反先儕輩。歲大禋。招糴旁郡。走川陸。不告勞。受輸務寬民。不希意取贏。攝校官。士循規矩。參鞠獄。人稱無冤。漕檄同官。慮囚。府亦屬以事。莫知適從。垂獲譴。應祥勇不顧。白漕請代行。有識義之。就辟帥幕。悉忠長官。無巨細。必啓告。敵人來侵。羽檄交馳。制帥挽應祥。參畫。以書生不知兵辭。始終金陵六七年。迄免譏謗。簿舍明道先生舊游。應祥憫正學湮蕪。大闢祠宇。廣養士員。西山真公偉是舉也。爲記其事。改秩宰饒之德興。值歲歉。先諸邑條賑卹。不待部使者迫之。然後從事。民賴以活。諸所施行。皆此類。處閨門。莊而不矯。睦宗族。恩而有義。事關風教。力持之不變。居官以廉潔稱。還里飯不足。澹如也。取陶靖節語。自號閒靜居士。應祥十年間。涉歷蓋如此。訪我柯山。風霜飽矣。枝葉落矣。

方期晚節。共進此道。嗟乎。胡奪之速。應祥登乙丑進士科。歷階至奉議郎。自德興丁內艱。再調隆興之南昌。未至官而卒。實紹定己丑八月丙辰也。享年六十有四。曾祖燾。祖能。父必強。贈承事郎。母陳氏。繼許氏。俱贈孺人。娶羅氏。封孺人。子男三人。璿。先君三月卒。琛。業進士。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李廷龍。次適從事郎常德府龍陽縣尉趙稅夫。次適將仕郎趙必撫。孫男四人。孫女一人。曾孫女一人。始應祥築書堂于臨川東鄉之蟾塘。風景清曠。環以脩竹。讀書竟日。超然忘世。平生著述。有集若干卷。藏于家。應祥既歿。葬未得卜。一夕見夢。其孤曰。書堂卽其地也。尙何求。琛等遂以某年月日。奉君之柩。窆焉。謂余知君。琛泣請銘。銘曰。言依乎是。行逃乎毀。不亢不媚。孰信信己。生兮書囊。藏兮書堂。餘韻琅琅。世載其芳。

江夫人巢氏墓誌銘

余持節江左。志興學校。郡博士各思振職。而秋浦校官江子遠。尤奮發帥先。余固多子遠。而未知家風之自也。一日子遠奉親命。持祖妣夫人巢氏言行一編。拜且泣。請余銘。余覽之。藹然有古賢妃淑女風。子遠才固高。然玉于成者。夫人教也。子遠推家庭之教。教庠序士。士咸知興起。子遠益自勵。不使才勝德。則夫人之教入之深矣。乃序次大略。惟巢氏自尙之仕劉宋。嘗守新安。繇新安還建業。舟過東匯。愛其江山卜居焉。遂爲南康都昌人。至國朝熙寧間。有名谷者。仕蜀。與東坡兄弟友。東坡謫嶺海。谷訪之。握手道平生歡。世服其高誼。曾祖諱自牧。祖諱勉。父諱紹椿。自號無我居士。居士雅以先世風誼爲法。自拔流俗。一女憐之。擇對惟謹。知江君諱某。端厚長者。歸焉。夫人生于紹興乙丑之十月。終于紹定辛卯之七月。壽八十

有六兩遇恩封太安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縣之新城鄉伏牛山之右麓。六男子煜、輝、炎、榮、華、皆業進士。燁、丙戌奏名。調峽州宜都尉。四女俱嫁爲士人妻。孫男十人。日新、九萬、萬里、又新、自新、萬頃、萬盈、萬全、萬齡、萬善、九萬太學生。萬里太學上舍生。丙戌進士及第。子遠也。夫人相夫子以禮。春秋祀事必潔。必誠。闔門千指。耄稚尊幼。醴醕靜躁不齊。夫人調適其間。略無長短。憎愛語。猶子或謂聚族久。生產作業。寢廢。不若各有歸。夫人愀然不樂曰。此外物耳。我奚較。顧爾曹妙年。盍力學。光啓我門戶。奈何以瑣瑣嬰心。聞者悚服。久之不欲拂衆。則聽各以意取。人人慰滿。遇人有恩意。婢妾有過。怒不形辭色。歲惡食艱。雖居約。推以食人。嘗買二羊。備姻禮。一夕盜取去。有告者。盜聞。亟伏辜請償。夫人曰。是爲飢所驅。奚可責償。好言諭遣之。盜大感悟。性節儉。經時不製一新衣。不以一錢供耳目玩。至延師家塾。傾囊篋。無吝色。諸孫滿前。聽迺祖講論。孟中庸大學。夫人默記要語。時時申戒。俾勿忘。每教爲人婦者。孝而婉。教爲人妻者。柔而正。出語有典。則宿學莫過也。嗟乎。是所謂有德者耶。克登上壽。子孫衆多。多而又賢。非德之驗耶。余謂子遠家風有自。非虛語也。是宜銘。銘曰。維壽母兮美無度。家不裕兮德則裕。維此德美。流慶曷已。何以占之。視其孫子。

胡君墓誌銘

君諱誼。字正之。其先茗。晉人。五季避地徙丹邱。後徙明之奉川。曾祖裔。祖仁。考宗彝。俱不仕。妣王氏。正之生于紹興己卯。歿于紹定壬辰。壽七十有四。娶陳氏。繼任氏。先正之三年卒。男三。明鎮、明璧、明奎。皆習儒。

女一。適進士袁潤孫。男二。守成。守本。女一。將以癸巳冬十月甲申。葬于松林鄉銅山之原。明壁持其叔父。牧之所敍言行。泣請銘。余爲童子時。見學徒負笈。從先君子游。常百數。正之骨清神靜。筆端洒洒。無俗氣。先君子尤愛之。曰。修謹士也。自以不與時偶。益讀古聖哲書。深求旨趣。以自暢適。晚歲建聚書樓。扁曰觀省。自號觀省佚翁。且作記曰。青嶂當前。翠竿在側。展卷與聖賢對語。優哉游哉。又述先君子之訓曰。修身爲本。謹行爲先。觀于斯。省于斯。子子孫孫。寶之永無忘。正之歿半歲。一夕見夢明壁。汝其卜吉于冬。以葬我。亟走江東。乞銘。且持觀省樓記。求跋于吏部。吏部余兄也。時謁告省松楸。正之何自知之。噫。死生如一。是真能觀省者耶。古人云。斃而後已。正之雖亡。觀省尙不已耶。先君子以絜名齋。每曰。安貧樂道。是謂潔白。不遇而富貴。汗莫甚焉。正之老于韋布。乃能服膺師訓。觀省此心。死而不忘。是宜銘。銘曰。癯儒精神。樂哉一貧。是爲絜齋先生之弟子。不辱師門。

甘氏夫人墓誌銘

余聞南安邑大夫徐君德夫之賢舊矣。嘉熙改元。余與德夫同朝。一日。袖母夫人行實。泣請銘。余讀之。歎曰。嗚呼。非此母不生此子。非此子莫顯此母。德夫自爲士人。已有跋慕前修志。對嘉定癸未廷試策。詳定官以語觸時忌。繇亞魁降第十。辛卯秋。都城災。詔求直言。德夫時爲福建帥司幹官。感慨草封事。力詆權相。謂積陰之極。厥徵爲火。親黨危之。德夫入白夫人。夫人曰。禍福有命。當言卽言。獲罪歸幸矣。其宰南安也。西山真公實薦之。德夫以母老辭。夫人聞之曰。汝受西山知。義當就職。至則獨橫征。革蠹弊。活羸瘠。治

行卓然。爲一道冠。曾子有言。涖官不敬非孝也。有賢母以成孝子之志。可嘉也已。夫人姓甘氏。曾祖仲賢。祖文雨。父如松。世爲豫章豐城人。夫人生而慧淑。父母鍾愛。以歸同邑。故承事郎徐公琮。事尊嫜盡禮。相夫子以義。雖處約其志樂也。睦娣姒無間言。撫前室子如己出。妾御有過。訓飭而已。鄉間族媪。人人得其歡心。德夫分教橫浦。大振學政。撤齋廬而一新之。夫人戒勿擾。故事集而人不知。南安歲饑。勸分平糶。鄰境翔踊。邑纔半直。夫人病中。猶朝夕問米價損益。以爲欣戚。愛人恤物。天性然也。端平改元。季夏十八日。終于官舍。享年九十有二。以慈明太后慶壽。恩封太孺人。三男子。長光卿。次鹿卿。德夫也。奉議郎。主管官告院。季榮卿。孫男七人。元老。南老。鼎老。端老。還老。合老。申老。女三人。俱幼。諸孤以是年十有一月二十有五。日。葬夫人于雲嵐之原。噫。樂莫樂乎榮其親。哀莫哀乎喪其親。方閩帥李農卿駿。有母年九袞。燕同寮之將母者。二人于眉壽堂。夫人預焉。閩人作三母歌以紀其事。何其樂也。德夫宰南安。纔七閱月。惠汝赤子。失我壽母。邑人哭之。如哭其私親。又何哀也。哀樂相生。而道存焉。誰謂夫人之云亡。銘曰。家庭之言。知有西山。匪西山之思。思母之賢。

湘潭縣尉趙君墓誌銘

余友湯伯紀。端介不妄言。持其所狀婦翁趙君言行。示余曰。翁篤厚人也。儀槩端嚴。行事有典則。與人言。依于孝悌忠信。請子銘其墓。余曰。趙君能以女妻伯紀。鑒裁高矣。余何敢辭。君諱俾夫。字壽翁。曾大考和之。贈訓武郎。大考公彥。贈武議郎。始寓居饒州餘干縣。考彥榛。妣張氏夫人。君家本北種。有直氣。不立城。

府好行義事。君蚤失怙恃。與伯氏戶曹掾某。益自奮。問學日廣。戶曹取太常第。不食一日之祿。以歿。君痛悼良劇。奉嫂如母。課猶子以書。外祖母年逾八十。時時迎養。盡歡。伯舅病痼且貧。敬共資廩。終其身不衰。聚族衆多。且字且誨。死者葬埋。乏祀者繼之。兩以漕貢試春官。寶慶初元。賜進士第。調尉弋陽。未上。改湘潭。西尉廉勤靖共。束卒以律。而給庸錢以時。異時掊取之弊。一朝頓革。邑有社倉。尉實司斂散。率常豐取。刻與君涖。以公清。無秋毫私。遇歲歉。出己俸以助惠民。劉氏二喪久不能舉。捐數萬錢。俾克葬。君勇于義。皆此類。尉且更。俄得疾遽卒。享年五十有六。端平元年六月七日也。喪車之歸。闔邑泣送。出郭遠焉。而後反。十二月甲申。葬邑西桐江之原。先夫人傅氏。繼徐氏。子男二人。時晏。保養郎。臨賀縣尉。時昂。四女。適姜雋。湯謨。湯漢。洪桂。孫男一。若濼。伯紀之言。旣信不誣。又受知當世名流。于越議新邑庠。吏部趙公。委君度。費經工。學成。壯偉爲旁邑冠。湘潭西尉。創置無官舍。連帥余公子之貲。未幾。牆屋飭備。而記其成者。實西山真公也。諸君子亦可謂知君矣。然余又嘗試以事。蓋將指東江之日。發粟賑饑人。縣令屬君。分行鄉井。凡君所斥散者。有實賜。無濫予。令爲余道其事。心尤敬焉。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質厚之人。今世匪多。死于一尉。天也如何。

蒙齋集卷十八

誌銘

承奉郎朱君墓誌銘

交際主義尙矣。與其子厚。敬其父。義也。紹定中。某持江左倉憲節。五年。待賓僚如一家。有迎親來者。致禮加敬。青陽尉朱冠之。名元龍。敏而篤學。檄入幕。聞其父承奉君。老成有氣概。不知其就養也。弗及見。已而欲見。則已歸。後聞以疾卒。元龍請銘。義不得辭。謹諾之。以志吾過。君諱適之。字子正。婺之義烏人。曾祖宗茂。祖邦彥。父昌。俱潛德弗仕。君幼孤。母胡氏。俾就師。晝夜刻苦。委己于學。戰場屋左次。不咎有司。泊二子預薦書。君遂不復作仕進想。每爲人道。貴孝友。終身色養。敬謹匪懈。姊病而館于家。奉嫠嫂如兄存。哀諸姪而字焉。治家肅整。以嘻嘻爲戒。伏臘裕矣。益帥先崇儉。獨賑窮乏。無靳色。歉歲設糜。食餓者。發廩平價。以利民。瘞遺骸。飯羸囚。苦節樂施。皆此類。元龍登進士第。青陽及瓜。欲迎侍。固請乃許。縱覽九華。愛此奇觀。居無何。浩然賦歸。元龍秩滿。爲理掾東江。又以請曰。吾聞部使者仁。賑荒恤冤。汝悉贊而長。獄無濫。民不饑。父志願畢矣。奚事偕往。噫。奔走聲利。日夜不肯休。世俗滔滔皆是。子祿養尙倦游。肯曳裾侯門乎。儀狀脩偉。與人交皆與其善。過面斥之。愚民爲彊悍。屈慨然出力。球解。雖召謗不悔。孔子稱人之生也直。君實有焉。君生于隆興甲申八月乙卯。卒于端平甲午己未。其明年十二月丙申。葬于繡湖之西原。君兩諡。

恩封承奉郎。娶陳氏。封安人。子男二人。長元龍也。奉議郎。知處州縉雲縣事。次桂。發浙漕貢士。孫男四人。幼成。幼聞。幼特。幼敏。孫女五人。曾孫女一人。銘曰。柏以堅。保歲寒。竹以直。拂雲端。嗟俗迷。詔而隨。視夫君。顏忸怩。大于門。義方存。我作銘。詔後昆。

東巖老人鄭君墓誌銘

乾澗間。美材出。儒風盛。士恥獨學。謏聞。父愛子。延碩師。擇直諒友。甚已飢渴。自儒先凋零。斯道湮鬱。學者甘心孤陋。世推真師友。亦罕焉。緬懷乾澗。撫几太息。一日。舊僚趙克家持鄭君少宏行狀來乞銘。余攷師友淵源。多從諸老先生遊。而定城令許君中。應君宗卿。錢君文子。則專師也。內表正節。李侯敬之友也。李侯學出東萊呂成公。君涵濡薰染。行端方。學刻苦。前賢格言大訓。探微鉤隱。窮晝夜不懈。性輕財重義。士友至于我館。資糧乏于我助。歲大祲。發私積貸鄉鄰。歸逋如期。慨焉焚券。遇族嫻之死喪孤遺者。周給之。有品節。而誨其子若弟。孳孳無厭。勲獎善。救失親黨。畏慕焉。迹其行事。破藩牆。均人我。師友漸摩。驗矣。君諱良朋。少宏字也。世爲婺之東陽人。曾祖振。祖壽。考紹庭。皆有潛德。考不娶蚤世。仲姑爲李氏婦。正節母也。君實自出焉。祖母九十餘。老疾勤視養。喪致哀毀。時祀輒嗚咽流涕。子女滿前。授詩書示嚮。方晚課。諸孫戒曰。我誨爾。望爾孝也。孝不必榮以祿。在守先志。我不辱先矣。爾學殖落。猶我辱也。有味其言。綽乎乾澗遺風矣。君生于紹興辛巳二月六日。卒于端平乙未五月十有二日。越明年四月丁酉。葬于邑東五里岡之原。娶王氏。司農卿亶之孫女。先君七歲卒。今合葬焉。生五男子。思睿早歿。思義。思順。思忠。思儼。俱業

進士而思順以京學生該免舉恩。三女。文林郎監建康府大軍倉趙必遞。從事郎新監江東轉運使寄納倉陳秀發。宣教郎新差知處州慶元縣喬適孫。其壻也。孫男六。滋、昭、與、恕、怡、宜。女八。壻進士曹仲寬。趙與遷。宗學生趙與塗。餘未行。余與君無雅素。師友皆端人。信端也。矧克家請不已。乃爲之銘曰。東陽之東。有山鬱蔥。東巖老人。于焉從容。一室委心。齊家黜黜。古稱不朽。豈伊顯融。非榮之榮。不逢而逢。命名東麓。相國肅公。過者興敬。師友之功。

承務郎致仕洪君墓誌銘

端平二年。余爲柱下史。舊友洪季思。名夢炎。以桃源酒官入郡幕。父年登八十。余升堂謁見。婆娑燕愉。意福壽未艾。是歲九月辛巳。以疾卒于正寢。明年冬十月甲辰葬。夢炎請銘。辭甚哀。曰。夢炎不幸。王事馳驅。父病不能嘗藥。沒不能視含。死有餘罪。余曰。父教之忠。子遵父訓道也。且余目擊其事。有三。夏五月。禁旅闕。子受廟堂命。撫定告于父。父曰。奮身爲國。吾何憂。教忠一也。秋七月。復被高沙撫叛之旨。父曰。汝全活一城。毋辱君命。教忠二也。未幾。差點檢沿江戰艦。覈實荆襄守備。子力辭。父曰。朝廷謂汝才。曾未三月。由監當而屬官。由屬官而掌故。今邊事繹騷。奈何避事。教忠三也。嗚呼。真足以厲臣子之節矣。是宜銘。謹按洪氏。系出豫章。唐末徙嚴之淳安。族大以蕃。派居梓桐鄉。養村里六世矣。君諱瑛。字叔瑜。曾祖孜。祖彥正。俱潛德不耀。考師騫。漳州軍事判官。累贈中散大夫。妣邵氏。繼胡氏。俱贈令人。君幼警拔。出語驚人。中散公歿。事母孝。一日。母思食魚。走溪澗求弗獲。忽雙鱗躍出。取以進。語子女曰。始吾疑王祥臥冰近誣。今信

矣。兄琰、弟璞，同入上庠，同登庚戌第。君詞藝不後二難，戰場屋左次，則專意課子。夢炎以春秋試南宮，有司攷定首選，俄列後名。士論惋惜，君幸有子成立，益以詩書自娛。性剛勁，守廉隅，辨是非，聞者心惕。晚更和易，毀譽不掛口。居里閭，施藥以療疫，平糶以賑饑，死無歸者，瘞之。值慈明太后錫類恩，封京秩。平生著述若干卷，藏于家。娶方氏，以禮相夫子，內外斬斬，鄉人教女若婦，必舉以爲法。先君五年卒，葬于所居里之朱砂塢，君合葬焉。葬之日，賓客會者數百人，執杖而導從者數百人，稗耄之泣送者，且千人。三男子：長夢林、季夢珏、仲則、夢炎也。二女：甲戌進士故婺州錄事參軍方溥，士人吳從龍，其壻也。孫男女各三人，曾孫男一人。銘曰：事君不忠，非孝也；雖有離憂，志樂也；弗力王事，滔滔皆是；視此教忠，寧不愧恥。

宜人趙氏壙誌

宜人趙氏，諱希怡，曾祖諱子英，朝議大夫、祕閣修撰、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諱伯淮，宣議郎、通判黃州，累贈中奉大夫，考諱師淵，朝奉郎、太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自號訥齋，妣呂氏，贈安人，丞相忠穆公之孫。中原喪亂，修撰官四方，因家于台之黃巖，訥齋當代端人，與先正獻公爲友。宜人年二十有七，歸于我，天稟高潔，無宗女習氣，魏國夫人不逮事，事正獻公孝謹，余小有過差，宜人輒愀然不樂。嘉定八年，余廷對叨第一，宜人箴規益切，歷官中外，家務一髮不掛懷，戮力王事，宜人助也。端平元年，余以祕書少監召，二年，遷起居舍人，兼攝詞垣吏銓，宜人見余有所論駁，與時落落，每歎息曰：歸歟！旣屬疾，語余亦如是。十月一日辛巳，卒于官舍，享年五十有九。次年十有一月丁酉，葬于慶元府鄞縣陽堂鄉陳嶼之

原。子。男。二。從。將。仕。郎。次。後。宜。人。奉。己。儉。與。人。周。襟。度。曠。然。時。時。諷。誦。詩。書。他。美。甚。衆。不。盡。錄。錄。其。夙。夜。警。戒。相。成。若。古。賢。妃。貞。女。者。而。納。諸。壙。悲。夫。

馮君振甫墓誌銘

慈湖楊先生發明先聖知及仁守之訓。有大功于吾道。誘掖後學。許與固多。至其稱二馮兄弟振甫。國壽咸有所啓發。驗諸躬行。果不負先生許可。國壽蚤亡。振甫晚益融貫。表裏洞然。知及之矣。進于仁守矣。余持節江左。興建象山書院。延振甫爲堂長。四方學子來集。振甫朝夕訓警。懇至切到。語自肺腑。流出羣士信嚮。雖負雋拔敏贍之才者。一聞振甫講說大旨。卻立拱手曰。馮堂長我師也。道本無言。言非可傳道。振甫學問鑿鑿真實。忠信篤敬。毫髮無僞。感人悟物。蓋超于言辭之表。學者未熟稽古書。未更歷事。遽親炙慈湖先生之教。往往意自揣摩。承襲訛舛。振甫于書無所不讀。履踐又有深功。每聆誨言。不待揣摩。神領心會。傳先生之道。最端的無差。自國壽死。余爲吾道氣脈憂。賴有振甫。今又亡矣。正學凋落。云胡不悲。振甫之亡也。寔嘉熙改元八月十有九日。享年六十有二。其孤將以己亥六月庚申。奉君之柩。殯于金川鄉。俞芳嶼之原。泣請銘。余不得辭。君諱興宗。振甫其字也。居慶元之祠溪七世矣。曾祖諱有義。祖諱敏功。考諱奉先。妣李氏。振甫亦娶李氏。二男子。長祖授。次祖詒。後國壽三女。越士高彌大。迪功郎。監溫州瑞安縣。雙穗買納鹽場。袁庸里士伍純仁。其壻也。銘曰。道無方體。先天地生。孔聖有訓。參前倚衡。振甫默識。仁守兢兢。百世之下。尙欽此銘。

縣尉楊君太孺人何氏墓誌銘

吾鄉城南楊氏最盛。先正獻公絜齋先生。久處其家塾。子弟多秀士。服習詩書。頡頏場屋。聲譽大振。子美在羣從中。以才稱。雖未嘗從先公遊。耳目濡染。熟前輩風流蘊藉。攷平生行事。不與俗子類。尙氣誼。重然諾。喜賙人急。不矜己功。師友漸摩。有自來矣。君諱璘。子美字也。世爲慶元府鄞縣人。曾祖諱景舒。以行義著聞鄉閭。檢正王公庭秀。爲賦碧鮮亭詩。子璧實誌其墓。祖諱萃。溫溫儒雅。聘三山鄭屯田爲塾師。攻媿樓宣獻公。兄弟俱來學。邦人至今以爲美談。考諱公亮。蚤歲入成均。四舉禮部不售。妣朱氏。娶何氏。諱靜恭。大理寺丞涇之孫。通議大夫楷之女。今集英殿修撰侍郎炳之女弟也。紹定四年。該皇太后慶壽恩。封太孺人。三男子。應靈。兩浙轉運司進士。宗卿。太學免解進士。宗琰。蚤亡。女四人。迪功郎。温州平陽縣主簿。諸葛壽朋。朝散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程士龍。儒林郎。秦州軍事判官。林思孫。其壻也。次女許承奉郎魏蟾。前天孫男二人。起巖。習進士業。起翔。太學生。應靈泣謂某曰。先君之歿。迂齋樓先生狀其行。而墓碣未立。今母氏又歿。將以二年十一月丙申。奉柩窆于桃源鄉西山。合先君之兆。敢請銘。某謂迂齋發揮幽潛至矣。奚用贅。然余觀舉世患乏才。才其真乏也耶。國易治。家難理。能使一家之中。綱紀繩繩。內外斬斬。斯爲實才也。已。君治家事。從容裁制。動中節會。廢者植。仆者興。疏者密。薄者厚。親朋居無廬。于我館。食不繼。于我廩。嫁孤女之無歸。喪不能舉者。斂埋焉。急義疏財。一無所靳。而尤以孝行爲本。奉母惟謹。左右無違。飲食必擇所嗜。敬進之。祖塋精舍。題扁未立。時寧宗皇帝以皇孫毓德濟邸。翰墨精妙。鄭先生爲僚東宮。

遂爲之請。寧宗欣然。親灑青山繼德菴五大字以賜。累世塋域。堅壯周備。生事死葬。兩無愧作。開禧初。邊陲倭擾。縣官以乏興。開入仕之門。君慨然曰。體國固吾素志。授迪功郎。調台州黃巖縣尉。尋以恩轉從事郎。君治民戢盜。俱有方略。誅鋤奸猾。興修邑庠。捐己財。新尉廨。秋毫不出于民。此皆卓卓可紀。觀其處家莅官。豈余所謂實才者非耶。君年纔五十有六而卒。寔嘉定六年八月戊寅也。後二十有五年。嘉熙改元。十月辛卯。太孺人卒。享年七十有六。太孺人姿敏惠。父愛之尤。教以孝經論孟詩書左氏傳。及內則女誡。終身不遺忘。性恥華靡。被服簡澹。相夫子以禮。切磋如良友。君旣歿。延師誨子。必期成立。值庚辰鬱攸之變。再營廬舍。戒二子無過侈。傷吾儉。尙友堂圯。久未復。愀然曰。此高曾麗澤地。可湮廢乎。二子承志。葺治重。還舊觀。棲居寢久。家法嚴整。如一日。婦道母儀。可謂兩得之矣。余旣多楊君行事。又讀迂齋狀。謂崇陵違豫。主鬯未立。君伏闕上書。累數千言。使人興敬。而太孺人又有賢行。夙夜相成。追古遺風。是可銘也已。銘曰。楊氏先世。厚德所萃。蓋爲子孫。留方寸地。夫君特起。布衣論事。奈何忠言。報罷莫遂。負此偉奇。家道小試。內外網維。人愛且畏。推以澤物。巖邑一尉。琴瑟靜好。儷美無二。西山之藏。瞻彼蒼蔚。勿墮德基。詔爾後嗣。

林府君周夫人墓誌銘

嘉熙二年春。宣教郎。提舉行在雜賣務雜買場林君嘉會。以書諭予。乞銘其考妣之墓。謹按府君諱思哲。字仲文。其先三山人。後徙溫。又徙處之松陽。逮府君八世。嘉定三年。卜居暨陽之梅山。曾祖惟周。預三舍。

選祖。樞考中弼。俱潛德不耀。府君性嗜書。不治舉子業。擇聖賢格言大訓。諷詠服膺。飭躬閑家。與物無競。肫肫然謹厚長者也。同里周君溥。聞其賢。以夫人歸之。夫人年纔十七。端莊沈靜。不妄語笑。家素貧。惟以訓子爲急。晨起。府君入家塾。講授經史。夫人夜課之。架燹尤嚴。諸子俱業進士。嘉會遂擢第。奉常冠乙科。先是府君語嘉會曰。吾年未耄而健忘。非久人世者。但欲見汝成立。慰我志耳。尋果以疾卒。若前知者。寔嘉定十三年八月丙戌也。享年六十有四。次年十月庚午。葬于清潭山之原。夫人晚歲益康強。兩該恩霈。封太安人。嘉熙改元。嘉會宰婺之東陽。改倅通州。未上。徑躋朝列。親黨榮之。夫人澹如也。蓋其志在厥子。植立門戶。匪徒慕爵祿。耀光寵而已。次年正月戊午。卒于中都之寓舍。壽八十有二。將以四月丁酉。與府君合葬焉。四男子。長嘉謨。次嘉會也。次嘉謀。嘉猷。嘉猷蚤世。一女。適進士周恭先。孫男五人。登孫。鎮孫。承孫。鉞孫。鑑孫。女八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某曩將指江東。寔與嘉會同寅。因子之賢。知嚴父義方之自抑。知賢母之教爲有助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夙夜相戒。琴瑟靜好。蒼天蒼天。曷不偕老。雖不偕老。有子承考。子兮孫兮。光我家道。

提刑祕閣程公墓誌銘

嘉熙二年。中奉大夫。提舉紹興府千秋鴻禧觀。程公諱楡。告老于朝。天子俞其請。進直中祕。以寵嘉之。鄉之士大夫。用漢玄德。唐貞曜。本朝明道故事。號公爲安節。蓋公退居山林。十有餘年。安節之名不忝矣。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范文正公記嚴子陵之祠。亦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嗚呼。來不

知所從。去不知所往。而自能藁籥萬物者。其風之妙乎。公之言行。有家傳行述。記載明備。而公之子沐。又乞銘于余。余惟錄其細。沒其大。非銘體也。蓋公平生大致。不爲勢利屈。超然獨立風塵之表。自嘉定大臣已落落不苟合。至鄭丞相當國。尤屹然決無阿附意。寧芒鞋野服。蹈邱園。玩泉石。以終其身。然則天子之褒嘉。鄉士之推尊。聞公之風者。可以廉頑立懦。而與山高水長。相爲無窮矣。公字森之。處州松陽縣人。曾祖起。祖噓。考大雅。贈宣奉大夫。妣葉氏。楊氏。俱贈淑人。公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徽州績溪縣主簿。監建康府北酒庫。知信州玉山縣。通判慶元府。知金州。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既奉祠里居。一字不入脩門。泊屬疾。亦不以死生動毫芒。嘉熙二年六月二十有二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八。娶陳氏。參政越國公之女。先公二十七年卒。繼葉氏。既歸之二年。亦卒。俱贈淑人。子男一。卽沐也。文林郎。監行在省倉中界門。女適浙漕進士葉東。新撫州錄事參軍張忱。進士陳炳文。孫男鑄。將仕郎。以是歲十一月甲申。葬公于縣之移風鄉紫山。名義爲國之大閑也。廉恥立身之大節也。綱常不明。利欲橫流。撤大閑。墜大節。他美莫贖。故余于公之出處。獨表彰其大者。至于爲邑爲州。如古循良將指。如古膺使。力扶風教。受知儒先。懿行嘉言。不可殫述。皆自其大者發之。而余又知公之植立。非但天資。乃學力也。余每與沐講論經義。歸必告乃翁。輒欣然領會其意。屬余大書其堂曰中庸。公益喜。憾相得晚。戒沐朝夕觀省。勿忘。然則余之知公。與公之自知。豈徒素隱行怪。後世有述而已哉。余嘗爲言。滿天地間。莫匪中庸。人謂公以不仕爲高。孰知所得。乃在乎此。使時見用。其不爲沮溺明矣。乃系之銘曰。嗟芷蘅兮芳自吐。耿離憂兮心獨苦。臥故山兮幾寒暑。非

避世兮時不用。抱中庸兮炯千古。子子孫孫兮事斯語。

撫機關君安人郭氏墓誌銘

余雅聞關仲山之名。未覲面也。而狀君之行者。乃林君伯翰。伯翰余所畏。言足以傳信矣。其略曰。君諱燿。字仲山。先世居青社。五代之季。有避地會稽者。子孫遂家于台。曾大父軾。大父碩。俱不仕。父靜。贈承事郎。君生九歲而孤。母夫人王氏。擇師訓之嚴。必期成立。入太學。值光宗龍飛。恩免舉。登紹熙庚戌進士第。授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以母憂不赴。復尉慶元之慈溪。秩滿陞從事郎。調德安府司法參軍。終更用薦格。改宣教郎。知建寧府建陽縣事。既受代。會新使者至。豪強之不得志者。共爲飛語中君。被重劾。謫三山。事既得白。許自便復官。授江東安撫司王管機宜文字。戍期將及。以疾終于正寢。寔嘉定十一年二月十三日也。年五十有九。官終承議郎。娶郭氏。封孺人。有平齋類藁三十六卷。鍾呂集一卷。藏于家。君天資莊重。酷嗜書。雖道塗驅馳。牒訴紛委。得休暇。卽挾策諷誦。作詞章。不俚不浮。吏事精敏。所至著能聲。性輕財急義。自奉薄。而與人周。伯翰許可如右。郭孺人既嫠居。該紹定辛卯東朝錫慶恩。加封安人。卒于嘉熙二年戊戌正月二十有九日。享年七十。男二人。長曰琪。先卒八年矣。次曰玳。習儒業。三女皆先卒。中壻新隆興稅官郭掄。安人從兄之子也。孫男二。孫女二。尙幼。嘉定辛巳。葬君臨海縣義城鄉之豐山。將以今年十一月十有三日。以安人合葬焉。玳諗余曰。吾母東陽望族也。性婉嫕。有賢行。先人得盡力官業。不以家務累其心者。母氏力也。敢請銘。余太息曰。君所歷官凡三。吾熟其二焉。慈溪吾鄉邑也。地陬號易治。民去思

至今吾嘗守富沙矣。建陽俗最獷，富豪根據盤互，令俛首聽命，迺安。小欲自見，禍立至。又余所目覩也。君處難若易，游刃有餘，未足爲多。旣謫三山，蕭然四壁，闢一室曰龜巢，又名小齋。曰且休，間嘗賦詠，不知身之在異鄉也。庶幾篤于自信，夷險一致者矣。然則微伯翰猶當銘，況可取信乎。銘曰：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賤貧。吾聞其語，思見其人。遷謫二年，奚愠之云。吾王聖明，罪實在臣，千古此心，昭假明神。夫義婦聽是曰彝倫，雖死不朽，相敬如賓。

太孺人卞氏墓誌銘

佛氏之教徧天下，儒者陰信其實，而陽諱其名。余每病之，洪範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佛氏以福田勸人，其所謂福，亦不過如是。舊同僚張亨之，爲余言祖母家饒于財，旣嫁能節而自裕，素康強，無疾病，好善尙慈儉，臨終沐浴更衣，脩然而往，壽九十有二。余曰：是乃備洪範之五福，無一闕者。及究其所以然，則得于佛氏之教。妙年卻葷不御，持誦觀世音號，精嚴匪懈。一夕感夢，履坦塗，左右顧盼，幽閭虛曠，布地皆金沙，晶光奪目。一人肩蓮華來，拱揖分兩枝，見昇夢中，疑非人間世，覺而神爽，思清，語家人曰：此西方淨土，我沒其遊此乎。念慮專靜，精神默通，于是驗矣。余將指江東，亨之主東流簿，敏而有守，余愛之，遂檄入幕，後爲坑冶屬官，亦相與周旋。且歌詩爲太孺人壽，別來三年，而亨之以書請銘。人生朝露耳，惟得道者，雖亡而有不亡者存。太孺人姓卞氏，諱妙覺，雪川人。同里張公諱思明之室，始父母議擇對，不肯嫁。凡子名閔，豪族，皆弗願，聞張公賢譽，欣然歸之，雅不喜紛華，不妄言笑，澹如也。舅姑性嚴毅，恪謹婦職，奉

甘旨惟恐後。治家一遵禮度。謂婢妾亦人子。雖怒不出惡聲。機巧鉤距之態。豪髮蔑有。真佛氏所謂清淨者耶。紹定辛卯。該慶壽恩。封太孺人。端平乙未正月十有二日。卒于正寢。嘉熙三年三月十四日。葬于城西。雪水鄉開元山之陽。一男昌時。承務郎。二女。進士吳浩、黃永年。其壻也。孫男二人。長應運。登丙戌進士第。儒林郎。兩浙轉運司物料官。卽亨之也。次應龍。習舉子業。孫女一人。適吳門進士曹汝賢。曾孫男三人。女一人。俱幼。噫。爲佛之徒。從佛之教。易能也。得佛之理。不泥佛之迹。難能也。太孺人有得于佛氏。而誨子孫。則以儒。識超塵世之表。行修閨闈之中。余謂偉男子。未能過也。乃述其精誠之應感。以參其平生之行事。而系之以銘曰。是夢非夢。金砂非砂。其蓮花耶。亦非蓮花。夫人得之。無礙無遮。壽于而躬。昌于而家。淨土逍遙。樂也無涯。

曹君能謙壙誌

國朝風節名臣。多賢子孫。天也。曹氏在天聖中。任御史知雜。諱修古者。直道不阿。凜凜生氣。至今子諱覲。皇祐間。守封州。以捍儂寇死節。余與能謙爲僚友。聞祖風。斂衽起慕。余屏居山樊。能謙束書終日。諷誦。夜挑燈忘倦。論議灑灑。信其爲名賢後也。曹氏家世出建安。後遊宦無定止。今居安吉。長興之和平。曾祖諱照。洪州分寧丞。妣莫氏。祖諱驥。信州推官。累贈中奉大夫。妣莫氏。繼劉氏。俱贈令人。考諱待聘。通守福州。兼宗正丞。奉祠終朝散大夫。妣周氏。宜人。能謙諱逢己。生于嘉泰元年十月癸卯。嘉熙二年六月甲寅。卒于正寢。得年纔三十有八。將以三年十有二月庚申。葬于縣之嘉瑞鄉城山沙墩之原。娶趙氏。故太常丞。

師淵之幼女。余亡室妹也。能謙性明敏。有巧思。而根于孝友。恥僅以才稱。與余處。動中繩墨。孜孜于切己之學。其賢如此。固御史之報。抑宗丞躬行力義。方嚴有以倡之也。能謙有庶子。憫仲氏無後。慨然以奉烝嘗。其亡也。趙氏方謀命繼。而未之決。能謙猶子。主嘉定簿。名夢龍。請余志其壙。余感愴良久。銘之曰。生而賢。嗇長年。人何愆。有命焉。家道綿。清名傳。世爭先。我後鞭。試問天。然不然。

叔崇禧兵鈐公墓誌

公諱任。字信翁。世家開封。徙鄞。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尙書倉部郎中。妣石氏。封恭人。祖埴。登仕郎。妣林氏。父有義。贈武顯大夫。妣劉氏。贈宜人。公以聯婣。祖免宗。補承節郎。監處州酒稅。尉荆門長林縣。監潭州永豐倉。荆湖南路安撫司準備將領。就辟本司親兵統轄。充樞密院正將。副福建路兵馬都監。秩滿。因仍者再。頗有倦遊意。奉雲臺沖佑祠。爲處州兵馬鈐轄。終厭仕。祝釐崇禧觀。凡三載。嘉熙三年九月庚辰卒。積階至武節大夫。享年八十。趙氏宜人。先公歿。二子南。忠訓郎。永平監物料官。高業進士。女適趙時擇。修職郎。紹興府戶掾。二孫。夢得蚤亡。饒孫男等。將以四年二月庚申。奉柩葬于鄞之翔鳳鄉青山原。合宜人之墓。某于公爲子行。公幼從先正獻公學。以材猷自負。而又能以儉約自持。居官舉職。受知當世名公。馭軍紀律明。恩信孚。晚歲益簡澹。教子切切不倦。南嘗薦名春官。葬日薄。二子泣請誌歲月。噫。我正獻公。壽踰八袞。公年亦似。根諸簡質。欲寡易足。心小罔失。觀我斯吉。百世一日。

主簿呂君壙誌

君諱夔友。字子韶。姓呂氏。世爲齊之歷城人。曾祖諱頤浩。中興名宰相。贈太師秦國公。配饗高宗廟庭。諡忠穆。祖諱撫。朝散郎。直秘閣。累贈大中大夫。父諱昭亮。朝奉大夫。知隆鹿府。妣錢氏。封宜人。自忠穆扈蹕南渡。寓居赤城隆慶。又徙會稽。子韶以父任入官。授迪功郎。監衡山銅鉛場。未上。改調富陽縣主簿。該東朝慶壽恩。循從事郎。嘉熙己亥。卒于富陽官舍。得年四十有三。娶相山王氏。善經紀家事。子韶賴之。男學治。將仕郎。女未行。學治將以庚子三月甲申奉柩祔葬于諸暨縣義安鄉西山之祖塋。子韶有美質。識趨舍。每念先烈如許。我乃沒沒無聞。厲志好修。期自植立。某之亡室。視子韶爲中表行。爲余言。子韶弱不好弄。長無子弟之過。孝友篤于閨門。余察之信然。可以遠到矣。而僅止此。天乎。學治泣請志歲月。嘻。忠穆鴻勳。施及後昆。仕途雖屯。典型猶存。西山之墳。百世清芬。

蒙齋集卷十九

賦

覺賦

厥初生民兮。通天地之性情。名之曰覺兮。爲萬物之最靈。此靈此覺兮。匪自外生。知學之爲覺兮。亙千古
炯炯以光明。懿姚虞之傳心兮。曰惟一以惟精。伊尹憫後覺之未覺兮。非予覺之誰其鳴。衛武公歌有覺
之句兮。千載猶播其芳馨。洙泗先覺之是賢兮。此道參前而倚衡。人日周旋乎此覺之中兮。蚩蚩之氓。自
榛義路兮。自辱自榮。委厥美于昏昏兮。悵終身之冥行。嗟乎孰聰爾聾兮。孰明爾盲。瞻彼飛鳥兮。整羽翻
以霄橫。伊人之時習兮。一日覺之維心亨。誦魯論之首編兮。澹然玄酒與太羹。得懌悅之真味兮。舉萬物
莫之能嬰。須良朋以切磨兮。感伐木之丁丁。苟精神之密契兮。輕千里之脩程。樂莫樂乎新相知兮。皆天
下之英也。神之聽之兮。奏九磬之和且平也。說樂之極矣。慍奚自而萌。天地之并包兮。善勝以不爭。滄海
之納藏兮。又何間乎濁與清。知不知無與于我兮。吾何心乎毀譽之營營。嗟乎此覺之妙兮。本無虧以無
贏。第見觸物畢露兮。觸事畢呈。紛萬有之形象兮。本無象以無形。覩太虛之寂寂兮。孰識音聲于杳冥。嗟
乎此道。吾終莫得而名。

靜壽賦

試觀夫宇宙之大。廣漠鴻濛。無際兮無畔。何始兮何終。乃于其間。有物穹窿。小而培塿。猶有屹立之狀。大而喬嶽。不知幾千萬重。曲折兮回旋。起伏兮蜿蜒。其長亙地。其崇倚天。吾履其麓。而不敢指其肩。曰。是孰使之然耶。其母乃元氣。扶輿磅礴。偶得其全耶。又母乃性質。孤高峭拔。獨立萬物之表。已在天之先耶。不然。何以不與萬物。忽生倏死。而獨緜緜延延。不知紀年耶。吾夫子對此。歸然若有以警。將使後學。默自深省。迺發仁者樂山之語。不得已狀之曰靜。又申之曰壽。以見其靜而且永。大哉聖訓。日星炳炳。言近指遠。神交心領。既不可求其象。又烏可繫其影。且獨不覩夫草木發育。雲煙蓊鬱。寶藏晶輝。虎豹出沒。隨四時朝暮。以無窮。常見夫生意之勃勃。加之無益乎纖毫。損之不虧乎一髮。振萬古以如茲。度歲月兮倏忽。反而觀乎一身之所寄。以求夫靜壽之深致。赤子之生。湛然清粹。及乎漸長。乃殊童稚。真淳一散。橫生情偽。謂耳目驅之耶。然有耳不可禁其聽。而目不可止其視。謂事物汨之耶。然物來不可得而拒。事至不可得而遲。耳日本以發吾明。吾反以晦吾明。事物本以資吾生。吾反以喪吾生。咎其未能靜也。吾將塊然獨處。脫屣夫世故之營營。患其不克壽也。吾將泰然養浩。伴明月而侶長庚。徐而察之。迺形存神往。境寂心馳。萬感俱集。朋從爾思。填膺私慾。滿腹羣疑。言乃多悔。駟馬莫追。戕賊天常。罪孰大斯。吁。始謂靜者善之徒。今乃惡之歸。始謂靜者壽之胎。今乃天之基。然則其殆靜壽誤之耶。曰。非然也。易稱不動無思。無爲。詩歌帝則不識。不知無思爲也。而非死灰不識知也。豈槁木哉。動常生于靜。靜乃動之友。天地有陰陽。人物有牝牡。生生不窮。是以能久。久而不息。不息不朽。靜壽之母。壽靜之子。當其靜時。意念不起。起從何作。不起

誰使起從何來。不起誰止。誰令意生。誰令意死。非死非生。誰識此理。意或在此。亦或在彼。非彼非此。何物比擬。蓋至于是。吾不知孰爲動。孰爲靜。動靜尙無迹。人安可形諸言。亦不知孰爲壽。孰爲夭。壽夭尙無端。又安可以書傳。且萬籟盡息。靜之至也。然而谷虛響答。有若鼓吹。狂飆怒號。厥聲震地。山雖守其寂寂。而動也亦通乎一氣。萬古不改。壽之極也。然而陵谷遷移。俄焉一息。負之而走。何俟有力。山欲與天地長久而變也。遽失其青葱之色。吁。本無靜也。靜則有體。無動無靜。妙哉斯旨。本非壽也。壽猶有算。非壽非夭。義乃一貫。變態多端。而靜自如。摧裂無常。而壽莫踰。匪實匪虛。匪行匪居。孰測其極。孰究厥初。吾悲夫後之論者有二說焉。或挾山以傲人。則曰。人役役兮。不如山之閒。山處閒而享長年兮。豈人生脆弱之所可攀。或挾天地以傲山。則又曰。山不能載地。而地則能載山。山不能增天之壽。而天則能使山壽于兩間。陋哉二說。又何足班。蒙于是斷之曰。子謂天地大于山。山大于人之身。吾謂人不能獨大如山。而天地亦不能外吾仁。是仁也。天地未判。其存純純。天地奠位。其用無垠。當其安止。洞然忘我。曾不累乎一塵。及其無窮。以永天年。又奚八千歲之椿。凡有血氣。體同愛均。自吾親以及吾鄰。以及吾民。發生萬彙兮。氣序之春。潤澤普天兮。其膏匪屯。開八荒之壽域。皆仁靜之所因。天地尙待我以裁成。況此囿形之嶙峋。蒙也居遠于山。願與山親。累石爲之。斯未足珍。胡不登余之樓兮。森翠巘而橫陳。目爲豁兮。眉爲伸。愛之無斃兮。遂日以新。富此奇觀兮。孰爲吾貧。或曰。堂擅此名兮。山匪天而以爲人。樓不有此名兮。山匪假而得其真。若子命名。豈實之賓。子拊掌而笑曰。子若以真假較淺深耶。余與子終日論仁。而子不自知其心。子謂

心可得而摸索兮。孰知是中之妙。不可得而尋。尋之不見。浩然長吟。吟非以口。以寫我襟。我襟既寫。泳魚飛禽。渾渾融融。如鼓瑟琴。山乎山乎。亦賞余音。

鹿野賦

山因人高兮。山何怪奇。水隨人潔兮。水何清漪。山水契予之心兮。不惠不夷。昔臯禹之爲輔兮。躋虞氏于雍熙。何東魯之栖栖兮。彼沮溺夫又奚知。春與秋其代序兮。羌造物亦莫之違。拯赤子于塗淖兮。策駟馬。執子追。誓摠蘊于予心兮。桑毫繭以礮辭。既知予之眷眷于靈修兮。蓋庶幾乎濟時爲世臣。襲世官兮。奚敢惰其四支。茫茫九州孰爲安處兮。乃欲遣君父以其危。自古困厄屯遭之極兮。乃見賢哲之騰輝。余故曰。無可無不可兮。胡不覩天道之推移。合與不合。行與不行兮。又奚必逆料而過思。吾但知行吾之命義兮。舍靈修復將安之。

四言詩

述易述雅二章與趙清臣制帥

六十四卦。惟謙純吉。九四大臣。居位以德。滿則易敝。盈兮斯食。惟謙下人。不違天則。此則伊何。元無損益。澄然太空。秉心惟一。明哲保身。神所輔翊。持此撝謙。與宋無極。大雅不作。訐謏音希。公旣奏功。衰衣盍歸。歸矢爾謨。琅琅厥辭。用添帝聰。燭于幾微。天位孔艱。夙夜弼違。逆耳爲忠。隱情乃欺。擇乎二者。上帝監茲。煌煌祖業。忠臣念之。

三衢效周雅作鹿鳴宴詩三章

鹿鳴鹿鳴。呦呦之聲。我有嘉賓。柯山之英。來燕公堂。天府是升。同我鄉老。遙觀厥成。
鹿鳴鹿鳴。食苹與蒿。我有嘉賓。柯山之翹。歲逢丑矣。喜見斗杓。我有旨酒。嘉賓是招。是邀。
鹿鳴鹿鳴。惠我好音。我有嘉賓。言獻其琛。雖則軒裳。不改山林。我有十箴。以淑我嘉賓之心。

朝陽三章

日之出矣。于彼扶桑。鳳之鳴矣。于彼高岡。匪高岡則鳴。朝陽之光。君子如鳳。愛此朝陽。純德孔明。聞于四方。
日之出矣。其光融融。鳳之鳴矣。其聲雝雝。鳴于何所。于彼梧桐。鳳兮鳳兮。和樂沖沖。匪鳳匪桐。在君子之躬。
日之出矣。萬象光明。鳳之儀矣。簫韶之音。觀彼儀鳳。以觀我生。生生不息。匪虧匪盈。而此朝陽。默養和平。

和韓履善韻

雨雪霏霏。青山華巔。能令山老。曷不老泉。雪高高山。雪深深淵。山自寂寂。泉自涓涓。我愛嶙峋。亦愛漪漣。雪兮入水。我觀其瀾。雪也在山。我取而餐。入水不見。依舊靈源。在山見雪。不見蒼然。蒼然雖改。歸然則存。見與不見。神光渾全。悟此雪詞。龜龍參前。一止一流。誰合誰分。忘言爲贅。言本無言。

和晉齋兄韻

斟酌元氣。斗爲帝車。四時迭運。其信也且。天道不言。草非教歟。日之升矣。雲翳掃除。本無體質。湛然太虛。歷山舜耕。雷澤舜漁。天德首出。茲焉權輿。晉齋作詩。誨語勤劬。我處山樊。飲水飯蔬。一雨蘇旱。民氣歡如。東鄰殺牛。西鄰刲豬。市買不售。始到吾廬。買來烹之。每食無餘。涼哉枕簟。淒其葛練。忽念世塗。滔滔淪胥。自昔興亡。具載詩書。蠹弊極矣。誰與爬梳。已而諦思。驚餌如魚。誰謂王門。可輕曳裾。觀詩末章。荷兄警余。老冉冉至。虛度望舒。學貴密察。勿事恢疎。一念微差。惡草必鋤。眞剛大勇。那可躊躇。未濟濡尾。旣濟濡耒。元自昭晰。無惑可祛。拜兄忠告。其敢忘諸。且此養疴。誰毀誰譽。

和惠宰端方修縣學韻

人爵非貴。天爵惟尊。賢哉惠侯。興學祁門。祁門之士。夙號有文。兌習久廢。索居離羣。自侯來思。銳志興復。士脫舊穴。遷于喬木。人性本善。混混源泉。四端素具。若火始然。誰其啓之。君子德風。旣修學宮。藏修其中。內養克充。外養亦備。爾不吾負。吾寧爾棄。壇名舞雩。樂道無欲。梁跨幽澗。潺潺漱玉。而此清致。皆學之助。本心融明。庶幾寡過。滔滔世途。人而匪天。兒童之戲。殆類紙鳶。

番陽喜晴贈幕僚

大江以東。歲屢弗康。民病未蘇。正茲憂惶。一雨六旬。巨浸湯湯。我告上帝。是祈是禳。我來宿齋。室名朝陽。願瞻斯名。與我心當。天告我兆。厥應果彰。朝陽一升。陰沴伏藏。衆水歸壑。殃轉爲祥。民奠攸居。歲保金穰。耄倪載詠。喜氣洋洋。匪我顛蒙。能動上蒼。賴我諸友。罔或怠荒。齋事孔明。純誠是將。上帝昭格。隨此瓣香。

我勉諸友。秉德日彊。朝陽在我。自然發光。陽復之始。養而勿傷。常如對帝。中正齋莊。乃保終吉。以活吾氓。稍或安肆。罔念作狂。政刑弗謹。號令弗臧。天非可恃。祥覆爲殃。敬之敬之。斯須勿忘。旣以告友。抑以自防。

贈韓拙堂

世所謂巧。請爲翁說。巧于利口。佞辭河決。何如吉人。其言訥訥。巧于附勢。炙手可熱。何如節士。剛腸若鐵。巧于營生。百計漁奪。何如儒家。冷淡生活。拙反爲巧。巧乃大拙。驀然猛省。比論未徹。本無巧拙。奚較優劣。大道融融。曠兮太空。惡不待攻。善與人同。客訪拙翁。攜酒相從。客去西東。翁數飛鴻。春日烘烘。適興攜筇。興盡呼童。燕坐堂中。一門雍雍。蘭玉玲瓏。客賀拙翁。笑倚長松。

題梅四首

占斷春光。水邊橫枝。欲識生意。未著花時。雪欺梅耶。抑梅欺雪。孤高之操。凜凜清絕。花勿盡開。盡開香歇。勿待月圓。纔圓卽缺。竹外一枝。嘯傲東風。許多真趣。在有無中。

石松子

殼堅于石。色白于雪。仁在其中。香味清絕。況之松子。格韻度越。庭前柏樹。視此亦劣。松柏著土。其子乃結。此仁無根。更何所著。松柏有種。有枯有活。此仁無種。生生不滅。天不能裁。人不能伐。吾欲令此仁。普徧廣。

博。吾欲令此仁。取之不竭。家家具足。可採可擷。人人圓成。可咀可嚼。初無奧旨。亦無秘訣。不假思量。何勞論說。箇中渾全。了無分別。仰見高山兮。石洞之穴。俯此清泉兮。萬古不涸。

五言古詩

江東巡部紀行

春過三之一。輕車走阡陌。平坂抹池陽。迤邐山路埒。風顛吹人面。雪滑駁人足。忽然銅鉦掛。九華醒兩目。自經千萬劫。寒翠光堪摘。半霄非人間。大江橫其側。行行逼宣州。麻姑正面盪。且上敬亭山。感慨懷李白。聽說三洞天。渴見恨無翻。巖幽鬼神哭。罅開星月燭。金沙爛吾前。祖師燈未沒。賡酬二三子。不覺詩筆秃。歛州我舊遊。迎笑兒童簇。本無棠蔭蒂。漫云恩波沐。黃山悵無緣。不得搜僊窟。祁門山何如。險與石埭埒。山花溪邊明。時有新鳧浴。古木龍吟嘯。巨石虎蹲伏。偉哉岳鄂王。提兵舊盤礴。像設儼遺祠。光芒射斗宿。凌晨拜祠下。憂思心惻惻。無心惜落花。惟愁民捐瘠。浮梁與樂安。五十笑步百。幸瞻慈湖祠。風聲尙堪憶。鍾君我所敬。能續慈湖脈。乍合又倏離。人事渺無極。別友情無奈。看山意無足。山圍如城郭。漸逼鳴山麓。父老闌道叫。一路藉神福。問爾所欲何。作廟新奕奕。我來爲爾民。爾欲我籌度。越宿至蕪谿。三山森在列。顧我一瓣香。端爲象翁設。象翁百世師。此道揭日月。書堂卜築成。屋與人俱傑。深夜濟濟容。學子紛四集。前廊問伊誰。同門舊知識。新知有二鄧。操行端矩矱。此學其興乎。欲去令人惜。大字書磨崖。字徑二三尺。匆匆過安仁。交友相追逐。湯董最可人。吉德侔金玉。于越今稱賢。閭閻聲籍籍。此聲買無價。民彝知未滅。

我行三千里。六十零四日。明當抵番江。秉燭寫胸臆。若夫諮諏事。多賴諸賢力。云何略不書。此是使者職。

和高應朝

明越兩相望。別久忘歲月。今秋對標檠。喜見冰玉潔。寶材信有用。至剛元不折。青青歲寒松。不畏霜與雪。世道有夷險。人心難泯滅。煩公作津梁。勿使微言絕。

贈單判官秩滿言歸

達士如弦直。直乃根性天。平易無他事。大道本自然。吁嗟機巧人。屈曲而拘攣。不求心境靜。但取世俗妍。我來官柯山。同僚單君賢。贊畫得飲助。直道無盤旋。廉介味已熟。恬退性所便。兩載日追隨。使我無大愆。臨行重惜別。贈君可忘言。所願松柏操。歲寒毋變遷。

寄題夏時甫曉山亭詩

夏君人中英。訥齋天下士。襟期脩篁友。節操孤松比。大書曉山扁。山色來斐几。愛此朝氣爽。未明攬衣起。訥齋我婦翁。頗曾窺涯涘。結交折輩行。逢人說夏子。因讀曉山吟。令我慨生死。人世亦何爲。仕宦聊爾爾。孰如死不朽。香名垂千祀。此人不復得。此詩誰能似。時甫盍刻石。方山可對峙。

分題得莫氏荷池

我老貧無居。借宅橫水北。軒窓五月涼。四面遶脩竹。方塘貯清泉。綠淨蔭湖目。初疑青錢小。稍展圓蓋綠。紅妝出菡萏。斂萼似羞縮。清晨露華滋。掩苒耀容服。風來香十里。雨過珠百斛。全家在清涼。衾枕有餘馥。

吾師老瞿曇。六入漸驅逐。塵囂化五濁。熱惱變三伏。食實餐其根。對案何用肉。

螳螂捕蟬詩

鳴蜩善擇木。木美葉敷腴。國于美蔭中。自慶無他虞。螳螂伺其便。欲進復趨趨。怒臂俄一施。捕取如囚拘。委身膏利吻。性命纔須臾。均之細微物。一何強弱殊。蜩乎汝無識。自知其過歟。物在宇宙間。謹默迺安居。今汝獨聒聒。晝夜長喧呼。汝鬧力不足。彼靜智有餘。勝負從此決。誰謂汝非辜。螳螂旣得意。自謂真良圖。那知僅一飽。異鵠已窺覷。出爾反乎爾。胡能獨全軀。乃知禍與福。不係巧與愚。嗟嗟固不免。默默復何如。置之不足道。燕坐觀厥初。

七言古詩

忠孝詩

曾子立言詔後世。戰陣無勇非孝也。戰死猶留千古名。丈夫赤心爲宗社。而況捭死乃得生。父母遺體非輕捨。忠孝從來只一原。此道于今識者寡。慈湖老師遺墨在。光燄萬丈追風雅。發揮天經與地義。爲憐世人多聾啞。跋語流傳壯矣哉。忠由孝出非外假。厥今邊庭尙釋騷。狂寇飄欵陵諸夏。孤忠步步踏實地。紙上陳言付土苴。報國卽是報親恩。忠孝斷斷非二者。兩闔對峙貴通情。胷懷如水常善下。不見天高并地闊。要令物物歸化冶。雍容譚笑淨邊塵。直把妖氛都汎灑。名垂竹帛增親榮。入覲至尊醉金罍。到此純孝通神明。冥冥之中錫純嘏。病夫山中何所能。功成請將椽筆寫。

辛亥寒食清明之交杜陵先生暫歸省謁與諸生食罷游後園獨坐蕭然戲作長句示諸兒

春風吹花次第芳。桃紅李白薔薇黃。榆錢柳絮飛欲狂。醱醑引蔓草木香。老人燕坐觀虞唐。目覽千載游八荒。羣兒犇趨如羣羊。走過東阡復西廂。歸來汗喘無可將。何如明窓治墨莊。（原註）陳省華夫人事。讀誦經史聲琅琅。音節閒美非笙簧。有如農夫勤理秧。秋來乃有千斯倉。先生既至心不忙。背念衮衮傾三湘。一語蹇吃涕泗滂。老大空腹徒悲傷。聖明天子坐未央。收拾俊傑羅文章。褒然舉首充賢良。仲舒軾轍俱軒昂。吾家有子雛鳳凰。聲價一日馳帝鄉。隨羣逐隊恣頡頏。終抱糞壤如蜣螂。

和陸伯微韻

皇都喜見天宇晴。好風拂掠條不鳴。幽人領袖二三子。適意湧金門外行。雲岫重重仍翼翼。舉頭不愧林間翮。賞心樂事浩無涯。獨念黎元生理窄。胸中宿昔富兵機。氣壓賁育走且疲。卯年會見佛狸死。天數一定端可推。九重求士忘食息。三聘躬耕在昕夕。願君努力應時須。宇宙垂名長的皞。

和楊秀甫韻

天下大物山與泉。山泉爲蒙義皎然。坐對巖巖聽潺潺。以茲名齋日周旋。楊君作詩老更妍。解把山泉寫天全。山谷松梅詠坡僊。到今筆語帶芳鮮。松梅雙清固堪憐。孰似山泉浩無邊。願我蒙養鑽彌堅。要參聖處力加鞭。楊君一見出佳篇。古淡端如朱絲絃。絃中傳雅奏。難共俗人言。我欲和君一兩聯。山泉入夢且高眠。

見牡丹呈諸友

從來洛花天下最。姚黃魏紫尤奇異。坐令百花失顏色。喚作國香誰是對。十年之前來新安。閱盡妖嬈興欲闌。晚得一枝睡露蟬。分明好似畫中看。人世匆匆駒過隙。重遊正值春三月。園丁折得數般來。旋買甃瓶謾成列。殷紅照日更嫣然。輕素含風玉色鮮。中有楊妃曾一捻。咄哉尤物累天全。我今褰帷問疾苦。皇華那受妖花汗。擲置道旁何足惜。亦如佞人吾所惡。頓使心胸和且平。況聞麥隴香氣騰。處處一犁春雨足。家家合掌慶豐登。

湖月贈朱幾仲

天上月三五盈。今三五缺。湖中月無缺。無圓無生滅。天上月。蝦蟇妖精敢作孽。湖中月。能使癡蠢蹤影沒。豈是蟾兔不如龍。不知龍有何祕訣。甃社湖中看明月。湖中天上雙皎潔。淇盧令我書大字。老來百事懶且拙。惟有作字氣如虹。寫罷森森清徹骨。神龍見之應驤首。共伴寒光千古揭。夜夜明月照我字。我字照湖兩相埒。更得淇盧著佳句。便與孟城成三絕。

蒙齋集卷二十

五言律詩

詠丹桂贈周純甫馮德厚

一種自然色，如吾方寸丹。天教傳信到，人莫作花看。骨氣超凡俗，聲名徹廣寒。留君良爲此，憶別鼻休酸。

〔原註〕時純甫求歸。

復用前韻

孤卻團圓月，今朝桂子丹。莫教疎雨打，留向晚秋看。色借幽巖秀，香通古壑寒。癡兒被花笑，世味只辛酸。

七言律詩

和韓履善韻

談經說史謾支離，大道寧容小智窺。山峙川流俱是妙，鳶飛魚躍兩忘機。識天乃樂天之樂，非我安知我不知。細讀新詩消息好，桃花開後更無疑。

和玉伯友韻

三春強半麥青青，是處田家只望晴。雪壓霜欺愁正極，日融雲淨眼增明。紛紛民瘼關吾念，得得天公相此行。更問老農官與吏，幾人貪濁幾人清。

和毛中書勸農韻三首

曲奏梅花促曉更。更聲方斷又鳴鉦。籃輿咿軋親巡野。櫪馬喧填看勉耕。酒酌田翁添醉色。澤均牧叟助歡聲。天公也欲催佳句。特放晴光分外明。

歷遍田疇問我農。都言杼柚久虛空。吏胥祇是工椎剝。倉廩何曾識腐紅。願得家家歌樂歲。直須日日扇和風。如今拙手徒餐粟。漸見天民四者窮。

勞農因得步河橋。仰視前賢隔九霄。凡骨難仙安素履。腐儒學吏守邦條。荷公美意鞭駑質。惠我名篇勝翠翹。痛飲春醪那可強。胸中磊塊把詩澆。

和越帥汪仲宗韻

稽山窟宅盡神仙。多少棠陰屬鉅賢。萬壑千巖長似舊。一翁二季美無前。風流自昔遺芳在。衣鉢于今盛事傳。行見直聲追軌躅。豈徒慶禮侈賓筵。

和南康守韻

結亭故事重拈出。領略匡廬高更高。身在山中迷面目。心遊局外見分毫。平湖雪意漫天急。古木風聲捲地號。此地徐徐磬鼓節。知公一念在民勞。

和履善遊三洞天韻

長空萬里普光明。此地緣何獨著靈。不是天晴窺白日。愛他月黑滿疎星。石松有子能呈巧。金圃無沙似

遁形。鷲地回頭千萬點。諦觀頓使我心醒。

和令君歲寒亭韻

老幹森森當翠屏。壁間詩句有留名。昔逢利口擠之死。今伴蒼髯凜若生。雪壓枝擎猶有力。月高林靜更雙清。撫松似共黃門語。況聽蕭蕭枕上聲。

蒙程伯寓知府給事以僕生祠妙唱見寄輒次韻奉酬

聞道邦人尙去思。栽松植竹遶叢祠。要知獨立無言處。正似危城援絕時。平世功名付圖畫。暮年活計在鉤絲。謝公旌旆巡山後。千里慇懃寄好詞。

新安鄉會

紫陽自是神仙窟。誰泛仙槎競問津。二妙先傳聯璧喜。九人齊著賜袍新。自憐十載龍門客。來領三科燕席賓。酌頌年家無浪語。〔原註〕季弟獲忝榜末。黃山高節兩嶙峋。

送池陽張倅奉祠歸清江二首

題輿名滿大江東。忽憶家山閣皂中。孤棹賦歸猶帶雪。深衣養浩直摩空。從教風月分多少。獨抱春秋究始終。籍湜近來知叛否。只君不負紫陽翁。

自憐凡骨未能仙。每對仙都輒爽然。序齒十年兄弟行。論交一日友朋緣。干戈滿地心憂國。事業彌天世急賢。已把封章排紫闥。未容問舍與求田。

魏鴻禧敍別二首

世間萬事盡筌蹄。塵外工夫好者希。大道精通元自在。旁門淺陋謾多岐。六年鐵冶勞經畫。九轉金丹默受持。歸去小溪溪上坐。要求消息在嬰兒。別有金丹簡且真。不煩火候不勞神。自知自信融融樂。無慮無營盎盎春。天地遊心元廣大。風雲入句更精神。我將歸去償茲願。溪上相逢只幅巾。

釣臺

朔風吹我到嚴灘。擁被掀篷一破顏。寒色侵凌欺白髮。雪花撩亂失青山。未消據案千塵積。且愛哦詩一餉閒。慚愧釣臺風韻在。他年歸隱許躋攀。

晦庵文公祠堂用令君韻

當年獨抱伯牙名。身後祠堂列佩衾。官職平生安義命。詩書終老惜光陰。一椽古歛溪山窟。千古長松風月林。彭令經營真有趣。箇中應契老師心。

岳忠武祠三首

當年老檣肆欺謾。忠武哀哉抱寸丹。賴有皇天爲吐氣。豈無青史更誅姦。字留陳迹何年泯。烟鎖空山盡日閒。世事關心眠不得。今朝下涕爲濟濟。

兒時曾住練江頭。長老頻頻說岳侯。手握天戈能決勝。心輕人爵祇尋幽。堪嗟爝火當時滅。誰信長川萬

石流機會莫言今。到手卻愁無飯飽。貔貅背嵬軍馬戰無儔。壓盡當年幾列侯。先輩有聞多散軼。後生誰識發潛幽。傷心咄咄權臣事。滿眼滔滔債帥流。槌剝到今渾似鬼。向人休說是貔貅。

詠東松庵

作意東松訪舊聞。山巖窟裏梵宮存。矮樓蛙井身如蟄。峭壁魚鱗手可捫。草草反成多景致。慳慳別是一乾坤。輸他飽飯安眠處。朝暮烟霞看吐吞。

褒三湯孝行

誰道田家不讀書。一門孝行與人殊。直將自己通天地。豈是無心惜體膚。人願生兒皆似此。神如祐善肯忘吾。勉哉一念勤推廣。已辦嘉名里巷呼。

讀朱冠之詩有作三首

孔孟宗師心中的。回由評品手持衡。至剛大勇本來有。由義居仁熟處行。說到孤忠推自孝。輒拚一死肯偷生。此篇此語令人醒。夜半青燈看到明。浮雲孽破月華明。怎得浮雲不再生。幾度月明雲幾孽。全無雲翳月全清。後生欲解憑誰問。先覺雖知肯盡鳴。苦硬工夫須徹底。秋雲漠漠一輪橫。

多言外好中何有。有德之言春意融。惟一性天真洞徹。許多事理盡流通。句新悅耳源先涸。思苦雕肝味

易窮。自古才人皆患此。就中崛強是揚雄。

題趙氏連理木圖

連理呈祥炳寸丹。巽齋高致拂雲端。須知念念通冥漠。不見聲聲說急難。義槩莫如生死際。家風要使子孫看。城南我祖嘉名似。從此心期共不刊。

五言絕句

留無邪字名天駿

此駿產渥洼。神奇莫浪誇。相期千里志。贈子字無邪。

遊敬亭山用謫仙韻二首

黃蘗道場古。裴公心事閒。白詩三絕併。那似敬亭山。事從塵世去。心共白雲閒。不作遊山計。朝朝飽看山。

七言絕句

衢學講堂更名時習和貳車韻五首

道心無壞亦無成。只怕微雲點太清。重坎之亨人不識。一輪素月本來明。〔原註〕言習坎之心亨也。意味澄然未動初。綱常大道本同趨。直須麗澤工夫熟。便是當年詠舞雩。〔原註〕言兌澤之講習也。終身不察是凡人。一日三回省此身。參也親傳端的處。品題宜亞不違仁。〔原註〕言曾子之傳習也。

緬懷周道意悠長。事業姬公念不忘。宗廟百官誰識者。仲由也只許升堂。〔原註〕言孔子之習周公也。
莫道今人不古如。分明氣象魯之洙。坤爻六二知何義。試叩膠庠學易徒。〔原註〕言坤六二之不習無不利也。

再用前韻

瑚連區區只小成。休言果藝與忠清。聖師忘食兼忘老。地久天長日月明。
修慝之餘德復初。更須辨白舍并趨。善哉三語當年問。直到于今想從雩。
兩地參天命曰人。靈龜端合取諸身。笑渠到處閒尋覓。直信人言井有仁。
逝者如斯晝夜長。會心能使百憂忘。生前身後渾如此。絲竹之音孔子堂。
小時所學老何如。自詫西河不記洙。曾子斯言譏背本。祇今猶足警吾徒。〔原註〕事見檀弓。時習學也。借以論政。政與學豈有二哉。

再用前韻

逾年政化一無成。敢道民和獄訟清。不以旁人評得失。箇中一點自知明。
心事如何忍負初。官居每憶過庭趨。勤勤撫字今微驗。兩足春疇不待雩。
誠心諭俗淑斯人。莫寶金珠寶此身。昨日偶拈鄉記看。幾家孝養漸興仁。
吾儒政事話頭長。步步詩書可暫忘。齊相未知真不擾。無端遜與蓋公堂。
蒲盧喻政意何如。此語源流亦自洙。若願小民皆類我。須知類我始生徒。

時習堂記言五典也載廣前韻以歌之

事親盡孝自天成。鑑本無塵水本清。相彼禽兮猶學習。靈鳥反哺更分明。

習容齋戒適朝初。佩玉鏘鳴謹進趨。〔原註〕玉藻將適公所宿齋戒習容觀玉聲。大分凜然冠履判。一誠不散若郊雩。〔原註〕左氏啓

而郊龍見而雩。

齊家斷勿責他人。須信儀型只在身。習習谷風譏義薄。交相愛也是為仁。

徐行後長味深長。此道誰能篤不忘。我欲講行鄉飲酒。大明上齒習斯堂。〔原註〕王制習鄉上齒。

切偲取義思怡如。兌習工夫憶泗洙。泮水明來方袞袞。三千攀附聖門徒。

再和時習五章章取禮記一句

復禮工夫本易成。此心對越只寅清。居鄉上齒家常飯。此道于今晦不明。

右王制習鄉上齒

蓬矢桑弧男子初。澤宮試事翼如趨。采蘋盈耳皆音節。〔原註〕凡射士以采蘋為節。盛樂何消待大雩。〔原註〕月令大雩帝用盛樂。

右射義習射于澤

鷹猶知學況于人。羽翮沖霄具此身。須信數飛方解熟。熟之又熟即為仁。

右月令鷹乃學習

佩玉之聲清越長。此身無故詎容忘。〔原註〕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挈渠方履圍冠士。登我光風霽月堂。

右玉藻習容觀玉聲

聖道洋洋滄海如。不流天下只流洙。上丁釋菜今非古。喚起遺風屬我徒。

右月令上丁習舞釋菜

壽趙處仁母夫人有序

甫將江東使指。詣學講孝經。作勸孝之詩。訓里巷。屬部民有高年者。旌異之。惟恐後。番陽法曹趙處仁。入憲幕。清介敏于事。堂有九袞慈母。而未加禮敬。寧非大闕。甫敢述小詩。介薄儀以爲夫人壽。

有子見知真西山。有孫又把桂枝攀。堂前萱草年年綠。慶事天公定不慳。

壽張亨之祖母夫人有序

張亨之雙親皆康寧。祖母夫人今年慶九袞。闔門怡愉。士林羨慕。亨之壯年掇儒科。以東流簿入幕。敏而好修。助荒政有勞。名聞于朝矣。慈顏應少慰乎。甫敢歌小詩。將薄禮。亨之其持以壽夫人。爲問蟠桃熟幾番。見兒髮白著衣斑。孫枝又作紅蕖客。更願雲初捧壽山。

壽馮德厚三首

人生汨汨逐風波。祝子長年要若何。一日洞然無障礙。元來佛法也無多。麟經咀嚼造深微。攀取秋風第一枝。便把斯言爲子壽。崧高不用更吟詩。朱絃疏越澹徽音。身在塵中只古心。祝子長年仍健飯。好書讀到夜沈沈。

賡周純甫求歸三首

秋風一夜簸清波。我自思親奈客何。遠地少書消息好。書多愁悶轉添多。
苦過重陽賦式微。黃花臍插兩三枝。對花酬酒堅盟約。依舊黃山唱和詩。
人生何處是知音。契合端由一片心。瞥見先生清苦貌。吾兒且喜不埋沈。

再用前韻

山未烟雲水未波。試參妙處定如何。黃花未見應難會。見了黃花會意多。
本是塵中詩興微。秋風偶折最高枝。詩壇方築那言去。爲我留連百首詩。
百首詩成遇賞音。云何容易動歸心。少陵不肯爲輕薄。笑殺王楊井底沈。

送別再用前韻

歛江歸艇棹晴波。同去同來日幾何。不怕黃花負人約。只愁人意負花多。
鳳凰翔集肯卑微。獨向梧桐揀一枝。乍別故棲知未忍。臨行更賦白圭詩。
慇懃寄信勝郵音。合把君心印我心。老老及人仁者事。祝君毋得任浮沈。

和晉齋兄韻三首

不愛金章紫綬紆。欣然玉局自安居。近來作計誰云拙。六六之年創一廬。
不羨勳名逐日新。課孫種績及青春。試將圓鏡當空照。始識廬山面目真。

家塾提綱屬晉齋。絜齋氣脈遠乎哉。何時升講開鸞贖。衿佩踰躄濟濟來。
送番陽程令出鄉行古問百年禮

黃柏岡前百歲翁。婆娑終日酒杯中。此行得得煩君問。荒政如今愜老農。
題半霄亭

今朝帶月上山頭。面面晴嵐翠欲流。此處青霄纔是半。半霄以上許登不。
龍女泉

靈泉何事迸幽巖。龍女分從萬丈潭。一勺之多龍在否。煩君試向此中參。
崇聖寺瀑布泉二首

古來翠瀑僅涓涓。夏玉新亭卻沛然。世事廢興皆若此。醉眠何用問青天。
半山飛瀑元如雪。況是今朝雪裏來。界破青山休謾詫。神光妙用亦奇哉。

九華山

天河秀出九芙蓉。白也詩詞信是工。我欲依然名九子。人情山意兩融融。
和趙克家三洞天二首

洞外老天非不大。洞中天小卻奇哉。此奇端的由天造。不枉攜朋得得來。
自昔堯湯水旱年。祇緣先備國無捐。我今燭火區區甚。慚見容光照洞天。

九芙蓉峯

眼底山光半有無。芙蓉面目定何如。忽然皓月當空掛。始信山靈不負予。

莫能名庵二首

說道空空元不空。大空何物不能容。世人枉被虛名幻。到底還須識正宗。
青山突兀倚長空。不作人間兒女容。幾載無名茅處士。一朝識破有林宗。

東松菴

六月山泉定易枯。枕流洗耳事何如。幽人高臥渾無惱。好把靈源日日疏。

詠裴休捨宅爲寺

我憐裴相愛參禪。石上蓮花幾刻鏤。捨宅何如休起宅。鄴侯師儉是名言。

題象山先生帖

誼重姻聯語甚真。典型滿紙墨猶新。中間多少箴規意。須信親親卽是仁。

索新進詩

君傳祕訣解觀人。瞥見雙眸識破真。收拾後生知幾許。爲予喚取儻相親。

趣諸友觀牡丹

天工不管國香奇。流落民家識者希。特地邀賓賓不至。國香也是少人知。

和魏都大牡丹二首

初放姚黃一兩枝，旋看魏紫格尤奇。天公似欲留連住，伴我醪醑滿架時。
費盡工夫始盛開，一時賞玩四時培。東君摧折飄零後，猶帶天香溪上來。

映山紅

山花無數笑春風，臨水精神迥不同。喚作映山風味短，看來恰似映溪紅。

蟠梅二首

籬外橫斜只任真，無端束縛損花神。孤標自是爲人妒，一笑春風不用嗔。
幸自塵埃不許侵，千盤萬結戲相尋。只緣漏泄春消息，惹動旁人機巧心。

見梅

半月山行不識梅，近城纔見一枝開。呼童截竹敲冰水，盛取數枝隨轎來。

元夕留城外

三市香塵隘綺羅，遊人無奈月明何。吾儂分得寬閒處，地闊天高得月多。

憩折山市

折山山下簇人煙，一似吳兒笑語喧。始信臙脂溪水媚，木瓜分得也嫣然。

耕樂詩四首

優游無事只耕田。願我歸耕子已先。可但千倉良足樂。不收一粒亦欣然。
一犁春雨趁農耕。歌咏康衢了此生。若有可憂方有樂。本無虧處亦無成。
一片靈明自有田。當仁那肯遜儒先。歸來不說溪山好。只說癯仙氣浩然。
少時操筆代窮耕。老鶴如今太瘦生。已識箇中真樂地。誰云骨相費生成。

蒙齋集拾遺

教育言氏子孫記

按琴川圖志言偃字子游。舊宅在縣治之西。唐開元追爵吳侯。本朝升爲公。慶元間令孫應時卽學宮建祠于明倫堂東偏。後令遷其祠。祀事弗飭。有識嗟惋。今邑大夫王煥移書諗余曰。聖道藜蕪。心甚愧之。今且一新矣。東廟西學。前殿後祠。奠薦攸序。旣順且嚴。嘗旋訪公裔孫。則降在編氓。罕修儒業。由是卽新學西齋。扁曰象賢。聚言族子弟其中。縣給贍養之資。買書延師。朝夕訓導。擇齒長者。主公祠宇。又慮歲月寢遠。美意難繼。則爲之節冗費。得緡錢六千三百。買田以畝計者四百五十。歲收入米以斛計者三百有八十。庶貽永久。願有記焉。余歎息曰。是舉也可謂知禮矣。禮天之經。地之義。人道之所由立。而國家所以恃爲元氣也。昔者夫子與於蜡賓。實有感於魯。喟然發嘆。子游遂問禮。而夫子歷言上古中古與後世之變。而斷以禮之廢興。子游凡三問。而夫子三答。皆所以極言禮也。異時燕居從容。子游、子張、子貢侍。縱言至於禮。而子游又發領惡全好之問。夫子然之。攷諸檀弓所載。以曾子之任道。尙推子游爲習禮。其楊襲一節。則曾子慊然。自知其過。與他所論禮。皆精入毫髮。獨聖人之傳。至於論子游之門人。則謂僅可當灑掃應對進退之末。而本之則無。然則知本始可謂知禮。此正夫子所以大林放之問。而未可以子夏之論小之也。且子游吳人也。太伯端委以治周禮。其源流有自來矣。而況講習於洙泗之間。巍然在四科之列。武

城弦歌之風。回視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者。其氣象果何如。故子游之言曰。直情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品節須之。謂禮。嗚呼。一日無禮。則淪入于夷狄。甚可懼也。故始之創祠知禮也。後之遷祠廢禮也。今王君大修學宮。祀先賢而教養其後裔。於是乎能復禮。而言氏子孫藏修其間者。又能夙夜服習。則禮之興也。其庶矣乎。傳曰。禮不明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然則斯舉也。於國祚亦有關焉。是不可以無述。迺爲之書。嘉熙改元四月癸未。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袁甫記。重修琴川志

右正肅袁公遺文一首。爲聚珍本舊所未收者。蓋公之原集四十卷。久佚。乾隆時館臣僅就永樂大典中所收者。輯存爲此本。則此外湮散之作。自必不少。然勞格讀書雜識內。所補宋人文目。甄采他書。頗爲詳備。而錄公文之可補入是本者。亦僅此一首。茲既據以刻補。至是集之誤收他人文者。勞氏謂趙汝詡除司農寺丞。杜範軍器監丞。李以制大理寺簿。章勵將作監簿。制一首。見於平齋文集十七。蓋洪氏咨夔作也。應行刪去。惟是本刻傳已久。更動爲難。故仍其板本之舊。特并記之於此。以告世之讀公文者。光緒甲午仲冬。會稽孫星華原名詒識。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 齋 蒙

冊 四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 者 袁 甫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 D 一 一 六 七

詳

(本書校對者 滕秉全 鮑嘉祥) 榮



83
4
2037